中国地图出版社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2）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3）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4）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5）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6）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7）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8）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9）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0）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1）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2）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3）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4）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5）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6）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7）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8）
-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9）
- 1.一朝重生?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20）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2）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3）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4）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5）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6）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7）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8）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9）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0）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1）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2）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3）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4）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5）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6）
-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7）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2）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3）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4）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5）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6）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7）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8）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9）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0）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1）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2）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3）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4）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5）
-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6）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2）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3）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4）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5）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6）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7）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8）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9）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0）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1）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2）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3）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4）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5）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6）
-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7）
-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1）
-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2）
-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3）
-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4）
-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5）
-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6）
-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7）
-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8）
-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9）
-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10）
-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11）
-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12）
-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13）
-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14）
-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有痴人福（15）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2）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3）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4）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5）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6）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7）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8）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9）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0）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1）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2）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3）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4）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5）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6）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7）

-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8）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

身体像漂浮在大海上一样，又像躺在轻柔的棉花堆里，软绵绵，轻飘飘，似乎浑无着力处。眼前也似堵着黑沉沉的海水，看不见波涌浪翻，但强烈的恶心至吐的眩晕感却如潮水般一波波袭来。想挣扎着动弹一下，周身瞬间泛滥的疼痛令她不得不停止了妄动的念头。痛……虽然这一下妄动痛彻心扉，但林月湖的心志终于恢复一丝清明，看似沉重实则虚弱地吁了一口气，默默判断了一下最大的痛楚来自右脚，同时鼻中嗅到淡淡的草药清香。我这是怎么了？我还活着吗？浑浑噩噩中，林月湖沉重如山的眼皮子缓缓掀开一条缝。“冬儿，你醒了？谢谢天老爷，你可总算醒了啊！娘被你吓坏了。”身前传来一个低沉微哑夹着一丝哽咽的女声。林月湖眨了眨眼，努力去除眼中的迷蒙，渐渐看清了眼前的一切。一个身着古装剧里才能看到的青布衫裙的女人坐在林月湖身旁，纤瘦的手掌在胸前合十喃喃说着。女人约莫三十多岁，一身青裙已经洗得发白，合体地勾画出窈窕而略显单薄的身姿，一头如云乌发用一支木钗挽髻于顶，脸色如手掌般苍白无一丝血色，光洁饱满而略显宽大的额头下，两道涂墨似的柳眉斜飞入鬓，极具飞扬清朗之意，让人浑忘了去注意她眼周细微可见的岁月痕迹和眼中的疲累忧心之色。再看，头顶是灰扑扑的木梁，四周没有什么修饰的木墙下摆着几样使用年月已久的古式木质家具，简单却洁净无尘。屋内微暗，墙上半开的木窗透进来的光线十分柔和。“我……冬儿？”林月湖嗫嚅着，困难地咽了口唾沫，而喉头干涸，语声微不可闻。女人马上起身至窗下的小木几上端来一只瓷碗，复又坐在林月湖身旁，将碗小心地凑到她的嘴边，柔声道“冬儿，口渴了吧？喝口水。”林月湖微微抿下嘴唇喝了几口水，而一双眼睛只是呆呆地瞪着这个陌生的女人。心中的疑惑无以复加，一颗心咚咚地似乎要跳出来！“冬儿，你都昏迷了两天两夜了，你知道娘有多担心害怕吗？”女人的眼中掩不住心疼地说着，“你这十五年来可从没受过这么大罪啊！

身上的伤很疼吧？以后可不能再这样胆大妄为了，娘不能没有你……”林月湖心里狂喊着，这是哪里？怎么回事？我没死吗？身体的痛楚马上提醒了林月湖肉体的存在。她舔了舔微湿的嘴唇，勉力开口道：“我的伤……”女人眼中释出一丝宽慰的神色，伸出左手爱抚地摸了摸林月湖的额头，触肤柔软微凉，旋即浅笑道：“王郎中看过了，说没伤到筋骨，主要是些擦伤，只要醒过来就没事了。你的右脚扭得严重些，只怕这些天下不得地。”林月湖心中的疑惑与惊恐越来越盛，但只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问题太多，反而让她不知如何开口了。女人轻轻拍拍林月湖的脸颊，又笑道：“饿了吧？你先休息下，什么也不要想了，娘去给你把粥热热。”说完，把林月湖身上盖的薄被往里掖好，然后起身走出小屋。林月湖眼睁睁目送着女人出去，大脑里清晰而理智地摒弃了演古装戏这个荒唐桥段，而一个更加荒诞的想法闯入了仍然有些晕眩的头脑中，天哪，我不会也这么“好命”穿越了吧？林月湖清楚地记得醒来之前发生的让她后怕不已的事。中午，微云淡淡，太阳并不热烈刺目，发着有些昏黄的光，却并不让人感觉轻松凉快，一丝儿风也没有。林月湖坐在船舱里，心中有些烦闷，就出了船舱去甲板上透透气。这艘能容纳五十余人并不算大的客船，正稳定地从林月湖所工作的城市驶向另一个海滨小城，那个小城里住着林月湖的大学同学兼闺密姚乐乐。林月湖大学专业是油画，毕业后先是进入一家画廊成为签约画师一年，如今自己小小的独立画室刚开张一个月，她并不急于四处推销卖画赚钱，只是想按自己的意愿先好好画几幅画，所以日子过得十分散漫自由，林月湖也有些享受这种自己支配时间的自在日子。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2）

隔三五周，林月湖会应姚乐乐之邀去她的新家小住两日。反正两个城市挨得极近，坐轮渡只需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多次往返后，林月湖对这条航线已经非常熟悉了。站在甲板上，天边的陆地和城市隐约可见，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不知什么时候，太阳已经隐进一大片厚厚的铅灰色云层中，而且起风了，船顶的旗子被吹得忽啦作响。此时甲板上只有林月湖一个人，其他旅客和客轮机组人员都在船舱内，旅客基本都是常年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的熟客，所以大家没什么兴致出来看风景，都在座位上老老实实地坐着，没有几个人注意到甲板上孤身一人的林月湖。海风瞬间大了起来，吹得林月湖有些睁不开眼了，船身也摇晃了起来。驾驶舱门口一个年轻的水手一边向她挥手一边喊道："小姐，快回来，风太大！"林月湖用双手挡在额头前，随着船身的晃动像喝醉酒一般向客舱走去。突然，一个大浪袭来，船身剧烈一倾，左高右低，站在船舷栏杆边的林月湖一个重心不稳，右手匆忙间刚触到栏杆，身体就被巨大的惯性甩了出去！"啊！有人落水了！"一声大喊。驾驶舱门口那个年轻的水手被突发的意外震在了当场，随即下意识地大呼起来。此时的林月湖已经听不到这声呼喊了，头下脚上扎向海里，耳朵、鼻子和嘴巴瞬间灌入大量咸涩的海水，眼睛痛得睁不开，毫无水性的她心中只残存一个念头：完了，这下完了……头还是晕得厉害，林月湖合上双眼沉沉睡去，只愿再醒来的时候是躺在洁白冰冷的医院里，而不是这个看来温馨实则让她恐慌的小木屋。"月湖，怎么这么晚才到啊？"站在小区门口的姚乐乐看着慢慢走近的林月湖，张开手臂欣喜道。"嗯，我站在甲板上，起风了，好大的浪，我站不稳，然后……"然后，睡得迷糊的林月湖听到一阵争吵声。"李官爷，小女摔伤还未苏醒，不方便见客……"这个声音有些熟悉，正是之前对林月湖自称"娘"的女人。"醒没醒大爷看看不就清楚了？休得再啰嗦！"一个粗疏的男声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女人的话，脚步

声沙沙响起，竟是毫不犹豫地往林月湖所在的小屋而来。门帘猛地被掀起，随着一个粗壮的身体闪进来，木屋内霎时明亮起来。林月湖一时有些不适应，眯了眯眼睛，略偏了下头，下意识里想抬手遮在眼前，无奈似乎用不上什么力气，勉强举起几分又软软地滑落床上。“哈，果然是骗大爷我，这不明明醒了！”来人三两步跨到床前两尺远处，挟着酸臭气的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林月湖的脸上。“李官爷，小女可能刚刚醒来，身体虚弱得很，王郎中说……”女人紧跟着来到床前，斜斜地挡在林月湖和男人之间，纤弱的身躯似乎触手即倒。“得了！”男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以为大爷我就这么好糊弄？来之前就问过王郎中，说只要人醒了就不碍事了，看来大爷我来得正是时候……”说话间，林月湖重新适应了屋里的光线，看清了来人，一个矮壮的中年男人，一身黑衣紧紧地绷着赘肉过多的肥硕身体，一顶黑色小帽勉强罩在满是油光的秃头上，双手叉腰，睁着一双混浊的牛眼，将林月湖从头到脚扫视了几个来回，一张鲶鱼阔嘴似乎永远也闭不上一样微微张开，隐见里面黑黄的牙齿。林月湖皱了皱眉头，嫌恶地避开了目光。“李官爷，小女年纪尚小，顽劣粗俗，不识大体，万不能……”“啪”地一声，男人肥大的右手拍在腰间悬着的一柄弯刀上，不耐烦地喝道：“再啰嗦别怪大爷我不客气了！”女人看看眼前蛮横的壮汉，又看一眼躺在床上微微偏头的林月湖，殊无血色的嘴唇微张了下，却发不出声音，眼中疼惜幽怨愤恨的神色交织着。这个女人口中的李官爷调整了一下站姿，似乎身体负担过重，站得有些累了，降低了些声调又道：“丁家娘子，不是我说你，再讲这些有什么用？你也知道我这是奉命办事，”说着双手抱拳往上行了一礼，“上头的命令连我们县太爷都不能说什么，你能违抗吗？不能啊！“再说了，这也是好事一桩嘛！丁冬儿进了宫，以后就跟着贵人们吃香的喝辣的，总比呆在这个山坳里的小村子强。她爹不在了，你一个人能帮她怎么谋划？姑娘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嫁给谁也不如攀上宫里这个大靠山稳当啊！丁

家娘子，你说是不是？”李官爷对跟前的女人，也就是丁家娘子，很有道理地替她分析着。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3）

丁家娘子微低着头，薄唇紧抿，既不肯定，也不反对，苍白的手掌紧紧地绞在身前，无声地坚持着。“咳。”李官爷觉得今天自己的话似乎有点多了，掩饰地咳了一下，又拉高音调怒道，“好的歹的大爷就说这么多了！不能再拖了，今晚再休息一下，明天一早来车接冬儿。”说完，再也不看这屋中的两人，拂袖而去。丁家娘子听着渐去渐远的脚步声，怔了怔，微叹一口气，转身缓缓坐在床边，哀伤地看着一直默然无语的林月湖。林月湖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所以之前也不想胡言乱语，现在没有“外人”了，精神又恢复得不错，她终于忍不住开口了。“我叫丁冬儿？你是我娘？”林月湖试探地问道。“冬儿，你怎么这么问？我当然是你娘了。”丁家娘子秀眉微蹙，眼中闪过一丝隐忧。“唔，我有些头痛……我怎么受伤的？”“冬儿，你都不记得了吗？”丁家娘子抓住林月湖放在薄被外的右手，急切地说着，“王郎中说你头部受了比较大的撞击，但现在醒了应该没事了啊！”林月湖一脸无奈加无辜，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记得哪些事情？”丁家娘子不甘心地问道。林月湖摇摇头，一脸歉意，对丁家娘子，也对自己。“这可怎么办？”丁家娘子悲声道，“我去找王郎中……”说着就要起身离开。“不用了。”林月湖没有松手，轻声说，把丁家娘子的手往怀里拉了拉，丁家娘子只得重新坐下来。“你……娘，”费了好大劲，林月湖终于说服自己将这个陌生却包含无限深意的字眼轻吐出口，“给我讲讲吧，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唉”，一声悠长的叹息……烛光微摇，昏黄的光线柔和地散在木屋中，屋内影影绰绰，角落里的家什也看不甚分明。眉头仍未舒展的丁家娘子，不知道自己已经叹过多少次气了。浓密的睫毛在白皙的脸颊上投下两片阴影，看起来忧虑更甚。从这次长谈中，林月湖了解并推测出了一些与已相关的事情。自己如今叫丁冬儿，今年十五岁，是家中独女。娘是村人俗称的丁家娘子，而爹爹丁如山已经在两年前因为一场突发的重病不治身亡。丁如山原来在村里

私塾当教书先生，三口之家的日子虽说不上富足，倒也平和安乐。丁如山病逝后，家里这两年就靠之前的一点积蓄和丁家娘子给村里人缝补衣物过活，日子过得清苦多了。村子名叫余家坳，隶属华云县，有百来户上千口人，余姓是村中的绝对大姓，丁家于十六年前迁入余家坳，在村中并无其他亲戚，显得有些孤单落寞，还好丁如山为人谦和有礼，胸中墨水又比其他村人都多些，所以当了教书先生后颇得村人敬重，大部分村人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箩，但不妨碍他们对有学问的人高看一眼。而丁家娘子，跟村里整天辛勤劳作的粗朴妇人不同，极少抛头露面，偶尔出门见着村人只是淡淡地温和一笑，极少开口说话，虽天生秀丽端庄，村人以礼待之，但也生不出太多亲近之感。也不知丁氏夫妻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这个小山村，而且一住十多年，林月湖来不及细问，也忘了去追究这个问题。如今这个国家叫西月国，由蓝氏一族世代掌管。就算林月湖历史学得一般，也知道这个西月国不是她听说过的任何一个年代，这个国家实力并不十分强大，疆土也并不如何辽阔，与西月国东边毗邻的是如今雄视天下拥有最广大土地和最多子民的强国——大正朝。是的，林月湖穿越了，而且穿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时空，这个时代有什么，没什么，她一无所知。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4）

爸爸妈妈，我还能回去再见到你们吗？乐乐，你现在是不是还在焦急地等着我？林月湖心中苦涩之极，惶恐之极，不敢再想，也不能多想，因为眼下正有一桩紧急事件摆在她面前。白天来的那个李官爷，乃是华云县的一名衙差，三天前突然来到余家坳的丁家，手执华云县令的亲笔手令，声称丁家独女丁冬儿年已及笄，端方有仪，现应西月国王宫一年一度遴选宫女之令征入宫中。丁家娘子愕然中完全想不到自己家的小闺女什么时候让一县之令有所知闻。平时这个闺女体质柔弱，极少出门，平日在家也就是看看丁如山留下来的一些书籍，或帮自己缝补收来的衣物而已。整个余家坳接到这纸手令的也仅丁冬儿一人。李衙差宣完县令手令后，让丁冬儿当晚收拾一下第二天离家。丁家娘子和丁冬儿平时文弱无比，但在这一刻却同时显示出了难得一见的倔强与愤怒，在李衙差拍拍屁股走人后，娘儿俩要追上去再理论，无奈终究都是弱质女流，在村口与李衙差争执时，李衙差挥手间带了点力道，丁冬儿一个站不稳就跌下了村口左侧的山崖。李衙差由于失手把丁冬儿推倒，心中除了一丝欠疚外，更多的是对无法复命而带来的惶恐，所以急忙将昏迷的丁冬儿背回丁家，并请了村里唯一的王郎中来瞧伤。村里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虽对丁家母女抱以无限同情和怜悯，但事涉官府，不是小老百姓能随便言语和插手的，于是纷纷选择沉默。今天李衙差已经是在丁冬儿昏迷后第三次来看了，正碰上她苏醒过来。“这可如何是好？”丁家娘子喃喃自语着，然后看着林月湖犹豫着说，“娘是一定不能让你被带走入宫的，大不了咱们娘儿俩离开余家坳，离开云华县，躲得远远的，可是你现在有伤不能下地，明天一早……”不用丁家娘子说明，林月湖也知道，此时一对弱母病儿要想连夜冒险逃出一个县城是断断不可能，想要反抗更是自取其辱；从前世看的无数古装剧的经验得出，和李衙差这种小角色再多理论也是白费口舌，他没有恶语相向大打出手欺负孤儿寡母已经算是意

外之喜了。对于李衙差手捧县令手书三番两次前来，执著地让自己入宫当宫女一事，林月湖心中有丝疑惑，只觉哪里不对劲，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但又想不到究竟哪里有问题，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林月湖此时已经从异世重生的慌乱中逐渐镇定下来，既来之则安之，在浑身痛楚感受不到丝毫所谓内力真气等迷人字眼的存在时，她只能感叹老天爷虽然让她重生，但并不因此就对她格外青眼相加，赋予她前世就很好奇而向往的特异能力。在经历了濒临死亡的绝望和痛苦之后，她求生的欲望无比强烈，心智不但恢复了前世的清明，而且更加坚韧了，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无论如何，这一世都要努力活下去，活得更久，活得更好。林月湖的这些心思当然不能也无法明言，看着丁家娘子充满爱怜和忧愁的面容，林月湖觉得心中一暖，对这个突然成为她娘亲的仍然颇有风韵的年轻妇人很有好感，脑中飞快而仔细地思索一阵后，抚摸着她冰凉的手温言宽慰道："娘，你别太担心了。明天我就去县衙看看，跟县太爷好好求情，说不定他就放我回来了。我现在这个模样，憔悴不堪，虚弱无力，路也走不得，得给他们添多少麻烦？这样一个人要去入宫当宫女那多晦气啊！"丁家娘子点点头，旋即摇头说："怕没这么容易啊！你就这么去，娘不放心，明天娘跟你一起去县衙。""不用了，娘，你就在家好好等着吧，冬儿不会有事的。"林月湖心想，明天县衙来人接她，断没有连丁家娘子一并带走的道理，她也不忍心看到丁家娘子如此娇弱的女子跟凶蛮的衙差硬对上而可能遭受的屈辱，如果说言语能改变一个县令的想法，她相信自己比丁家娘子会有力得多，虽然此时她的身体还不怎么能够动弹。丁家娘子想了一阵，也没想出更好的法子。心中隐隐觉得女儿自苏醒后有了些细微的变化，眸子里的神色较以往少了分柔弱，多了分坚定与执著，略感诧异后也觉欣慰。慢慢在心中打定一个主意，于是点头道："好吧，冬儿，你明天先去县衙，娘在家里等你的消息。如果三天后你还不回来，娘就上县衙去找你。"林月湖虚弱地笑了笑，轻轻点了下头。这一夜林月湖思前想后心潮澎湃，怎么也睡不着。一时想念不知今生还能

否再见的父母和亲朋好友，一时对未知的前途充满迷茫和担忧，同时反复鼓励自己以后要大胆细心勇敢坚强，最后不知折腾到什么时辰才勉强睡去。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5）

天色微明的时候，林月湖就醒了过来。挣扎了一下，身体还是很沉重，不过上半身可以略抬起一些，双臂也能够稍微活动一下了，举起胳膊看了看，两只手肘都缚着布带，然后除了右脚被包裹得像个粽子一般，身上其他部位似乎没有明显的外伤。床边案头上搁着一只碗，里面盛着半碗白粥，正微微地冒着热气。林月湖刚想出声，丁家娘子已经轻轻掀了帘子进来，看到女儿一双恢复了往日神采的眸子正望向自己，不由一喜，疾步走上前问道："冬儿，可感觉好些了？"林月湖含笑点了头，丁家娘子有些欣慰，坐到她身边，用小勺一口一口喂她吃粥，一面看着她乖乖地吃着，一面说："冬儿，此去县衙稍有些远，坐车的话要大半日才能到。娘不在你身边，可委屈你了。""见了县太爷好好分说，不可无理。娘知道你自幼聪颖，但在这件事上万不能凭意气用事，一旦惹怒了县太爷，你孤身一人可怎生是好？"林月湖一面吃着，一面乖巧地点头。"如若不能说动县太爷，你就尽量拖延下时间在县衙养伤，让娘来想办法。"丁家娘子此时的神色十分凝重，语气也加重了。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能有什么好办法？林月湖心中苦笑一下，却还是对丁家娘子点点头。林月湖直觉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比她更有力量，她前世可不是如今这个时代里足不出户的娇小姐，网球羽毛球打得不错，也时常去健身房跳韵律操，对自己身体的力度和柔韧性比较有信心。但是，此时的她有的只是前世林月湖的灵魂，而躯壳却是今世的丁冬儿，还能够保有前世的身体机能吗？林月湖忘了这一点，也可能是此时身上的伤痛影响了她的判断。吃完粥后，丁家娘子端来一盆温水，给林月湖细细擦拭脸庞、脖颈和身体。因为林月湖身子不灵便，丁家娘子一个人也无力为她沐浴更衣，只能勉强脱掉原来跌落山崖时挂破滚脏的外衣，给她换上一身干净的藕色布裙。林月湖斜倚着被褥稍微坐直身体，丁家娘子解开她凌乱的头发，为她细细梳理。一时小木屋里寂静无声，只有梳齿划过发丝的沙沙声轻柔响

起，林月湖想起小时候妈妈每天也是为自己这样梳头，心中一片温暖宁静，只愿这个时光能持续得更久些。“好了。”丁家娘子的柔荑离开林月湖的头顶，起身从窗前小几上取来一面铜镜，伸到林月湖面前说：“看看。”这还是林月湖重生以来第一次照镜子，心中一阵紧张地细细打量。打磨的极为光亮的铜镜虽然远远不如前世的玻璃镜那样照得人纤毫毕现，但影相也还算比较清晰。镜中是一张十五岁的年龄才拥有的青春稚嫩面庞，一头乌亮的青丝高挽双环于顶，底部斜插一支简单得看不出任何纹饰的玉质发簪，发尾顺滑地垂落于后背和肩头。额头未留刘海，坦露出光洁如玉的饱满额头，乍看去略显宽大，但映衬着下面两道飞扬的浓黑纤眉又显得相得益彰恰到好处，这部分显然是得了丁家娘子的遗传。并不十分大的双眼如薄雾缭绕的两汪深潭般散发着迷离而幽深的光芒，由于眉眼之间的距离较宽，所以看着有丝漫不经心的疏离感。一道十分挺直细巧的鼻子，鼻头微翘，下面一张未点朱红的淡粉色小口薄唇紧抿，显得主人似乎心中正做着某种决定。这张脸肤如凝脂，但因为主人伤病未愈而有些苍白淡然。林月湖心中微叹一口气。她所寄居的这具丁冬儿的肉体皮囊并非广义上的美女，比起自己前世来似也有些微不如，但她凭数年的绘画经验感到十分满意，一下子喜欢上了现在这个特点大过优点的全新面容。正自感叹着，屋外的一阵嘈杂声打破了木屋内的宁和氛围。来了，终于还是来了。有马蹄轻点泥土的得得声，有车轮辗过碎石的沙沙声有马车行到近处戛然而止的吱吱声，有车夫同时发出的拉长音调的“吁——”的口令声。“丁家娘子，姑娘准备好了吧？”一个粗糙的男声响起，正是那位体型富态的李衙差。不等丁家娘子出声回答，又听李衙差的声音响起：“崔嬷嬷，请进吧。”言语中竟是十分的客气。“嗯。”一个女声应道。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6）

稍顷，木屋的门帘掀起，一个妇人走了进来。丁家娘子也已起身相迎。这个叫崔嬷嬷的妇人约莫四五十岁年纪，身量中等，清瘦的脸上皱纹明显，一双早已不再年轻的眼睛却明亮有神，已隐见银丝的头发光滑服帖地在脑后挽了个团髻，整个人显得十分精神干练。一身藏青色团花绸衫，看得出来质料极好，竟是隐隐透出几分贵气。崔嬷嬷看到面前的丁家娘子，略一愣神，旋即恢复平静，用不带任何情绪的声音平平道："老身崔嬷嬷见过丁夫人、丁姑娘。"丁家娘子点点头说："崔嬷嬷你好。"崔嬷嬷走到床前，随口问道："丁姑娘现在身子如何？"丁家娘子回道："只能上半身略动动，脚伤没好，还沾不得地。""丁姑娘，忍一下，可能会有点疼。"崔嬷嬷说着，将右臂伸过林月湖的后背绕到右腋下，左手穿过腿弯，稍一用力便将林月湖从床上抱了起来，看不出这个身材瘦小的妇人力量倒不小。这番动作牵动了林月湖身上的伤口，心中痛哼一声，却只是紧咬下唇收住了将要逸出口的声音。崔嬷嬷瞧在眼中，并不作声，稳稳地抱着林月湖出了木屋。屋外停着一辆马车，手按腰刀的李衙差站在另一匹马旁边。李衙差见她们出来，点点头，往旁边退开两步，右手掀起车厢的门帘。车厢内十分宽敞，底下铺着厚厚的毯子，靠墙处放着一只大迎枕，角落里还有一只四周高出桌面的小几，摆着杯碗等事物。崔嬷嬷将林月湖小心地安放在车厢内，靠着枕头躺好。一直跟在后面紧盯着这一切的丁家娘子疾步上前，伸手握住林月湖的双手，一双秀目中泛起一层水雾，溢满不舍与哀怜之意，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林月湖明白丁家娘子的心思，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不由反握住她的手微加用力，示意她放心。一旁的崔嬷嬷开口道："丁夫人放心，姑娘的伤老身会照看好的。"丁家娘子点点头，退开两步，朝崔嬷嬷微福一礼致谢。李衙差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挥挥手说："就这样吧，时辰不早了，赶路要紧。"然后翻身上马。崔嬷嬷也踏上马车，坐在林月湖身旁。"啪"一声

脆响，车夫甩了下马鞭，喝了声“驾”，马车开动起来，李衙差催动马匹跑在了马车前面。丁家娘子伫立原地，眼睁睁望着这队车马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村外的山道中。林月湖看着随着车身起伏而不断掀开的门帘外迅速后退的片片田垅和道道山梁，默然无语。时值暮春时分，草长莺飞，山青水碧，风光大好，她却没什么心思去欣赏，只在心中计较进了县衙见到县太爷后该怎么说。重生以后第一次即将面对一个一县之长的地方官，说不得略有紧张。一旁的崔嬷嬷也不作声，微眯着双眼，似乎在闭目养神。这一路山路颠簸，林月湖身上不大好受，好在崔嬷嬷服侍得十分细致体贴，总是在林月湖需要而不好意思开口的时候，或递上一杯清水给她解渴，或将她受伤的右脚摆正，避免遭受车厢的撞击。待日头偏过天中，林月湖肚子饿了，早起吃的半碗白粥早已消化干净，正自暗吞口水时，腹中“咕”地一声轻响。林月湖有些不好意思，对着崔嬷嬷轻吐小舌扮了个小鬼脸。一路无话的崔嬷嬷此时皱起了眉头，嗔道：“姑娘，言行举止间应该端庄大方，切不可像孩童一样胡闹顽皮，有失分寸。”不会吧，这就有失分寸了？这老太太也太苛刻了点！林月湖秀眉一扬，在心中又吐了下舌头。崔嬷嬷说话间手头却不闲着，从小几下面取出一个包袱打开来，显出一个浸出些油意的纸包，再将纸包拆开，里面是几块细巧点心，透着几丝清香。崔嬷嬷拈了一块递给林月湖，林月湖鼻头闻着香甜，咬了一口更觉酥松味美，不由大口吃起来，瞬间将一块点心全部送入五脏庙，意犹未尽中，连手指头上的一点残屑也舔进了嘴中。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7）

崔嬷嬷骇然瞪着自顾自吃得欢的林月湖，一双小眼难得睁得老大，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林月湖感觉有些异样，抬起头看到崔嬷嬷的样子，才发觉自己刚才狼吞虎咽的吃相着实太不“淑女”了，不由轻吸一口气，在心中第三次吐了舌头，等着崔嬷嬷训话。果然，崔嬷嬷沉声开口了，语气甚至有些痛心疾首：“丁姑娘，老身听闻丁夫人是知书识礼之人，家教极严，怎么姑娘进食如此没有规矩？这要进了宫里成何体统？”话说的这么重，林月湖不乐意了，反驳道：“就算我的吃相不大好看，也是无伤大雅吧？谁说我就一定会进宫了？”崔嬷嬷有些愕然，似乎没料到一路沉默的丁姑娘看着温柔秀气，说出的话居然如此大胆尖刻。愣了愣后，冷冷地说：“没规矩就是没规矩！进不进宫的事情由不得你，看来以后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这下轮到林月湖愣神了，心中暗道，这老太太怎么如此笃定我一定会进宫？林月湖眼中的疑问和不相信的神色逃不出崔嬷嬷的眼睛，于是，不等林月湖开口询问，崔嬷嬷直接用不容置疑的语调说道：“老身从宫里出来，专程为我西月王宫挑选宫女，姑娘的条件比较符合。姑娘受伤已经耽误了几天的工夫，时间紧迫，待会到了县衙后，换辆马车接着上路，今晚就不在华云县住宿了，赶到青平镇再住下。”林月湖越听越是心惊，事态的严重性超出了她的想像。这个貌不惊人的崔嬷嬷居然是西月国的宫女，如此慎重其事出宫挑选宫女，实在有些匪夷所思。如今她被选中定下来，似乎连华云县令都无法干涉，就要直接送入宫中了，本来还想着是普通的征选宫女，凭自己这副“衰样”，应该有可能劝说县令放弃自己，现在看来全不是这回事，这可如何是好？林月湖有些不甘心，试探性地问道：“崔嬷嬷，我有什么好的，为什么一定要选我当宫女呢？现在我身上又有伤，只怕要十天半月才能养得好。”崔嬷嬷看她一眼，哼了一声说：“你这模样确实不算好，又这么大大咧咧不识规矩。”林月湖挑挑眉，心中对崔嬷嬷的“刻薄”评价很有些忿忿然。“谁

让上头有那些要求呢？没办法。你身上的伤也不算什么，老身照顾着让你尽快恢复就是了。”崔嬷嬷接着说，语气中颇有些无奈。这下完了。林月湖心中一阵失望，有些颓然，想到某个细节，很是好奇，又问道：“哪些要求？”“这些你就不用管了。路途遥远，姑娘还是好好歇着，静心养伤吧。”说完，崔嬷嬷靠着车壁闭上了眼睛，似乎不愿跟林月湖再多费唇舌。林月湖有些气，别转身子也不去理会这个不近人情的崔嬷嬷，同样闭上眼睛休息起来。心中暗想，今晚就出华云县，三天后丁家娘子上哪里找自己去？车厢内回复安静，只剩下车轮碾过地面的咯吱声和马蹄的得得声。不知道行了多久，马车突然停顿下来，将睡梦中的林月湖惊醒。崔嬷嬷已经掀起门帘，利落地跳下车。林月湖略伸头一看，天色微暗，已近傍晚时分。前方立着一座大宅，黑砖灰瓦，朱漆大门，门楣上悬着一块大匾，“华云县衙”四个金漆大字闪闪发光，门边两名衙役站得笔直。正在此时，大门内噔噔小跑出一个人来，头戴青布小帽，身着青布长衫，看模样是名师爷。早已下马候着的李衙差对来人行了个礼，汇报道：“刘师爷，姑娘接到了。”刘师爷点点头，走到崔嬷嬷身前作了个揖，讨好着说：“崔嬷嬷，你们总算到了，一路辛苦。我们县太爷已经在偏厢薄备一桌酒水，这就随我进去吧。”说完做了个请的姿势，一双眼睛却滴溜溜地往马车上的林月湖瞄去。崔嬷嬷咳了一下，摇头道：“刘师爷，替老身多谢大人美意了，只是老身赶着送姑娘回宫复命，不敢耽搁，这就要离开了。”刘师爷又说了几句客套话，见崔嬷嬷去意已决，也不再挽留。回头一招手道：“来啊，给崔嬷嬷送上干粮。”就有一名小衙役捧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过来，崔嬷嬷并没言语，神情不变，旁边上来一个兵丁接过了包袱。得得得，又有一辆马车驶了过来，将将与林月湖所乘的马车并排时停了下来。这辆马车是双马并辔，车厢更加宽大结实，车厢上用金漆描着流云图案，车内一应物事精致华美，显得十分富丽堂皇。崔嬷嬷抱起林月湖，转身放到大马车的车厢里，自己也随后上了车厢。在被抱出马车的一霎，林月湖看到后面有十来个手执长枪盔甲鲜明的士

兵，列成两队站着，十分肃整。“走吧。”崔嬷嬷发令，这队人马开动起来，片刻就将华云县衙抛到身后。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8）

过县衙而不入，林月湖竟是连县太爷长什么模样都没见着，除了苦笑还是苦笑。自己这副皮囊并非貌美如花，这么着急赶到王宫里做什么？还让这么多士兵跟着，怕自己跑了不成？之前崔嬷嬷只身跟着李衙差去余家坳接林月湖，显然是想低调行事，不愿惹得村民侧目。这些问题林月湖当然不会再问崔嬷嬷，就算问了，崔嬷嬷肯定也不会回答。马车穿州过县一路向北行驶，白天都在赶路，天黑了才投宿客栈。每每有随行之人提前去客栈中打点一切，住的都是上好客房，吃的也都是精细菜肴。起先林月湖对这一切颇觉新鲜有趣，就跟自己在演戏一样，看得久了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毕竟自己不能像真的演员那样喊着“收工”从这个古代场景中跳出来。崔嬷嬷一路和林月湖车同坐宿同榻，照料或者说是看管得不可谓不仔细，虽说对林月湖这个顽劣不堪的小姑娘满肚子怨气，但每日给她盥洗擦身换药乃至大小便的处理毫不马虎，林月湖也从最开头的不好意思加不习惯到后来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接受崔嬷嬷的服侍，谁让她强迫自己入宫呢？如此数日过后，林月湖的伤势恢复了大半，两只手肘上的布带已经拆下，只看到几条细微的红痕，想必再过些日子就可以消失不见了。至于伤的最严重的右脚，虽说仍然裹着布带，但已不如先前那么可怕，不会动不动就痛得倒吸凉气。现在她整个身体灵便很多，可以做些简单的体操动作舒展胳膊微摆腰胯，甚至可以下地用左脚来个单腿跳，这算是林月湖这些天来最开心的事了。就算她的这些举动落入崔嬷嬷的眼中会被斥为古怪难看大失体统，她也顾不得了。伤势渐好，林月湖本来高兴，却逐渐发现一个让她痛苦的事实：这具丁冬儿的身体十分柔弱，力气小得可怜，娇怯怯的身子似乎吹阵风都能倒了。想到不日就要入宫成为宫女，林月湖在心中哀叫道：天哪！不会真是小姐的身子丫头的命吧？这叫我以后如何逃离危险反抗暴力？这样悲喜交集的又走了几天，距林月湖离开余家坳已经过了十余日，终于到了西月国的都城

上华城。整座上华城被一道厚达一丈高约三丈的巨大城墙包围着，城内街道干净宽敞，道旁尽植粗壮的杨柳，房屋多是黑瓦白墙飞檐翘角，看上去十分美丽。上华城的中心位置可见一大片高大的阁楼殿堂，华美庄严，地位超然，正是西月国的王宫所在。马车沿宽大的官道一路向王宫驶去。到了宫城西边的一扇侧门边，马车停了下来，崔嬷嬷扶着林月湖下了马车来到门前，掏出一个腰牌向守门的兵丁晃了下，兵丁点点头，退开一步放行，崔林二人步入宫门。迈过那道门槛时，林月湖心中微嘲，一入宫门深似海，她还有出来的一天吗？难道她好不容易重生一次，为的就是做宫女这份没有前途的职业？此时林月湖右脚上的布带也已经除掉，只是脚踝上有一小片新生的红色肌肤还有些明显。就算崔嬷嬷不扶着，林月湖也能自己行走了，只是脚步有点拖沓，不怎么利索。走了一段长长的曲折回环的宫道，不时有屏声敛气的太监宫女之类擦身而过，见到崔嬷嬷均躬身行礼，低眉顺眼，称一声“崔嬷嬷”，崔嬷嬷略点点头，带着东张西望的林月湖一路前行。就在林月湖晕头转向腿脚酸软时，二人终于来到了一排低矮的院落前。此时天色已暮，院内隐见烛光，一片寂然无声。崔嬷嬷推开院门，领着林月湖走到其中一间亮着烛光的小屋前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在这间屋里了。老身要回宫复命，有什么事情跟那边屋里的嬷嬷说一声。”说着向院子最左首的一间屋子一指，然后不再看林月湖，转身匆匆而去。林月湖耸耸肩，推开虚掩的木门走了进去。小屋内不甚宽敞，正中间的地板上铺着块地毯，上面置着一张低矮的小方几，一个身穿宫女服饰的年轻女孩跪坐于前，以手支颌，正在出神。听到门吱呀一响，姑娘微惊，抬头望向进门来的林月湖，慢慢站起身来，林月湖也正看着她，心中不由赞了一句：好一个标致的小美人！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9）

面前这个女孩看着似乎比林月湖还略小一点，娇嫩如玉的面颊上两抹天然的淡淡红云，眉如远山，目含秋水，瑶鼻樱唇，顾盼间光华流转，满室生辉，神情娇羞，楚楚可怜。虽说年纪尚小，但体态丰盈，稼纤合度。女孩发现林月湖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脸上不由更红了，微微低下头。还是林月湖先开口："小妹妹，你是这宫里的宫女吗？"其实丁冬儿现在也只有十五岁而已，却总是下意识地把自己当成二十三岁的林月湖。女孩连耳朵都红了，点点头，复又摇摇头，眉头微蹙，显得疑惑，然后轻声说："王嬷嬷带我进宫的时候说是选我做宫女，可是我来了五天了，还什么都没做，整天呆在这间小屋里。"顿了顿又道："跟我差不多时间来的还有两个姐妹，住在隔壁院子里。"女孩的声音似乳燕初啼，清泉淙淙，林月湖觉得耳朵眼里象有绒毛拂过一般，说不出的舒服熨帖。陶醉于妙语仙音中的她还是听明白了女孩说的话，这样看来女孩进宫的性质和她是一样了，不由对这个有着相同前途的小女孩大起知己之感，点头道，"我是一个崔嬷嬷带进来的，看来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同事？"女孩对这个陌生新奇的字眼很好奇，歪着头轻声念着，"是什么意思呢？""哦，就是一起干活的人。"林月湖随便解释了下，发现自己在看到这个女孩的第一时间就喜欢上她了，这么一个娇憨可人的小美女，谁看了都要忍不住心生怜爱吧？"我叫林，呃，丁冬儿，十五岁，从华云县余家坳来的，你呢？""我叫江雪晴，过了年就十五岁了，是天南州人。我可以叫你冬儿姐姐吗？"江雪晴觉得面前这个大方爽朗的女孩极为亲和可人，带着一丝希冀的神色问道。"好啊，雪晴妹妹！"林朋湖笑道，看来以后宫中的生活不会太寂寞了。两个女孩说着话的时候，都已经在小屋中间的方几旁坐下，相谈甚欢。江雪晴发现林月湖有些行走不便，待看了林月湖脚上刺目的红痕，并听她大概讲了跌落山崖之事后，心中极为难过，一双明眸泛起水雾，似乎受伤疼痛的人是她一样。林月湖反过

来安慰她：“不要紧的，要不了三两天就会全好了，你看我现在就能蹦能跳了！”她边说边站起来，左脚实右脚虚，转了几个圈并来了几个小跳跃，用上了前世韵律操的几个小动作。江雪晴也站了起来，极有意趣地看着林月湖，拍着巴掌咯咯笑了起来，并学着林月湖的样儿转动起来，柳腰轻摆，玉臂轻舒，衣袂飘飘，曼妙若仙。这下把林月湖看呆了，这也太美了吧！ 两人正笑闹着，忽听门外“咳咳”两声，江雪晴立时停止了动作，敛去脸上的笑容，面色稍有不安。木门被推开，走进一个人来，四十岁上下的妇人，服饰跟崔嬷嬷一样，身型比较福态，一张胖胖的圆脸上刻意皱着眉头，两片薄唇不满地向下拉着。“王嬷嬷。”江雪晴低头小声道。“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闹？还有点规矩吗？”王嬷嬷冷冷道，斜乜着眼睛看了看脸上残留笑容的林月湖，斥道，“你就是那个新来的丁冬儿吧？从什么余家坳来的，果然是山沟里出来的野丫头！”这宫里的嬷嬷看来都是一个德性啊，说话都跟吃了呛药一样，难道是更年期到了？林月湖恨恨地想着，眼珠一转，脸上堆起甜笑，恭敬着说：“王嬷嬷，请问您是从哪条沟里出来的呢？”“我是从……”王嬷嬷接口，忽然发觉不对劲，立时收声，明白这个野丫头在耍自己，这座王宫里还没有哪个太监宫女敢这么放肆地跟自己说话的，一时气得胸脯急剧起伏，嘴唇都哆嗦了起来。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0）

江雪晴心中大急，连连给林月湖使眼色，让她跟王嬷嬷陪些好话，不要惹怒了她。但林月湖此时正好笑地研究着王嬷嬷的表情，浑没在意江雪晴的暗号。林月湖漫不经心的样子彻底激怒了王嬷嬷，她伸出颤抖的右手指着林月湖，尖声叫道："好啊，刚进宫就要反了天了，估摸着我治不了你是吧？你给我等着！"说着转身就要出去。林月湖心中咯噔一下，不是吧，看这王嬷嬷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模样，难道还要打人？江雪晴连忙上前拉住王嬷嬷，急急为林月湖辩解："王嬷嬷，您消消气，冬儿姐姐不是故意的，她刚进宫，什么都不熟悉，不认得您老人家，您大人大量，就饶过她这一回吧！"王嬷嬷看了江雪晴一眼，似乎对这个乖巧的小姑娘颇有好感，但看着林月湖毫无悔过之心的嘴脸，犹不解气地恨声道："江姑娘，这丫头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儿那也省心了，何至于把崔嬷嬷累成那样！"林月湖正犹豫着要不要再出言反击，院外呼拉拉似乎涌进一群人，一个威严沉稳的声音响起："什么事？何人在此喧哗？"屋内一个嬷嬷两个姑娘同时转过身，看向门外。院子里站了七八个宫中侍卫，当先一人身材魁梧高大，一身白色甲胄，腰间一柄长刀收在镶金嵌银的刀鞘里，银色头盔上一缕红缨在夜风中微微拂动，头盔下面是一张刚毅果敢、棱角分明的方正脸庞，剑眉虎目气度不凡。林月湖心中暗喜，瞧这人一身正气威风凛凛，想必能给她们俩解围吧？王嬷嬷早已蹲身福了一礼，口称："秦统领，倒没什么事，只是一个刚进宫的丫头不识规矩，老身会严加管教的。"看来这个王嬷嬷刚才对自己凶得不行也只是做做样子，并不想真的把事情闹大嘛！林月湖有些不以为然，挑了挑眉毛。"唔。"秦统领的眼神迅速闪过低着头、垂手温婉而立的江雪晴和抬着下巴正滴溜着眼睛打量自己的林月湖，立时明白了王嬷嬷口中"不识规矩"的丫头是哪一个。"禁宫重地，不可大声喧哗。既没什么事，那就早点歇着吧。"秦统领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淡淡说了一句，一挥手，带着一帮侍卫离开了

院子。被秦统领这么一打岔，王嬷嬷先前的怒气已消解大半，她也不想为这种事情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来，于是对两个姑娘沉声道：“时辰已晚，早点歇着，明天一早去见冰月公主。”说完，瞪了一眼林月湖，转身出了门。见公主？林月湖大感意外，难道选宫女还要公主最后认可拍板吗？看江雪晴也是一脸费解之色，林月湖明白她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事。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本已赶了半天路，加上这么一通折腾下来，林月湖也是又困又乏，跟着江雪晴进内室洗漱后便上床睡了。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尚在睡梦中的林月湖就被人从床上拉了下来。林月湖苦恼地睁开惺松的睡眼，很是痛恨古代人如此勤快，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哪有她前世每天睡到自然醒那么快活？江雪晴倒是在她之前就已经起来了，正在外屋洗漱。外屋内除了王嬷嬷还有两名小宫女，各捧一个红漆大木盘，放着衣物鞋袜、胭脂水粉和各种珠钗，看着十分精致华贵。王嬷嬷一抬下巴：“给两位姑娘更衣上妆。”两名小宫女立即走到林江二人身前上上下下忙碌起来。这些服饰装扮起来十分繁琐，等二人全部装扮完毕珠翠满头上下一新时，天色早已经大亮了。看着铜镜中逐渐变身的自己，林月湖也有些感叹，原来自己好好打扮一番，也是美女一个啊！再看身边的江雪晴更是直了眼睛……王嬷嬷最后检查了一番，没什么问题，对二女严肃吩咐道：“呆会儿见公主给我小心着，进去就跪下。公主说话的时候，你们低头听着。公主不问话，你们就不要出声。总之，少说话就少出错。如若出错冒犯了公主，谁也保不了你们！”这番话落在林月湖耳中就跟绕口令一样，不过她也知道公主是地位身份无比尊贵之人，如果她再胡言乱语不识规矩，只怕自己小命堪忧。“走吧。”王嬷嬷当先引路，林江二女碎步跟上。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1）

院门外，崔嬷嬷带着另两名华服宫装美丽异常的少女等着，容貌似不在江雪晴之下。见到王嬷嬷她们出来，崔嬷嬷点点头，两拨人一齐向内宫行去。这西月国王宫真是暴殄天物，这么多高档次的美女只能当宫女啊！林月湖一面走着一面感叹。蓦地心中一动，又仔细瞧瞧身边三名美少女，发现她们眉眼之间竟有几分相似，联想到自己现在丁冬儿的面容，不禁失笑，这西月国王宫也真是有意思，连选一批宫女都要找些相似的，这要求也真挑剔到家了。西月国王宫虽然华美大气富丽堂皇，一应宫人无不恭谨谦卑低眉顺眼，但林月湖毕竟是从先进时代穿越过来的，眼界自然开阔，所以她一路浏览欣赏并不觉得过于惶恐压抑。行到一座名为“景华宫”的宫殿前，崔嬷嬷说：“你们四个在这里等着，我和王嬷嬷进去禀报公主。”然后和王嬷嬷拾级而上，进入殿内。等了良久，才有一名小太监出来，站在台阶上拖长音调尖声道：“公主殿下有旨，着民女江雪晴等四人觐见！”四女跟着小太监步入景华宫内，依小太监指点跪在殿中一方燃着檀香的铜鼎前。前方崔王二嬷嬷垂首肃立，不发一言。林月湖低着头跪在冰凉的地板上，膝盖隐隐生疼，前世除了偶尔进庙上香，她还没受过这种罪呢！斜着眼睛偷偷打量景华宫内的陈设，发现这个宫里并不像她前世看到的古装剧那样一味幽冷阴寒或是华贵眩目，而是装饰得清新雅致明快亮丽，一重重淡紫色的纱缦层层叠叠地悬挂在阔大的天顶下，随着吹入殿内的微风轻轻飘摇。就在林月湖跪得腿脚酸软几欲扑倒时，紫色纱缦后终于轻轻款款走出一个人来。因为低着头，林月湖只能看到来人精致华美的拽地裙尾。“嗳。”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声幽幽响起，在空荡荡的大殿内显得格外宛转悠长。贵为一国公主，高高在上，锦衣玉食，被无数人捧着供着，还有什么可叹气的？林月湖大感好奇，同时对“公主”这个承载每个少女浪漫美好幻想的头衔无限向往，一时忘了规矩，情不自禁抬头望向发出那声美妙叹息的西月国冰月公主。这一看，林

月湖就有些走神了。这冰月公主果然没让她失望，妙不可言，美不可言，一双明眸璀璨如夏夜星空，隐着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忧思。一身淡蓝色长裙衬得她肤色几欲透明，泛着清冷迷离的光华，不愧于“冰月”之称。年纪也不过十五六岁，但天生的高贵气质凛然不可侵犯。林月湖有些恍惚，觉得面前的冰月公主似乎在哪里见过一般，竟似有几分面熟，难道像哪个明星？心中不由将前世那些大小影视美女明星们扫描一番，终究没有找到一个能稍微对上号的。“放肆！”冰月公主一声冷喝，目光一凝，如玉面庞顿时挂上一层寒霜。林月湖一怔，回过神来，连忙低下头。心中连声叫苦，胆大如她，到这个时候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忧起来，其他三名同跪的少女更是大气也不敢出，有人甚至微微颤抖起来。侍立一旁的崔王两位嬷嬷也发现这个不让人省心的林月湖犯了忌讳，竟然触怒了公主，在担忧公主发怒殃及自己的同时，惊怒交加，一时间四眼冒火，张着两双胳膊就要上来制住这个祸害。“退下。”冰月公主挥了挥手，止住了如狼似虎的两位嬷嬷。“胆子倒挺大的，竟敢直视本宫。抬起头来，报上名字。”冰月公主冷然说道，缓缓走到大殿上方居中的一张锦榻边坐下。林月湖依言抬头，再次对上冰月公主欺霜赛雪的绝世容颜，努力平复忐忑的心情不让自己的声调发抖：“民女丁冬儿，见过公主殿下。”冰月公主一双星眸在林月湖的脸上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良久鼻中微哼一声，冷冷道：“本宫还以为有多了不起，也不过如此罢了。”林月湖心中不快，但值此关头也只能忍了。“其余三个，抬起头来。” 其他三个女孩一一抬起头，眼帘下垂，不敢直视冰月公主的眼睛。冰月公主一一看着，眼神特别留意了下江雪晴。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2）

“这些倒还罢了。”冰月公主淡淡道，又慢慢走到大殿之中，将四个女孩扫视一番后，伸出一只青葱玉手指着林月湖和江雪晴说：“就这两个吧，自今日起三个月内，让教习坊嬷嬷教她们一应宫中规矩礼仪，熟悉宫中诸般人事，不可懈怠。其余两个，你们自己带下去调教处理吧。”说完，不再理会众人，转身飘然步入内殿。崔王二位嬷嬷同时松了口气，带着四女退出景华宫。林月湖犹自纳闷，刚才明明触犯了冰月公主，但公主似乎并没发怒下令严惩，反而将她和江雪晴和另两名少女区别对待，简直是不幸中的大幸。仍由王嬷嬷带着林江二女去宫中的教习坊报道，崔嬷嬷带着另两名少女从原路返回。景华宫的内殿深处，冰月公主斜倚着一扇挂着紫色纱缦的窗户，对着窗外一池碧水出神，此时的她不再冰冷淡漠，恢复了几分少女的娇媚柔和。“如雪，你还好吧？”身后传来一个醇厚低沉的声音，如窗外的春风一般让人安宁舒适。冰月公主蓝如雪回过身，脸上欢颜绽放，“哥哥，你来啦！”面前站着一个长身玉立白衣胜雪的年轻男子，剑眉朗目，眸光像这春天的阳光一般明亮温暖，唇角微翘，释放出淡淡的温柔笑意，周身仿佛笼罩在某种强大浑厚的气韵之下，让人不知不觉为其牵引，难以自拔。正是西月国王子蓝如歌。“今天见的人怎么样？”蓝如歌爱怜地看着妹妹。“不错了，比前一次要好，我选中两个。有一个的相貌与妹妹比起来也不差几分了，”蓝如雪骄傲地仰起脸庞，显然对自己的容貌十分自信，“还有一个比较有趣，胆大妄为，又似乎有些迷迷糊糊的。”“为什么是两个？”蓝如歌好奇问道。“嗯，我还没决定选谁好。反正多一个也不算多，最后再定吧。”蓝如雪年纪虽小，却自有主见。蓝如歌一笑，对妹妹的主张不置可否。“哥哥，改天替妹妹瞧瞧这两个人，你眼光一向很好的。”蓝如雪调皮笑着，娇声道。“胡闹，你还想把哥哥拉下水吗？”蓝如歌轻斥一声，旋即宛尔，他一向最疼爱这个妹妹了。“哥哥，你最好了，你看中哪个就是哪个，我相信你。”……在

西月国王宫的教习坊内呆了几天，林月湖觉得自己恍然还在前世上学。这个教习坊颇有规模，分门别类设置诸多科目，有针线坊、器乐坊、舞技坊、酒膳坊、典籍坊等等，为整个王宫输送各类专门人才。林月湖和江雪晴二人每天晨曦微明即被王嬷嬷领来坊中，直至日沉西山宫内敲响晚膳大钟时才能返回居住的院子。而这一天中总有大半时间是在典籍坊内学习，由一位已有三十余年宫龄的老资格嬷嬷和一位须发皆白老态龙钟的老先生分别授课，除了学习西月国各类典章制度和宫内诸多繁复的规矩礼仪外，还包括西月国百年来的历史传承及国家的人文风物，甚至对当今天下大势和大正朝的皇室和国公贵族的人员构成也颇有涉及。两位教习先生皆是古板严苛，直如填鸭一般每日向林江二人灌输各类知识，林江二人自然学得有些辛苦，但林月湖却颇有些甘之如饴，这种生活让她重温了久违的学生生涯，况且自己重生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这一点算是她面对这个世界时感到最为茫然和无助的，此时借由这种高强度的学习方式，她就能迅速与这个世界相融合，至少是在知识层面上。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3）

但是，什么样的宫女需要这么广泛地学习涉猎，而不是专于宫内规矩和服侍，林月湖还是有点摸不清头脑，想也白想，不如不想，只要是对自己有利，何乐而不为！在这段简单的学习生活中，林月湖身上的伤彻底痊愈，和江雪晴的关系也日渐亲厚。两个少女一动一静，一温婉一爽朗，性格上很能互补，从早到晚腻在一处，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虽然身处深宫，除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各位主子贵人外，所有人都辛勤忙碌谨小慎微着，但二人整天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既不用去各宫服侍主子，也不用到各个职司报到干活，所以除了直接管着她们的崔王两位嬷嬷以及教习坊的一些先生外，竟甚少看到难看的脸色听到难听的训话，林月湖初进宫时的紧张惶然也丢到爪哇国去了。一晃两个月过去了，林月湖对这座西月国王宫也十分熟悉了。此时的西月国第五代国王蓝正阳正是年富力强的中年男子，以仁治国，御下宽和，颇得人心。王后秦氏，贤德仁厚，出身西月国百年大族，身世显赫，族中在朝为官的子弟多不胜数，王宫的禁军统领兼大内侍卫首领秦重就是她的远房侄儿。让林月湖比较意外的是西月国奉行一夫一妻制，就算国王蓝正阳贵为万民之首，除了妻子秦后外，也只有寥寥几名妾侍，但地位低下，比王后相差太远，所出子嗣也只能授予一些普通闲散的品秩爵位。秦后育有一子一女，王子蓝如歌，是日后王位的不二继承人，自幼由一位神秘莫测的世外高人教授武艺至年满十八岁，王子的身手如何却无人知晓；公主蓝如雪获赐“冰月”封号，年方十五，天姿聪颖，容颜绝世，两个月前大正朝皇帝亲为三皇子下聘书求亲，愿两国进一步结为兄弟之邦，世代交好。西王国国王欣然许下这门亲事，将大婚日期定于今年八月十五金秋时节，此时是四月初，距大婚尚有四个多月。冰月公主蓝如雪在林月湖入宫第二天就见过了，其他的贵人们却还无缘得见。林月湖偶尔会想想，自己似乎不像前世看到的穿越小说中的主角们那么走运，老天既没有赋予她一身绝

世武功，又没有赐给她胸怀天下统一世界的野心，连搞点小发明改善下生活似乎都挺难的。穿越穿成她这样没出息倒也难得。日子就这么无波无澜地一天天过去了。这一日中午，林月湖和江雪晴在教习坊内用过午饭，正在边厢房内休息，忽见王嬷嬷急急走来，说是公主召见，一行三人就去了景华宫。这一次蓝如雪在一处偏殿接见她们，林江二女随王嬷嬷进殿时，蓝如雪正慵懒地斜倚在锦榻上，映衬着身侧一道四扇绣屏上鲜艳的海棠花，显出不同于上次觐见的妩媚妖娆。林月湖和江雪晴看王嬷嬷眼色正要跪下行礼时，蓝如雪挥挥手说道："罢了，站着回话吧。"林月湖心中一喜，松了一口气，她对下跪磕头这种折磨人肉体的封建糟粕实在是万分痛恨，第一次见公主时跪了老半天，回住处卷起裤子一看，两只膝盖已经瘀青了。要想像别的宫人那样跪拜自如面不改色，她还得多些磨炼才行。"听说你们私下在跳一种什么舞蹈，居然是别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本宫有点兴趣，舞一段来瞧瞧。"蓝如雪懒懒说道。林月湖和江雪晴闻言一愣，互相看一眼，均感意外。她们两人每天自教习坊学完回到小院后，无事可做，闲极无聊时，林月湖提议两人跳舞以娱。其实这舞蹈就是林月湖前世经常跳的韵律操，简洁明快，锻炼力量与韧性都不错，林月湖养了大半个月的伤，气虚体弱，加上丁冬儿的身体本就纤弱，所以伤好之后就十分迫切地想通过跳操来锻炼体质。在林月湖演示几个动作后，江雪晴也喜欢上了，觉得十分新奇有趣，跟原来自己知道的所有舞姿均不一样，所以也非常积极地每天跟林月湖跳起来。跳的时候林月湖还会轻喊节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向后转身，再来一次……或者唱个江雪晴从未听过的小曲：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4）

只是这操可不能穿着一身宽袖大摆的宫装，顶着一头珠钗来跳，讲究的就是身无累赘跳起来才能身轻如燕活力尽现。林月湖和江雪晴在自己小屋里跳操的时候，把门一关，脱掉外裙，仅着贴身小衣，散开长发，只用一根布带绑在脑后，自然跳得轻松畅快。此时面对冰月公主，二人均是一身宫装打扮，如何跳得起来？稍一迟疑间，只听蓝如雪冷冷说道：“怎么，想抗命吗？”林月湖一惊，恭敬回答道：“公主殿下，奴婢不敢，只是奴婢这一身装扮太过复杂沉重，不适合跳这舞蹈。如若除去宫装，在公主殿下面前恐有失体统，还请公主殿下恕罪。”蓝如雪微一皱眉，面色已是不快。一旁侍立的王嬷嬷将公主的神色瞧进眼里，一心想讨好公主，对林月湖轻喝道：“休得啰嗦，只管舞一段来，跳得好了公主自然不会怪罪。”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林月湖怎敢不从？反正这宫里除了女人就是不男不女的太监，就算等下跳的时候偶泄春光，也无大妨。于是对江雪晴点点头，二人开始像在小屋内那样除衣散发，回复一身清爽。林月湖穿着一身月白色的纱质小衣，隐隐现出一身如玉肌肤和贴身的湖蓝色的肚兜，江雪晴则穿着淡粉身小衣和桃红色肚兜，娇艳无比。“噫。”一声低呼响起，又有些细不可闻。林月湖抬起头，发现公主仍冷着一副面孔，但晶亮的双眸中却透出一丝掩饰不住的笑意，正饶有兴致地看着她们。林月湖和江雪晴隔着两米站在殿中央，随着林月湖的“预备——开始”轻声令下，二女跳起操来。这套操她们已经练了月余，扭头抬肩，展臂扭腰，摆胯劈腿，动作无不纯熟流畅。跳得兴起，林月湖随着节奏唱起一首歌来：请天使来唱歌当我很不快乐很需要一些什么好让心被温热请天使唱首歌当心情疲倦了让我能感觉被拥抱着仰望天空感受着风你说过愿望星星听得懂每当情绪陷落谷底我就想起你让我相信打开窗空气会和勇气接通微笑才能看见天使飞过听天使在唱歌我们都要快乐你手心传来的爱我已接收到了听天使在唱歌世界换新颜色感动会放射暖暖的热每当

想看见天使的脸你就会在我心里浮现直到今天恍然了解你就是天使我怎会没发现打开窗倾听你送我的旋律我要微笑飞到你心里面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5）

……王嬷嬷早已多次“偷窥”她们跳操，现在看在眼里自是正常，但落在蓝如雪和其余宫女眼中，却是无比意外震惊。蓝如雪在锦榻上坐直身子，一双妙目睁得老大，樱唇微张，看愣了，听呆了。一曲终了，林月湖和江雪晴的韵律操也跳完了，二人香汗淋漓，面色潮红，微微喘气时秀挺的胸脯上下起伏着，身上轻薄的小衣也湿漉漉地紧贴肌肤，勾勒出二人青春曼妙的美好胴体。冰月公主蓝如雪看着听着心中蠢蠢欲动，她对这种全新的舞蹈演绎方式大感兴趣，无论她平日面对宫女太监时表现的如何高高在上冷漠自矜，也始终是个只有十六岁的小姑娘，正是天真烂漫活泼动人的豆蔻年华。要不是在宫女们面前自持身份，蓝如雪就要忍不住跑下来和林月湖她们一起跳了。而且林月湖唱的这首歌歌词直白，曲调轻快活泼，极有感染蛊惑之力，里面一些大胆词句简直要让人脸红心跳了。“咳。”王嬷嬷轻咳一声，提醒意犹未尽的公主舞蹈已经完毕。蓝如雪摆正身姿，脸上回复自矜的淡然神色，对正披上宫裙的林江二女说道：“跳得不错，有点意思，改日去舞技坊演示给他们看看。”得到公主殿下的许可，林江二人包括王嬷嬷都是心中一宽。“不过，这只歌就大胆放肆了，传出去如何得了？以后不要再唱了。”林月湖低声应道：“是。”心中却颇不以为然，以后关起门来小声唱还不行么？这首歌放在前世都要算健康歌了，唱的人也都是些十几二十岁的小姑娘们。这个世界里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脑网络，没有电子游戏，如果还不能随口唱歌，那也活得太乏味了。下意识中，差点脱口而出“想唱就唱，要唱得漂亮”……“好了，你们退下吧。”王嬷嬷依言带着二女躬身退出殿外。“你们也都下去吧，本宫要一个人静一下。”蓝如雪对殿下侍立的宫女和门口守卫的太监们挥了下手，众人轻轻退出殿外，整座大殿顿时空荡荡的，只剩蓝如雪一个人。扑哧一声，蓝如雪轻笑出来，扭头说道：“哥哥，出来吧。”锦榻旁边的海棠屏风后面缓缓走出一个人来，温润如玉，正是西月国王子

蓝如歌。“哥哥，我选的人如何？”蓝如雪仰起小脸，期待着哥哥的评判。“巴巴地求了我半天，原来就为了让我看一场歌舞表演。”蓝如歌微笑说道。“妹妹我也是第一次看呢！还真是新颖奇巧得很，哥哥今天是不是也大饱眼福了？”蓝如雪眨眨眼，星眸中透出一丝坏坏的笑容。蓝如歌心中一动，伸出手指轻点妹妹光洁如玉的额头，佯怒道：“好啊，果然是长大了，竟然连哥哥都敢打趣，看来真的要早点嫁人才好。”蓝如雪一听“嫁人”二字，眉头轻蹙，连小嘴都撅了起来，神情愤愤地说道：“我才不要嫁人！都怪父王不好，这么随便就答应了这门亲事，根本就没问过人家的意思！母后也不帮我说说话，一味偏向着父王！”一通埋怨下来，连眼睛都红了。看着一脸悲愤楚楚可怜的妹妹，蓝如歌心中也有些不忍，轻叹一声说道：“也不好太过责怪父王和母后了，大正朝皇帝亲下聘书，由不得他们不答应。如若退了这门亲事，两国交恶，说不定又要再起战端，苦的还是这天下百姓啊！”“总说是为了天下百姓，有谁考虑过我的想法？我倒宁愿不是生在王室之家，也就不用背负这么重大的责任了！”蓝如雪越说越悲，泫然欲泣。蓝如歌轻轻抚摸妹妹的秀发，劝解道：“好了，不要再说这等气话了，母后要是听到你这么说，不知该会多么伤心了。”“哥哥，连你也这么说我？”蓝如雪气苦，父王母后说她她都可以忍受，但唯独最亲近的哥哥不行。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6）

蓝如歌爱怜地将妹妹瘦削的身子揽入怀中，轻声说道：“哥哥如何不知道你的想法？若是不为你考虑，怎么会答应你去实施这个荒唐的计划？这事怎么也瞒不住父王母后的，你想想如何跟他们解释让他们接受认可才是正经。”蓝如歌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有一丝波动，隐隐为自己先前答应妹妹的计划感到后悔。旋即自嘲，难道就是为了今天这个跳舞唱歌的女子吗？不错，这个女孩确实特别，跟他以往见过的所有女子都不一样，但也仅此而已，他也不能生出太多想法，况且这个女孩如今是妹妹计划中的一枚棋子，不能因为他的一丝绮念而打乱了。内心深处，他为今天跳舞的两名少女微感歉意，自己的妹妹是国与国之间政治交易的一个砝码，而这两名少女又何尝不是为他们所利用的工具？“嗯。”蓝如雪点点头。蓝如歌看妹妹一脸严肃似乎正在思考如何说服父王母后，不由打趣道：“看你如此坚持辞婚，难道心里已经有人了？”蓝如雪一下羞红了脸，举起小粉拳就往蓝如歌身上砸：“谁说的，哪里有啊？哥哥就会欺负人家！”蓝如歌笑眯眯地握住妹妹的手，然后认真说道：“姑娘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如果妹妹心中有人了，不妨告诉哥哥，你不是一向说哥哥的眼光很好吗？再说如果有人欺负你了，哥哥也能保护你替你打跑他！”蓝如雪听了这番话更是脸如火烧，撅着小嘴扭着身子仍是不依。但知道哥哥始终是最疼爱自己的，心中顿觉一片温暖，也不再跟哥哥斗嘴了，之前的恼恨也消失怠尽，与哥哥言归于好。另一边厢，回到自己小院的林月湖和江雪晴可想不到这对王子公主暗中计划的“见不得光”的勾当，两人嘻嘻嘻哈哈地打来热水，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因为她们今天表现良好，得到公主的认可，王嬷嬷也觉脸上有光，于是爽快地给她们放了半天假，下午不用再去教习坊上课了。看外头春日融融，和风絮絮，林月湖玩性大起，嚷着“踏春去”，就要去拉正歪在几案旁有些困顿的江雪晴。江雪晴摆摆小手，轻笑道：“姐姐饶了我吧！刚跳过一场，我可没有你那

么好的精神。”林月湖看着这位“西施美人”一脸倦容，也不好再用强，只得悻悻地一个人出了院子。她可不会没头没脑地在宫里乱闯，这么多天在教习坊不是白呆的，胆大如她也不敢在禁卫森严的王宫内压马路。她早已看好离教习坊西侧不远处有一条花木掩映的小径，不知通向何处，平日基本见不到有人在那条路上出现。打定了主意后，林月湖就熟门熟路地来到了教习坊之前，眼看四周无人注意到自己，一个闪身就上了那条小径，瞬间身影淹没在浓密的树影后。一入树林，心情大好。温暖的阳光透过头顶的层层树叶撒在地面上，形成无数跳跃的光斑。林子里寂无人声，偶尔有不知名的鸟儿“啾”地一声振翅掠过。这片树林并不十分广大，走了不一刻，前方豁然开朗，竟是到了一片湖水旁。湖中青翠的荷叶遮蔽了大半个湖面，湖周层层叠叠的密林后隐见宫室飞翘的檐角。时节尚早，荷塘中未见花朵，只是一味油油地绿着。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偶有荷叶微颤着翩翩起舞。春风拂面，林月湖满意地叹息了一声，寻了湖边一株柳树慵懒地坐了下来。这个位置十分隐蔽，无数柳枝长长地倾泻下来，织成一道绿色的屏障，正好将她的身子隐在其中。接下来，她靠着树身，哼着小调，无比惬意。入宫这么久以来，像这样静静独坐没有一丝杂念地欣赏风景，还是难得的头一遭。渐渐觉得眼皮沉重起来，她打了个哈欠，慢慢阖上双眼。不知睡了多久，林月湖敏感地觉察到一丝异样，似乎有双眼睛正在某个方向放肆地盯着自己，让她浑身不自在，于是立即睁大了双眼。一刹那间，只觉眼前一花，一道白色的身影腾空而起，瞬间没入身前一丈开外的树丛后。林月湖十分恼怒，难道这么个清幽所在居然会蹦出个登徒子？也不知道自己刚才酣睡之时被那人看了多久。来不及细思，起身轻喝道：“慢着！”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7）

树丛后的身影顿了顿，似乎在犹豫要不要听从命令慢下来。林月湖讥诮道：“怎么，有胆偷窥却无胆现身吗？”激将法果然有效，片刻，只见前面枝叶一分，缓缓走出一个人来。林月湖瞪圆了双眼，心中暗叫：天，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男人？！面前正向她走来的男人丰神如玉，周身仿佛笼罩在一层淡淡的光华之下，棱角分明的面庞俊美无俦，只是此时温润而深沉的双眸中有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此人绝对不是太监！林月湖艰难地咽下一口口水，迅速做出了第一个判断。天下哪会有这么帅、这么神采飞扬的太监？蓝如歌好整以遐地看着面前这个正如妹妹蓝如雪所言“胆大妄为”的少女，心中好笑，唇角微微上扬。林月湖面上一热，嘴中小声咕哝了一句：“帅就了不起吗？帅就可以居高临下随便看别人？”忽又想到，刚才自己的睡姿也不知道是否不雅，是否流下了口水。下意识地伸手至唇边一摸，细腻干燥，还好，还好。迷怔间，林月湖突然醒过神来，天哪，她不是在犯花痴吧？没等她鼓起余勇发飙，蓝如歌先开口了：“姑娘此言差矣。光天化日之下，姑娘躲在湖边做什么？本人不过是无意中路过而已。”林月湖一愣，半晌才听明白，这人正对她之前的有胆无胆之论进行反驳，不仅如此，反而轻轻巧巧地将了她一军。顿时又羞又恼，正欲出言相讥时，脑海中一个念头提醒她镇静下来。重新上下打量了一下来人，林月湖做出了第二个判断：此人一身白衣，看似简单，其实不然。不仅衣料十分华贵，领口袖口还有极其精致的刺绣花纹，再加上面上可恶的自信淡然的神气，不用说，肯定是一位出身高贵的王族子弟。想到此节，林月湖顿时有些泄气，她一个小小宫女，能跟一位地位悬殊的“主子”发难吗？那不是她还没睡醒，就是嫌命长了。罢了罢了，惹不起，还不能躲吗？她愤愤地跺了跺脚，一言不发转身就走。蓝如歌一怔，本来还等着听她接下来又会说出什么大胆的话来，没想到她竟丢下自己就要离开，诧异下上前两步脱口而出：“姑娘要去哪里？”林

月湖转过头淡淡说道：“去哪里？你是不是还要跟上来看看？”嘴上说着，脚下却一步不停。不曾想左脚踏上一块湖边岸上的小石头，身形顿时一歪，“啊”地一声惊叫中跌落湖水！OMG！老天为什么要如此捉弄我？上次掉到海里，这里居然又掉到湖里！林月湖在心中连连悲呼。由不得她多想，冰凉的湖水已经将她淹没，境遇与上次落海如此相似。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林月湖一入湖水便觉手脚酸软，无力挣扎，在双眼发黑头脑发晕前，心中最后一个念头是：这一次是不是就可以穿越回去了？全身冷的要绝望之时，林月湖突然感觉自己被一个宽大温暖的胸膛紧紧包裹着，一双坚实有力的臂膀将自己勒得生疼。睁开一线迷茫的双眼，蒙眬中，一张俊逸非凡的脸近在咫尺，眸中盛满焦虑与惊慌。林月湖眼一闭，彻底晕了过去。一时冰冷刺骨，一时又燥热难耐，林月湖觉得难受之极，全身上下无一处不疼，无一处不酸软。突然，一股浓厚强大的气息自后背传来，然后缓缓流入四肢百骸，说不出的温暖适宜，就像前世泡在温泉里一样浑身暖洋洋。蓦地，胸腹间一阵翻腾，喉头腥酸上涌，林月湖哇地一声吐出一大口腥涩的湖水，这下强烈的冲击令她慢慢睁开双眼。有人在轻拍林月湖的后背，同时一方洁白的绢帕伸到她的脸前，轻柔地替她拭去唇角残留的水渍。林月湖勉力抬起头来，看清了身边之人，没错，就是他，那个先前“偷窥”她睡容，后来令她分心跌落湖中的害人不浅的罪魁祸首。不过，眼下他救了自己，大家就勉强算是扯平吧。“现在感觉好点吗？”那人温柔地注视着她，满含歉意。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8）

林月湖没有回答，眼光扫视了一下周围，发现这里并非她和江雪晴居住的小屋，所有装饰摆设无不透着贵气，一丝若有若无的檀香在屋内悠然袅绕。此时她正坐在一方锦榻上，身上裹着一张柔软厚实的毛毯，而那个可恶的人侧坐在她身后，两人距离不过一尺，一股好闻的男性气息淡淡地包围着她。林月湖有些心慌，下意识地往前方挪了一步，一阵晕眩之下险些栽倒在锦榻上，一只修长光洁有力的大手适时地拉住了她。“不要乱动，你现在还虚弱得很。”那人看出林月湖眼中的疑惑，继续说着：“也不知道你住在哪里，一时心急就把你带到这里来了，还请见谅。”林月湖苦笑，之前昏迷的她只能任人摆布，又怎能生出一丝反抗？虽然裹着一张厚毛毯，但身上的衣裙仍然冰凉地贴在身上，十分难受，林月湖微微皱起了眉头。那人跳下锦榻，指着旁边脚凳上的一叠衣物柔声道：“这是我妹妹的衣服，你穿着应该合适，赶快把身上的湿衣换了，不然还是要生病的。”说完一笑，转身疾步出了屋子，轻轻地关上门。林月湖微叹一声，除去身上湿重的衣裙，取过脚凳上的衣物穿在身上，大小十分合身。但这些衣物明显比她平时所穿要精致华丽许多，她有些发愁，等下怎么穿着这身与她身份不符的衣服回到自己的小屋。换好衣服后，林月湖被轻柔舒适包裹着，浑身顿觉轻快，就像先前没发生过坠湖之事一样。她下了锦榻，重新打量这个陌生的房间。这个房间确切地说是间书房，锦榻这边是休憩之处，相对的另一边立着一整面墙的大书架，用一块块粗大的紫檀木搭成，一丈多高，直顶到天花藻顶上去，书架上摆满了大小线装书籍，墨香淡淡。对着房门的一面墙下摆着同样紫檀木的椅子和一张宽大书桌，文房四宝一应俱全，中间摊着一本厚重的大书。林月湖好奇地走上前，想看看那是一本什么书。待走到书桌跟前时，看清书脊上印着《大正朝通史》。这部书她在典籍坊内倒也见过，不过因为过于厚重且内容艰深庞杂，共有五卷之多，教习先生并没将它用作教材。林月

湖注意到这本书下面露出一角白纸，随手将书拿开，这一看去顿时呆了。这张纸上用淡墨寥寥数笔画着一名正翩翩起舞的少女，疏眉朗目，毫无修饰的一头秀发丝丝飞扬，但却没有飘然飞舞的裙裾，只是穿着一袭贴身小衣，勾勒出少女矫健秀挺的身姿——不是林月湖是谁？眼前这副小像尚未最后完成，微有留白之处。林月湖微微颔首，认可这幅画作的主人笔意不凡，颇有功力。一时心痒，遂提起砚台边上搁置的一管狼毫细笔，顺着画中笔意涂抹了起来。蓦地，心中一惊，此画是何人所作？难不成是那个刚刚离去的可恶之人？可是，上午在公主殿内跳操的时候并未见过此人啊？难道，又是偷窥？林月湖心中一阵慌乱，悬空提着笔的右手轻颤一下，一滴墨汁从狼毫中释出，啪地一声轻响，掉在画纸上，不偏不倚正中画中少女的脸庞。哎呀！林月湖轻呼一声，暗道不妙。正惶然间，书房的门“吱呀”一声被人拉开，先前离开的那人站在门口，问道：“出了什么事？”林月湖将手中的笔轻轻放回砚台边上，背负双手靠着书桌。这个细微举动自然逃不过蓝如歌的眼睛。他几步上前走到书桌边，就看到自己那副因为一滴墨汁而变得惨不忍睹的画，不由皱起眉头，脸色微沉。自湖边相遇以来，林月湖还未曾见过这个人生气的模样，总是一副淡然的温和笑意，似乎永远不会有什么事情能扰乱他的心神。此时见他怒意隐然，心中竟然有些紧张，歉疚之下呐呐说道：“对不起，我……”说话间，她发现那人的神色起了变化，眉头舒展开来，脸上线条回复柔和。

1.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19）

“这几笔是你替我添加的？”那人看着她，轻声说。“是的，希望不是狗尾续貂。”林月湖自嘲道。“你画得很好。”那人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抹意外的惊喜。林月湖心中一动，不敢再看他的双眸，缓缓低下头来。可是，自己小巧的下颌却被两根修长光洁的手指轻轻托起，让她不容抗拒地抬起头来，对上那双让她心慌意乱、倾注了无限深意的眸子。“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重新为你画一幅画。”那人一字一顿说道，指尖在林月湖的额头、眉眼和脸颊上轻轻划过，最后停留在她丰润的双唇上，清润的眸光渐渐热烈地燃烧起来。林月湖只觉一阵晕眩，浑身颤栗起来，感觉自己连耳根子都热得发烫，眼中泛起一层迷离水雾，一颗心简直要跳出胸腔，身体像被抽走筋骨一般虚脱无力，酸软之下就要滑倒。但一只有力的臂膀却穿过她的后背，轻柔而坚定地托起她的后颈，迷蒙中，那人的如玉面庞慢慢向她俯低。林月湖睫毛轻颤，闭上双眼，脑中一片空白。咚咚咚，一阵脚步声响起，似乎有人正急切地向书房走来。林月湖身形一滞，猛地睁开眼睛，发现那人的唇离她的仅剩零点一公分，浑浑噩噩的大脑突然清醒过来，天哪，刚才自己是不是着魔了？这样的发展是不是太快了？她不是一向自诩心神坚定吗……来不及多想，飞快地伸出右手挡在二人的唇间。那人似乎没料到林月湖会有此种反应，微愣一下，双眸中霎时泛起怒意与一丝丝受伤。耳中听得外面来人就要推门而入，心中犹有不甘，旋即出手如电，拨开林月湖遮在脸上的右手，迅速低头在那张红唇上轻啄一下。林月湖只觉眼前一花，唇上微温后，那人已飘然离开，在离自己一尺开外处负手而立，神情淡然，似乎刚才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只是唇角笑意盎然，透出一丝偷吻得手后的得意。林月湖羞恼间正欲开口痛斥，书房的门已经被人推开，环佩叮当间，响起一个娇柔迷人的声音，“哥哥！”来人一袭淡蓝色拽地长裙，容色妍丽无双，正是冰月公主蓝如雪。蓝如雪一看到房内二人，怔怔地住了脚步，似

乎不敢相信，看了眼面色潮红神情慌乱的林月湖，又看看若无其事淡淡微笑的蓝如歌。“出了什么事吗？怎么如此着急？”蓝如歌柔声问道，似乎并不想为自己和林月湖解释什么。蓝如雪面色凝重，欲言又止。半晌终于勉力开口道：“哥哥，父王母后召我们速去广宁宫见一个人。”此言一出，林月湖心中惊骇，身边这个人，刚刚偷走她重生后初吻的人，竟然是冰月公主口中的哥哥，也就是西月国王子蓝如歌了！虽然她早已猜出他身世不凡，但万没料到居然会是这个国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未来王位继承人。然而现在又是一位什么样重要的人物，需要国王与王后召他们亲往临见？“丁冬儿，你也一起去。”蓝如雪转向林月湖，神色复杂地说道。这下连蓝如歌都颇觉意外，看了身边的林月湖一眼，难道是因为妹妹的那个计划吗？心中想着，不由将疑惑的目光投向蓝如雪。蓝如雪轻轻摇头说道：“走吧，我已经找你们半天了，父王和母后必定等得焦急了。”说完，转身出了书房。

1.一朝重生?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20）

林月湖随着蓝如雪和蓝如歌一路前行，心中惴惴不安，自己入宫不久，为什么国王与王后要召见自己一个小小宫女？不一刻，三人来到了秦王后居住的广宁宫，门口候着的小太监一见他们到来，立即躬身行礼，一面请三人入内一面低声说道：“王子殿下、公主殿下，王上与王后已经等得急了，快些进殿吧。”说话间眼神往林月湖身上一瞟，旋即收了回去。阔大富丽的广宁宫殿内，西月国国王蓝正阳与秦后端坐上方王座，神色黯然。王座右手边一张锦榻上斜倚着一位中年女子，一身素色布裙，面色苍白，神情憔悴，颇有风尘之意。蓝如歌与蓝如雪齐身上前行礼道：“儿臣参见父王与母后。”“殿下那名女子，抬起头来。”蓝正阳似乎没听到儿子和女儿向自己请安声一般，沉声说道。林月湖心中一紧，这难道是在说我？进入大殿后她就一直低着头，此时听到国王的命令，下意识中抬起头，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国王与王后。而她同时也看到王座右边坐着的那个她重生后第一眼见到的熟悉而又陌生的人——丁家娘子！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

林月湖不可置信地张大了嘴，迟疑着叫了一声："娘！"座上的丁家娘子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缓缓地站起身来，单薄瘦削的身子似乎吹风即倒，慢慢张开双臂痛哭道："冬儿，娘总算见到你了！"蓝如歌闻言震惊。已经猜到几分实情的蓝如雪骇然外更有几分不知所措。林月湖看着悲喜交集的丁家娘子，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在自己被崔嬷嬷带走后，柔弱无依的丁家娘子是如何千里迢迢只身追入王宫来的？看她弱不禁风的模样，这一路的辛酸与疲累自不必提了。林月湖走上台阶，和丁家娘子紧紧拥抱在一起，感受着来自一位母亲的无限温暖与怜爱。"玉珠妹子，见到女儿了应该高兴才是，你不要太过悲伤了。"蓝正阳走下王座，抚着丁家娘子的肩头轻声劝道。林月湖大惊，从丁家娘子的怀抱中挣脱开来，愕然瞪着面前这位西月国国王。蓝正阳缓缓点头说道："不错，你娘正是本王的亲妹妹，闺名蓝玉珠，当年的出云公主。算起来，你还是本王的亲侄女呢。"丁家娘子此时已止住悲声，拭去脸上泪痕，欣慰地看着面前伤势早已痊愈、身子骨比以往结实许多的女儿。表妹？她竟然是自己的表妹！蓝如歌看着这荒诞无稽的一幕，感觉自己某根神经被牵动，扯得生疼。是的，这个女孩长着与如雪十分相似的眉眼，不是如此，也不会被妹妹暗中选入宫中来了。秦后此时也站了起来，分别拉住丁家娘子与林月湖的手，示意她们坐下来，淡淡地笑着说："母女重逢是件大喜事，玉珠妹子身子虚弱，需要好好调养，不可太过耗费心神。"转身对着台阶下肃立的一双儿女冷声喝道："解释一下，冬儿进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蓝如雪秀眉一扬，上前一步抢先说道："父王母后，这事都是女儿一手安排的，与哥哥无关！"秦后皱起眉头："看来如歌至少是知道这件事的了。如雪，你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蓝如雪喃喃道，星眸中泛起一层水雾，"因为女儿不想不明不白的嫁给什么三皇子！女儿要嫁也只能嫁自己喜欢的人！所以女儿要几位嬷嬷出宫寻找与女儿相貌相似的女子，

将来可以代替女儿……”“够了！”只听前面一句，蓝正阳已经猜出女儿计划的内容，不待妻子发话，怒喝道，“你真是越来越胆大妄为了，居然瞒着父王母后做出此等丧心病狂之事！且不说儿女婚姻父母做主，岂容你胡闹，说不嫁就不嫁？你身为西月国公主，与大正朝皇室联姻，身系我西月国千万百姓的福祉，你应该为此感到无上荣耀……”“不要再说了！”蓝如雪目中滴下晶莹的泪珠，面色惨白，无比幽怨地冷冷说道，“这只是你们的荣耀罢了！总说什么天下什么百姓，说到底还是你们心中惧怕大正朝，不敢违逆他们的意愿！这会儿不知打哪里冒出来一个妹妹找你们要女儿，你们觉得面上过不去了，就来找我兴师问罪……”“啪”地一声脆响，蓝如雪细如凝脂的面颊上重重地着了一耳光，顿时红肿起来。秦后柳眉倒竖，怒不可遏，伸出的一只右掌还在空中微微颤抖。“母后！”蓝如歌心中悲痛，疾步走到妹妹身边，想要拉她的手。林月湖和丁家娘子也被这一突变吓愣了。看着面前一手构织计划将自己播弄于股掌之上的冰月公主，林月湖也不知道自己是怨是恨是悲是怒，只是轻呼一声：“公主——”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2）

蓝如雪甩开哥哥的手，头也不回地冷声说道："你不要叫我！"旋即抚着自己热辣辣的面颊，呆呆地望着一向对她宠溺无比的母后，一字一句缓缓说道："你打我？你为了这两个女人打我？很好，很好，你多了一个侄女就可以不要女儿了，那我走好了，你们谁爱嫁谁去嫁，不要再来找我！"说完转身跑出广宁宫，留下阵阵悲泣在大殿内轻轻回响。秦后怔怔地望着女儿远去的背影，眼中慢慢流出两行清泪，摇摇头叹息道："罢了，罢了，你看着办吧。"说完不再理会欲言又止的蓝正阳，以手掩面踉踉跄跄步入后殿。蓝正阳眉头紧皱，脸色十分难看，半晌对不知所措的林月湖和丁家娘子沉声说道："这孩子一贯恃宠而娇，十分顽劣，让你们见笑了。"丁家娘子苦笑着摇摇头，自己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见到女儿，本以为是母女重逢相见欢，谁料突生变故人黯然。想着蓝如雪刚才离开广宁宫时悲伤倔强的面容，丁家娘子不由忆起当年的自己，竟是如此相似如此熟悉，难道蓝家人骨子里对感情和婚姻的自主性竟是一脉相承的？沉默片刻后，蓝正阳抬头扬声宣谕："出云公主离宫一十七载今日重返王宫，本王特赐凝翠宫为其寝宫，同时册封其女丁冬儿为芳华郡主，随侍出云公主左右。来人！带出云公主和芳华郡主去凝翠宫好生歇息，宫中所需一应事物即刻着人置办，不得有误。"片刻后，又厉声喝道，"今日广宁宫中所发生之事一律不得外传，违令者斩！"一边侍立的书记官将国王的封赐记录在档，殿内一应宫人向林月湖和丁家娘子躬身祝贺时，早有执事宫女上前为二人殷勤带路去往凝翠宫。林月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喜是悲，今天与丁家娘子意外重逢，之后更被封为芳华郡主，似乎老天爷开始补偿她了。而之前令自己意乱情迷甚至微亲芳泽的男子，居然是自己的表哥！天哪，以后要她如何再去面对他？待蓝正阳也疲乏不堪地离开后，偌大的广宁宫大殿内只剩下蓝如歌一人，似乎有些魂不守舍，尚未从刚才发生的一幕幕悲欢离合中清醒过来。原来，就在半年前，

在为庆贺冰月公主蓝如雪年满十五芳龄华诞举办的宫宴上，西月国一位宫廷画师奉命为公主绘制了几幅肖像画，后被宫中收藏于王室族谱殿阁之上。谁料数日后，其中一幅画卷离奇失踪，王宫察而无果。据传，三个月后，这幅画像突然出现在邻国大正朝的后宫内，大正朝太后一见欣然，遂命皇帝为三皇子也就是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子向西月国求娶冰月公主。西月国国王蓝正阳虽觉此事颇为蹊跷，但因为联姻之事于两国皆为有利，自己女儿下嫁大正朝皇子也算佳偶天成，遂许下婚事并定下八月十五的婚期。谁知蓝如雪听闻此事便极力反对，态度十分坚决，蓝正阳与妻子多次劝说无果，对此事颇为头痛。而最近一个月以来，蓝如雪似乎不再坚持退婚，对父王母后也表现得恭敬顺从，蓝正阳与妻子还道她终于想通认可了这门亲事，心中自是欣慰。他们万没料到蓝如雪居然任性妄为，想出一招李代桃僵的计策，从民间遴选与自己相貌相似的女子后加以训练，待出嫁那日顶替自己嫁往大正朝……“芳华郡主？芳华郡主……”蓝如歌喃喃自语着，失神地走出广宁宫。他在看过这个少女别出心裁的歌舞表演后，就对这个与众不同、清新直爽的女孩怦然心动，只是当时念及妹妹如雪的计划才压下这个心思；但湖边相遇二人斗嘴乃至林月湖失足落水，他心中已是又爱又怜；最后林月湖无意中妙笔补画，他惊喜于她的慧质兰心时更是为之钟情。本想着就算没有林月湖，妹妹还有个江雪晴可以继续实行她的计划，他就可如愿抱得美人归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还来不及向这个女孩倾诉情意并解释妹妹的计划，转眼这个女孩就成了他的表妹，而她在了解了事情真相并知道自己在这个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后，会如何迁怒于他？只怕会将他视为轻浮浅薄、玩弄感情的纨绔子弟了。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3）

蓝如歌心中所料分毫不差。此时新晋为芳华郡主的林月湖坐在精美华丽的凝翠宫内，虽与丁家娘子叙着两人分别之后的种种，心神却飘忽不定。想到那个可恶之人，他温润的双眸，唇角淡淡的笑意，温暖宽厚的胸膛和那个浅浅温柔的吻，她就心慌意乱又羞又喜；然而，随着广宁宫大殿内蓝如雪的计划被意外揭开，一切已经变得不同，那个贵为西月国王子如今成为她表哥的蓝如歌，明知她为蓝如雪所利用，极有可能代她远嫁他国，却瞒着她一句话也不说，叫她现在如何能相信他？也是，之前她身份低微，不过是个小小宫女罢了，或许蓝如歌为她的与众不同所吸引，但多半只是因为新鲜好奇罢了，堂堂一国王子想要什么样的女子得不到？想到此节，林月湖心中黯然。还好，这段感情其实还未来得及真正开展，与其日后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而落得遍体鳞伤，不如现在就潇洒退出给自己留些尊严与傲气，以后林月湖与蓝如歌就做一对友爱的好兄妹吧。现在退出还来得及的，不是吗？丁家娘子，也就是出云公主蓝玉珠，察觉到女儿神情的变化，柔声问道："冬儿，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林月湖将头埋入蓝玉珠的怀中闷声说道："没事，娘不必为我担心。今天能和娘重逢，我就很高兴了。"蓝玉珠轻轻抚摸着林月湖的秀发，微叹一声。刚才在广宁宫中，心细如发的她已看出蓝如歌与自己女儿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而复杂的情愫，联想到当年自己的遭遇，心中不由感慨万分。十七年前，当时芳龄十六的蓝玉珠，蓝正阳的亲妹妹，被父王即上代西月国国王指婚与当朝宰相齐名枢之子齐之远，这齐之远幼时便颇具才名，弱冠年纪已经凭自己的学识考入西月国的章华苑成为苑中最年轻的编撰，可以说是年轻有为前程远大。但蓝玉珠在王宫数次赐宴群臣时，在宫里的安排下与齐之远有过些许交往，发现此人虽有真才实学，但为人有些阴冷刻薄，为她所不喜。反而在一次出游中与当时身无功名的寒门才子丁如山偶遇，自此芳心暗许非君不嫁。此事不仅惹怒了国王，

也得罪了宰相齐名枢，蓝玉珠在别无他法之下，偷逃出宫，与丁如山远离上华城，一路南下，最后在华云县余家坳隐居下来，做了一对普通的夫妻。两人相知相惜，日子虽清贫却安乐，有了女儿丁冬儿后更为和美。却不料两年前丁如山突患重病，每日咳血不止，数日后即撒手人寰，留下蓝玉珠与丁冬儿一对孤女寡母。蓝玉珠本与女儿相依为命，想着日后为女儿择一良婿嫁了也算了了亡夫生前未竟的心愿。谁知世事难料，被冰月公主蓝如雪派出宫寻找替身的崔嬷嬷，也不知从何处得知了丁冬儿的相貌，竟通过华云县衙将丁冬儿——其时已经重生的林月湖，强行带走。等三天后蓝玉珠上了县衙，才发现女儿在被带走的当晚已经连夜离开县城。蓝玉珠自此也一路北上追寻，但她一介弱质女流少经风霜，在北上途中某个镇上偶感风寒后，竟一病不起，缠绵病榻一个多月后才重新上路。待今日终于进入王宫见到林月湖，两人已经分别两月有余……书房内，蓝如歌拿起书桌上那张小画，默默地看了一刻后，仔细地折叠起来，小心收入一个贴身小袋中。这副融合了他与林月湖两人笔意的画像，已经被一滴墨汁隐去了画中人姣好的面目，难道这就预示了他们二人此后咫尺天涯的命运吗？成为郡主的第二天，林月湖专程去原来住的小院看望过江雪晴。如今她贵为郡主，自然无需再去教习坊上课了。江雪晴事先已经从王嬷嬷那里得知这个以往与自己同吃同住同学的好姐妹，竟然是堂堂公主之女，如今更被封为郡主，身份地位与自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只是她不知道冰月公主的计划，所以有些疑惑为什么她也不必去教习坊上课了。再见到林月湖时，江雪晴除了一丝惶恐，一点茫然，还有些对于世事无常的慨叹。随后，在秦后的安排下，江雪晴搬进凝翠宫，成了林月湖的贴身婢女，林月湖因为此事对秦后颇有好感。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4）

自那日之后，冰月公主蓝如雪整天把自己关在景华宫内，既不出门半步，也不见任何人。林月湖想想她如今的境况也觉可怜，曾想去景华宫安慰她，却被她拒之门外。林月湖自认自己在这件事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弱势方，所以对于吃了蓝如雪的闭门羹既不觉难堪也不会因此着恼。蓝如雪不过比林月湖大上半岁而已，就让这位小表姐自己去慢慢调整心态吧。时间匆匆，林月湖获封芳华郡主已经数日。一天夜里，国王蓝正阳与秦王后在王宫的主殿紫宸殿大宴群臣，借机向众人正式宣布出云公主蓝玉珠的归来及册封丁冬儿为芳华郡主，朝中凡四品以上大员均可出席。此次宴会朝中诸大臣悉数出席，除了称病不出的冰月公主蓝如雪外，国王蓝正阳不多的几名妾侍及稍年长些的子女也有列席。夜宴开始前，王宫的首领太监魏公公宣读了国王的敕封诏书，群臣躬身静听宣诏。如今位列文官首席的章华苑大学士、当年的年轻编撰齐之远的眉头不为人察的轻颤一下。魏公公宣诏完毕，群臣举杯齐声恭贺陛下时，身着盛装、满头珠翠的蓝玉珠与林月湖携手从殿外款款入内，微笑着向群臣一一点头见礼，然后跪坐于王座右手边的一张酒案旁。蓝玉珠经过宫内御医半个月来的悉心调养与宫女的尽心侍奉，身子日渐丰盈，脸颊也饱满红润起来，此时盛装打扮下的她在仪态万方、高贵端庄之外，更显中年妇人成熟妩媚的丰韵，几乎将林月湖的光彩都压了下去，其实此时的林月湖清丽无匹，另有一番动人罢了。稍后，紫宸殿内觥筹交错，君臣把酒言欢。正无聊把玩酒杯的林月湖感受到一双投注于自己身上的目光，抬起头来一瞧，对面一群王室年轻子弟的桌席上，蓝如歌正举着酒觞向自己遥遥敬酒。林月湖怎甘落于下风，扬起下颌，双手擎起酒杯至唇边，广袖微遮下，微一仰头，一杯酒水尽数入喉，然后将空空如也的酒杯在身前朝蓝如歌一晃。蓝如歌微微一笑，似乎十分赞赏林月湖的干脆爽快，旋即与身边之人交谈起来，不再理会林月湖。林月湖心中有些空落落的。她发

现刚才喝的酒像前世的果酒一般，清香馥郁，酒精含量很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自忖有些酒量，不由一杯接一杯地喝开了。蓝玉珠心有担忧地看了林月湖一眼，想拿下她手中的酒杯。林月湖朝她轻笑一下，拍拍她的手示意她放心。不知不觉间，林月湖已经喝了一壶酒，有些微醺的感觉，但心神仍然十分清明。前世她去拜访闺蜜姚乐乐时，两人在饭桌上就经常喝着一点小酒谈天说地，反正有乐乐的老公在旁边招呼着，三个人喝着聊着，十分地轻松惬意。只是此时没有乐乐在身边陪着，她这样就有点像喝闷酒了。“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林月湖低吟道，此时这首诗十分贴合她的心情。蓝如歌端着酒觞的手轻颤一下，面色微动，看着对面两颊微红的林月湖若有所思。他耳力极好，虽是在嘈杂扰攘的筵席上，仍是将林月湖的低吟全数听在耳中。此时大殿中的酒宴进行正欢，君臣对饮，一派和乐融融。大殿左下方一桌酒席上站起一个人来，向上方王座稽首行礼后，摇头晃脑说道：“陛下，值此良辰佳景，美酒佳肴当前，微臣提议诸位大臣做诗助兴，以诗佐酒，不知诸位大人意下如何？”此人看官服应该是四品角色，面色酡红，似乎有些不胜酒力了。此言一出，就有数人纷纷附和，更有人站起来指着之前提议之人笑说道：“李大人，不如就由你先做一首，给大家开个好头吧！”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5）

这位李大人也不扭捏推辞，一挥袖子说道：“那下官就先来献丑了。”沉吟片刻后，大声念道：“一杯两杯三四杯，五杯六杯七八杯；九杯十杯十一杯，金樽清酒求一醉！”大殿上顿时响起满堂的哄笑，连国王蓝正阳都乐了，身边的秦后也掩唇微笑不止。有人高声叫道：“好，好，好一个金樽清酒求一醉！诸位大人，咱们一起痛饮一杯，祝愿国王与王后千秋鼎盛，我西月国福祉绵长！”如此高级马屁当然不能不拍，满殿臣工全部起身，举杯齐声颂道：“祝愿国王与王后千秋鼎盛，我西月国福祉绵长！”蓝正阳与秦后也举杯站起身来，蓝正阳朗声说道：“好，本王与王后与大家共饮此杯！”说完，与秦后一同仰首饮酒，殿下诸人随即一起干了这一杯。之前做诗的李大人接着说道：“说到做诗，怎能少了章华苑大学士齐大人呢？齐大人少不得要来一首给大家鉴赏一番才行。”齐之远一笑，站起来随口吟道：“举觞纵清歌，抛却千古忧。且极今夕乐，明日何复求。”群臣哄然叫好，均赞不愧是大学士，境界意趣均高人一等，众人皆言甘拜下风。齐之远也不自谦，拱手对诸人团团一礼，随即从桌上取了酒杯，对着蓝玉珠和林月湖的方向躬身行礼道：“微臣聊以此诗恭贺出云公主还朝之喜了。”林月湖只觉旁边的蓝玉珠身子一颤，面色稍沉，旋即恢复了先前的神色，款款起身后轻声说道：“多谢大学士妙诗相赠，本宫无以为报，聊以杯酒谢之。”说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林月湖明白这位齐大学士此种举动是在邀诗，见蓝玉珠面有难色，一时起了玩兴，心中对前世某位先贤暗道抱歉后，站起来对齐之远笑嘻嘻地说道：“齐大学士高才，小女子不才代我娘回诗一首，以做答谢。”群臣闻言哗然，见这位新晋的芳华郡主不过是位十多岁的小姑娘，竟敢口出狂言与齐大学士对诗，想着不过是小姑娘家贪玩的心性罢了，有人摇头暗叹小姑娘不懂事，有人饶有兴趣地等着看笑话。蓝如歌看着故作思索状的林月湖，倒想听听她等下又会说出什么惊人之句。之前他听到林月湖自言

自语的那首七律时，已经大为惊异，那首诗竟然是他闻所未闻的，料不到这个姑娘的诗文造诣居然如此之高。倘若林月湖此时听到了蓝如歌的心声，一定会暗叫惭愧后对他做个鬼脸了，但她显然是听不到的。此时她秀眉微扬，似乎心中得了佳句一般，缓缓念道：“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锦绣文章松梅骨，斗酒须臾数十篇。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6）

诗仙原文一句“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被她胡诌换掉了，因为这个时空里没有那些历史人物和典故，如果照直念出来她也不知该如何去跟这些人解释。整个大殿寂然无声，一些人还在细细品味，一些人已经张大嘴巴不可思议地重新打量林月湖。良久，同时有数人高呼起来：“好诗啊好诗！”“真乃绝妙好词！”“高，实在是高！”更有甚者摇头晃脑将这首诗重新吟诵一遍。蓝玉珠像不认识林月湖一样瞪着她，心中一时诧异一时欢喜。蓝正阳从王座上站起来，笑道：“想不到冬儿年纪轻轻竟有如此才学，也算难得了。不过，你小小年纪说什么烦忧、不称意的，这样可不好，以后不可学那些老夫子那样发些酸溜溜的感叹了。”林月湖耳根发烧，急忙行礼答应了下来。蓝如歌始终微笑着看着她的一举一动，眸光深沉似海。众人又是一阵善意的哄笑。唯有大学士齐之远面色有些难看，自嘲地笑了笑，然后对身边同僚低语两句后离座而去。紫宸殿中的酒宴还在继续着，林月湖之前那首举座皆惊的“大作”问世后，众人自觉难以望其项背，就再没有人敢出来邀诗了。又坐了半晌后，林月湖身上燥热，觉得继续待下去实在无趣，附到蓝玉珠耳边告了个假后，悄无声息地退入身后的帷幕中，片刻出了喧闹的紫宸殿。夏天的夜晚繁星点点，一弯眉月轻轻巧巧地斜挂于天。一阵凉爽的夏风迎面扑来，林月湖顿觉神清气爽，之前心中的一点抑郁也一扫而空。信步前行，不知不觉间竟走到了教习坊之前。此时偌大的教习坊内黑沉沉地寂然无声，此处不是什么安防重点，周遭似乎连个侍卫都没有。林月湖侧耳细听，仿佛听到小树林后翠湖中传来的阵阵蛙鸣。面对前方黑幽幽的小树林，林月湖有些害怕，这个时候孤身进入小树林可不是什么诗情画意的美事。她顿住了脚，准备转身回紫宸殿。突然，一个黑影斜斜窜出，在林月湖来不及惊呼时，黑衣人指如疾风在她颈下轻点数下，林月湖顿时哑然无声，并且浑身僵硬动弹不得。黑衣人毫不例外地黑巾蒙面，只露出一

双森冷的眸子，夜色中泛着幽暗的微光。黑衣人将林月湖扛在肩上，贴着小树林疾行一段，随后在一片假山花木中左弯右绕，片刻来到高大的宫墙下，右足轻点地面，“咻”地一声拔地而起，瞬间越过墙头。林月湖只觉一阵天旋地转，腰腹在黑衣人坚硬如铁的肩膀上硌得生疼，冷汗顿时流了下来。心中大骇，不会吧，自己居然被人劫持了？虽然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神乎其神的轻功，但她丝毫也不觉得如何美妙，心中除了害怕就是惶恐，这人似乎是专为劫人而来，要不怎么不去王宫中盗宝而是费这番力气扛一个大活人呢？要是等下黑衣人说“劫个色先”，她该怎么办？迷茫的夜色下，黑衣人扛着林月湖在一片片民房屋顶上轻松地蹦高蹿低，似乎扛着的不是一个大活人而是一条破麻袋一样。林月湖苦不堪言，咬紧牙关忍受着身体传来的阵阵痛楚。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7）

不知跑了多久，林月湖觉得浑身快要散架时，黑衣人终于跳下一个墙头，进入一个四方的独立小院。这个院子与上华城内大部分普通民居一样，一进的小院落，三四间厢房。此时院子里漆黑一片，半个人影也无。黑衣人推开一扇门，也不点灯，借着一点星光将林月湖扔在墙角的一张小床上。林月湖痛得闷哼一声，饶是她自认淑女也忍不住在心中将黑衣人痛骂一番，谁叫他如此野蛮粗鲁不知怜香惜玉？林月湖手脚麻木地躺在小床上，仍然不能动弹，只是双目圆睁，狠狠地瞪着黑衣人，只恨眼光不能杀人。黑衣人对林月湖的眼光视若无睹，转身出了屋子，并随手关上门。林月湖不确定黑衣人是否已经离开院子，因为他行动间干净利落悄无声息，显然身负极高武功。但她此时已稍微放下心来，至少黑衣人没有立即对她动手动脚，她就该庆幸自己好运了。不过她对黑衣人劫持她的意图仍然摸不着头脑。绑架了她好向王宫索取重金吗？她不清楚自己这个新鲜出炉的“芳华郡主”的头衔究竟能值多少银子。自己入宫不过三个多月，没踏出过宫门一步，似乎也没得罪宫里什么贵人啊？胡思乱想了不知多久，这座小院始终没有任何动静，林月湖望着窗外的一角星空，终于抵受不住疲劳的侵袭，慢慢睡去。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小屋里亮起一盏油灯，昏暗跳跃的光线将屋内一些家什的影子投到四面墙壁上，显得十分诡异。林月湖睁开眼睛，发现面前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正森冷漠然地看着她。此人年纪约莫四十岁上下，相貌清矍，鼻直口方，颌下三绺美髯，头戴紫金束发冠，身着紫纱蟒袍，腰束错金玉带，无比华贵。林月湖一个愣怔，此人她认识，刚刚酒宴上还斗过诗的，正是西月国堂堂章华苑大学士朝俸一品大员齐之远。难道她被劫持一事竟是这位大学士的主谋？她确定自己之前并未与这位齐大学士有过丝毫纠葛，所以实在想不通今晚的绑架究竟是为什么，不会只是因为自己一首占了他风头的诗就让他这样报复吧？苦于无法开口说话，只能把疑

惑写在脸上费解地望着齐之远。“本官既然显身相见，就不打算瞒着你，反正你也逃不出本官的手掌心了。”齐之远说道，随即冷哼一声，语气中说不尽的嘲讽之意，“芳华郡主？哼，好一个芳华郡主！”“你爹丁如山在地府里如果知道他唯一的宝贝女儿今天成了郡主，心里一定觉得欣慰吧？可惜他两年前就一命呜呼，看不到你如今的风光模样了。”林月湖愕然，为什么齐之远对丁如山的情况如此清楚，竟连他于两年多前病逝都知道？“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丁如山是什么东西？不过一个迂腐落魄的穷酸小子罢了，有何德何能配得上你的母亲？”齐之远越说越怒，言辞间的切齿寒意让夏夜中的林月湖也不禁打了个寒战。“看看你母亲这十多年来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堂堂一位西月国公主，身份地位如此尊贵，却被丁如山拐骗到深山僻壤中，与草介之民为伍，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荆钗布衣，何其无辜可怜？”“丁如山当年带着你母亲私奔，像贼一样到处躲避逃窜，他若真爱你母亲，何至于让她背负毁婚之名遭受颠沛流离之苦？让我们齐家、让我父亲和我遭受莫大羞辱？他若真有本事，何不像我一样堂堂正正考取功名然后将你母亲明媒正娶？”齐之远自顾自地痛斥着当年抢走他心上人的丁如山，口沫横飞，似乎浑然忘了自己身为朝中一品大员的身份。林月湖十分不屑，在心中回答他：“凭你这种阴寒刻薄行事阴秽之人，怎能容忍一个无凭无恃的寒门才子跟你成为公开竞争的情敌？若不是当年你们父子逼人太甚，丁如山何至于要带着蓝玉珠远走他方？”“哼，丁如山就算躲到阴曹地府本官也能把他揪出来。总算天不负我，让本官的人在两年前找到了他。”齐之远不屑地瞟了一眼林月湖，似乎很满意她面上渐渐表现出来的惊惧之意，轻描淡写地说道：“没错！本官的人使了一点小伎俩，你那个没用的爹就卧床不起咳血不止了。对于他这种罪大恶极之人，此等死法也算便宜他了。”林月湖怒目瞪着面前这个视杀人如儿戏的衣冠禽兽，眼中似乎要滴出血来。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8）

齐之远悠然自得地说道："芳华郡主，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痛恨本官将你们一家三口生生拆散？别着急，一会儿你就可以去地府和你爹相见了。至于你母亲，你放心，本官不会对她怎么样的，本官毕竟还是一个念旧之人。"齐之远轻轻掸掸袖子，似乎担心小屋内的灰尘玷污了他的官袍。林月湖心中哀叫，这就要杀人灭口了吗？会不会太简单了点啊！可怜她现在连根小指头都不能动弹，不然一定要跳下床狠狠一脚踹向齐之远。齐之远站起身来，伸出右手在林月湖的面颊上缓缓抚摸着，不胜遗憾地说道："芳华郡主，你年轻貌美，相貌与你母亲倒有七分相似，而且还颇有才华，现在刚刚封为郡主得享荣华富贵，如果就这么离开人世，是不是觉得特别不甘心？你落得如此下场须怪不得本官，要怪只能怪你爹当年做下的好事！如果你与你母亲这辈子就在余家坳过下去倒也罢了，谁要你进宫不说还摇身一变成了郡主？这就怨不得本官心狠手辣了。"林月湖只觉浑身鸡皮疙瘩爆起，恨不能张嘴咬断这只恶毒猥琐的魔掌。齐之远无所谓地耸耸眉头，最后对林月湖说道："芳华郡主，等下见到你爹丁如山时记得替本官问候他。"说完拂袖出了小屋。片刻，先前劫了林月湖的蒙面黑衣人闪了进来，走到林月湖床头后缓缓举起右掌，朝她的头顶拍落。林月湖望着黑衣人朝自己即将拍落的利掌，绝望地闭上双眼。"什么人？"屋外突然传来一声惊呼，正是方才离去的齐之远。随即听到扑通一声，一个身体沉重地倒在地上。黑衣人皱起眉头，收回右掌，闪电般冲出小屋。林月湖早已睁大双眼，用余光瞟着屋外发生的一切。屋外淡淡的星光之下，一黑一白两条人影紧紧缠斗着。黑影出拳势如奔雷，白影出掌矫若游龙。拳风掌势所及之处沙石飞舞，连躺在床上的林月湖都能感受到逼面而来的强大劲气。"呯"一声巨响，两条人影拳掌相对后倏然分开。黑衣人连连后退几步，后背快要撞上院墙时才勉强刹住双脚，口中呼呼急剧喘气。对面的白衣人踉跄两步随即站定，面色苍白，口中咳出

一口鲜血，洒落在如雪的衣襟上。白衣人看着黑衣人沉声道：“洋灰？怎么是你？”黑衣人并不答话，迅即掠过院子，将昏迷于地的齐之远抄手扛在肩上，几个起落间已经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白衣人并不上前追赶，略怔之下又咳嗽一声，襟前血色更浓，抬手略擦了下嘴角后缓缓转过身来。林月湖惊喜之余心中又是惴惴，为什么又是他？换做其他任何人来救她都可以，只要不是他……白衣人正是蓝如歌。蓝如歌一步步走进屋来，步履稍沉。走到林月湖身边后，出指如风解开她被封的穴道。林月湖支起上身想要坐起来，无奈因为穴道被封已经数个时辰，骤然解开后血液仍然有些流通不畅，于是嘤咛一声又倒了下来。正要再挣扎时，蓝如歌伸手按住她的肩头，轻声说道：“不要着急，一个时辰后就能行动自如了。”然后俯身将林月湖揽抱于怀走出小屋。林月湖将头微偏，倔强地不去看蓝如歌，但他胸前的斑斑血迹仍是落入她的眼中，踌躇半晌后终于开口问道：“你的伤势怎么样？严重吗？”蓝如歌身形微滞，随即认真说道：“不要怕，不碍事的。原来你还是担心我的。”“谁担心你了？我怕你等下再吐血把我的衣服也弄脏了！”林月湖气急辩解道。蓝如歌一笑，不再说话，抱着林月湖大踏步走出了院子。林月湖偎在蓝如歌怀里，感受着他强劲有力的心跳，一动也不敢动。出了院子，林月湖发现侧边院墙外停着一顶小轿，两名轿夫歪在地上，不知死活。然后又发现此处极为偏僻，附近稀稀拉拉几座房子，亮着数点昏暗的灯光，远处群山耸立，想来这里是上华城的郊区所在。天上眉月西悬，时间已经是下半夜了。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9）

走了片刻，林月湖忍不住开口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蓝如歌说：“酒宴上你离开后很久都没回来，之前又喝了那么多酒，我不放心就出来找你了。”“原来你这么担心我啊！”林月湖微嘲道。“是啊，难道你不知道吗？”蓝如歌低头看一眼林月湖，柔声说道。林月湖双眼一翻，将头一低，不置可否。蓝如歌继续说道：“我出来后到处都找不到你，宫女和侍卫也只知道你出了紫宸殿往教习坊的方向去了，却说不清楚你后来又去了哪里。看来这次秦重这位禁军统领少不了要负上失职之责了。”说到此处，蓝如歌微微一笑。“等我回到紫宸殿时，筵席已经结束。我在代父王送几位大臣出宫时，发觉大学士齐之远神色有异，推托着一个人在宫门外留至最后，然后又发现他放着学士府里的大轿不坐，而是由一顶小轿接着往相反的方向去了。我当时也并未想到此事与你有关，只是一时好奇之下尾随而来，最后就跟到了刚才那个院子，从窗子里看到了躺在床上的你。”静默半晌后，林月湖又忍不住问道：“你怎么不问我齐之远为什么要杀我？”蓝如歌思索片刻后说道：“我猜，这件事与你母亲出云公主有关吧。”见林月湖不出声算是默认了，接着说道：“我幼时曾听说过出云公主当年与宰相齐名枢之子齐之远的一些恩怨，只是此后日子久了这件事也淡了。但父王因为此事对齐家心中颇有歉意，在齐名枢告老还乡后，对齐之远十分看重，短短数年就将他提拔为章华苑大学士。没想到齐之远此人心胸如此狭窄，过了这么多年仍是对那件事情耿耿于怀，甚至不惜以身犯险将你掳走。”“是的，你猜得没错。可是你不知道，冬儿的父亲丁如山两年前突然病故，也是齐之远一手策划的。”林月湖悲愤说道，接着将齐之远的一番话告诉了蓝如歌。蓝如歌心中震惊，没想到平日里看似温文尔雅的大学士，背地里行事居然如此心狠手辣，而且这么一来，齐之远所犯之罪不仅是绑架这一桩了，更有谋害人命这项重罪。蓝如歌抱着林月湖一路走一路说，似乎耗费了极大心神，突然又咳出

两口鲜血，身形也有些摇晃起来。林月湖急道：“快把我放下来休息一下！”蓝如歌依言将林月湖轻轻放在路边的草地上，然后自己也坐下来闭上双眼打座调息。良久，只见他脸上仍无一丝血色，额头上更渗出滴滴汗珠。林月湖听到他轻声自语道：“没想到两年未见，他的内力居然精进如斯。”这个“他”自然就是方才与他对决后救走齐之远的黑衣人了。蓝如歌睁开双眼，就看到林月湖一脸焦急担心之色，心中感动，不由握住她柔腻微凉的小手，宽慰道：“只是震伤了一些经脉，休息三五日应该就没事了。”林月湖身子一颤，觉得自己的小手被他的大掌握着快要渗出汗来，急忙抽回手沉声说道：“表哥，请你自重！”蓝如歌闻言一怔，旋即苦笑道：“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怎样做才能让你明白我的心？”“不要再说了。”林月湖扭头望着这苍茫的夜色，像她今生的命运一般不可捉摸。半晌后心中做出一个决定，转过头来定定地看着蓝如歌说道：“我们订一个三年之约吧，如果三年后的今天你对我的心意仍然如今晚这般，我就相信你。”“三年？”蓝如歌喃喃自语，剑眉深锁，旋即笑起来，回复自信飞扬的神色，朗声说道：“好，三年之约，一言为定！”三年，连林月湖自己都不知道三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三年之约，或许是一个承诺，也或许是一种逃避，谁知道呢？打座半晌后，蓝如歌脸色到底比之前有了些微起色，而林月湖休息半天已能行动自如，所以两人继续朝王宫的方向走去，天色微明时才见到王宫雄伟庄严的宫门。宫门前肃立着一队宫中禁军，一脸凝重的禁军统领秦重早已瞧见二人身影，急忙上前迎接，一见蓝如歌胸前的斑斑血迹不由大惊失色，立即单膝跪地沉声说道：“卑职失责累殿下受伤，罪不容赦！”蓝如歌轻声道：“起来吧，以后宫中僻静之处要增派侍卫人手，不可疏忽大意。”“是。”秦重听得此言，料王子伤势并无大碍，不由心中略宽。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0）

“芳华郡主今晚出宫赏月，一切安好，任何人等不得胡乱传言，违令者斩。”蓝如歌旋即面色一肃，厉声说道。“是。”秦重不敢多言，心念微动下，解下自己身上的披风递给蓝如歌，蓝如歌点点头，将披风随意搭在肩头，巧妙地遮住了胸前的血迹。秦重将蓝如歌与林月湖迎入宫门，然后派人将二人分别送回各自宫中。林月湖一进凝翠宫，就看到脸色憔悴显然整夜未眠的蓝玉珠和江雪晴正在殿前迎接她，不由奔上前投入蓝玉珠的怀抱中。这一夜有惊有险，胆大如她，想起来也后怕不已。母女二人在内室摒退所有宫人后，林月湖将她如何被人劫持、齐之远为何忽动杀机以及蓝如歌如何相救一一告诉蓝玉珠，没有丝毫隐瞒，只是理所当然地略过了她和蓝如歌后来定下的三年之约。听完林月湖的述说后，蓝玉珠长出一口气，想到夫君两年前无辜惨死，不由泪落如雨。林月湖也是心中悲愤，由着蓝玉珠痛哭了一阵，然后温言相劝半天，蓝玉珠才止住悲声，由林月湖扶着进入寝室休息。西月国国王蓝正阳的御书房内，父子默然对坐，一缕息香轻烟般淡淡袅绕，也无法稍减屋内的压抑气氛。良久，蓝正阳皱眉道：“此事暂时不要声张，传出去终究于公主和郡主的名声无益。”“是，儿臣知道。”蓝如歌答道。“放出话去，大学士齐之远为刺客所劫，着都察院严加查访，知情上报者重赏。另派宫中侍卫前往大学士府中加强戒备，以防贼人加害府中亲眷。”“是，父王英名。”“你受了伤，处理完这件事后早点回去歇息养伤，这几日不用跟父王请安，你母后那里本王会去分说。”蓝正阳交待完正事后，面色稍霁。“谢父王厚爱，儿臣告退。”蓝如歌说完躬身退出御书房。在之前与蓝正阳的密谈中，蓝如歌对今夜所发生之事隐瞒了一点，那名武功高强将他击伤的黑衣人，竟然是他两年未见的师兄、他师父松云上人洋方的独子——洋灰。蓝如歌幼时与松云上人因缘际会，松云上人对这个聪慧灵巧天赋异禀的孩子十分喜爱，所以在蓝如歌从八岁至十八岁的十年间，每隔三五日

的夜里就将他悄悄带离王宫，在某个僻静之处教授武艺。蓝如歌偶尔能见到洋灰，这个比他大上七八岁的师兄一向寡言少语，惜字如金，与蓝如歌极少交流。洋灰跟蓝如歌说话最多的一次，是某天讲到他出生时天有异象，附近鸡鸣狗叫一片欢腾……洋灰讲述的时候蓝如歌仔细倾听神情严肃，而不是失笑起来，这一点倒让洋灰颇觉意外。因为蓝如歌身形灵动，反应敏捷，松云上人教了他一套飞云掌法，取的就是天上流云的轻灵随意、瞬息万变。而洋灰天生力大无穷，后天修炼的内力更是刚猛浑厚，因此学的是一路迅猛如雷的破山拳。到蓝如歌十八岁艺满学成时，松云上人飘然离开，杳无踪迹，而洋灰随后也拒绝了蓝如歌的举荐之意，消失无影。两年后的今天洋灰突然出现，竟然是帮着齐之远劫持芳华郡主。这其中有什么纠葛和隐情，蓝如歌百思不得其解，但他不假思索地对于此事选择了沉默，因为他从来不怀疑师父和师兄的心性和人品，觉得洋灰这么做必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这件原本足够震动整个西月国的大事，在一些人的有意掩饰下，已经变得简单多了。只是堂堂大学士、当朝一品大员齐之远被劫，总不能算是小事一桩，所以宫里和朝中都有不少人在明里暗里议论分析着，数日后更是成为上华城平头百姓们的饭后谈资。齐府内堂，齐之远长子、太常侍六品贡俸齐玉生坐在首位上沉思不语。自父亲失踪后，整座齐府就由这位大少爷主事了。听着堂下一众妇人丫环们呜呜哭泣不止，齐玉生心中烦闷，挥手喝道：“哭有什么用？都下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众人止了哭声，呐呐着告退。齐玉生年不过二十，修眉朗目，鼻端口正，相貌酷肖其父，只是神情间比齐之远少了分阴冷，多了分坦荡。此时他想着父亲失踪一事，颇觉蹊跷，父亲当晚入宫赴宴，然后就一直未见踪影。宫里来的消息是说父亲在宫筵结束后的回府途中遭歹人所劫，但当晚自家府上守在宫外的轿夫们却说父亲出宫后并未乘轿回府，而是坐了另一顶陌生小轿离开。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1）

齐玉生直觉父亲肯定是去办什么特别的事情，不然不会那么晚了在不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匆匆离开，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知道父亲有些事情瞒着自己，不容自己过问，但他身为人子恪守孝道，自然不会干涉父亲有些神秘的行动。苦思未果后，齐玉生叹息一声，走出内堂，向后园行去。刚要经过园中一株大树时，忽听“哧”的微响，有什么物事正破风朝他闪电般飞来。齐玉生身手倒也敏捷，将头迅速偏转，“咄”地一声，一枚小箭狠狠扎入树身，箭尾还犹自颤动不已。齐玉生一瞧，这支小箭的箭头前穿着一卷布条。拔下小箭取下布条展开一看，上书寥寥数字：今晚三更城外十里坡小树林。笔意深郁顿挫，气势不凡，齐玉生十分熟悉，正是他父亲齐之远的亲笔手书。抬头看了看周围后，将小箭与布条不动声色地纳入袖中。二更时分，天幕上无月亦无星，整个天地融入一片黑沉沉的夜色中。齐府大院内一片寂静，白天耗费太多心神的齐府中人大都早已熄灯入睡，仅有少数值夜的下人们打着哈欠歪坐着。宫里派来戒备的一队侍卫倒仍然十分警惕，恪尽职责地在园内四处巡逻。一片假山后，身着一身黑衣的齐玉生悄然潜行。他自幼随府中侍卫习武，近两年又得到一位偶尔光临齐府的神秘人的指点，武艺虽不能说炉火纯青，但拳脚上的功夫已经不可小觑。静默片刻确认周遭无人后，齐玉生借着假山上突起的石块和旁边的一堵院墙，脚下噌噌轻点几下后瞬间越过墙头，转眼没入浓黑的夜色中不见踪影。齐玉生自然是向城外十里坡而去。他暗暗提气，一路急奔，心中并不像白天那样惶然无措。自园中接到父亲的亲笔手书后，他就已经心中略定，料父亲此时定无性命之虞。不管贼人将父亲掳去意欲何为，只要现在能跟他直接对话，他就有七成把握将父亲救下来，无论需要动用武力还是金钱。疾行数支香的功夫，齐玉生已经来到城外的十里坡，旁边就是一片小树林，此时看起来有些深不可测。齐玉生调息数下后，朝小树林慢慢走去。深

入林中三丈之后，周围几乎伸手不见五指。齐玉生停下脚步，侧耳倾听四周的动静。“玉生，你来了。”一个声音在前面一丈开外响起，说不尽的沧桑疲惫。齐玉生注目细看，一个身影靠在前方一株大树的树身上，正是父亲齐之远。齐玉生欣喜之下三两步走上前来，发现父亲并没有像自己预想中的被人绑缚起来，旁边似乎也没有第二个人。“爹，到底怎么回事？您真的被人绑架了吗？您为什么不直接回府？”齐玉生连声问道。齐之远扬手止住了齐玉生的继续发问，沉声说道：“玉生，爹此番叫你出城相见，实在是不得已为之。朝廷现在以为我心生异志，有谋逆之心，正在暗中缉拿于我。”“什么？这怎么可能！”齐玉生闻言大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事实如此，朝廷现在根本不会给爹辩解的机会了，说什么爹被贼人所劫，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罢了。”齐之远叹息道。“这根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啊！不行，我要连夜进宫面见陛下，请陛下下旨重新彻查还您一个清白！”齐玉生愤怒地低吼道。齐之远咳嗽一声，拍拍儿子的肩头无力地说道：“没用了，陛下心意已决，你知道是谁把爹打伤的吗？”齐玉生已经从刚才的咳嗽声中发现父亲已经受伤的事实，急道：“是谁？”“蓝如歌。”“王子蓝如歌？怎么会是他呢？”齐玉生喃喃道，满脸的不可置信。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2）

齐之远面上显出一丝阴狠之色，冷冷地说道：“就是他，不然为父也不会落得如今有家不能回、背负如此天大的冤屈的下场。不过，他也被爹手下的人给打伤了。时间紧迫，爹不能再跟你多说了。宫中派到家里的侍卫是为了监视你我父子动向的，你回去后一定不要惊动他们。爹有人保护，安危你大可以放心，爹以后会想办法跟你联络，你这就快些回去吧。”齐玉生心有不甘，还想继续询问父亲，但看父亲一脸厉色，不容他再耽搁，只得说了句“父亲多多保重”后，转身退出小树林。齐玉生在回府途中，想着刚才父亲告诉他的那些密情，心中思绪翻滚，犹自震惊不已。但他明白兹事体大，事关父亲的身家性命和一世清名，乃至整个齐家上下数百口人命，不容他行差踏错出现任何问题。所以回府的时候比之前更为小心谨慎，反复确认自己未露行藏后，方才潜入齐府，回到自己的屋子。这一夜，齐玉生自然是辗转反侧，彻夜未眠。天色微明时，他心中打定主意，白天要进宫面见蓝如歌，试探一下他的口风。想他齐家三代均入朝为官，一向忠君体民，克己奉公，朝廷和宫中也一直厚待齐家，各类封赏不计其数。如今竟然翻脸不认人，不由分说给父亲扣上一顶“谋逆”的大帽子，这可是满门抄斩祸及九族的大罪，他要想为父亲翻案何其难哉？果然是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齐玉生不敢多想，也不愿相信事情真的没有转还的余地。他与蓝如歌素来交好，两人还时常切磋武艺，因此他想先与蓝如歌接触，看能不能从他了解到宫中处理此事的真实意图。不知不觉中，齐玉生终于合眼睡去。再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了。匆匆漱洗后，齐玉生就要出府进宫。宫中派往齐府戒备的侍卫队长李小强声称保护齐大少爷人身安全，寸步不离其身，齐玉生也不着恼，由着这位李队长一路跟随，直至到了王宫之前。守门的传令太监听齐玉生想要求见王子殿下，眯着眼摇头道：“齐公子，非是奴才不愿意通传，实在是因为宫里传出话了，王子殿下近日概不见外人。”齐玉生往小太监怀

里塞了一锭银子，又陪了半天好话，小太监想着齐公子与王子殿下一向关系匪浅，应该不算外人，遂欢天喜地入宫禀报王子去了。半晌后，小太监回话，王子殿下在其煜德殿中的书房内接见齐玉生，然后带着齐玉生一路向煜德殿而去。齐玉生进入书房时，蓝如歌正在看书，见到他进来，淡然一笑后，起身相迎，口里说着："小齐，怎么今天有空来了，又来找我打架吗？"齐玉生可笑不起来，正色说道："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而来。"蓝如歌面色不变地说道："为你父亲吗？你不要太过着急，都察院正在严密查访，不日应该就有消息出来，想来贼人也不敢把堂堂大学士怎么样，无非求财罢了。"齐玉生见蓝如歌话风严密抓不住什么破绽，转念间，心中有了个计较，遂点点头道："希望如此了，家里这两天上下人等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小弟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排解，就想进宫来找殿下切磋一下。"他心中想着，既然蓝如歌受了伤，自己就无需客气了，将他狠揍一顿也可以为父亲稍微出口气。蓝如歌苦笑着张大嘴："啊，还真的要打啊？！"蓝如歌见齐玉生想与自己比试的态度十分坚决，不好推辞，只得带他去了后园。两人拉开架势跃跃欲试时，却见园外甬道上走来一个人，一袭淡蓝色纱裙，面色如玉，秀眉轻蹙，正是冰月公主蓝如雪。蓝如雪没想到在这里会突然看到齐玉生，乍见之下，竟似有些慌乱，要待退出园子已是来不及了。蓝如歌却十分高兴，他被黑衣人打伤后尚未痊愈，此时如果与齐玉生交手，就算硬拼着不让他发现，自己的伤势也一定会加重了。所以他一见到蓝如雪，马上高声打了个招呼："如雪，你来啦！"蓝如雪面上一红，慢慢走上前来，先是对蓝如歌行了个礼，然后转向齐玉生，用细如蚊蚋的声音说道："齐公子，你好。"齐玉生连忙躬身还礼道："微臣见过冰月公主殿下。"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3）

蓝如歌看看面色灿若桃花的妹妹，又看看一脸严肃波澜不兴的齐玉生，心中暗觉有趣，突又想到如今不知身在何方的齐之远，又觉得无趣起来。片刻后，向蓝如雪问道："最近很少见你，身子还好吗？不能老是闷在屋里，总要多出来走动下才好。"蓝如雪目光有些哀怨，欲言又止。齐玉生发现自己此时已经不适合继续待下去了，只得失望地对蓝如歌说："微臣今日就先告退了，改日再来拜访殿下。"蓝如雪抿了下樱唇，鼓起勇气说道："齐公子，听说你棋艺甚佳，不知可否指教一二？"蓝如歌一听心中又乐了，瞬间明白了妹妹的心意，看来自己想要逃避齐玉生的挑战，而妹妹却要主动向他发起进攻了。齐玉生一愣，没想到公主会提出这个要求，但他不知怎的又无法拒绝，半晌才讷讷道："公主过奖了，谈不上指教，微臣就与公主对弈一局吧。"蓝如雪本来心中十分紧张，现在听他答应了，不由欣然一笑，霎时如云开雾散尽现明月的光华，连满园怒放的花儿也失去了颜色。齐玉生微一失神后连忙镇定心魂，向蓝如歌告辞后，低下头跟着蓝如雪向园中一座凉亭走去。蓝如歌目送二人离开，心中微叹一口气。此时已进六月中，距蓝如雪与大正朝三皇子的婚期只有两个月时间，倘若蓝如雪想扭转自己的命运，与自己中意之人共结连理，就必须抓紧时间发展二人的感情。不过现在因为齐之远，此事怕要变得更加复杂了。齐之远派人暗劫芳华郡主，继而还想杀人灭口，虽未成功，却已犯下重罪。况且一连数日不见踪迹，说他畏罪潜逃也不为过。蓝如歌不清楚父王会如何处置齐之远，一旦雷霆震怒从重治罪，就极有可能殃及其子齐玉生，到时齐家与朝廷势成水火，齐玉生与蓝如雪将如何自处？他现在对二人帮还是不帮？这真是一个问题。但是妹妹蓝如雪自上次广宁殿黯然退下后，一直郁郁寡欢至今，如今眼见她的眸中又恢复了些昔日的神采，蓝如歌实在不忍这个时候再去打击她，还是先看看他们二人的发展情况再定吧。蓝如歌一面想，一面在园内随意走着。不

知不觉间，竟然来到翠湖边，想到那日发生的一幕幕，不由唇角泛起微笑来。此时他已看到湖中凉亭内有两名少女，一位绿衣一位红裳，二人一时叽叽咕咕说着话，一时互相追逐打闹，正是林月湖与江雪晴。整座王宫中目前也只有这两位少女能够无视宫里谨言慎行的规矩，在光天化日之下玩得如此开心了。蓝如歌信步走上通往凉亭的九曲长廊，饶有兴致地瞧着前方两位少女的动人身姿。这边厢，江雪晴已经发现了渐行渐近的王子殿下，不由敛去了笑容，退在亭边垂手而立。她与林月湖在宫内相见后就颇为投缘，虽然后来一个贵为郡主，一个成为丫环，但林月湖显然不是谨守尊卑之别的主子，而是一如既往地对待她，所以二人私下仍以姐妹相称，十分亲密。林月湖也瞧见了蓝如歌，心中想着，这王宫竟像个大观园般，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想躲起来都不容易啊！但是，她为什么要躲呢？这不是向人示弱吗？这可不符合她遇弱则弱遇强则强的性格。于是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坐在一方绣凳上，等着那人过来。蓝如歌进了凉亭，江雪晴蹲身一礼："见过王子殿下。"蓝如歌摆摆手道："无须多礼，你跟你们郡主关系亲厚，在我面前也不用拘束。"江雪晴一笑，直起身来。凉亭中放着张书案，上面铺着一张画纸，周围散乱摆着文房四宝。林月湖这时款款起身，淡淡说道："表哥，你好。"蓝如歌点点头，瞧着林月湖的脸突然笑了起来。林月湖一愣，不由自主摸了下自己的脸颊，心中顿时一惊：不好，脸上有墨汁！再低头看自己的右手，果然手指上有墨迹斑斑。想到刚才江雪晴只顾着跟那人行礼，却不提醒自己把脸上擦干净，不由恼怒地瞪了江雪晴一眼。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4）

江雪晴看在眼中，抱歉地低下了头。林月湖正在衣袖中掏手绢，重生以来她还未养成随身带帕子的习惯。这时蓝如歌已经走上前来，不由分说拿着一方帕子细细擦拭她的脸颊，神色间无比坦然和理所当然。林月湖面上一红，她对这种亲昵举动还真是不习惯，不由夺过蓝如歌的帕子，自己胡乱地擦手擦脸。本来一方洁白素净的帕子，霎时污脏起来。她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对蓝如歌轻声说道："等我洗干净了还给你。"蓝如歌一笑，不置可否，转身看书案上铺着的那张画纸。纸上是一名少女的肖像，容颜绝丽，明眸生辉，顾盼有情，画的正是江雪晴。这幅画所用的技巧和笔法十分新颖，蓝如歌也未曾见过，点头对林月湖说道："表妹兰心惠质，连作画也是自成一家、与众不同。"这是一番很高的赞誉了，林月湖心中暗道惭愧。她前世的专业是油画，惯用油画笔和各种色彩来表现，对于传统毛笔所作的水墨画其实并不擅长。所以她很诚恳地回答道："表哥谬赞了，我的画跟表哥的比起来还很有差距。"蓝如歌摇摇头，柔声说道："表妹无须过谦。不知表妹可否为我也画一幅这样的肖像？""什么，为你画？"林月湖瞪大了双眼。蓝如歌笑着点点头，又问道："表妹不答应吗？""不是不答应，只是我用毛笔作画其实有些不顺手。如果有铅笔就好了。"林月湖扬扬眉毛。"铅笔？什么是铅笔？"蓝如歌好奇道，这个女孩总能说出一些让他意外的话来。"就是一种笔了，又细又硬的。"林月湖笑道，手中比划了一下。转眼瞥见书案上搁在砚台边的一截烟墨，顿时有了个想法，马上着手实施起来。只见她取过那截长方的烟墨在砚台里磨起来，但又不像一般人那样在砚台内平推着磨墨，还是侧起来形成一个角度，转着圈地磨。蓝如歌饶有兴致地看着林月湖煞有介事的举动，连江雪晴也凑过来看稀奇。片刻后，林月湖将打磨过的烟墨拿起来看了一下，此时这截墨的前端尖尖的，就像毛笔的笔毫沾过水墨后的形状。然后将这支新鲜出炉的"墨笔"捏在指间试了一下，感觉笔身

还是粗了些，于是又拿到砚台里横着四面磨了一会，再拿起来试了下，觉得还行，有些像她前世用的碳笔了。心中想着今天时间仓促，先将就着用一下吧，改天再好好琢磨下怎么样能用得更趁手些。蓝如歌笑道："这就是你说的铅笔吗？"林月湖眨眨眼说道："不是，不过条件有限，先将就着用吧。你在那边坐好，我在这里给你画。"说完示意蓝如歌到之前江雪晴坐的绣凳上坐下，自己站到书案后。蓝如歌依言坐好，和林月湖面对面，却发现她眼中闪过一丝促狭的笑意，似乎在打着某个鬼主意一般。他好整以遐地坐着，倒要看她用这只奇怪的笔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只见林月湖握着那只墨笔在纸上刷刷地涂着，倒也显出几分潇洒的味道，时不时还微笑着抬头看蓝如歌一眼。蓝如歌心中一动，看着林月湖的目光也温柔起来。林月湖心中咯噔一下，握着墨笔的手似乎也抖了一下。片刻后，林月湖搁下手中的墨笔，笑盈盈地负手而立。旁边侍立的江雪晴一直圆睁美目看着她作画，此时更是以手掩唇，一副不可置信的神色。"这么快就画好了？真乃神速。"蓝如歌一面赞着一面起身走到书案前取过林月湖的大作。这一看就呆了，这确实是一幅画，却和他心中预想的有着千差万别……只见画中一个物事长着大耳圆脸，尖嘴长鼻，一对黑又亮的小眼睛似乎正滴溜溜地打转；身子圆滚滚胖嘟嘟，上面还点缀着一朵朵黑花；一条细细的小尾巴俏皮地在肥臀上打了个小卷儿；四条粗壮的小短腿朝四个方向抡着，似乎正满地奔跑——赫然就是一幅憨态可拘的花猪撒欢图，哪里是玉树临风俊美非凡的蓝如歌？林月湖此时已经掩着嘴吃吃笑了起来，然后越笑越觉得可笑，竟然弯下腰咯咯地大笑起来。一边的江雪晴想笑又不敢笑，别转了头去，双肩微抖，一张俏脸已经憋得通红。蓝如歌皱起眉头，望着面前乐不可支的林月湖，半晌后不怒反笑。他自小身份地位尊贵无比，被无数人捧着宠着，加之于文武之道皆有不俗造诣，平日里见多了听多了各类赞誉甚至逢迎，自己也颇为骄傲自信，却从未像今天这样遭人戏耍，也算是他有生以来难得的异类体验了。而林月湖自与这位表哥相遇以来，觉得自己每每处于下

风，言行举止甚至思想情绪也在不知不觉中为他所影响，让她想起来就觉得恼怒，总算今天借着?画这件事捉弄了他一番，心中顿觉无比畅快，自然笑得夸张了些。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5）

笑了半晌，林月湖发现蓝如歌并没有像她意料中的那样恼羞成怒或者满脸黑线阴沉起来，而是静静地看着她，等着她终于笑不动了安静下来，于是意外地问道：“你不生气吗？”“我为什么要生气？这明明不是我。”蓝如歌终于觉得有些好笑，唇角微微上扬。计划落空，就如伸拳打在棉花堆里，林月湖顿觉无趣，扯过蓝如歌手中的花猪撒欢图，咬着牙就要撕了。不想自己的一双手突然被另一双有力的大手握住，抬起头来。蓝如歌正定定地看着她说：“不要生气，这幅画很可爱，我要了。不过，你记住，你还欠我一幅画。”林月湖觉得自己很失败，本想捉弄人的，不料最后生气的人还是自己，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冤家”？她赶紧摇摇头，想扔掉脑海中冒出的这个不合时宜的念头。蓝如歌看着林月湖眼中黯然的神色和微撅的双唇，心中顿生爱怜，举起双手轻轻捧起她的脸，缓缓地柔声说道：“希望你永远记着，你做什么我都喜欢。”又来了，又来了！林月湖心中哀叹一声。为什么自己对他的绵绵情话越来越没有抵抗力了？不知道这样的话他以前可对别人说过？“冬儿，我可以叫你冬儿吗？”蓝如歌轻声说着，止不住自己想要吻住那只丰润红唇的冲动。林月湖一个愣怔，不知道从哪里突然生出来的力气，猛地一把推开蓝如歌，大叫道：“不可以！不可以！”然后转身往亭外跑去。蓝如歌愕然，望着林月湖渐渐远去的身影，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应，难道刚才自己说错话了？难道自己只能称她为表妹？“表妹!”江雪晴红着脸走过来，朝蓝如歌行了一个礼，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凉亭。林月湖一面往凝翠宫里跑着，一面心乱如麻。刚才她差点抵受不住蓝如歌的温柔攻势就要对他举手投降了，只是一声“冬儿”却如一盆冷水泼下，让她瞬间恢复神智。她内心里对蓝如歌称她为“冬儿”十分抗拒，可能因为她是林月湖，而非真正的丁冬儿，她不过是借着丁冬儿的躯壳存活于这个时空里。所以她心中又觉得茫然起来，蓝如歌喜欢的究竟是她外在的容颜和躯体，还是

她内在那颗敏感而倔强的心？入夜，蓝如歌正在书房内打坐运功。他与洋灰对拼内力后心脉受了些伤，现在虽无大碍，但也还要三五日才能彻底痊愈。忽听门外传来极细微的脚步声，显然来人内力十分深厚，蓝如歌身体有些损伤，险些就听不出来了。他轻轻跳下锦榻，闪电般冲到门前把门拉开。门前站着一个蒙面黑衣人，身形高大，虎目深沉，似乎浑身散发着无穷劲力。蓝如歌似乎并不觉得意外，后退两步将黑衣人让进书房，说道："师兄，你总算来了。"黑衣人取下面上蒙着的黑布，露出一张棱角分明、腮胡连鬓的脸，年纪不过三十上下，神态中却颇有沧桑之意，正是蓝如歌的师兄洋灰。两年未见，蓝如歌并不寒暄，他知道这位师兄惜字如金，从来不说什么客套话，于是开口直奔主题："齐之远在哪里？"洋灰回答："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6）

“为什么要帮他做事？我以为这两年你一直在江湖上漂着。”蓝如歌有点不解。“人总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洋灰神情淡淡，看不出喜怒。“师父他老人家现在还好吗？”蓝如歌想了想，又问道。“我这两年也没见过他。”洋灰皱起了眉头。这个回答让蓝如歌有些意外，但想着师父一身武艺已甄化境，如今江湖上能与之抗衡的应该没有几人，所以也不是太过担心。“两三年前华云县余家坳的丁如山是你杀的吗？”蓝如歌沉声问道，这个问题十分严重，即便是他的师兄，如果触犯了西月国的律法，他也不能姑息包庇。“不是。”洋灰想也不想地回答道。蓝如歌心中稍安，又问道：“你今天为什么来找我？”“你不是等着我来吗？”洋灰浓眉一扬。“不错，你那天的出现让我很好奇。”蓝如歌笑起来。“嗯，那天看到你，我也很意外。”洋灰点头说道。“你不打算把这件事解释一下吗？”蓝如歌问。“随你怎么想，我无可奉告。”洋灰耸耸肩。“能说说这两年你都做了些什么吗？”蓝如歌心有不甘地继续问道。“喝酒，吃饭，睡觉，杀人。”洋灰简单地答道。蓝如歌苦笑一下，他拿这位师兄还真是没办法。“看来你的伤势并无大碍。”洋灰补充了一句，神色难得地缓和了一下。“没想到你这两年功力如此精进，师弟我以后要勤加修炼才行了。”蓝如歌自嘲道。“既然没事，那我走了。”洋灰转身就要出门。“慢着！”蓝如歌身形一晃，挡在洋灰面前说道：“朝廷正在暗中缉拿齐之远，他身犯重罪，你不要再跟着他了，这样对你没好处。”“谢谢提醒，有能力就来抓我吧。”洋灰傲然说道。“还有件事，以后不要再对芳华郡主出手了。”蓝如歌认真说道。洋灰意外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喜欢她？”“是的。”蓝如歌回答得很干脆。“好，我答应你。”洋灰说着绕过蓝如歌出了书房，最后回过头来又说了一句：“这个丫头不错，有点意思。”然后脚步疾点几下，几个纵身后消失在茫茫夜色中。蓝如歌暗叹一声，如果齐之远有这位师兄护着，想要抓他还真是不容易了。齐之远先是于两年前支

使人害了出云公主丈夫丁如山的性命，如今又派人绑架芳华郡主意欲行凶，两罪相加已是罪无可恕，齐之远聪明的话只能立即逃离上华城，永远不要被朝廷派出的探子找到才是，也只有如此，朝廷才会本着维护王室颜面的宗旨不在明面上为难齐家其他人等。蓝如歌重回榻上调息疗伤，片刻后，书房外的走廊上又传来一阵脚步声，力度与节奏蓝如歌均十分熟悉。于是步出门外迎候，就见妹妹蓝如雪轻轻盈盈地走过来了，面色柔和，似乎心情不错。蓝如歌和妹妹一起进了书房，一面请她坐下，一面笑问道："怎么样？"蓝如雪秀眉一扬，明知故问道："什么怎么样？""既然没怎么样，那就算了。夜色已深，妹妹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蓝如歌站

2.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17）

起身来淡淡说道。他见妹妹既然来了，却又躲躲闪闪的，于是祭出一招逐客令。“哥哥……”蓝如雪面上一红，撅起了小嘴。蓝如歌好笑道：“想说什么就说吧，你这么晚来找哥哥不就是想听听哥哥的意见吗？”蓝如雪轻咬红唇，半晌才开口道：“哥哥，你觉得他怎么样？”这个“他”，自然就是白天与之对弈的齐公子玉生了。“不错啊，年少有为，文武皆通，襟怀坦荡。不过——”蓝如歌拉长了语调。蓝如雪急忙追问道：“不过什么？”蓝如歌继续说道：“不过，有时候似乎不够聪明，有钻牛角尖之嫌。”“他哪里不够聪明了？他的棋艺比妹妹高明多了！”蓝如雪不服气地辩解道。看着妹妹着急的样子，蓝如歌笑而不语。蓝如雪忽地发现自己的反应过于激烈，让哥哥看笑话了，顿时有些讪讪的，又有些气鼓鼓的。“好了，哥哥不跟你开玩笑了，”蓝如歌正色道，“如果你要征求哥哥的意见，我的回答就是没有意见。你和小齐的事情我不会反对，但也不会支持，需要你们两人自己去把握。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牵涉到很多人和事，所以，你做任何决定之前，都要先仔细考虑，看清自己的本心，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然后，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你都应该为此承担随之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蓝如歌缓缓说着，神色无比郑重。蓝如雪虽然明白一些事情，但又不明白另外一些事情，但她自小无条件地信任与崇拜哥哥，对他所说的话均深信不疑，所以静静思索片刻后，坚定地点点头，认真说道：“谢谢哥哥今天对妹妹的这番教导，如雪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蓝如歌微笑一下，轻轻摸了摸妹妹的秀发。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

匆匆数日过去。此时已经进入一年中的酷暑时间，白天里热不堪言。煜德殿后小花园的凉亭里，蓝如歌正在看书。凉亭边一株两人合抱的大树绿叶扶疏，树冠极为阔大，在这炎炎夏日里提供了一块难得的荫凉之所。广宁宫执事小太监小平子腿脚极为利索，顶着大日头一路走来煜德殿居然还能呼呼带风，但原来一张细白的小脸此时却汗如雨下，热气蒸腾，前胸后背的宫衣都有些汗湿了。看到小平子的狼狈样，蓝如歌笑道："什么事这么着急？看这一身湿的跟只水鸭子似的。"小平子举起衣袖擦了把脸，赔笑道："这天也太热了，就是泡在井水里也不见得凉快呢！也就是王子殿下您学问涵养好，还能看得进书去。""少拍马屁了，"蓝如歌笑骂道，"广宁宫有什么事吗？这大热天的派你过来。"小平子立即站直身体，换上一副正经神色说道："王后殿下备了一桌冰宴，传您过去一同消暑呢。""好，这就去吧。"蓝如歌放下手中的书卷，起身跟着小平子往广宁宫而去。自从那天夜里受伤以来，蓝正阳为免妻子担心起疑，让他几日内不必去广宁宫请安，如今他的伤势已经痊愈，正该去看望母后了。小平子一路领着蓝如歌进了广宁宫的一处偏殿，一进殿门，蓝如歌有些意外，殿内除了王后秦氏外，还有另外五位贵人，皆是珠环翠绕，娇颜如花，看来王后这桌冰宴并不如他想像的那般简单了。只见殿内一张大圆桌上，摆着十数个大盅，盅内盛着王宫地窖里藏的冰块，此时部分已化作冰水，正丝丝地冒着凉气。每个大盅内都搁着一只高脚大盘，里面盛着各种时令鲜果和甜品小食，红红绿绿十分悦目，看着就让人心生凉爽之意。这一桌倒实实在在是一席冰宴。席上正中主位端坐的自然是秦王后，右手边陪坐着蓝玉珠和国王蓝正阳较亲近的一名妾侍苏氏，左手边依序坐着公主蓝如雪、芳华郡主林月湖和一位贵族小姐。这位小姐年方二八，端庄娴雅，容颜清丽，蓝如歌也认识，正是苏氏的亲侄女苏慧如，秦王后喜其心思灵巧，知书识礼，就赐了她一个郡主身份——淑

仪郡主，并时常让苏氏带入宫来陪她说话解闷。蓝如歌有个不好的预感，这么一桌子贵妇小姐坐着，他一个大男人突然出现算怎么回事？但他不动声色地恭恭敬敬地给席上三位长辈行了礼。秦王后看着蓝如歌笑眯眯地说道：“都是自家人，不用拘礼，你就在下首坐着吧。”蓝如歌依言在下首位与秦王后对坐，与苏慧如离得最近。坐下时正遇上苏慧如一双波光敛艳的明眸，于是客气地点头一笑，算是打个招呼，苏慧如也大方地浅浅一笑。隔着苏慧如的林月湖不知道在想着什么，自蓝如歌入殿后眼皮子也没抬一下，漫不经心地轻哼着不知名的小调儿，偶尔从桌上拣一块果子送入嘴中，或者隔着桌子与蓝玉珠交流一下。蓝如雪只是跟秦王后时不时嘀咕两句，跟林月湖似乎有些隔阂，二人并不搭话。大热天的，这席冰宴吃起来倒真有几分冷意。看清席上的形势后，蓝如歌就眼观鼻鼻观心，也不理会上首的秦王后如何对他使眼色，只是不言不语低头品着面前的一碗冰镇银耳莲子羹。冰宴上最活跃的人就属苏氏了，一会招呼大家品尝一道甜品，一会讲个某位大臣家后院里的趣闻逸事，着实有些难为她了。这位妇人年不过三十，容貌仍然显得年轻姣好，说话爽朗干脆，所以也是国王蓝正阳除秦氏外最偏爱的一名妾侍了。秦王后对蓝如歌的毫无作为很不满意，开口说道：“如歌，几天没见着你了，在忙些什么？”蓝如歌忙站起身来躬身答道：“启禀母后，儿臣这几日在读父王御赐的几卷书，未曾来广宁宫向母后请安，请母后恕罪。”他这几日不来请安之事，蓝正阳已经提前知会过秦王后，所以秦王后摆摆手说道：“知道了，坐下说话吧。”接着又说道，“你的慧如妹子有好一阵没进宫来了，你代母后跟她絮絮话，不要冷落了人家。”“是啊是啊，哥哥，我们好久没见慧如了，你想不想她？”蓝如雪眨着一双大眼睛问道。蓝如歌瞟了一眼等着看好戏的妹妹，懒得理她，只是母后这么明着发了话，他怎敢不从？于是应了声“是”后，转过身对着苏慧如说道：“慧如妹妹这阵子可好？平日里做些什么？”苏慧如落落大方地回答道：“谢蓝哥哥关心，慧如还好，平日也就是看看书写写字罢了。”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2）

林月湖面色不变，笑吟吟地看着正说话的二人，心里却泛起了一阵酸意：蓝哥哥？还蓝妹妹呢！喊得还真亲热。与她对面的蓝玉珠将她眼中的神色瞧得清楚，不由暗暗担忧起来。苏氏凑趣道："我这个侄女总是这么谦虚，她看的那些书啊我瞧着就头疼。"秦王后笑着点头说道："慧如丫头的学问自然是不差的，正应该和如歌多交流才是。"话说得如此明显，大方如苏慧如也禁不住脸红起来，轻声说道："姑母谬赞了，慧如不敢当，与蓝哥哥比起来，慧如还差得远呢。"蓝如雪笑道："慧如，等下我们一起去哥哥的书房，看他最近读了哪些书，好不好？"苏慧如微笑应道："好。"苏氏见今天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不由拍手笑道："好了，你们年轻人的事等下自己下去聊好了，这桌冰宴再不用可就浪费了，白白辜负王后的一番美意。"众人点头称是，纷纷拣着桌上合自己口味的瓜果甜点品尝起来，只是这些人均各怀各的心事，美食入口也品不出更多味道来了。好不容易散了席，秦王后拉着蓝玉珠和苏氏欲往殿外游廊去散步消食，对蓝如歌吩咐道："带几位妹妹下去逛逛吧。"蓝如歌应了声"是"，然后带着三位少女出了广宁宫。行不了几步，林月湖懒洋洋地说道："你们去吧，我有些困了，想回去歇会儿。"蓝如雪无所谓地答道："好吧，天气太热，回去歇着也好。"说完，拉着苏慧如继续朝煜德殿的方向走去。蓝如歌看了林月湖一眼，眉头微皱，想说什么又终究没开口，转身跟着前面二女而去，片刻间三人身影在园中消失不见。林月湖暗哼道：男人果然都是见异思迁贪心不足的！想看本姑娘的笑话，门儿都没有！姑娘我才不会跟两个小丫头片子一般见识！一面想着一面愤愤然地回了自己的凝翠宫。傍晚时分，好不容易送走了蓝如雪和苏慧如，蓝如歌长出一口气，陪了两个小姑娘大半晌，比读一天书还累。想着自己下午在冰宴上及散席后与林月湖一直没说上话，蓝如歌很自然地抬脚出门想去凝翠宫探望她。不想才迈出一只脚，就见小平子颠颠地又来了。小平子

给蓝如歌行过礼后说道："看来奴才来得正是时候了，王后殿下差奴才过来请殿下去广宁宫共进晚膳。"蓝如歌皱眉道："又是作陪吗？"小平子讨好地说道："这回不是了，王后殿下特别交代，只是你们母子二人单独进膳。"蓝如歌心中稍安，跟着小平子再次往广宁宫走去。不过他心中清楚，母后一日内两次召见，多半为的是同一件事。进到广宁宫秦王后的寝殿内时，就见秦王后一个人坐在锦凳上笑吟吟地看着他，面前一张小案上已经摆了酒水和几样精致小菜，都是蓝如歌平日喜爱的几个菜式。母子二人见面絮话不表。稍顷，秦王后一语道出重点："如歌，你如今年满二十，年纪已经不小了，如雪眼看大婚在即，大正朝的迎亲队伍不日即将进入我西月国境，你的婚事也要早些办，也好给天下臣民们一个交代。慧如这丫头乖巧懂事，人又长得美丽大方，母后准备把她指给你为妃，你意下如何？"蓝如歌之前心中已有预感，但料不到母后说话语气如此直白果断，惊异之下起身长揖至地，沉声说道："儿臣敬谢母后一番美意，但儿臣素来将慧如视作亲妹妹一般，并无儿女之情，还望母后体谅。"秦后眉头轻蹙，有些疑惑地问道："你们俩个自小在宫里见面，也算是青梅竹马了，如今亲上加亲，不是好事一桩吗？"蓝如歌并不抬头，意态坚决地回答道："母后的美意儿臣心领了，但要娶慧如妹妹为妻，恕儿臣实难从命。"秦后有些生气，"啪"一下将手中的玉箸搁在桌子上，语重心长地说道："此事不仅是母后的心意，也是你父王早已认可的。况且慧如丫头无论人品相貌，均是一等一的人选，配你也是可以了，娶了她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3）

“母后请息怒，慧如妹妹自然是好的，只是却不是儿臣心仪之人。”蓝如歌抬头正色说道。“哦？”秦王后有些意外，眉头舒展开来，笑说道：“看来母后与你父王竟是白替你操心了，原来你已经意有所属了，却不知是哪位王公大臣的小姐？”蓝如歌略一思索后，决定实言相告，于是郑重说道：“母后明鉴，儿臣倾心于冬儿表妹，非卿不娶，还望母后成全。”秦后闻言一怔，旋即明白过来，儿子口中的“冬儿表妹”正是新近入宫才册封的芳华郡主丁冬儿，不由面色一沉道：“怎么会是她？此事不可！”“为何不可？”蓝如歌没想到母后拒绝得如此干脆，不解道。“丁冬儿虽是你姑母出云公主所出，但自幼生长于边鄙之地，入宫才不过数月时间，未经严格教化，不识大体，日后如何能够辅佐你治国安邦母仪天下？”秦王后语气凝重，缓缓说道。蓝如歌急忙解释道：“冬儿表妹冰雪聪明，熟读诗书，儿臣若得娶她为妻，此生别无他求。”秦王后想起前些日子夜宴之上丁冬儿即林月湖的惊世之作，也不得不认可蓝如歌所说的“熟读诗书”，但又一想到林月湖总是一副漫不经心、大大咧咧的神色心中就是不喜，况且她母亲蓝玉珠当年离经叛道与人私奔，对王室而言总是一件不体面之事，所以她下意识地对这位芳华郡主缺乏认可。于是她不容置疑地说道：“诗词只是微末之道，于国于民并无多大益处！若你不喜欢慧如丫头，母后也不强迫于你，别的王公大臣家的小姐你尽可以挑选一番，你若能找出更好的姑娘母后当然依你。只是丁冬儿母后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你就断了这个心思吧。”蓝如歌见母后态度如此坚决，不由愤慨说道：“母后，儿臣心意已决，如果母后一意阻拦，则冬儿表妹一日不嫁，儿臣就一日不娶！”“放肆！”秦王后喝道，脸色气的煞白，指着蓝如歌怒声说道：“此等不识体统之话你怎么说得出口？你还知道自己是何身份吗？你和如雪两兄妹都是这么不让人省心，一味违逆父母之命，你们只是顺着自己的意思为自己打算，有没有替父王母后和西月国的臣民们考

虑过？这二十年来父王母后如何教导你的，难道你竟然都忘了吗？”蓝如歌“扑通”一声双膝跪地，沉声说道：“母后请息怒，父王与母后的教导儿臣铭记于心，一日不敢或忘，但儿臣相信冬儿表妹嫁与儿臣之后，一定会贤淑有仪、体贴民意，得到我西月国百姓的爱戴，故儿臣请母后三思！”“够了！”秦王后重重地拍了下桌子，然后指着门口喝道：“多说无益，你给我回去好好想想，母后现在不想再见到你！”桌上两杯斟满酒水的杯子倾倒下来，酒水顺着桌面流到青玉地砖上滴答作响。门外伺候的宫女太监们听得王后发怒，吓得浑身一个哆嗦。蓝如歌在地上磕了个头，说道：“请母后保重，若气坏了身体，儿臣罪无可恕。”然后站起身来走出广宁宫。这顿晚膳让蓝如歌一番搅闹得竟是没有吃成，秦王后看着儿子离去时倔强的背影，不由摇头叹息不止。不知道她和蓝正阳多年来对一双儿女的教导存在什么问题，这兄妹俩的脾气竟是一个比一个犟，一个比一个难以说通。看来想靠言语威势扭转蓝如歌的想法是难以奏效了，她必须另想他法来改变这一局面。出了广宁宫的蓝如歌也觉得心中十分郁闷，自己竟然与妹妹如雪同命相连，在父王母后面前均无法为自己的感情之事做主。就算贵为王子又如何？如果不能与自己心爱之人结为夫妻，这人生也太无趣了一些。一面想着一面漫无目的地走着，蓦地抬头一看，竟然到了凝翠宫前。蓝如歌挥去刚才心中所想的烦恼之事，抬脚向凝翠宫走去。凝翠宫内，刚刚用过晚膳的林月湖正与江雪晴下着五子棋。林月湖前世没学过围棋，而五子棋简单易懂，即便初学者也能很快上手，所以她早把这门“绝学”传给了江雪晴，将围棋子与棋盘用做五子棋，两人在凝翠宫里无聊时就会捉对厮杀一番。林月湖自被封为芳华郡主以来，每日里锦衣玉食地被人供着，舒舒服服地被人伺候着，什么事都无需自己操心，按理应该感激老天爷待她不薄，让她过上了前世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米虫”生活，但这种腐败日子最初的新鲜劲儿过去之后，她就觉得十分无趣了，这座王宫说小不小，说大却也没多大，她早已熟悉

了整座王宫的布局。日复一日看着同样的景致，见着同样的人，说着类似的话，她觉得自己快被憋坏了。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4）

前世她可不是什么宅女整天窝在家里不动，除了画画以外，她喜欢出去与三五朋友一起或逛街购物，或去城市的郊区远足登山，即便自己一个人在城市里有着一定历史的老街古巷里转悠寻找灵感也是很好的，但如今这些她都无法做到了。首先出宫就是个大难题，一位尚未出阁的年轻郡主，如何能轻易出去抛头露面？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她的一举一动。想要偷偷蒙混出宫？还真当守门的侍卫们是吃闲饭的啊！想到这个她就觉得郁闷，前世看的古装宫廷戏里公主格格们三天两头地玩出宫，简直就是胡编乱造骗人没商量。一想到这些，她就觉得自己过得太没劲了。当凝翠宫守门太监小李子向林月湖禀报王子殿下来访时，林月湖心中忽然有了个主意，不由大感有趣，竟跑在小李子前面亲自去迎接蓝如歌。殿门外等候通传的蓝如歌见林月湖喜笑颜开地向他奔来，恍惚之间居然有做梦的感觉，这位表妹总是给人一种疏离感，加上满脑子的古灵精怪，自己几番想要一亲芳泽，都被她轻轻巧巧化解了。此时见她显出与往日大不一样的热情，不由被她的情绪所感染，心情顿时大好，张开双臂笑着上前迎过去。就在两人将将要撞在一起抱个满怀时，林月湖终于刹住了脚步，不仅如此，还后退两步站定，脸色也沉了下来："想什么呢？你不会以为我是在投怀送抱吧？"蓝如歌闻言一怔，下意识地问道："难道不是吗？"林月湖柳眉倒竖，气哼哼地说道："我是这么随便的人吗？"不知怎的，心中接着想到前世无聊之人续的一句俏皮话：我随便起来不是人，顿时又乐了起来。蓝如歌已经被她这几招"变脸"搞懵了，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喜是怒，只得依着自己的本心正色说道："我也不是随便之人。"越说越不堪了，林月湖摆摆手，促狭地问道："你不是在陪你的慧如妹妹看书吗？怎么有空跑到凝翠宫来？"蓝如歌苦笑着说道："慧如难得进宫一趟，我这个做哥哥的不能不稍尽地主之谊，"顿了顿又用郑重的语气说道，"我素来将慧如视做自己的亲妹妹，就像如雪一

样。”这算是向自己做出解释吗？林月湖转了转眼珠，不由自主唱出一句年代久远的老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啊，为何每个妹妹都那么憔悴……”不理会一脸愕然的蓝如歌，接着轻描淡写地说道，“不管是亲妹妹还是情妹妹，都与我无关。”蓝如歌眉头一皱，眼中隐有怒气闪现，还未来得及发作，却见林月湖双掌一击，轻叫道：“被你一打岔我差点忘了正事了！”蓝如歌强忍心中要扭住她双腕的冲动，沉声道：“什么正事？”“我想向你拜师学艺，跟你学武功，好不好？”林月湖一脸憧憬地说道。蓝如歌没想到她竟然提出这个要求，脸色变得柔和了些，眯起双眼问道：“为什么要学武功？练武是一件极为辛苦之事，你知道吗？”林月湖点点头说道：“为了强身健体，自卫防狼啊！我知道学武会很辛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棍棒底下出人才，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防狼，谁是狼？蓝如歌心中好笑，面上仍然十分严肃地说：“你既然诚心想学，我教你一些也无妨，只是你要答应我三件事。”二人一路说着一路到了凝翠宫的后花园中，江雪晴已经回了内室，左右再无旁人。“哪三件事？”林月湖秀眉一扬。“第一，既然是拜师学艺，就要行过正式的拜师礼，摆案，上香，敬茶，磕头，一样不能少。”林月湖想也不想干脆答道：“没问题！”“第二，修习时师父说什么徒弟均需照做，不得违抗。”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5）

“这个，我肯定是打不过你的，你要是仗着自己是师父欺负我怎么办？”林月湖有些犹豫地说道。“这个你大可放心，我是那等下作之人吗？”蓝如歌不满道，“但如果你吃不得苦，不按师父的要求来练，拜师之事也就不必再提了。”“好，我答应你。第三件事呢？”林月湖咬牙说道。“第三，拜师之事你知我知，不得对外声张，每日避开外人私下修习。”“这个倒不难，我都答应了！”林月湖松了一口气，笑吟吟地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也答应你的拜师要求。不过还有一点我要事先说明，以你的年纪就学武而言稍嫌迟了，我教你也是走些轻巧的路数，难以有什么大作为。”蓝如歌说道，心中想着以林月湖的资质无法修习他师父松云上人高深的独门内功心法，自己只能教她一些粗浅通俗的功诀而已，也不算违背师父武功不可外传之命了。林月湖初听之下十分失望，转念一想学一点总比不学好，最后练得再不济也比现在弱不禁风要强，于是爽快地点了头。二人既然说定了，林月湖找着江雪晴嘱咐她守在后殿门内不让闲杂人等靠近，然后就忙着在后园内摆香案，设香坛，请了蓝如歌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后，拈了三支香在香案前默默祷告：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玉皇大帝，各路神仙，保佑我林月湖能够学成一身好功夫，日后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劫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祷告完毕后，在香坛内插好香支，又端起一杯清茶，来到蓝如歌面前跪下，将茶盏高举过顶，恭恭敬敬说道：“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这一套拜师仪式林月湖前世从电视上早已看得烂熟，此番照做起来也是有模有样。林月湖忙碌的时候，蓝如歌并未出言指导，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心中有些诧异她一个小姑娘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江湖把戏。此时见她敬茶拜师，微笑着接过茶盏一饮而尽，然后伸出右手一边扶起林月湖一边说道：“徒儿请起。”这一扶下，只觉林月湖皓腕如玉，柔若无骨，触手温润滑腻，不由有些心神恍惚。此时林月湖也觉得有些怪怪的，自己明明是在拜师

学艺，怎么却突然想起拜堂成亲来了？心中不由大叫荒唐。行过拜师礼后，蓝如歌与林月湖就是正式的师徒关系了。林月湖兴高采烈地问道："师父，第一步先练什么？扎马步还是拎水桶？""你这都是从哪里听来的？"蓝如歌失笑地说道，旋即解释道，"扎马步和拎水桶对于练外家功夫倒是有用，但你体质柔弱，如此强练很容易受伤。我先教你几句心诀，你每日入睡前依言调息吐呐，将体内经脉先梳理一下。"然后念了几句口诀，让林月湖复述几遍确认无误后，盘腿坐到一方锦榻上，一面演示身姿手式，一面讲着要领，然后比着自己身上相关部位讲解了几处大穴的功用。林月湖一一牢记于心，在另一边锦榻上认真地学起来。她本以为练武最初总是免不了会伤筋动骨、吃苦流汗，谁知道竟会如此简单，一开始就接触到如此玄妙的境界，不由对自己习武之事增添了几分信心。蓝如歌点点头，这个徒弟的天分倒不错，学了片刻已经有模有样了。林月湖对自己的接受能力也颇为满意，问道："我什么时候可以练轻功啊？就是咻地一声拔地而起，可以飞檐走壁那种。"蓝如歌摇头笑道："哪有那么容易？你先依口诀调理体内气息，什么时候感到周身气息能够随意流转，丹田之气能够收放自如时，才能讲到下一步。""要达到你说的那个层次，需要练多长时间？"林月湖好奇问道。蓝如歌伸出三根手指，缓缓说道："资质上佳之人短则三个月可成，平庸之辈就算三年也未必能成。"说得这么玄乎！林月湖吐了吐舌头，一时间好胜心大起，扬起下颌说道："三个月，你等着看好了！"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6）

蓝如歌微微一笑，不置可否。他这会来凝翠宫是想为下午陪慧如读书之事向林月湖做解释和安抚工作，不料林月湖对此事似乎并不十分在意，他本来生气于她表现出来的无所谓的态度，但转瞬间林月湖自己提出了个拜师学艺的要求，他乐得应承下来，以后他也可以借着教授武艺满足自己与林月湖多些接触交流的私心了，正可谓两全齐美。林月湖可顾不上考虑蓝如歌心中的真实想法，今天她想到了一件重生以来最有趣也最有意义的事情，并且眼下刚顺利地开了个好头，她自己高兴还来不及呢。她暗下决心，从即日起一定要勤修苦炼，早日攻关，向蓝如歌证明她并非资质平庸之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那日齐玉生本想找蓝如歌打架出气的，不料被公主蓝如雪拦了下来，只得摒弃了胸中一腔热血，与蓝如雪文绉绉地下了几局棋，只是心中莫名紧张，竟是比打一场架来得更累。蓝如雪倒没说什么别的，只是凝神细思如何落子才能与齐玉生抗衡。二人一共对弈三局，蓝如雪侥幸赢了一局，不由兴奋地双颊飞红，欢颜绽放。两人分别时，蓝如雪嘴里说着“请齐公子改日赐教”，一双明眸溢满殷殷期盼之情。齐玉生不敢多看，低头答应了后，在蓝如雪依依不舍的目送下离开了王宫。出宫后自然仍由那位李小强队长一路护送回了齐府。齐玉生不是傻子，蓝如雪的心意他也看明白了七八分，如果说他对蓝如雪丝毫不动心那肯定是自欺欺人，但一想到此事，他心中涌起的却不是甜蜜与幸福，而是惶恐与不安。且不说父亲齐之远如今为了躲避朝廷的追捕而不得不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就是蓝如雪与邻国大正朝三皇子的大婚之日也近在眼前，自己就算对蓝如雪有情又能如何？一样是水中花镜中月那般不可捉摸。所以他不敢多想，也不能多想，心中只是急切地期盼父亲能早日洗脱冤情，让齐家回归如初的平静。一连数日，齐玉生足不出府，就怕父亲突然传信与自己联系。这一日将近傍晚时分，齐玉生正感百无聊赖时，老管家福伯拿了一只细竹筒进来，说一

个小叫化子塞到齐府门口一名家丁手上，直言交给齐大公子后就跑掉了。齐玉生接过竹筒，叮嘱福伯不可声张后，一人径直来到书房，用小刀刮开竹筒口的封蜡，倒出一张纸条来，上面一行小字与上次的飞镖传书一模一样：今晚三更城外十里坡小树林，看字迹仍是齐之远的亲笔手书。齐玉生暗松一口气，借烛火将纸条烧干净后走出书房，然后去厨房吩咐置办一桌酒菜，晚上要宴请留守齐府的宫中侍卫们。待齐府大堂上美酒佳肴摆满一桌时，齐玉生将侍卫队长李小强和几位比较有头脸的侍卫请了过来，拉着李小强坐了上席，自己在下位做陪。齐玉生当先举着酒杯站起来，朝一众侍卫团团行礼后说道："家父遭贼人劫持以来，多亏各位大哥镇守齐府，使得肖小不敢再打我齐府主意，小弟敬各位大哥一杯，聊表谢意。"说完将杯中酒水一饮而尽。众侍卫也纷纷举杯起身道："不敢当，此乃卑职分内之事。"李小强也说道："齐公子客气了，齐大学士乃我朝肱股之臣，兄弟们职责所在，定要保得贵府上下人等安全。"齐玉生笑着说道："各位大哥尽忠职守，小弟不胜佩服，今日一定要多喝几杯才行，不然小弟心中定然过意不去了。"众侍卫一面"好说好说"，一面纷纷举杯喝酒。一时间众人放开了胸怀，猜拳行令，不亦乐乎。在齐府一日两班守卫，日子自然不如宫中好过，李小强见众位兄弟连日当差十分辛苦，此时也想借齐玉生这桌酒席来犒劳一下，所以并不如何阻拦。另外一个原因是宫中下的命令只是在齐府严加戒备，有任何异动立即向都察院报告，李小强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真正的内情，所以在连日守卫却无丝毫动静后，也渐渐放松了一丝警惕之心。玉兔东升时，一桌酒席只剩杯盘狼藉，人人酒足饭饱，几名侍卫喝得面红耳赤脚步虚浮，犹有几分清醒的李小强连道"见笑"后，带着手下人尽兴而去，齐玉生则拖着摇晃的身子一直将他们送至侍卫暂居的厢房外，然后才一步三摇地回了自己的房间。片刻后，房中传来酣睡时的呼噜声。二更半时分，身着夜行衣的齐玉生轻轻拉开房门，侧耳倾听良久，确定周围寂然无声后，一个闪身出了屋子，瞬间绕到了屋后的园子里。屋内仍然传出时低时高的呼

噜声，那是福伯，在齐家忠心伺主四十余年的老管家，他不必知道大少爷这么晚出去干什么，他只知道大少爷吩咐的，就是他必须去做的。齐玉生像一只黑猫一样，悄无声息地来到院墙下，一个纵身拔地而起后消失在墙外的夜色中。这条路线是短短数日内第二次经过了，所以齐玉生轻车熟路速度极快。只消一刻，他已身在城外十里坡上，须臾间已经进了小树林内。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7）

借着一点黯淡的月光，齐玉生看到父亲齐之远仍然站在上次的老地方等着他，穿着一身粗朴民服，看神情似乎身体已经恢复如初，不由轻唤一声："爹，您这几日过得还好吗？"齐之远低声道："你放心，大丈夫能屈能伸，爹过几天苦日子又算得了什么！"齐玉生点头说道："父亲教导得是。这几日城里除了有些流言蜚语，并没有什么大的动静，但是不论朝里还是宫里，孩儿都没听到任何对您不利的风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齐之远摆摆手道："这些只是表象而已，爹如今与宫中势成水火，有些人恨不得将爹除之而后快。""爹，这一定是误会，朝廷为什么不能给您一个自辩的机会呢？大不了，您向国王陛下辞官告老还乡，不做这个大学士了还不行吗？"齐之远悲愤地说道。齐之远摇头叹道："事情比你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就算爹愿意辞官去职归老乡里也不可得啊！"话锋一转，语气已经森冷下来，"一朝行错，满盘皆输。尽管爹自认入朝为官以来没做过任何对不起朝廷之事，谁料今天他们会翻脸无情让爹落得如此下场？既然他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了。"齐玉生听到这里已然心惊，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惊骇地听着父亲接下来的话语。"三日后，大正朝派出的迎娶公主的仪仗队伍就要入宫，我要你想尽办法不惜一切代价破坏这门婚事，将事态搅得越乱越好，别的你就不用多管了。我与大正朝迎亲队伍的领队钦差迎亲使兼鸿胪寺卿潘定邦大人定有协议，潘大人会暗中助你一臂之力。""爹，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对您对我们西月国能有什么好处？"齐玉生终于忍不住惊叫出声。与他国臣子暗通款曲破坏本国大事，这不是里通外国的卖国贼是什么？"玉生，我们现在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想要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日后能够得享无上的荣华富贵，现在就只有兵行险着走这一条路了！难道你想看到爹被朝廷处死身首异处，我们齐家上下数百口遭受牵连不是身死就是流放吗？"齐之远厉声喝道。"孩儿不敢！"齐玉生低头呐呐说道，但他自幼接受的正统教

育已经使忠君爱国的思想深植于心，让他对父亲这些谋逆之语下意识地生出抵制。齐之远见儿子似乎并不为自己的言语所动，急怒之下捶胸顿足道："罢了罢了，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说完将头一低，梗着脖子就要往身旁大树的树干上撞去。齐玉生急忙闪身拦在父亲身前，然后"扑通"一声双膝跪地，仰望父亲哽咽着说道："父亲大人，您万万不可如此轻生，这叫孩儿如何自处？"齐之远长叹一声，眼中泪光闪现，沉痛说道："玉生，不是爹要逼你，而是朝廷已经把爹逼得走投无路了啊！如果你狠不下心来做事，爹也不能怪你。为了你的前程和齐家上下人等的平安着想，爹这就跟你回都察院自首算了，要杀要剐随便他们吧！"齐玉生此时已经是泪如雨下，看着面前好像突然间苍老了十余岁的父亲，心中如针扎般刺痛无比。良久，终于悲泣道："爹，孩儿答应您就是了。"齐之远终于松了一口气，慢慢摩挲着儿子的头顶，缓缓说道："玉生，爹知道你做出这个决定殊为不易，但这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若我齐家不想任人宰割毁于一旦，就只能如此行事啊！你只须记住一点，我们齐家不欠朝廷什么，而朝廷却欠我们齐家太多！"齐玉生默默流泪听着父亲的一字一句，身为人子，身为齐家大少爷，此时他已别无选择。父子在林中对坐静默半晌后，齐之远沉声说道："以后行事须胆大心狠，不可有妇人之仁。以后非有大事，爹不再现身相见，但仍然会想办法与你取得联络。如果事有危急万不得已时，你可直接向潘大人求救。"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8）

“是，孩儿记住了。”齐玉生低声答道。“这就去吧，自己多保重。”齐之远站起身来，背转身子不再看齐玉生。齐玉生望着父亲显得有些佝偻的背影，跪地说道：“父亲大人也请多多保重，孩儿去了。”说完转身踉跄着出了小树林。这一路回府，齐玉生心乱如麻，一时悲愤，一时伤痛，几不可自持。但他既然已经答应了父亲，就无法再回头，是刀山是火海也只能一头冲进去了。他不敢想父亲让他这么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但显而易见，西月国会因为单方面毁婚一事而付出沉重代价。潜回齐府后，齐玉生回到自己的卧房，将睡眼惺忪的福伯送出门外，然后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认真地考虑接下来的步骤。无可避免地，冰月公主蓝如雪的如玉娇颜和浅笑微嗔不断地在眼前闪现，挥之不去，口里不由喃喃念着：“如雪，如雪……”天明时，齐玉生仔细梳洗一番，头戴青色方巾，身着天青色宽袍长衫，脚踏玄色丝履，俨然一位潇洒翩翩佳公子。收拾停当后，齐玉生从书房案头一个小匣子里取出一本小册子纳入袖中，然后直接找到侍卫队长李小强言称入宫，李小强自然不敢怠慢，仍然陪同他一道亲往王宫而去。齐玉生今天入宫的目的当然是去见蓝如雪，但他身为外臣，不能贸然进入后宫求见公主，所以少不得还要找蓝如歌做为引见之人了。煜德殿书房内，蓝如歌听闻齐玉生又来拜见自己，心中微感意外，但他自身对齐玉生并无成见，甚至还颇有好感，所以没有犹豫地让执事太监传齐玉生书房相见。齐之远失踪已有半月之久，他也想看看齐玉生此番入宫又是什么目的。片刻后，齐玉生进了书房，行礼见过蓝如歌。蓝如歌上下打量了一身光鲜的齐玉生一眼，笑说道：“齐大公子今天不会又是来比试武艺的吧？不过本王今天心情不错，倒可陪你过上几招。”齐玉生不卑不亢地回答道：“谢殿下赏光，不过微臣今天是为敬献棋谱而来。”说着从袖中掏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纸页已经泛黄，边角也有少许破损，看来年代已经十分久远。“哦？”蓝如歌接过小册子一看，封

页上写着四个虬劲大字：黑白之战，略略翻看几页后惊异道：“难道这就是百年前的围棋圣手黑白子所著的孤本棋谱？”齐玉生点头说道：“正是，殿下好眼力。这本棋谱乃是家父多年前从一民间书贩手中偶尔购得，一直珍藏至今。”“如此珍贵你怎么舍得拿出来了？”蓝如歌打趣道。齐玉生正色说：“正是因为孤本难求，所以家父不敢擅专，之前早想着敬献宫中，但一直忙于国事而忘了此事。正巧前几日公主殿下与微臣对弈数局，让微臣想起这件事来，所以今日特地入宫献书，也算了了家父长久以来的一桩心愿。”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蓝如歌听着也点头称是，接着说道：“如果公主看到这本棋谱，一定会非常高兴了。此书极为难得，你这就跟我去见如雪，将棋谱当面奉送给她吧”。此话正合齐玉生心意，当下随着蓝如歌出了煜德殿前往景华宫。景华宫内，得知大正朝的迎亲队伍在长途跋涉三个月后即将于后日入宫，冰月公主蓝如雪一人独坐闺房，愁眉深锁。此时已是七月底，事情来得太快，她似乎还未做好准备迎接到来的一切，心中不由急切起来。正胡思乱想着，房门被人轻轻敲响，婢女初桃在门外轻声说道：“启禀公主，王子殿下与齐公子一同在殿外求见。”蓝如雪一听，本有些黯然的眸子霎时放出光华来，三两步走上前打开房门，对初桃吩咐道：“请王子殿下与齐公子在前殿稍坐，本宫片刻即到。”初桃领命去前殿招待。蓝如雪来到妆镜前细细打量自己的容颜，见自己脸色稍显苍白，遂拿起桃红腮粉在脸颊上轻拍几下，最后确认一切妥贴后，提起裙摆向前殿款款行去。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9）

前殿内，蓝如歌与齐玉生正对坐品茗，就见蓝如雪浅笑着袅娜而来，顿时殿内的光线也明亮了几分。齐玉生早已站起身来躬身说道："微臣见过公主殿下。"蓝如雪伸出右手虚扶一下，轻声说道："齐公子免礼。不知齐公子今日来访有何见教。"齐玉生答道："不敢当，微臣带来棋谱一本，请公主笑纳。"说着将那本《黑白之战》双手奉上。蓝如雪接过棋谱，仔细地翻看起来，嘴角渐渐绽放笑意，半晌抬头惊喜地说道："这本棋谱太好了，想来定是十分珍贵之物，如雪怕受不起齐公子这份大礼。"齐玉生摇头道："公主殿下过谦了，小小心意还望公主不要拒绝。"蓝如雪喜不自禁，一只玉手轻轻抚着棋谱，星眸内流光溢彩，分外动人。蓝如歌走上前来笑道："看来你们二人少不了又要切磋一番棋艺，我就不打扰了，有事先行一步。"他此时倒不是真的找借口离开，而是之前答应了林月湖去凝翠宫指点她的修习进度。蓝如雪微羞着敛衽一礼道："哥哥请慢走，恕不远送。"齐玉生随蓝如歌走到殿前拱手目送他离去。此时殿内只剩蓝如雪与齐玉生，二人对视一眼后立即将头偏转，微觉尴尬。半晌，蓝如雪轻声说道："齐公子，请。"轻挥衣袖后，当先往偏殿走去。齐玉生也不多言，躬身一礼后随着蓝如雪一路前行。片刻，二人来到偏殿内的一间厢房，房内一张矮几上摆放着棋盘、棋盒与棋子，似乎随时等着有人上前对弈。二人分宾主位在矮几边对坐下来后，初桃进来奉上一壶香茗和两只精致细巧的瓷杯，在一盏香炉内燃上一支宁神薰香，然后默默地退至门边守着。蓝如雪吩咐道："行了，你下去吧，不用在这里伺候。我与齐公子下棋，闲杂人等不得上前打扰。"初桃答了声"是，奴婢遵命"，然后轻轻走出厢房掩上房门，片刻后脚步声消失在房外长廊之中。棋桌上，蓝如雪宛尔一笑道："齐公子，承让了。"然后伸出两只青葱玉指从棋盒中拈起一枚黑子，轻轻点在棋盘之上。纤纤素手衬着乌黑发亮的棋子，显得更是欺霜赛雪明艳动人。抬起头来，一双妙目如蒙上一

层水雾般，脉脉含情地注视着齐玉生。齐玉生像突然被施了定身法术一般怔在当场，他这次不再像往日那样刻意回避蓝如雪的目光，因为心中有一个疯狂的声音在朝他大喊着：这不就是你进宫来见她的目的吗？躲来躲去的是小人行径！所以他深吸一口气，眼睛无所畏惧地迎着蓝如雪的目光，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的绝世容颜，渐渐模糊了今昔何昔，忘却了自己身处何方。蓝如雪渐渐被他火热的目光看得不好意思起来，一时间玉面飞红，旋即羞涩地垂下眼帘，浓密俏立的睫毛轻轻颤抖着，神情更显娇美动人。齐玉生情不自禁伸出手去，轻轻握住了蓝如雪搁在棋盒边的右手，口中喃喃道："公主……"蓝如雪浑身一颤，下意识中想收回自己的右手，谁料被齐玉生一只宽厚大掌握得紧紧的，半分也挣脱不开，顿时更是羞的连耳根子都红了，只得将头偏转过去，不敢再看齐玉生。齐玉生缓缓起身来到蓝如雪身旁坐下，鼻中嗅到她身上淡淡迷人的处子体香，只觉头脑中一阵热血上涌，冲动之下凑至她粉红圆润的耳珠上轻轻一吻。蓝如雪就如被一道电流击中一般，再也无法自持，嘤咛一声倒入齐玉生怀中。齐玉生心中叹道：不管未来如何，且让我们为自己活一次，放纵这一回吧！旋即摒弃心中杂念，口中低唤一声"如雪……"俯身朝蓝如雪娇艳欲滴的红唇上温柔地吻下去……且说另一边厢，蓝如歌出了景华宫后径自来到凝翠宫，在见到林月湖之前先拜会了出云公主蓝玉珠。经过月余精心调养，蓝玉珠此时已经绽放出一名成熟女人最为绚丽夺目的光彩，从容优雅，仪态万方。当年蓝玉珠离宫之时蓝如歌尚是一个襁褓中的小小婴儿，所以对于这位姑母并未留下丝毫印象，但此番再见之后，他对蓝玉珠的亲近之情却是油然而生，这位姑母眼中永远见不到严厉与苛责之色，总是溢满对于年轻子女一辈的怜爱与关切之情，就像柔和的春风一般抚过人心，让人不由自主地想与她亲近。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0）

蓝如歌向蓝玉珠恭恭敬敬行过拜见之礼后，蓝玉珠笑着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的锦凳上，随便叙了几句家常话后说道："冬儿这孩子自从离开余家坳入宫以来，脾气似乎就变得比以往执拗得多，心中也像藏着什么事情，但又不愿意跟我这个当母亲的说说，如歌你可要多担待一些。"蓝如歌回答道："请姑母放心，表妹冰雪聪明，为人率真爽直，如歌也是十分佩服的。"蓝玉珠点点头笑道："去吧，她现在在后花园里。"蓝如歌站起身来拜别蓝玉珠后往凝翠宫后园行去。守在后门口的江雪晴见到他来敛衽一礼请他入园。这些天来芳华郡主每天总有一半的时间呆在园子里，还把一众宫人赶得远远的，谁也不能进去打扰她。当然，蓝如歌是唯一一个例外了。蓝如歌进了园子，就见树丛中一块荫凉的空地上铺着一张宽大的软垫，林月湖正闭着双眼在软垫上盘腿打坐，于是轻轻走上前去在她对面坐了下来。只听她呼吸轻缓均匀，细如凝脂的面颊上似乎有气息在缓缓流动，就像有珠玉之盈盈光华在流转一般。蓝如歌心中讶异，难道才不过数日功夫，她就已领会了心诀的要旨吗？良久，林月湖轻吐一口气，缓缓睁开眼睛，却突然发现面前近在咫尺的一张脸，吃惊之余身体往后一仰，险些倒在凉席上。当然，有蓝如歌在，是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只见他似乎慢悠悠地伸出一只手，却刚好来得及拉住林月湖的一只手使她在席上坐定。林月湖恼道："怎么过来也不打个招呼？这样是很没礼貌的，你知道吗？"蓝如歌笑道："看你正在吐呐调息，所以就没敢惊动你，否则于你的修习有害无益。"林月湖听他这么一说，也不好再责怪他，只是奋力想将自己被他握住的手收回来。"别动，我给你把一下脉。"蓝如歌说着，将林月湖的小手搁在自己的膝盖上，然后将食指与中指轻轻搭在她的脉搏上，感受她体内的气息变化。林月湖依言坐好，屏息凝神，瞪大眼睛看着一脸专注的蓝如歌，片刻后见他收回手指，不由着急问道："怎么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蓝如歌点头笑道："不错，

没想到你还真有练武的天赋，这么快就摸到了入门的途径，这可是修炼这门心诀最关键的一步，过了这一关，后面的修习就会事半功倍了。”“真的吗？”林月湖喜不自禁，一跃而起欢呼道，“太好啦！太好啦！哦耶！”蓝如歌被她的喜悦所感染，接着说道：“这样吧，我再渡些真气给你，帮你把体内气息引导一下，你的修习速度可以更快一些。”林月湖大喜过望，睁着一双晶亮的眸子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真的吗？”待看到蓝如歌唇角勾起的笑意满含鼓励与期许，不由再次欢呼起来，“谢谢师父！”此时已近晌午时分，为了不打扰接下来的渡气进程，林月湖带着蓝如歌先回殿里胡乱吃了些点心，填饱肚子后二人又再回到后园中。蓝玉珠看着心急火燎的林月湖和寸步不离其左右的蓝如歌，不由宠溺地摇摇头笑起来。上次冰宴上，她将秦王后的心思看得无比透彻，但身为人母，对自己的女儿多一分偏爱乃是天性使然，只要自己的女儿能够幸福快乐，她就会义无返顾得与女儿站在同一阵营。林月湖依照蓝如歌的吩咐在软垫上盘膝坐下来，两只手的拇指与中指相对分别搁在两只膝盖上，然后闭上双眼。片刻，她感觉到蓝如歌一双宽大的手掌轻轻贴上自己的后背，夏日衣衫轻薄，此时在二人的背部与手掌之间几欲消失了任何阻隔之感。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1）

林月湖感觉到那双手掌轻颤一下，旋即恢复坚实与稳定，然后一股浑厚的气息通过那双手掌经由她背部的灵台穴缓缓流入自己体内，霎时浑身泛起一阵酥麻之感。林月湖心中顿时激动而又紧张。这种两人同向或相向而坐传输内力的情形她当然是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但前世在电视里早已看得烂熟了，不管是中毒还是受伤，只要两个人这么一比划起来，那就会无往而不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乃江湖人士居家旅行随身必携之利器，随时即可演练起来，想到这些心中不由大感新奇有趣。这一分心她体内原有的气息就有些紊乱起来，与蓝如歌的强大真气一对冲，先前的酥麻感瞬间变成虫蚁咬啮的刺痛感，下意识地轻哼出声。“不要多想！摒除杂念，凝神聚思！”蓝如歌急急说道。林月湖赶紧依言收摄心魂，将脑子里面乱七八糟的念头剔除出去。突然感觉到蓝如歌的双手一个翻转，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来，与蓝如歌面面相对。蓝如歌伸手将她搁在膝盖上的双手一个轻拂，与她对上双掌。片刻后，林月湖体内的气息重新通畅起来。原来她打座时在丹田内感觉到的一股若有若无的气息经由蓝如歌的气息灌注后渐渐变得有迹可循，并且逐渐在她体内的大小周天内循环往复起来，顿时感到一种通透的舒适感袭遍全身。良久，蓝如歌轻吐一口气，撤回与林月湖紧对着的双掌。林月湖睁开双眼，见到蓝如歌额头布满细密的汗珠，本就白皙的面容此时变得几欲透明，想来刚才损耗了不少真气。这时，蓝如歌也睁开眼睛，看着林月湖的目光如微风轻拂过的湖水一般轻柔温和。林月湖心中的温暖与感动霎时溢满胸腔，不由从袖中掏出一方素帕轻轻为蓝如歌擦去额上的汗水，这方帕子还是上次在凉亭作画时蓝如歌借她擦手的那块。蓝如歌身形一顿，握住了林月湖在他面上停留的那只手，然后拉至唇边轻轻一吻。林月湖面上一热，霎时慌乱起来，想也不想奋力夺回自己的右手，脚下稍一用力顿时从软垫上跳了起来。这不经意地一跳居然有一米多高，林月湖

被自己唬了一跳，刚才做这个动作时她并没使上多少力气，完全是下意识而为之，难道她突然成为跳高健将了？她不敢耽搁，胸中暗提一口气，就发觉自己体内的气息比蓝如歌给自己渡气之前要充沛很多，然后她微一凝神，这股气息就乖乖地沉回丹田。她顿时心花怒放起来，用力提气往上一窜，只觉自己身轻如燕，竟然跃起一丈来高。感觉到自己似乎有点脱离地球引力束缚地飞到半空中，林月湖一时不适应，惶然之中摔落下来，不偏不倚刚好落入蓝如歌的怀抱。啊，这就是传说中的轻功啊！林月湖喜不自禁，只觉周身充满从未有过的活力，在蓝如歌尚未来得及抱紧她之前，一个挺身又再次蹦起来欢呼道："啊，我会飞了，我会飞了！"蓝如歌也站起身来，看着又蹦又跳的林月湖微笑不语。林月湖心中的兴奋之情无以复加，舒展双臂快乐地转起圈来，比前世她高考考上心仪的大学还要高兴，还更有成就感一些，要知道她原来上体育课跳高时，即便使出吃奶的劲儿来也只能跳个一米几的，现在一跳差不多就是两三米啊！在前世这个高度能破个什么纪录她不清楚，她只知道现在自己想要跳个矮墙头是差不多了，这如何不让她喜出望外！蓝如歌笑说道："一跃一丈高，成绩确实还不错，不过先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气息，下落的时候才不会再摔跤。如果想要跳的更高些，就真的需要多修习些时日才行。"林月湖笑盈盈地纵身上前和蓝如歌来了个激动的拥抱，片刻抬起头开心地说道："这样已经很好啦，我非常满意！谢谢师父！"蓝天哥心神一动，反手紧紧搂住林月湖小巧的身子，一时间只觉温香软玉满怀，将他整个人融入甜美馨香的少女气息中。林月湖的头顶刚好及到他的颈窝，他将下颌搁在她光滑如绸的秀发上轻轻摩挲着，贪婪地嗅着她发丝中的清香，只愿自己身处梦境之中，永远不再醒来。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2）

林月湖感觉到他的异样，眼睛的余光捕捉到了他深情沉醉的双眸，听着他如雷鸣一般强劲有力的心跳声，不由浑身轻颤起来。她终于发现一个自己一向故作不见的事实：她的心里有他。是的，或许从二人初次相遇那天蓝如歌初亲芳泽那一刻就开始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她一直在逃避而已。如今，此时此刻二人自然相拥，她如何还能再逃？她前世并不是没有谈过恋爱的懵懂少女，但在这一刻她却分外紧张，脑子里有几分晕眩，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接下来她该如何面对他才好。蓝如歌的紧张与激动不下于她，感觉到她这一回并不像以往那样对他抗拒，心中霎时升出无穷渴望。他深吸一口气，轻轻托起她的下颌让她与自己对视。林月湖静静地凝视着他温柔的双眸，感觉自己快要被他眉梢眼角的浓浓柔情给融化了。良久后，她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来抚上那双深情的眼睛，轻声唤道：“如歌。”蓝如歌身形一滞，压抑多日的情感终于爆发出来，迅即低头吻住了林月湖丰润的双唇。他一边浅浅地吻着，一边迟疑地唤着她的名字：“冬儿，冬儿？”林月湖心中一颤，望着他缓慢而又坚定地说道：“叫我月湖。”“月湖？月湖！”蓝如歌喃喃地复述着，将轻柔细密的吻一一印在在林月湖的额上、眉上、眼上和脸颊上，最后紧紧攫住她的唇瓣，再也不愿分开。林月湖用双手紧紧地抱住他宽厚坚实的后背，不由自主地与他迎合着。最开始，他们的吻有些生涩而犹豫，带着一些小心翼翼地试探，但片刻后就变得流畅而热烈起来。蓝如歌以往并无这种经验，但他很快就证明了他在这方面是个不学即会的天才。唇齿相依，舌尖互戏；流连忘返，今昔何昔。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也不知二人忘情热吻了多久，林月湖只觉得大脑渐渐缺氧，浑身酸软，香汗淋漓。蓝如歌也低低喘息着，不舍而怜惜地轻轻放开了她，好让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林月湖的身体从他怀中一脱离出来，他的目光就不由自主地落在了她的胸前。林月湖胸前的衣襟不知道什么时候松散开来，露出她精

巧细致的锁骨和一片细腻的冰肌雪肤。她里面穿着一件月白色的亵衣，因为出汗已经濡湿贴在身上，勾勒出下面两团圆润的轮廓和顶端俏立的两点嫣红。看蓝如歌目光有异，林月湖有些疑惑地低下头来，然后立马惨叫一声。她慌张地掩住零乱的衣襟，脸上一阵烧红。蓝如歌的目光已经热烈地燃烧起来，头脑中气血上涌，浑身血脉贲张，整个身体像要马上炸裂开来。冲动之下他握住林月湖交叠在胸前的双手，颤抖着说道："月湖，我，我很难受……你，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林月湖的心跳已经极端不规则起来，看着他漆黑的鬓角下缓缓渗出的一滴汗水，觉得自己此时已经被他彻底融化了。但是，她仍然挣扎着不让自己倒下，疑惑而羞涩地轻声说道："刚才你为我耗费了不少真气，现在，可以吗？"蓝如歌唇边勾起一抹微笑，哑声说道："应该没问题吧？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林月湖再也无力坚持，就如被抽去筋骨一般瘫倒在他怀中。蓝如歌再不迟疑，一把将她拦腰抱起，三两步来到方才二人打座的软垫上，然后将她轻轻地放下来。林月湖晕生双颊，闭上眼睛不敢去看他，模样格外娇羞动人。蓝如歌轻轻从她头上取下一枝发钗，让她满头青丝顿时倾泻如瀑。然后他缓缓俯低身子，将他的脸颊贴近她的，轻轻喘息着，温柔而缓慢地与她耳鬓厮磨。林月湖感觉脸上一阵痒痒地酥酥地，她浑身有如过了一通微弱电流般刺激而畅快，下意识中双唇微张，本能地渴望更多。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3）

蓝如歌猛地一口含住她双唇深吻起来，同时一双手伸入她小衣内激动而胡乱地抚摸着。“如歌，对我温柔些……”林月湖一边轻喘一边呢喃。缠绵良久之后，二人终于分开。此时金乌已坠，玉兔初升，花园里一片静悄悄。林月湖看着软垫上滚出无数褶皱的白绸薄单上一朵绚丽的红梅，再次面红过耳，悄悄地拉过自己的裙角遮在上面。虽然她是两世为人，但却还是第一次彻底地交出自己。这一细小举动自然逃不过蓝如歌的双眼。他怜惜地将她揽入怀中，用他的唇轻柔地梳理她的秀发。林月湖温顺地伏在他怀中，片刻后轻叹一声道：“这就是幸福的滋味吗？”蓝如歌毫不迟疑地低声答道：“是的，这就是我们带给彼此的幸福。今生今世，我们还会这样继续幸福下去。明日我就向母后禀报，早日娶你为妻。”林月湖笑道：“这么着急啊？”蓝如歌一怔，每一位少女在初次献身于人后，不都会紧张地期盼得到一个正式的名份吗？但他发现林月湖的言语神态对于此事似乎并不如自己想像般那么急切，语气中居然微带调侃之意，不由怒意隐现，扳正她的身子，定定地看入她的双眼，一字一顿地说道：“是的，你这辈子都是我的人了，千万不要想着逃开，否则——”林月湖秀眉微扬，好笑道：“否则如何？”“否则我就吃了你！”蓝如歌第一次如此霸道嚣张地说着，双手铁钳一般紧紧攥着林月湖的手腕，生怕她突然之间会消失一样。这句话说出口后，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再次对她产生了渴望。林月湖吐了吐舌头，十分识相地打住这个话题不再撩拨他。她现在爱极了他，虽然此时她的身体不允许她再肆意纵情一次，但只要他开口，她一定不忍拒绝他。不知不觉中，她轻轻念起一首词：“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她心中的幸福与充实之感勿庸讳言，双眸中绽放着从未有过的眩目神采。将重生以来玉洁冰清的身子交付于蓝如歌后，她感到自己终于与这个异世时

空融为一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真实存在，心里感到十分踏实，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总有一种游离于外让她心慌的虚无感。“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月湖，谢谢你。”蓝如歌缓缓念着，渐渐冷静下来，为自己刚才再次产生的欲望而感到几分歉疚，看着林月湖的眸光更增添了几分温柔、赞赏和怜惜。林月湖扑哧一笑，旋即正色说道：“这首词不是我做的，只是我很喜欢，所以念给你听，希望和你一起分享。”蓝如歌在她光洁的额头上轻吻一下答道：“谢谢你的分享，我也很喜欢。”林月湖宛尔一笑，伸出双手与他十指交扣，此时二人心意相通心无杂念，只是相依相偎着静静地感受彼此的呼吸和心跳。“月湖，这个给你。”蓝如歌从腰畔悬挂的一条丝绦上解下一块玉佩递到林月湖眼前。确切地说，这块玉佩是一块龙形翡翠牌，体积小巧，色泽浓翠，透明润泽，盈盈欲滴，如一弘清泉般沁人心脾。龙身刻画抽象简洁，首尾相连，古意盎然。这块龙形翡翠牌她其实已经见得熟了，因为蓝如歌每日总是挂于腰间随身不离，想必是十分珍贵之物。“这个，是特别名贵的物件吧？”林月湖迟疑地说道。蓝如歌微微一笑，将这块翡翠牌轻轻放入林月湖掌中：“这块玉牌名叫苍龙翠，本身并不算特别难得，只是意义不凡，是我们西月宫王室继承人的成年象征。历代王子年满二十行冠礼时，国王就会亲自将这块苍龙翠系于王子腰间，如此代代相传。”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4）

“这块苍龙翠如此珍贵，既然只传王子，我又怎么能收呢？”林月湖急道，想将苍龙翠还给蓝如歌。蓝如歌握住她拿着苍龙翠的手，定定地看着她道：“此生能有你相伴，乃是上天对我成年以后最大的恩赐，从今以后你对我来说就是最珍贵的。我希望你能每日带在身边，就像我时时刻刻守护着你一样。”“但是，如果你把它给了我，怎么向国王和王后交代呢？”林月湖仍然十分犹豫。“这个你不用担心，”蓝如歌笑道，“父王既然已经传给了我，在下一代王子成年之前，我就是苍龙翠的主人，怎么处置它都凭我的个人意愿。将来等小王子长大成年了，我们再一起将苍龙翠传给他，好吗？”林月湖怔怔地点点头。片刻后才反应过来蓝如歌话里有话，什么“小王子”，什么“我们一起”，顿时满面飞霞，一边作势打他一边嗔道：“谁说要跟你生孩子了？再说你怎么知道一定会是王子而不是公主呢？”蓝如歌将林月湖拥入怀中，毋庸置疑地说道：“你嫁的人只能是我，我娶的人也只会是你。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孩子的，无论是王子还是公主，我都一样喜欢。”林月湖心中感动，不再出言反驳，只是紧紧依偎在他怀里，深深地嗅着他身上淡淡好闻的气息，放松身心，感受着宁静的喜悦。半晌，蓝如歌说道：“我替你将苍龙翠挂在颈中，好不好？”林月湖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确实，她不能像蓝如歌那样挂在腰间在人前招摇，不然她很有可能会被周围人们的眼光给杀死，被他们的议论给淹死，当下干脆地答道：“好啊！”蓝如歌将腰间原来那条挂着苍龙翠的彩色丝绦解下来，从中间挑出一条红色的丝线，从镂空的龙纹中间穿过去打了个结，林月湖低下头来，让他将红线挂在自己颈中。苍龙翠刚好垂在她心脏旁边，触肤润凉，伴随着她的心跳微微起伏着。只要将衣襟掩上，外人就看不到了。林月湖突然想起前段时间自己与蓝如歌订下的“三年之约”，不由失笑。此时距那天不要说三个月，最多勉强三个星期而已。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快就委身于他，可谓造化弄人。蓝如歌感觉到怀

中人儿的异动，想起之前心中的一个疑问，于是开口问道：“月湖，为什么要我叫你月湖？”林月湖追忆着前尘往事，一时心中感慨万分，目光也变得迷离起来，半晌才幽幽说道：“这是我心中一个最大的秘密，等我有一天准备好了，一定会告诉你。月湖这个名字现在只存在于你我之间，不要让别人知道。”蓝如歌心中冒出无数个疑问，但他尊重林月湖的决定，于是轻轻点头答应了她。不知不觉中，两人在园中已经呆了两个多时辰，此时日头西沉，天气暗淡，已是傍晚时分。就听林月湖腹中“咕”地一声轻响，她这才发现中午吃的点心早已消耗怠尽，此时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于是将蓝如歌从软垫上拉起来笑道：“走，祭五脏庙去。”蓝如歌闻言一怔，片刻明白了林月湖说的是什么意思，笑着伸出食指在她俏挺的鼻梁上轻轻刮了一下。林月湖迅速将软垫上的白绸单卷成一团塞进袖中，然后与蓝如歌十分自然地手牵手穿过园子向凝翠宫的后殿走去。守在门口的江雪晴也早已饥肠辘辘，但又不敢进园子打扰他们，只得楚楚可怜地等着二人自己出园。此时见到蓝如歌与林月湖神情亲密地携手而来，就像换了两个人一样，不由吃惊地张大了嘴，半天也合不上。林月湖面上一红，继而坦然地说道：“你也饿坏了吧？走，我们一起吃饭去。”江雪晴神情微赧，随着二人走向前殿。前殿大堂内，蓝玉珠正一边品着香茗一边等着他们，此时见他们并肩而来，轻拍双掌对侍立一旁的小李子吩咐道：“传膳。”小李子领命急步往后堂小厨房而去。蓝玉珠毕竟是过来人，一眼就瞧出林月湖身上的细微变化，似乎整个人都笼罩在淡淡的光华之中，眉眼间交织着微羞与喜悦，一双眸子灿若星辰，而她身边的蓝如歌只是温柔地笑着，目光在与林月湖对视时流露出无尽的怜爱与深情——很明显，只有沉浸于爱河中的男女才会绽放出如此动人的风采。看着面前一对情意绵绵的小儿女，蓝玉珠甚感欣慰，女儿终究是长大了啊。转念又想到，如果亡夫丁如山看到眼前这一幕，一定也会非常欢喜，于是一时间又有些落寞。她突然间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急忙偏转了头，背着众人偷偷用帕子擦拭了一下湿润的眼角，再

转回头来已是神色自如笑靥如花了。然后她当先在堂中一张方桌的主位上落座，并招呼?蓝如歌与林月湖在左右对坐下来。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5）

说话间，几名小宫女已经将杯盆碗盏与珍馐佳肴摆满了一桌。林月湖对一旁束手而立的江雪晴招手道：“雪晴，你也过来一起吃吧。”江雪晴抬头看了蓝玉珠一眼，然后迅速低下头呐呐说道：“谢郡主恩典，奴婢不敢。”蓝玉珠笑道：“来吧，你主子都发话了，谁还会有意见？”得到公主的许可，江雪晴终于有些紧张地在下首位坐了下来。这几人都是饿了有一阵的，此时美食当前，在座的又都是“自家人”，所以大家也不再客气，都放开了吃喝起来，一时间满殿欢笑，其乐融融。这一幕场景深深地印在林月湖的脑海中，数年之后想起仍觉温馨满怀。第二天早上，蓝如歌漱洗完毕，径直来到凝翠宫找林月湖。昨天晚膳过后，二人已经商定今天一早要一同前往广宁宫向秦王后禀明自己的心意。蓝如歌本想自己单独前往，但林月湖坚持与他同行。如果换作这个时代的任何其他一位女孩，一定会羞怯地躲在自己闺房内静候佳音，但林月湖显然不会这样扭捏作态，一旦她认定了自己的感情，就要勇敢坦然地去为自己努力争取了。林月湖今天特地让江雪晴为她好好打扮了一番，穿上了一身繁杂的郡主正式裙装和与之相配的一套头饰，沉甸甸地直压得她头都快抬不起来。装扮完毕后，江雪晴连连赞她美丽端庄，林月湖凑着铜镜一瞧，江雪晴所言非虚，连她自己都对他此时的容貌十分满意。待到出来见到蓝如歌时，只见他眼睛一亮，好似看呆了一般。林月湖面上一红，又忍不住有些小小得意，旋即在心中暗骂自己虚荣。二人并肩一路往广宁宫而去。一想到自己这个“丑媳妇儿”即将面对未来的婆婆，林月湖仍然免不了有些紧张，心跳也加速不少。蓝如歌和她相握的手上微一用力，转而向她投去温柔鼓励的目光，让她终于平复了呼吸镇定下来。到了广宁宫，二人在前殿站着等候小平子入内禀报秦王后。良久，小平子满头大汗地一路小跑而来，低头小声说道：“启禀王子与郡主殿下，王后今天身体不适，不方便召见，请二位殿下回去吧。”林月湖心中微感疑惑，只

听蓝如歌轻声问道："母后因何身体不适？有传太医来看吗？"小平子迟疑着说道："这个，奴才不是很清楚，王后卧在榻上说头疼，但还未曾传召太医。"一听"头疼"二字，蓝如歌有些心急，忙叫小平子前面带路，要去寝宫探望母后。小平子偷偷瞧了下蓝如歌沉郁的脸色，嗫嚅着说道："请王子殿下恕罪，王后说任何人都不想见……"话音未落，就听蓝如歌斥责道："王后凤体有恙，你们不召太医诊视已是有罪，如今还要拦着本宫进去探视，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胆大包天了？"小平子吓得浑身一个哆嗦，不敢再加阻拦，领着二人往秦王后的寝宫而去。蓝如歌与林月湖进了秦王后的寝宫，只见秦王后合衣躺在床上，双目紧闭，看不出情况如何。蓝如歌疾步走至床前，轻声唤道："母后。"秦王后眉头一颤，并不答话。蓝如歌见母后不言不语，心中焦急更甚："母后，您现在觉得如何？可否让儿臣为您把一下脉？"秦王后终于睁开双眼，却一下瞥见蓝如歌身后的林月湖，面色顿时沉了下来，冷冷说道："不必了，本宫没事。你们今天为了何事非要擅闯进来，连本宫说的话都不管用了？"小平子带着二人进入寝宫后就已经跪在地上了，此时听得秦王后不悦的语气，更是勾着头大气也不敢喘。蓝如歌微一愣怔，急忙躬身行礼道："请母后息怒，儿臣担心母后的身体，一时心急之下就进来了。"秦王后面色稍霁，欲坐起身来，蓝如歌忙将一方大枕垫在她的背后，扶着她靠好。半晌，秦王后低眉淡淡说道："说吧，什么事儿。"蓝如歌见母后语气缓和下来，心中略松一口气，伸手将林月湖拉到自己身边一同双膝跪地，然后恭敬说道："启禀母后，儿臣与表妹二人情投意合，彼此倾心，愿结为夫妻相伴一生，请母后恩准。"林月湖也接着说道："请舅母恩准。"

3.母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16）

“什么？”秦王后闻言大惊，从床上猛然坐直身体，抬头盯视着面前跪立的二人。这一声惊呼在空荡荡的寝宫内嗡嗡作响，半晌才悄不可闻。秦王后脸上挂上一层寒霜，冷冷说道：“好大的胆子，居然就这么自己给自己提亲做媒了？不行，本宫不能答应！”蓝如歌愕然：“母后，为何不行？”“如歌，母后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还需要我再多说？”秦王后定定地看着他，对旁边的林月湖视而不见。林月湖心中一凉，顿时明白了这位舅母对她怀有的成见之深，心中微叹一声低下头去。蓝如歌看她一眼，又急急回复道：“母后，儿臣与表妹真心相爱，今生认定彼此，还望母后成全！”秦王后挥了挥手道：“行了，不要再跟我说什么情啊爱的，婚姻大事，岂容你们儿戏视之？”一听此言，林月湖心中有些不忿，抬头说道：“舅母，婚姻的基础就是爱情，什么身份地位金钱权势，不过是附加其上的次要条件，一旦没有感情作为维系，岂不等同于商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如果将一对恋人强行拆散，这与强盗行径又有何分别？”一番话说得秦王后愣在当场，一连串的新鲜名词让她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半晌，她才弄明白林月湖说的是什么意思，顿时勃然大怒：“强盗？你竟敢将本宫比作强盗！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丫头，仗着你母亲是公主就可以对本宫如此不敬了吗？”林月湖悚然一惊，意识到自己刚才那番言论对于深受传统道德思想束缚的秦王后而言，无异于以下犯上大逆不道，一时心中有些后悔，呐呐说道：“舅母，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又是什么意思？你当本宫是三岁小儿，如此好欺哄吗？”秦王后恨声说道，“果然不愧是乡里长大的，不识体统，野性难驯！”“侄女不敢。”林月湖低声说道，紧紧地咬着自己的下唇。秦王后最后说的两个词组十分刺耳，她依稀记得当初崔嬷嬷带自己入宫时也经常这么训斥她。依她本意是很想与秦王后辩驳一番，但此时情势微妙，她是以一个未来媳妇的身份来拜见未来的婆婆，如何融洽双方的关系让她认可自己才是最重要

的。蓝如歌没料到情势急转直下，见母亲气得面色惨白，急忙膝行一步上前道：“母后，表妹心直口快，并不是故意要与您顶撞，请您大人大量，不与她计较。”秦王后感到头脑中一阵眩晕，伸手扶住额头冷笑道：“真好，还没过门就这么帮着她说话了，要真娶了她，是不是连母后都可以不要了？”“母后，儿臣惶恐，您这话让儿臣如何担当得起？儿臣爱表妹，敬母后，感情一般无二，可表天地！”蓝如歌颤声说道。秦王后看着面前一向恭谨仁孝的儿子为了一名女子竟然三番两次顶撞自己，不由悲从中来，长叹一声后摆摆手道：“本宫累了，你们下去吧。你们的事本宫会考虑的。”这句话似乎有些回转余地，话已至此，蓝如歌也不能再强求什么，也怕继续说下去会真的把母亲气出病来，于是与林月湖郑重地磕了头，然后退出寝宫。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

出了广宁宫，二人默然无语往凝翠宫走去。良久，蓝如歌歉然说道：“月湖，今天母后的情绪有点激动，请你见谅。”林月湖摇头道：“应该道歉的人是我，让你们母子心生隔阂，我觉得十分过意不去。”蓝如歌握住她双手说道：“相信我，我一定会说服母后同意我们的婚事。母后虽然嘴上严苛，但并非不通情理之人，对我也一向疼爱有加，过些天想通了就会答应了。”林月湖点点头，唇角绽出一个微笑，好让蓝如歌放心。但她心中隐隐有着不祥之感，刚才秦王后话语神情间显示出对她的极大不满，甚至还有几分怨恨之意，似乎是埋怨她抢走了她的儿子一般，蓝如歌如何才能说动她改变主意？此事不可操之过急，林月湖也不想还没结婚就和婆婆势成水火，让蓝如歌夹在二人中间过于难做，所以甩甩头丢掉心中的郁闷，对蓝如歌笑道：“有一个经典的问题要考考你，如果有一天，你的妻子，嗯，就是我了，和你母后同时掉到河里，你会先救哪一个？”这个永远没人能给出让所有人满意的答案的经典问题果然难住了蓝如歌。他眉头紧锁，沉吟半晌后终于开口道：“母后年纪大了身子虚弱，我必须先救她才行。但是，我也一定会把你救上来。”林月湖歪头失笑道：“你不怕等你来救我的时候我已经淹死了？”话音未落，蓝如歌已经用手掩在她唇上，“如果真是这样，我也不会独活，会陪你一同而去。”林月湖心中感动，努嘴在他掌上一吻，轻声责备道：“傻瓜，我跟你开玩笑的，这一天永远也不会发生。你堂堂一国王子，身系天下万民的福祉，怎可轻言离去？”蓝如歌执起她的双手正色道：“我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你要好好珍重自己，既是为我，也是为这西月国的百姓。”林月湖一笑，不再逗他。二人四目相对，情意无限。正在此时，前方宫道上匆匆走来一个人，头发花白，微佝着背脊，却是王宫首领太监魏公公，抬眼见到前方二人，急忙上前躬身行礼道：“老奴见过王子与郡主殿下。”蓝如歌与林月湖同时答道：“公公无需多礼。”蓝如歌一笑，接着

问道：“魏公公如此匆忙，可是有什么事吗？”魏公公点头道：“正是，陛下召王子殿下御书房相见。”即是国王召见，蓝如歌不敢怠慢，辞别林月湖后，与魏公公匆匆赶往御书房。御书房内，国王蓝正阳与礼宾司司长李少安正在议事，见蓝如歌进来，蓝正阳点头示意他在下首坐下后，继续低头看着手中的一本折子。这位李少安就是之前夜宴上提议以诗佐酒的那位李大人，正四品官职。这位李大人才情有限，貌似糊涂可笑，总是笑哈哈地与人无害，实则精明多智，擅长揣摩人意，与各色人等都能打上交道，所以坐上了礼宾司司长的头把交椅，专施西月国对外交涉往来之责。“这个章程不错，准予照办。大正朝此次派潘定邦前来迎亲，据说此人一向贪得无厌，为人狡猾阴狠，你替本王好好招待，不可堕了我西月国的国威。”蓝正阳吩咐道。“陛下请放心，一应接待物事已按相应规格准备妥当。”李少安躬身答道。蓝正阳点点头，接着说道：“此次迎宾与接待事务由你主事，王子蓝如歌以协理身份从旁相助，遇有重大问题难以决断时，以王子令为准。”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2）

蓝如歌忙站起身来，与李少安一同回复道：“儿臣（微臣）领旨。”蓝正阳朝李少安摆摆手，李少安磕头后退出御书房。此时御书房内只剩下父子二人对坐。蓝正阳紧锁眉头说道：“此次两国联姻乃我朝大事，不容有失。”“是，儿臣明白。”蓝如歌当然知道父王言下之意。西月国不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均不足大正朝的四分之一，且历代国王奉行仁治，怠于武道，国民近百年来浸润在自上而下的谦和仁孝的氛围中，过惯了太平日子，极端厌恶战争，所以对于国家向大正朝俯首称臣并年年上缴巨额贡俸并不以为意，相反设身处地对这些举动表示理解。好在大正朝也不算欺人太甚，对身边这个一贯低眉顺眼的小弟向来以怀柔政策为主，偶尔在两国边境搞些大型军队操演起个威吓与炫耀的作用，好让西月国上下人等明白两国的实力差距，断了妄动的念头。几十年来，大正朝对外用武主要在北边的蛮荒之地，对西月国未曾放在眼里。而西月国三面与大正朝接壤，唯一对外的一面是莽莽原始林海，国人并不担心有更西边的异族冒死穿过林海前来侵犯，所以乐得受到大正朝的“庇护”。西月国到国王蓝正阳这一代，虽然以向大正朝示弱为耻，暗中扩招兵士强化军队操练，但两国实力差距仍然悬殊，不到万不得已之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轻启战端，与大正朝发生正面冲突的。“如雪这孩子脾气执拗，对于这门亲事的安排似乎还心存不满，这些日子你要多加规劝，明日就是八月初一，距送亲之日只有半个月了，千万不要让她这段日子闹出什么事来。”蓝正阳不放心地叮嘱道。“儿臣遵命。”蓝如歌嘴上答着，心里却叹了口气，这是让他最觉棘手的事情了。如雪的心思他非常明白，但就算他这个当哥哥的亲自出马规劝，也难以说服她改变主意。这段时间他对齐玉生与如雪的交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可以说为二人的来往间接创造了条件，如果蓝正阳和秦氏知道他对于此事的无为之治可能导致的后果，一定会雷霆震怒。但如今大正朝的迎亲队伍明日即将入境，这门

亲事已如板上钉钉毫无回转余地，如雪再怎么倔强反抗也只能接受这一事实，于半月后的八月十五日踏上嫁往大正朝的漫漫旅程。他身为兄长，无法让妹妹按自己的意愿谋求幸福，只能眼睁睁看她远嫁异国，虽然心中有愧，但现在也别无他法，只能希望妹妹嫁与大正朝三皇子后能够婚姻幸福、夫妻和谐了。说到这位大正朝三皇子李煜瓩，他们迄今为止掌握的资料简单明了，此人年方十八，其母当年只是皇宫内一名普通宫女，偶得皇帝临幸后竟怀上龙种，及后生下李煜瓩，才母凭子贵，被皇帝敕封为德妃。这位德妃家势单薄，在后宫内无凭无恃，境况比较凄凉，好在她为人谦和隐忍，对其他后妃既不巴结，更不争宠，所以日子还不算太难过，一直无波无澜地将独子李煜瓩扶养长大。李煜瓩性格颇肖其母，行事柔顺低调，在皇帝已成年的三个儿子中间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既未展现过什么过人才干，也未犯过什么大的过错，如果不卷入日后的帝位争夺战，做一位闲散太平王爷也不错，想来凭他的性格应该能接受如雪的任性与刁蛮吧。蓝如歌正胡思乱想着，忽听御书房外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与人声。蓝正阳沉脸喝道："怎么回事？何人敢在御书房外放肆？"话音刚落，门口侍立的魏公公推门进来，一脸惶恐地跪下说道："启禀陛下，广宁宫王后跟前的小平子急报说冰月公主方才在翠湖边玩耍，不慎失足落水……""什么？公主落水？"事发突然，蓝正阳与蓝如歌同时惊呼出声。"公主现在是什么情况？怎么好好地会掉到湖里去？那些宫女侍卫是干什么吃的？"蓝正阳连声怒吼道。"公主被附近巡查的秦统领救起后送往最近的凝翠宫内，王后殿下已经赶去凝翠宫，太医也已经传到，据小平子说他出来前公主还未苏醒，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魏公公一边答话一边禁不住发抖。"行了，本王去凝翠宫瞧瞧！"蓝正阳说着迈步走出御书房，蓝如歌急忙跟上前去。门外等着的小平子惊惶无措，见蓝正阳出来赶紧跪下磕头。蓝正阳挥手道："前面带路！"小平子应了声"是"后，从地上爬起来带头往凝翠宫走去。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3）

一行人疾疾前行，片刻间来到凝翠宫内。凝翠宫内原来清幽宁静的寝室，此时已经挤满了人头，几个宫里的宫女太监们勾着头黑鸦鸦跪了一地，蓝玉珠与林月湖神色紧张地站在一旁，冰月公主蓝如雪浑身湿淋淋地躺在床上，一头湿发零乱地披散在枕面上，面色青白，双目紧闭，不醒人事。秦王后坐在床边，对床前站着的几名太医怒斥着："赶紧把人给我救醒了，如有任何闪失，你们谁的脑袋也留不住！"几名太医缩着手低着头诺诺不敢言声，当前的太医王春来哆嗦着上前掀开蓝如雪的眼睑看了下，又试探了下鼻息，然后将手指搭在她右手腕上，片刻后，面色如土汗如雨下，嘴角颤抖着说不出话来。"情况如何？"蓝正阳几步上前厉声问道。"回，回陛下，公主呼吸停止，脉象，脉象全无，微臣恐怕，恐怕……"王春来将盖满花白头发的脑袋低垂至胸口，后面的话再也说不出口，惊惶之下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上，身后几名太医也面色惨白地跪了下来。"恐怕什么？"蓝正阳俯身盯着王春来，目光中的森然寒意似乎能将人瞬间冻结。"恐怕，回天无力……"王春来嗫嚅道，浑身战栗不已。"岂有此理！身为太医怎可如此轻易下出结论？这么多年看来是白养着你们了，来人，将这不中用的家伙先拖出去杖责五十！"蓝正阳暴喝道。门外马上就有两名侍卫进来，上前扭住瘫软如泥的王春来就要拖出去行刑。王春来已经年近六旬，身子枯瘦，不要说五十杖了，只消十杖打下去怕就能要了他的老命，所以此时他只是闭上双眼面如死灰，绝望地等待自己命运终结的那一刻。"等等，陛下，可否先让我试试看能不能救醒公主？"一个清越焦急的女声突然响起，声音虽然并不大，但足以让殿内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众人循声望去，看明白说话之人乃是芳华郡主林月湖。"你？"蓝正阳看了一眼林月湖，明显不相信这个小丫头能有什么比太医更高明的救人手段。"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哗众取宠！"秦王后皱眉轻斥道，话音细微，刚刚能让旁边的蓝玉珠和林月湖

以及耳力极佳的蓝如歌听到。蓝玉珠面色微变，转头对林月湖小声说道：“冬儿，此事不可儿戏。”林月湖对她点点头：“娘，我知道厉害轻重，不敢胡来。”然后对蓝正阳说道：“陛下，我幼年曾在乡里见过郎中救治溺水之人，方式比较特别，但往往效果不凡。公主此时危在旦夕，能否让我试一下？”蓝正阳紧锁眉头沉吟不语。此时蓝如歌已走到林月湖身前，目光中也是止不住的疑惑。林月湖对他微笑一下，让他知道自己并非一时热昏了头脑胡言乱语。于是蓝如歌开口说道：“父王母后，如雪现在情况危急，既然太医已经拿不出好的办法，不如就让表妹试一下吧。”蓝正阳看了林月湖片刻，终于点头答应：“事已至此，姑且一试吧。王春来的杖刑先记着。”林月湖急步走到蓝如雪身前，伸手在她鼻前一拭，果然呼吸已停，低头仔细看了下，见她耳下大动脉似乎还在微弱地跳动，心中略安，一边将堆在她颈下湿重的衣襟拨开，一边急忙对蓝正阳说道：“陛下，现在屋子里的人太多，空气污浊，请先让不相干之人退出去，将这间屋子的所有门窗打开，好让空气流通起来。”蓝正阳沉声喝道：“听见没有？都给我出去！”话音一落，跪了一地的宫人纷纷起身打开门窗退了出去，几名太医也架起王春来出了门，只是仍然跪在外面长廊上听候发落，他们对于这位平空出头的郡主并不抱任何希望。一时间屋内只剩下几位身份尊贵的王室成员，空气顿时清爽许多。林月湖对蓝如歌说道：“将如雪抱下来平放在地上，我好出力。”蓝如歌依言将蓝如雪拦腰抱起，走至屋子中央时轻轻将她放在地上。此时他已觉察到妹妹情况危急，连心跳也感觉不到，刚才抱着她时他曾尝试向她输入真气，却如石沉大海般没有丝毫回应，不由面上忧色更甚。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4）

林月湖跪在蓝如雪身边，理清脑海中的头绪，努力回忆前世坐跨海班轮时船上发放的救援手册的内容，用右手托起蓝如雪下颌，左手捏住鼻孔，深吸一口气后，俯身与蓝如雪嘴对嘴，然后往她口腔内吹气，一口气吹完，迅即抬起头来，见蓝如雪胸廓稍微抬高，连忙松开捏住她鼻翼的左手。片刻后，见蓝如雪胸廓缓缓下落后，又深吸一口气，重新捏住她鼻翼，再次往她嘴里吹气，如此周而复始不敢有误。这一连串奇异举动已将屋内数人惊呆，看起来似乎有伤大雅。秦王后欲言又止，想上前质询林月湖，却被蓝正阳给拦住了。林月湖照着她记忆中的人工呼吸法向蓝如雪口内吹了几分钟的气，可蓝如雪仍然双眼紧闭，没有恢复自主呼吸，不见一点复苏的迹象，心中不由紧张起来，难道蓝如雪溺水太久，人工呼吸也不能奏效了吗？还是自己的方法不对？心急之下将右手放在蓝如雪胸口上，左手叠放在右手上一下一下地按压起来，口中大声喊道："如雪，快醒醒啊！如雪，振作起来！"良久，林月湖已经声嘶力竭，手臂酸麻，浑身汗湿，由于神经紧绷加上用力过久，整个人都快虚脱了。一想到面前这位花季少女可能就因为自己先前的犹豫不决没能及时施救而永远无法醒来，她顿时痛悔交加，在心中大骂自己："林月湖啊林月湖，枉你还是从科技发达的时空穿越来的，碰到这种事怎么就这么没用呢？"就在她几近绝望之时，只见秦王后踉跄着扑上前来拨开她的双手，哽咽着叫道："够了，不要再折磨她了！就让她安静地去吧！"蓝正阳长叹一声，失望地转开头去，不让人看到他眼中即将溢出的泪水。蓝如歌与蓝玉珠一言不发，悲痛欲绝。林月湖面色惨白，紧咬着下唇，颓然跌坐在蓝如雪身旁。正在此时，一直毫无反应的蓝如雪喉头发出"咕"的一声响，随即头往侧边一歪，吐出一口湖水，同时胸脯似乎缓缓起伏起来。林月湖大喜过望，急忙将蓝如雪上半身扶起来，轻轻拍打她的后背，片刻，蓝如雪"哇哇"地大口吐出一摊湖水。旁边的秦王后眼中闪着泪光不敢

相信地盯着蓝如雪苍白的面颊。蓝正阳、蓝玉珠和蓝如歌也几步走上前来吃惊地看着蓝如雪的这一变化。蓝如雪确实恢复呼吸了，虽然气息仍然十分微弱，但已经是确凿的生命迹象。半晌，她紧闭的睫毛轻颤几下，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无神而迷茫地扫过面前数人，似乎还没搞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秦王后喜不自禁，泣道："如雪，你可总算醒了。" 片刻后蓝如雪神情似乎有些激动，翕动着嘴唇想要说些什么，无奈身子太弱，竟然发不出声来，突然又咳嗽起来，本来没有一丝血色的脸上终于泛上一抹粉色。秦王后握住她的手急道："不要着急，等身体恢复了再说也不迟。"蓝如歌上前将蓝如雪抱起来，重新放回床上躺好。林月湖心中觉得十分欣慰，总算自己没有辜负作为现代人所应该掌握的一些急救技艺，一通忙活下来终于将蓝如雪救醒了。但此时她浑身已酸软无力，勉力站起身来，对眼角微湿的蓝正阳说："陛下，如雪虽然醒了，但身体内可能会有些损伤，这些我就无能为力了，叫太医进来诊治吧。"蓝正阳一听，急忙对屋外高声喊道："传太医进来！"门外跪立的王春来等人已经听到了屋内的这番动静，心中都是松了一口气，这时听得国王传令，急忙站起来疾步入内。此时已经用不着林月湖了，她长出一口气，虚弱地向门外走去。她觉得自己浑身都快累得散架了，急需找个安静地方休息一下。蓝玉珠对蓝正阳轻声告辞后，上前扶着她一同出门。蓝如歌疾步来到她身前，关切地问道："感觉如何？辛苦你了，我代如雪谢谢你。"林月湖摇摇头："我没事，不用担心。大家都是一家人，只要如雪能醒过来就好了。"蓝如歌执起她的手轻握一下："好好休息，我晚些时候去看你。"林月湖点点头，与蓝玉珠一起朝外走去。待她的身子一沾上蓝玉珠的大床，立即倦极无力地沉沉睡去。林月湖再睁开眼时，外面天色已经全黑下来，估摸着时间不早了。她想起来自己连午饭都还没吃，如果不是肚子里大唱空城计，说不定就睡到第二天早上去了。从床上下来，伸了个懒腰，向室外走去。不知道如雪现在怎么样了，她想着这件事就往自己的寝室走去。一路经过长廊只觉寂静无声，到了自己

屋子门口一看，里面空空荡荡一个人影也没，想来是蓝如雪苏醒后就被送回自己的寝宫调养去了。“姐姐，你醒啦！”身后传来江雪晴娇脆的声音。林月湖转过身迎向江雪晴：“是啊，有什么吃的没有？我可饿坏了！”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5）

“公主专门叫人给你炖了燕窝粥，我这就去给你端过来。”江雪晴说着就往小厨房而去，不一会儿就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粥回来了。林月湖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含糊不清地问道：“我醒来之前有没有什么人来过？”“姐姐问的是王子殿下吧？”江雪晴眨眨眼，宛尔一笑。“既然知道还问？”林月湖瞪着她。“王子殿下刚刚来的，见姐姐睡得正香，就没让叫醒你，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花园里。”江雪晴老实答道。林月湖差点没被呛住，拍着胸口艰难地说道：“雪晴，你怎么不早说……”话音未落，粥碗已经塞进江雪晴的手中，人也飘了出去。花园里悄然无声漆黑一片，只有几个角落里亮着几盏昏黄的宫灯。林月湖还没适应周遭的黑暗，已经有一双坚实有力的臂膀将她揽入怀中，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姿势。“月湖，怎么办，我脑子里面全是你的身影，时时刻刻都想看到你……”蓝如歌深深地嗅着她清雅的体香，喃喃说道。林月湖倚在他的颈窝下，他强劲有力的心跳声让她觉得十分踏实：“Ditto。”“什么？低头？”蓝如歌以为自己没听清楚，不解地问道。林月湖宛尔一笑，将双手攀上他的后颈：“是的，低头……”蓝如歌真地低下头来，林月湖在他耳边轻轻说道：“我和你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想你……”温热芬芳的气息吹拂着蓝如歌的耳朵，让他连心里都痒了起来。黑暗中，他一边探索着她的唇，一边低语道：“月湖，你为什么会如此特别如此动人？你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和见识都是从哪里来的？”林月湖晕生双颊哑然失笑：“也就是你才会觉得我特别和动人了，所谓情人眼里——”说到最后她才生生顿住，想起这个时空里没有美女西施。“你在我眼中就是最特别最动人的，旁人不懂得欣赏你的美那更好……”蓝如歌毋庸置疑地说道，然后吻上她的唇，贪婪地汲取她的甜蜜和芬芳。“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身后传来江雪晴羞怯的声音，“魏公公来了，说国王陛下在御书房召见王子殿下。”“知道了，我即刻就去。”蓝如歌答道，却有些依依不舍。“去吧，陛下深夜召见必

有要事。”林月湖满腔柔情地推开了他。御书房内，蓝正阳再次召来蓝如歌与李少安议事。因为蓝如雪意外落水险些丧命恐怕会被人视为不祥之兆，由此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所以他们将之前已经议定的迎宾与接待仪程重新梳理一遍。蓝正阳已对整个王宫下达禁口令，所有宫人一律不得将今天公主落水之事透露半个字，对外只称公主近来偶感风寒玉体不适，需要闭门静心调养一周。原定的大正朝钦差迎亲使兼鸿胪寺卿潘定邦入城后第二日谒见公主之事也顺延至七日后。君臣三人议定后，李少安急忙赶回礼宾司连夜调整部署。第二天刚至辰时，上华城外十里坡的官道上锦旗招展，锣鼓喧天，王宫为显隆重其事，派出了最高规格的仪仗队伍郊迎十里，仪仗队成员均身着红色吉服，手执各式仪仗器具，排成一个方阵肃整以待。队伍前方一座彩绘凉棚内端坐的正是一身簇新青色官袍的礼宾司司长李少安，另一人自然是头戴玉龙冠身着白蟒袍的蓝如歌。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6）

大正朝迎亲队派出的前站礼官禀报说迎亲使潘定邦为首的队伍半个时辰后即到，所以众人顶着大日头屏声敛气静待来人。谁料一个时辰过后，前方官道上仍无动静，又等了一刻，却见一个侍卫打扮之人骑着一匹马跑来，直行到凉棚跟前时来人方才翻身落马，声称暑气太重，迎亲队伍连日奔波十分疲累，现在已经在五里外扎营休整，待傍晚日落凉爽时再开拔入城。李少安一听迎亲队傍晚才能入城，一颗心顿时沉了下来，这明摆着人未至势先到，这位潘定邦大人是要拿足了派头把他们晾上大半天啊！但他不动声色地点头道："知道了。这位兄弟辛苦，请先喝杯酒水休息一下吧。"于是吩咐手下人将这名侍卫带下去安顿起来。此时三伏天刚过，仍是暑气蒸腾热不堪言，要让一众迎宾人员顶着日头从早等到晚几乎不可想像，所以李少安面有难色地对蓝如歌问道："殿下，您看这要如何是好？""这位潘大人好大的架子！"蓝如歌抿了一口清茶，唇角泛起一抹笑意，"他要想显摆我们不能不给他这个机会，成全他好了。传令下去，叫大家退至树林边休息等待，再派人回宫里报个信。"李少安闻言颇为赞同，于是召来传令官将蓝如歌的命令吩咐下去。霎时，训练有素的八十名迎宾员迈着齐整的步伐退至官道左侧的小树林边，这里有树阴遮蔽，众人顿觉凉爽适意。待日头移到天中时，城门处自然有后勤人员用大车装来一桶桶的米饭与菜肴一一分发众人。如此无聊等待半天，到日落西山时，官道上终于扬起漫天黄尘，随着一阵阵嘈杂的马蹄与车轮声响起，一列庞大的队伍终于缓缓移动过来。有擎着"正"字黄色大旗的掌旗队，有百来辆拉着红漆大木箱的马车队，有盔甲鲜明、刀枪锃亮的骑兵护卫队，还有一辆四马并辔的华丽大车。整个迎亲队伍有一千多人，绵延数里之长。这边厢蓝如歌与李少安早已领着迎宾队与一众礼宾司相关执事列阵而待，半晌，大正朝的掌旗队走到近前时退至官道两边，四马大车徐徐开到最前面停住，车厢门口站着的两名小太监急忙跳下车

来，将厢门打开后分立两边唱诺道：“大正朝钦命迎亲长官、鸿胪寺卿潘定邦大人到！”只见车上红影一闪，一名头戴黑红相间纱翼帽、身着赭红色特制袍服的官员背负双手施施然走下车来。李少安急忙上前一步，脸上绽放出最诚挚的笑容，抱拳行礼道：“这位想必就是大正朝鼎鼎大名学富五车的潘定邦潘大人了，下官西月国礼宾司司长李少安，久仰潘大人英名，今日终于得见真颜，李某人幸甚之至啊。”这位潘定邦大人四十余岁年纪，身形富态，面白无须，微微眯着的双眼内精光乍现，此时听着李少安一堆肉麻话抛过来，嘴角不由扯出一丝笑意，抱拳还礼道：“原来是李大人，幸会幸会。”这时，从潘定邦身后的马车上又走下一个人来，面相十分年轻，似乎还不到二十岁，面如冠玉，唇若涂朱，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戴一顶靛蓝色纱翼帽，着一身湖蓝色官袍，意态显得极为潇洒自如。潘定邦对李少安介绍道：“这位是大正朝鸿胪寺少卿、本官副手李煜大人。”李煜对着李少安揖手一礼道：“下官李煜见过李大人。”李少安急忙回礼道：“原来是李少卿，久仰久仰！李少卿真是一表人才，年纪轻轻就当此大任，他日前途不可限量啊！”给人戴高帽最是李少安擅长之事，此时想也不想就随手送出一顶。不过心中微讶，之前似乎没听说有这位李少卿同行，不过既然正卿都来了，多一个少卿也在情理之中。“来来来，我给二位大人引见一下，这位乃是我西月国国王陛下长子、王子殿下蓝如歌。”李少安微微弯腰，恭谨地介绍道。蓝如歌背负双手，瞧着潘定邦与李煜淡淡一笑。既是一国王子、未来王位的继承人，潘李二人也不敢过于轻慢，不管心里怎么想，面子上的礼数总要尽到，而且西月国国王派王子出城亲迎，也表现出对大正朝迎亲使节的足够重视与尊重，所以此时听李少安这么一说，均规规矩矩躬身行了个礼：“下官潘定邦（李煜）参见王子殿下。”蓝如歌伸手虚扶一下：“二位大人免礼。您二位不远千里来我西月国迎亲，本王代国王陛下表示诚挚的欢迎与问候。各位旅途劳顿一路辛苦，本王已在宫中薄备酒水为二位接风洗尘。二位大人，本王先行一步，在宫内恭迎二位光临，请！”潘定邦与李煜一同回

答道：“谢王子殿下款待，请。”有小吏牵过一匹黑色骏马来，蓝如歌当先跨上马背，朝上华城城门急驶而去。李少安对潘李二人说道：“请二位大人上车，本官为大人引路。”潘定邦与李煜嘴里说着感谢，?身上了马车。李少安翻身上了另一匹马，喊了声“起——”，然后催动马匹朝前行去，马车带着长长的迎亲队伍缓缓开动起来。至于大正朝的八百人骑兵护卫队，当然是不能入城的，由上华城外镇守宫城的御林军相关将领就地安排驻扎在十里坡小树林另一侧的营地内。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7）

等迎亲队入城时，天色已黑，上华城内华灯初上，而且为迎接大正朝使节的到来，同时为庆祝即将举行的公主大婚，官道两边沿街的每家铺子与民房均挂上两盏红灯笼，整条官道亮如白昼，洋溢着热烈的喜庆氛围。街边路人在这队身份尊贵的队伍行过来时，均面带敬意纷纷屈膝行礼。一部分人纯为看热闹而来，一部分人则面露惊奇与激动之色，在队伍离开之后指指点点，“看人家这气势排场，不愧是天下第一大国啊！”“咱们公主能嫁入大正朝也是天大的福气啊！”“福气个屁！你愿意自家姑娘千里迢迢嫁出去，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吗？”“是啊，谁知道咱们公主嫁过去能不能有好日子过。”“小声点！说这等大逆不道之话不怕掉脑袋了？”……马车内，窗口的帘子已经掀起，潘定邦与李煜饶有兴趣地浏览着上华城的街景，半晌，潘定邦摇头道：“看来这座上华城也不过如此，比咱们昊京城差了不止一点，街道不够宽，热闹也比不上。”李煜一笑：“昊京城论大气与繁华程度当然是上华城比不了的，不过我看他们街道规划严整，民风似乎比较淳朴，也别有一番动人之处吧。”潘定邦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有些不以为然。李煜不再说话，似乎看着窗外的街景出了神。当晚，偌大的紫宸殿内流光溢彩灯火辉煌，西月国方面以王子蓝如歌为首，礼宾司司长李少安为辅，在紫宸殿内大宴大正朝的迎亲使节。宾主双方按身份品秩纷纷落座后盛大的国宴正式开始，美酒佳肴与奇瓜异果流水介往送各个酒案又有一群盛妆舞伎轻摆柳腰款款步入大殿中央，随着乐曲翩翩起舞，大殿内顿时热闹起来。蓝如歌与潘李二卿推杯换盏，气氛颇为融洽。酒过三巡之后，蓝如歌说道：“舍妹冰月公主近日身体不适，所以谒见一事只能择日进行，还望二位见谅。明日一早国王陛下会在朝会上召见二位，然后由李少安带二位在上华城内周游一番，介绍些我西月国的历史名胜与人文风物。”潘定邦与李煜之前已经得到李少安的知会，所以此时听了并不意外。入夜，林月湖正在凝翠宫内与蓝玉

珠一起吃晚饭，就见门口的小李子进来禀报说公主蓝如雪的贴身婢女初桃在殿外求见，母女二人均觉意外，蓝如雪昨天溺水后好不容易才苏醒过来，此时正该静心调养才是，这么快派初桃来此会有什么事？初桃进来后，分别对二人福了一礼说道：“奴婢初桃见过出云公主与芳华郡主殿下。我们冰月公主感念芳华郡主昨日的救命之恩，因为现在身体还很虚弱，不能亲自前来凝翠宫，特命奴婢请郡主前往景华宫，公主好向郡主当面道谢。”原来为的这个事，林月湖笑道：“不过是举手之劳，公主太客气了。”蓝玉珠也笑道：“公主既出言相邀，你也不能拂了她的一番好意，就去景华宫看望一下她吧。”林月湖点头答应，匆匆将碗里最后几口饭粒扒进嘴里后，江雪晴替她理好衣襟，确认并无不妥后，送她出了宫门。不一刻，林月湖随着初桃来到景华宫，然后径直去了蓝如雪的寝室。蓝如雪正躺在床上休息，脸色仍然十分苍白，昨日落水后侥幸被林月湖救醒，此时身体虽无大碍，但仍然十分虚弱。见林月湖进了屋子，就想挣扎着坐起来。林月湖急忙上前扶着她，取过床头一只大靠枕垫在蓝如雪颈后，让她可以半躺着说话。蓝如雪感激地看她一眼，勉力笑道：“芳华郡主，不好意思，这个时候请你过来，你能陪我说说话吗？”“公主言重了，就叫我冬儿吧，公主有什么话请说，冬儿洗耳恭听。”林月湖恭敬着回答。一旁的初桃搬过一张锦凳放在床前，请林月湖坐下。林月湖也不再客气，在蓝如雪身前坐下来。初桃十分乖巧地退了出去。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8）

“首先我要郑重感谢你昨天的救命之恩，”蓝如雪轻轻说道，“我醒来后听了哥哥的叙述才知道我当时情况有多危急，连太医都束手无策了，没想到冬儿妹妹却能妙手回春，不施药石就能将我救醒。”“公主过奖了，冬儿不敢当，”林月湖笑道，“我只是幼年时候在家乡看到郎中如此救人，以前我也从未试过这种方法，想到昨天的情形我也觉得有些后怕呢。”她不想掩饰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时的生涩与紧张，也不愿意说什么“公主福大命大必然会遇难呈祥”之类的奉承话。蓝如雪点点头，对林月湖的“实话实说”微有欣赏之色，说话的语气也真诚起来：“如此说来你当时救我也是冒着一定风险了，那我更要谢谢你了，之前我对你有些成见，如果往日有言语行事不周之处，还请你多多包涵。”林月湖来之前猜测蓝如雪只会跟她讲些冠冕堂皇的客气话，却不料她往日里清高自傲对她隐有敌意，现在却能说出这么一番诚意之话，所以她也诚恳地说道：“公主多虑了，你往日对我并无不妥之处，昨天我救你也只是举手之劳，不必为此耿耿于怀。”蓝如雪松了一口气，终于笑了起来，说不出的娇羞动人：“感谢的话我也不多说了，以后你和哥哥来往我再也不会反对了。”林月湖闻言一愣，这位公主的话风转得也太快了些！蓝如雪这样说算是知恩图报吗？她有些哭笑不得：“公主这话从何说起？”蓝如雪眨眨眼答道：“我看得出来哥哥对你的情意，他的一举一动可逃不出我的眼睛，即使他在没有跟你说话的时候，目光也总是追随着你。”听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有板有眼地说着她哥哥对于自己的情意，林月湖好笑之余也有些感动，但她与蓝如歌的事情目前还没得到国王与王后的认可，所以她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一下。片刻后，蓝如雪秀眉轻蹙：“可是，母后的心意想必你也知道了，我现在也没办法帮助你们跟母后作对，你和哥哥不要怪我才好，因为我自己的问题都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越说声音越是细微，到最后更是低了头，面颊飞上一抹粉色。林月湖知

道蓝如雪与苏慧如自幼往来，交情必定不浅，她们俩要是站在同一阵营自然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她不会小气到因为这件事就对两个小姑娘心生怨恨，毕竟前世讲究的是恋爱自由、公平竞争。只是此时见蓝如雪一副似羞似怨、欲言又止的神情，不像先前对待大婚之事所表现出来的倔强与执拗，不禁有些疑惑地试问道："公主，此话怎讲？"蓝如雪贝齿轻咬玉唇，垂下眼眸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蓦地咳嗽起来，半天才止住，额头上渗出一片细密的汗珠。林月湖见蓝如雪实在气虚体弱说话都有些费劲，犹豫着说道："公主，你伤病未愈，不可过于劳累，不如你先好好休息，我改天再来看你吧。"说着就要站起身来。蓝如雪伸出右手按在她手上，轻轻说道："我不碍事，你再陪我坐一会儿好吗？我今天很想和人说说话。"林月湖见她一脸楚楚可怜的神情，不由心中一软，握住她冰凉的手重新坐好："好，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陪着你。"蓝如雪感激地一笑，静默片刻后，轻轻说道："今天八月初一，再过十四天，八月十五日，我就要启程离开王宫嫁往大正朝了。"蓝如雪与大正朝三皇子联姻之事举国皆知，王宫上下为筹办此事也已忙碌了几个月，林月湖自然也是清楚无比。兹事体大，她不发一言，只是静静地听着蓝如雪的述说。"我不想沦为国家间的政治交易品。不错，大正朝是比我们西月国强大很多，我嫁过去或许有些人觉得是一种荣耀，可是这却不是我的荣耀。""父王母后觉得我很自私，说我总是为自己打算，却从来不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去考虑。可是我只是一个小女子罢了，维护国家安全这么大的重担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来背负呢？我真是想不通。"蓝如雪轻叹道，随即看着林月湖说道："抱歉，之前我为了逃避这门婚事，暗地里让几位嬷嬷去民间寻访与我相似的女子，这才把你拉到宫里来，你一定很怪我吧？""没有，你这样做也是身不由己时想出来的对策，也许命中注定我就要进宫来吧！"林月湖朝她微笑一下，如果她没有进宫，又怎能遇到蓝如歌呢？林月湖想起一个古老的故事来，笑着说道："和亲政策自古以来就经常被各个国家采用，成为维系诸国之间关系的一条纽带，往往可以换来

天下数十年间的和平。”“是吗？”蓝如雪好奇地问道，“我们西月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和亲纪录呢！”“哦，是的，我是从一本古书上看到的，大概是千百年前发生的事情吧。”林月湖随口解释道。“你看的书还真多！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你给我讲讲好吗？”蓝如雪顿时来了兴趣。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9）

“好吧，我给你讲个昭君出塞的故事吧。”林月湖略一思索，将前世这个流传千古的故事娓娓道来，“从前，有位名叫王嫱字昭君的少女，是皇宫中的一名普通宫女，容貌姣好，美丽动人……”待讲到昭君出塞告别故土之际，悲从中来，拨动琴弦奏出凄凄别离之曲，天上正往南飞的大雁被曲子的幽伤所感动，再看到昭君的绝世容颜时，一时忘了展翅飞翔，竟从云端跌落下来，从而被人誉为“落雁”之姿时，蓝如雪怔怔地想像着当时的情景，继而唏嘘不已。“昭君嫁到塞外匈奴后，被封为王后，她不仅将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去了塞外，还努力融入全新而陌生的生活中，从此，中原与匈奴和睦相处五十余年，令两国人民得到一段可贵的休养生息时间，人民为了感谢她的恩泽，不仅作诗作曲来歌颂她，还将她的事迹编成了故事代代相传。” 花了好一会儿功夫林月湖才结束了昭君出塞的故事，松了一口气。“这个故事十分美丽动人，”蓝如雪眨着灿如星辰的明眸，停顿片刻后接着说道，“人们是不是都认为王昭君是一个勇于献身胸怀宽广的奇女子？”林月湖想了想后答道：“也不尽然吧，有些人认为她是被迫远离故国，她的出塞是一出悲剧，有一首古诗就是这么说的。”接着她轻轻地念起杜甫那首著名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蓝如雪细细品味一番后，轻叹一声，幽幽说道：“我觉得这位昭君姑娘十分伟大，就如上阵杀敌的将士一般可歌可泣，只是，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她那样，换作是我嫁到茫茫塞外去，只怕要不了两年就会郁郁而终了。”“别瞎说，”林月湖正色道，“你是一个坚强独立的女孩，大正朝也不是塞外大漠连天的苦寒之地，就算你真的嫁了过去，我相信凭你的聪明机智也一样能好好地活下去。”“谢谢你如此肯定我。”蓝如雪定定地看着林月湖，真心地说道。奇怪，她明明知道林月湖比她还小了大半岁，但此时听她讲

话反而感觉她像自己的大姐姐一般。“可是，就怕我现在想当昭君也没有那个条件了。为什么我没有早点认识你呢？有你帮我出主意，事情说不定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片刻后，她一脸凝重地说道。“此话怎讲？”林月湖讶然问道。蓝如雪紧咬下唇，低垂的睫毛轻颤起来，半晌后终于鼓起勇气说道：“我现在已经不是处子之身了！”“你说什么？”林月湖闻言怔住。“我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冰清玉洁的女儿身了。”蓝如雪一字一顿地说道，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林月湖，樱唇紧抿，等着看她听到这个不可思议的消息时，脸上可能会出现的震惊、嫌恶、慌乱或者愤怒的表情。可是，没有。林月湖只是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公主，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意中人？”蓝如雪苍白的脸上瞬间泛起一抹淡粉的羞色，片刻后，轻轻点了下头。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日她与齐玉生相会的情景来，想起他热烈真挚的眼神，落遍她全身的温柔细密的吻，如同带着魔力般点燃她激情的轻柔手指……以及最后让她沉沦、心甘情愿为之献身的喃喃呓语：“如雪，我爱你……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冒险？”什么样的男子竟能获取骄傲自矜的蓝如雪的芳心？林月湖十分好奇。而蓝如雪竟然会在大婚前夕不顾一切地委身于他，这份勇气与执著也足以令她刮目相看。而这名男子与蓝如雪竟然能瞒过宫里所有人的注视私下幽会，想必也不是一般人了。静默片刻后，蓝如雪痴痴说道：“我不后悔把自己给了他，我不后悔。我只是害怕如此一来，会导致一些对我们西月国，对父王母后不利的后果。”“公主，你昨天怎么会落入翠湖中的？真的是无意中失足落水吗？”林月湖想起昨天的事心中不由升起一个疑问。从公主溺水的严重程度来看，当时情形显然与她上次落水有很大不同，如果不是侥幸碰到她这么一个现代人在场，她又凑巧了解一些急救方法，后果如何谁都不敢想像。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0）

“原来这也没有瞒过你，你真聪明。”蓝如雪由衷地赞道，接着缓缓述说起来，“我确实不是意外落水，而是自己故意跳下去的，当时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我没想到在水里会这么难受，我并不是存心想死的。”林月湖疑惑更甚，眉毛一扬低声说道：“你跳湖，是不是为了拖延婚期，甚至以死相逼，让国王与王后取消联姻？”蓝如雪叹息道：“以死相逼倒不敢，我不想看到父王母后因此而伤心欲绝。可能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吧，要怎么做我真的还没想好。”“你怎么能这么傻呢？万一出了意外可怎么办？你的意中人知道你这么做吗？”林月湖摇头道。“他不知道的，跟他没关系。我是自己一时心急才这么做的。”蓝如雪垂下眼睫。“你这又是何苦呢？他不会不知道你即将远嫁他国，既然敢与你欢好，为何不敢与你一起承担责任共渡难关？难道他是个懦夫不成？竟然眼睁睁看着自己爱的人独自赴汤蹈火？”林月湖很为蓝如雪不平，越说越气。“不不不，他不是这样的人，”蓝如雪急忙辩解道，“你不了解他，他是个胸怀坦荡有情有义之人，对我也是很好的。”“既然如此，他为何没有想出可以将你留下来的好办法？”林月湖反问道。“这个，”蓝如雪一时语塞，怔了怔，“时间仓促，他现在一定在着急地想办法……”说着眼睛就红了起来。“希望如此，”林月湖心中也十分难过，不由握紧她冰凉的小手，不安地说道，“你如此爱他信任他，相信他也不会辜负你的。”蓝如雪先是摇摇头，然后又点点头，突然星眸一闪，抬头说道：“我可以和他逃离王宫、离开上华城甚至离开西月国，从此不问世事浪迹天涯！就像当年你的父母亲那样！”林月湖思索片刻后轻轻说道：“此计恐怕不可行，此一时，彼一时也。我母亲当年虽然也是背负毁婚之名与我爹爹远走他乡，但当时王宫需要安抚面对的只是自己的臣民，时间久了西月国百姓自然就淡忘了。但如今是两国之间的联姻，大正朝国势强盛，事态不是我们能轻易操纵的。一旦你突然消失，王室该如何向大正朝的迎亲使交代呢？”蓝如雪

左思右想，也觉得自己刚才的提议有些不切实际。忽然又想到当年出云公主背弃的对象正是齐玉生的父亲齐之远，这算是天理循环、姑债侄偿吗？这还真是世事难料、造化弄人啊！要想得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确实不容易，林月湖也犯了难。蓦地想到自己来景华宫一坐至少已有一两个时辰，蓝如雪已经耗费了太多心神，实在不利于她的身体恢复，于是站起身来说道："公主，我会帮你一起想办法的，还有一些时间，你不要太过着急，先把身子养好。时辰已晚，我要先告辞了。"蓝如雪有些依依不舍，但也觉得自己此时十分困顿，于是不再勉强，只是楚楚可怜地望着林月湖道："你明天再来看我好吗？我一个人呆着总觉得心慌意乱。"林月湖点点头，拍拍她的手后转身离去。深夜，整座王宫似乎已沉沉睡去，静静地隐身于迷茫的黑幕之中。无论是西月国的迎宾使还是大正朝的迎亲使，在经过白天汇合寒暄、夜里饮酒作乐后，更是睡得无比酣沉。四更时分，一个手执王宫地图的黑衣人像一团轻烟般越过高高的宫城，在一片宫殿屋脊上轻轻几个起落后，悄无声息地潜入了景华宫，片刻间来到冰月公主的寝室前。黑衣人用一根竹管捅破窗棱后蒙着的窗纸，借着极佳的目力看清了室内的环境，然后用竹管往室内吹了一口青烟。片刻后黑衣人微一用力，门"咯吱"一声被推开，他闪身而入，抄起床上昏睡的蓝如雪，然后如一道黑箭般掠了出去。第二天一早，天色已大亮，初桃被人摇晃好一阵后终于醒了过来，却见芳华郡主连声问道："你们公主呢？公主去哪里了？""公主？公主不是好好地睡着吗？"初桃揉着惺忪的睡眼答道，觉得脑袋有些沉重，迷迷糊糊地下了床来到蓝如雪的床前，却见床上被衾零乱，空空如也，哪里有公主的身影？她顿时醒过神来，有些着慌，公主身子虚弱，不在床上会在哪里？林月湖见初桃一副懵然的样子，不由轻责道："快去找找！"说着自己转身出了门。之前她已经看过寝室内部，并未见到蓝如雪。一刻钟后，连景华宫门口的执勤侍卫与太监也得知了蓝如雪不在景华宫内的消息，但他们同样一脸茫然，因为两天来公主一直卧床养伤，并未曾踏出景华宫门一步。林月湖心

中隐隐觉得事情有些不妙，蓝如雪怎么会平白无故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不?了呢？但她不敢多想，先告诫景华宫门口的侍卫与太监不得伸张此事，然后吩咐初桃立即去广宁宫询问秦王后，然后自己匆匆赶往煜德殿找蓝如歌。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1）

来到煜德殿前时，却见蓝如歌一身正式穿戴正要出门，急忙上前拦住他，将他们在景华宫内遍寻不着蓝如雪、并且已派初桃去广宁宫问询的情形详细说了一遍。蓝如歌顿时也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沉吟片刻后说道："你想得很周到，我与你一同先去母后那里瞧瞧。"转身向随行的太监小福子交代了几句，然后与林月湖一同朝广宁宫行去。今天的朝会上，国王蓝正阳会正式召见大正朝的迎亲使节，商议两国联姻的一些具体事宜，蓝如歌身为西月国迎宾使团成员之一自然也要出席朝会，此时他让小福子先去升平殿报备，说自己要稍晚些到。等林月湖与蓝如歌赶到广宁宫时，秦王后已经在满脸焦急地训斥初桃："你们到底是怎么服侍公主的？先是意外落水，现在居然连人都不见了！"初桃跪在地上一脸惶然，结结巴巴地回答道："王后殿下，奴婢该，该死，奴婢真的不知道公主什么时候不，不见的。昨晚芳华郡主离开后，公主很快就睡着了……"秦王后已经瞧见正急步走进来的林月湖与蓝如歌，忍了忍终于没有将矛头转向林月湖。不管她之前如何看林月湖不顺眼，她毕竟刚刚救了蓝如雪一命，她不能不承这个情。蓝如歌见初桃的脸色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红晕，神情昏昏然，立即断定这是中了迷药的症状，顿时心中一沉，转身对秦王后和林月湖说道："昨晚定有贼人来过，如雪是被人劫走了！"秦王后闻言大惊，怔怔地说道："被人劫走？这，这可如何是好？"林月湖心中也是一片焦虑，思索片刻后慢慢分析道："公主大婚在即，大正朝的迎亲使节也已入宫，公主这个时候被人劫走应该与此事脱不了干系。"其实她心中有些疑问并没说出口，谁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干冒风险将蓝如雪劫走？她那个神秘的意中人无论如何也洗脱不了嫌疑了。但此人乃是蓝如雪的隐私，在没弄清楚状况前，她不好贸然将此节公之于众。蓝如歌点了点头，这是目前唯一合理的解释了。秦王后面上忧色更甚："这么做除了破坏两国联姻还能有什么作用？贼人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究竟是我

们西月国的人，还是大正朝的奸细？”蓝如歌此时当然无法回答，只能安慰道：“母后，您先不要过于焦急，先令秦重在宫内外仔细搜察一番，看能不能发现些蛛丝马迹。但此事须暗中进行，不要惊动大正朝的迎亲使节，以免节外生枝。父王现正在升平殿召见他们，儿臣先去应对一番。”秦王后只能答应下来，立即派小平子传召秦重来见。林月湖与蓝如歌一道出了广宁宫，看着他欲言又止。蓝如歌觉察到她的不安，轻声说道：“月湖，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我现在必须先去升平殿，回来我去找你好吗？”林月湖点点头，目送蓝如歌匆匆而去。庄严肃穆的升平殿内，国王蓝正阳正在召见大正朝的迎亲使节，潘定邦与李煜因为身份尊贵，特别享受到了赐座的待遇。朝会最开始先由大正朝的指引官向西月国君臣一一介绍迎亲使节的身份与职司，蓝如歌赶到时这一环节刚好结束，他穿过殿前悬挂的重重帷幕，不动声色地站到蓝正阳身边。蓝正阳看他一眼，目光中虽有疑惑，但并未出言询问。指引官介绍完毕后，潘定邦来到大殿中央，以钦差迎亲使的身份宣读了大正朝皇帝修与蓝正阳的国书，无非是愿与西月国结为姻亲，两国世代交好云云。接着上来一名大正朝的唱礼官，手捧一幅足有三尺长的绢帛礼单，摇头晃脑地地念道：“大正朝皇帝陛下亲赐西月国冰月公主殿下聘礼如下：金镶玉如意一对，金麒麟一对，六尺红珊瑚两座，八宝飞凤赤金冠一顶，赤金锭一百只，珍珠十斗……”唱礼官足足念了两刻钟才将礼单念完，聘礼囊括吃穿用度各个方面，什么金银珠宝、凌罗绸缎、参茸虫草等不一而足，规格之高与份量之重让殿内不少西月国官员也暗自乍舌。然后礼宾司司长李少安出列代表西月国对大正朝皇帝的深情厚爱赞颂一番，接着将冰月公主的嫁妆也宣读一遍，也是潢潢一大篇，与大正朝的聘礼比起来也不差什么了。毕竟冰月公主蓝如雪是蓝正阳最疼爱的女儿，自小待之如珠如宝，如今要将她远嫁异国，此后相见无期，这份嫁妆自然会格外丰厚。礼尚往来后，蓝正阳随意地问了一些大正朝皇室及臣民的近况，出来作答的人是李煜，不卑不亢侃侃而谈，不消片刻就极有分寸地将情况介绍清

楚。蓝正阳一面听着心中一面认可，这大正朝派出来的无论是正卿还是少卿果然都有些能耐，叫人不容小觑。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2）

待李煜陈述完毕后，蓝正阳着力温言抚慰一番，表彰此次迎亲使团不远千里来到西月国的功绩，令王子蓝如歌率有司人员在迎亲使团驻宫期间善加款待，不得有误。蓝如歌行到阶前与李少安同时领命。如此一来很快就过了巳时，重要仪程也已商议完毕，蓝正阳宣布中午偕同王后亲自在紫宸殿大宴迎亲使团与西月国相关官员，然后结束朝会。等蓝正阳退入升平殿后，蓝如歌终于抓住这个时机单独向他详细禀报了蓝如雪失踪一事，蓝正阳自然震惊不已，但既然蓝如歌已做出相应安排，只能暂时按下心中的焦急。即将在紫宸殿举行的筵席乃是正式的国宴，他与秦王后及蓝如歌均需出席。等国宴也终于结束，李少安带领迎亲使团出宫往上华城内游览后，蓝如歌向父王告了个假，目送父王陪着母后一同往广宁宫而去后，终于长出一口气，径直去凝翠宫见林月湖，想必她已经等得很着急了。果然，蓝如歌进入凝翠宫后园时，就见林月湖有些心神不宁地在园中四处走动，急忙迎上前去。二人十分默契地并未寒暄，并肩穿过园子来到翠湖，然后步入湖中凉亭。“你知道如雪有位意中人吗？”林月湖直入主题。蓝如歌微怔一下，旋即明白她话中所指，不由深吸一口气缓缓道：“是的，我知道。你怀疑如雪的失踪跟他有关？”林月湖一时有些气恼：“原来你真的知道！你觉得我们可以将如雪的这位意中人从这件事中扯脱开来吗？”“在如雪失踪之前，我对如何处理他们二人之事比较矛盾，但如今看来，我确实有些思虑不周的地方，”蓝如歌叹息一声，“或许我高估了齐玉生身为臣子的谨守自持，也低估了如雪对于感情的执著与任性。你说的确实有道理，我这就去齐府走一遭，看看齐玉生对这件事如何解释自辩。”原来蓝如雪的意中人竟然就是大学士齐之远的长子齐玉生！林月湖直觉这件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对于这个齐玉生她所知有限，只有一回在宫里远远地跟他打过一次照面，知道个大概模样，但对于他的人品性情方面可谓一无所知。既然他是齐之远长子，她下意

识中对他就有几分先入为主的成见。但之前蓝如歌明知齐玉生与蓝如雪暗通款曲，却并未明确加以阻拦干涉，想必齐玉生在某些方面也是得到蓝如歌认可的。但是，如今看来，蓝如雪被劫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齐玉生了，他难道就丝毫不顾忌王宫会对他起疑吗？林月湖越想越觉得脑子里乱作一团，索性什么也不想了，定定地看着蓝如歌说："我要跟你一起去！""你也去？这怎么行。"蓝如歌想也不想就拒绝了。"为什么不行？"林月湖急了，连珠炮似的说道"不只是你关心如雪，我也担心她的安危啊！而且昨晚她对我倾吐了很多心事，无论是做为亲戚还是朋友，我都必须为此尽一份心力。况且，如雪有些事情我比你更清楚，我跟在你身边也可以给你提供些参考意见。"这些理由确实不是强词夺理，蓝如歌对林月湖遇事的冷静果断与细致的分析能力也早生钦佩之心，当下也不忍回绝她的一番好意，只得苦笑着答应了她。只是林月湖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跟他一起出宫去齐府，显然太过招摇，可能还没走到宫门就被人拦下了。于是，林月湖穿越到古代后又一心愿终于得偿：女扮男装出宫去也！两人立即去了煜德殿，蓝如歌好不容易从卧房箱底找出一套自己数年前穿过的样式简单的旧衣服，勉强让林月湖换上了，自己也换了一身普通的家常服饰。林月湖穿着他的衣服虽然还是略显宽大，但束上腰带后还算合体，再将满头珠钗的秀发放下来，只用当初蓝玉珠给她的一只简单的白玉簪在脑后挽了个髻，一个俊俏清秀的翩翩佳公子就此诞生了。林月湖重生后的相貌本来就不属柔媚婉约的小女儿式的，而是眉目间颇有几分果敢的英气，所以扮了男装后看起来并不如何娘娘腔的别扭。她顾镜自赏也觉满意，然后学着蓝如歌的步态走了几圈，片刻后举手投足间已经有了几分潇洒的意味，除了声音还有些女性化的娇脆外，并无多少破绽了，却没注意到身边的蓝如歌凝视她的双眸中有火光在灼灼闪耀。"月湖，你总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他从后面将她轻轻揽入怀中。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3）

林月湖调皮地挣脱他的怀抱，右手一挥，做了个十分洒脱的姿势：“蓝兄，请！”蓝如歌一笑，与她并肩步出煜德殿。煜德殿的小福子和一众侍卫丫环见跟进去一个郡主，出来的却是一名俏公子，吃惊得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但蓝如歌自然不会跟他们解释什么，只丢下一句“若父王问起，就说我有事出宫去了”，然后带着林月湖匆匆前行。小福子他们只觉得这位年轻公子有几分面熟，却来不及仔细打量，木呆呆地看着王子殿下带着那位公子渐渐远去。一路畅行无阻，众人远远见到蓝如歌时就低头屈膝行礼，哪有空暇去看林月湖？只当她是哪家王公大臣府上的年轻公子哥。到宫门口时，却见禁军统领秦重正与守门侍卫交代什么。秦重早已瞥见王子殿下带着一名年轻公子朝宫门走来，急忙上前行礼。他一早被秦王后召入广宁宫，已经知道冰月公主失踪一事，甚感职责重大。公主失踪之事虽然不能对外张扬，但他这大半天已经暗中派心腹侍卫在王宫内外进行了严密排查，却未发现任何异常状况，心中自然十分焦急。蓝如歌让秦重免礼后，声称出宫办事，就要与林月湖一同出门。秦重这时抬起头来迅速而仔细地打量了林月湖一眼，却有一种陌生与熟悉交织的复杂感觉，这位秦统领终究不是普通人，蓦地想起来她是谁了，惊异之下“芳华郡主”四个字就要脱口而出。蓝如歌急忙打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缓缓摇了摇头，秦重立即明白这位芳华郡主是有意要避人耳目，当下不再言语，恭送二人出宫。林月湖入宫以来，除了上次深夜遭劫被迫离宫外，这还是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下踏出宫门，而且自己还是一身男装打扮，顿觉一切都格外新奇有趣。可惜她心中牵挂着蓝如雪，并没有多少闲情逸致来好好欣赏外面这个真实而鲜活的世界。行不多时，蓝如歌带着林月湖来到城南王公大臣聚居的兴文巷，齐家的宅子在这一片占了很大一块地方，还是齐之远父亲齐名枢当年身为宰相时先王赏赐的那座府第，待齐之远自己成为章华苑一品大学士后，齐府在现任国

王蓝正阳的眷顾下更是修缮得气派非凡。二人身影刚出现在齐府门前两丈范围内时，立即就有侍卫出来上前盘查，这名侍卫正是宫里派出来监察齐府的一名卫队成员，见到蓝如歌时微一愣怔，旋即认出了来人正是王子殿下，顿时不敢怠慢，行过正式的军礼后连忙请二人进了齐府。门口的情况早有机灵的齐府家丁进去禀报给了齐玉生，所以蓝如歌与林月湖进门片刻，就见齐玉生匆匆从园内出来迎接，人还未行到跟前，已是一个长揖至地："王子殿下大驾亲临，微臣有失远迎，还请殿下恕罪！"蓝如歌答道："不必多礼，本王今日只是微服来访，不用惊动府中家眷，就去你的书房坐一坐吧。"齐玉生答应着直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请蓝如歌和林月湖去往自己的书房。途中遇到闻讯而来的卫队长李小强，蓝如歌吩咐他不必小提大作，仍让他回自己岗位尽职。进入齐玉生书房前，蓝如歌扫了一眼周围垂首肃立的家丁与丫环。齐玉生明白他的意思，将所有下人远远遣开，福伯在书房内沏好茶后也退至远处。自踏入齐府门槛开始，蓝如歌与林月湖就在暗自留意齐府内上下人等的神情，包括见到齐玉生和李小强后，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地方，如果不是齐玉生劫的人，那就是他掩饰得太好了。三人按君臣位份分别落座后，齐玉生小心翼翼地问道："不知殿下今日亲自光临所为何事？"他当然早看见蓝如歌身边还跟着一位陌生公子，但蓝如歌不主动介绍，他自然不能随便开口询问。蓝如歌随意地答道："你父亲失踪以来，都察院一直查而无果，实在有负陛下所托，本王今日得空特来探望一下。"齐玉生急忙站起身来就要行礼："微臣代家父多谢国王陛下与王子殿下的深情厚爱。"心中却悲愤莫名，敢情这对父子以为自己对父亲失踪的真相仍然蒙在鼓里，所以随便说一句话就想打发他吗？蓝如歌作了个手势让齐玉生重新坐好，口中说着："不必客气，你父亲有功于朝廷，这么做也是应该的。"他不清楚齐玉生这些天以来究竟有没跟齐之远暗中沟通，只是纯粹因为不想齐玉生因之受到太多牵连而刻意让他回避事情的真相。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4）

林月湖见这一对君臣客气话说了一堆还没切入正题，一时心急起来，直接开口问道："齐公子，你知道这两天冰月公主出了什么事吗？"一边说着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齐玉生，密切注意他的神态反应。齐玉生错愕之下怔怔地反问道："冰月公主？她出了什么事？"蓝如歌和林月湖将他的神情看得清楚，并不似作假，不由均觉意外，两人相视一眼，明白了对方的心思：抛出更多信息继续观察齐玉生的反应。蓝如歌缓缓说道："前天，如雪在翠湖边玩耍时不慎失足落水……"齐玉生听到这里已经惊得从座上跳了起来，哑声问道："什么，失足落水？她，她现在情况如何？"面上已经是掩饰不住的关切与慌乱。林月湖心中微叹一声，总算这位齐公子还有点良心，不枉如雪对他情深一片了。蓝如歌接着说道："如雪后来被人救起后情况十分危急，昏迷不醒，太医当时也束手无策了。"齐玉生霎时面色惨白，双手紧握成拳，关节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瞪着蓝如歌的一双眼睛好似要滴出血来。"幸好当时有她在场，对如雪采用了一套大家均未见过的奇怪救治方法，才终于将如雪救醒。"蓝如歌边说边朝林月湖看去。齐玉生听到这里终于松了一口气，但面色仍然十分难看，半晌才压下心中的伤痛，顺着蓝如歌的目光向林月湖看去，不由疑惑顿生：这位面相十分年轻俊秀的公子究竟是何来历，竟然当时会在如雪身边，而且还侥幸救了她一命？林月湖迎着齐玉生质询的目光，秀眉一扬，挑衅地回答道："没错，是我将她救醒的！你也不用这样看着我，明白告诉你，我对公主采用的是嘴对嘴人工呼吸法和胸外按压复苏法！"她这么说是存心想要齐玉生难堪，谁叫蓝如雪为了她差点连命都丢了！果然不出所料，齐玉生脸色由白转青，又由青转白，想要发作却碍于蓝如歌在场，只得强抑心中的怒气，向林月湖投去刀子一般凌厉的目光。林月湖气极想笑，不过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她当然要将这位齐公子教训一顿，于是板着脸说道："有你这么吃醋的吗？你也不想想当时公主的情

况有多危急，如果不是我当时凑巧在场，而我又侥幸知道这些急救方法，可能你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当时公主就是等待救治的病人，而我就是可以治病的医生。在一名合格的医生眼里，病人只有病情轻重缓急之分，而无男女尊卑之别！难道你愿意让我无所作为，眼睁睁看着公主香消玉殒吗？”这一番大义凛然地训斥果然震住了齐玉生，他仔细一想，这位公子哥说话虽然咄咄逼人毫不留情面，但也确实有些道理，自己刚才关心则乱，有些小人之心了，于是面上流露出几分歉疚之意。“好了，小齐，你不必多想，这位乃是芳华郡主，如雪的表妹。”蓝如歌不忍林月湖继续捉弄齐玉生，终于揭破了她的身份。这么快就没得戏唱了，林月湖气呼呼地瞪了蓝如歌一眼，要按她的意思，还要将齐玉生好好贬损一番才能稍解心中的不平。“原来是芳华郡主，请恕微臣眼拙未能认出，刚才如有冒犯，还请郡主见谅。”齐玉生站起身来拱手说道，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的尴尬。“好说，不知者无罪！”林月湖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齐玉生讪讪地坐了下来，心情却已好了很多。林月湖却不容他放松下来，盯着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公主现在的情形如何。”齐玉生闻言一怔，方才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公主现在怎么样？难道病情恶化了？”林月湖至此已经毫不怀疑齐玉生与蓝如雪的失踪并无关系，见他如此急切担忧蓝如雪的安危，心中略觉安慰，不再出言讥讽，正色说道：“公主的病情有没有恶化，我们现在也不清楚，因为，她昨天夜里失踪了。”“什么？失踪了？”齐玉生大骇，呼地一声又站了起来。“是的，失踪了，确切地说，是被人劫走了。”蓝如歌缓缓说道，然后将他了解的情况大概叙述了一遍。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5）

齐玉生呆立半晌，口里喃喃自语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怎么可能呢？"他此时脑海中已经浮现出父亲齐之远阴狠的眼神，任他无何不愿正视，也仍然挥之不去。他痛苦地摇着头，在椅上颓然坐倒："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林月湖失望地说道："本来我们以为从你这里可以发现一点线索，看来你对这一切也并不知情。"齐玉生不敢看林月湖和蓝如歌，只是低垂着头，双手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林月湖见他默不作声，有些不甘心地继续说道："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吧。齐公子，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对你和公主的事是如何打算的？"齐玉生身形一顿，仍然低着头呐呐说道："不知道，我不知道……"林月湖柳眉倒竖，顾不得再隐瞒什么，终于爆发起来："你为什么不知道？你不知道谁知道？公主对你情深似海，难道你只是玩弄她的感情，侵占了她的贞洁后再对她始乱终弃吗？"这下蓝如歌终于知道齐玉生与蓝如雪的关系已经亲密如斯，不由沉声说道："齐玉生，你回答一下郡主的问题。"齐玉生猛地抬起头来，激动地嘶声说道："不，我没有玩弄如雪的感情，我对她是真心的，我爱她！"林月湖被齐玉生的激烈反应吓了一跳，旋即追问道："既然如此，你就没有想过你和公主的将来吗？眼看公主十五日就要出嫁，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心里有多着急？"齐玉生的眸光霎时暗淡下来，低声说道："我想过，我也着急，只是，我暂时还没想到一个好方法。"林月湖摇头叹道："你知道吗？因为婚期迫在眉睫，公主别无他法，居然不惜以身犯险跳入翠湖之中，为的只是能够暂时拖延时间让你想出对策而已，而她却差点因此而送命。"齐玉生怔怔地听着，眼中渐渐流出泪来，失神地自语道："如雪，你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这么傻？"林月湖一阵心酸，眼睛也湿润起来。半晌后终于轻轻说道："齐公子，我并不想指责你，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公主对你的一片痴情，她为了你连自己的性命也不顾惜，如果你逃避现实，不敢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这对她而言何其残忍？你觉得她能承受得住

这个打击吗？”齐玉生双手捧头，心痛得无以复加，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三人静静地坐了半晌，蓝如歌起身说道：“时辰不早了，我和郡主先回宫去。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公主，如有消息即刻进宫禀报，你自己也好好想想吧。”然后拉着眼睛红红的林月湖出了书房。齐玉生沉浸在自己的伤痛中一动不动，似乎没有听到蓝如歌说话，也没见到他们离开一般。又过了好一阵，福伯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却愕然见到满脸泪痕痴痴不语的齐玉生瘫坐在椅子上，双眼无神地望着某个方向。惶急之下不由连声问道：“少爷，少爷，您这是怎么啦？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片刻后，齐玉生似乎终于从臆想中清醒过来，一面擦拭脸上的泪水一面哑声说道：“福伯，我没事。王子殿下与芳华郡主已经走了吗？”芳华郡主？哪来的什么郡主？福伯狐疑地看了一眼齐玉生后回答道：“王子殿下与那位年轻公子已经离开多时了。少爷，现在已到晚膳时间，您要不要去前厅用膳？”齐玉生摇摇头无力地说道：“不必了，福伯，我不饿，你先下去吃吧，我想一个人静一下。”福伯担心地看看齐玉生，见他低下头去似乎又陷入自己的沉思中，只得无奈地出了书房。蓝如歌与林月湖从齐府出来时，已是暮色四合华灯初上。从清静富贵的兴文巷一出来，就是一幅热闹喧哗的市井生活画面，街中行人如织，街边做小买卖的生意人卖力地吆喝着；有门脸的铺面点亮了红灯笼，小伙计们倚在柜台后跟过往行人热络地打招呼。林月湖先前有些悲凉的心境很快被热闹的氛围冲淡许多，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步子都快挪不动了，心中计较着要不要体验一下真正的古代民间生活，晚点再回宫……行人太多，蓝如歌不由分说将她揽入怀中，替她遮挡莽汉的冲撞，或推开可能刮蹭到她的杂货架子。见她一脸兴奋热切地模样，他无奈附在她耳边说道：“月湖，你要喜欢这里，改天我再专门陪你来逛。只是今天我们出来仓促，不好在此多加耽搁……”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6）

“这可是你说的哦，过了这一阵我要出宫玩儿你千万不能找借口反悔……”林月湖心知他说的不错，眼下正是多事之秋，蓝如歌没法陪她闲逛。反正来日方长不急于一时，所以她也不坚持，顺从地跟着他一路向王宫行去。此时的林月湖绝对没想到，她想要和蓝如歌一同体验民间生活的小小愿望竟然在数年以后才得以实现，正所谓造化弄人，半点不由人掌握。不过，那些都是后话了。路人虽多，但大部分人瞥见这一对俊雅不凡、然而举止暧昧的年轻男子时，均不由自主让出一条道来，只是脸上的表情都有些古怪，心中都是暗叹老天不长眼，白瞎了两个大好男儿了……林月湖对街边景象尚且看不过来，对众人猜忌的目光当然无暇以顾。蓝如歌对周遭的一切倒是观察入微，却也不以为意，只是微笑着将怀中人揽得更紧些。两人一回到宫门口，就见李少安一脸焦急地在团团打转，等他抬眼见到走上前来的蓝如歌，立即喜出望外地迎上去：“王子殿下，您可回来了！”“这么着急？大正朝的迎亲使出了问题？”蓝如歌下意识地问道。“那倒没有，”李少安小心答道，然后可怜巴巴地说道，“只是潘定邦下午吵着要见公主，微臣反复跟他说公主玉体微恙，现在还不宜召见他，可他就是不听，怪微臣故意欺骗他，想要破坏两朝联姻大事。这个罪名微臣如何当得起？微臣实在没办法了，只能请王子殿下您亲自跟他说明。”蓝如歌皱起了眉头，这个潘定邦莫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怎么如此坚决地要立即见到公主呢？之前跟他说明这一情况时，他似乎并无异议啊？不过，如雪昨晚失踪一事蓝正阳已经下达了严厉的禁口令，连李少安都尚不知情，潘定邦又是从何得知的？但他只是不露声色地说道：“不妨事，让本王去会会他吧，他现在人在哪里？”李少安松了一口气，回答道：“他现在和少卿李煜还在您的煜德殿上等着见您呢，今天他们如果不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必然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个潘定邦还真是个刁钻难缠的人物！蓝如歌淡淡说道：“知道了，你先去煜德殿知会他

们，本王即刻就到。”李少安放下心来，答应着先行一步。林月湖一边跟着蓝如歌慢慢往煜德殿走去一边小声说道：“我看这个姓潘的多半是来者不善故意找茬的，你打算呆会怎么应付他？”蓝如歌思索片刻后无奈答道：“如雪现在不在宫里，他们想要硬见肯定是不行了，我亲自去挡着他们，想来他们也不能不顾忌我的王子身份，总要克制一些才对。”林月湖边想边说道：“这虽然是个办法，但总这样拖着也不合适，如雪也不知道哪天才可以找到，等上三五天只会让他们更加起疑……”这些也正是蓝如歌所担心的，突然发觉林月湖住口不说了，不由低下头朝她看去，只见她黑白分明的眸子滴溜溜转了两圈，蓝如歌对她这个小动作已经十分熟悉，相当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笑道：“你是不是又想到了什么好主意？”林月湖撇撇嘴道：“时间紧迫，也不算什么很好的法子，但为今之计只有见招拆招，走一步看一步了。你看这样如何……”说着附到蓝如歌耳边叽叽咕咕说了几句，然后站直了身子等他表态。蓝如歌想了想后点头说道：“姑且一试吧，不过你要多加小心。”林月湖见他答应，笑着伸出右手比了个OK的手势，然后转身快步离去。蓝如歌目送林月湖轻快的身影转过几个弯渐渐消失不见后，嘴角边勾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旋即恢复严肃的神色，举步向煜德殿行去，片刻后就来到殿门口。李少安正在门口等他，见他过来忙将他迎往殿内，口里高声唱道：“王子殿下驾到——”二人跨进殿门后，只见潘定邦与李煜拱手作揖上前行礼道：“外臣参见王子殿下。”蓝如歌一面摆手说着“二位大人免礼，请上座”，一面在殿前主位上坐下来，然后端起小福子刚奉上的一杯清茶啜了两口，才看着潘李二人慢慢说道：“不知二位大人下午在上华城内游览感觉如何？李少安招待得可还周到？”

4.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17）

明知道我们堵在这里为的何事，还佯作轻松地顾左右而言他，我看你还能撑到几时！潘定邦心中腹诽着。旁边的李煜朗声答道："启禀殿下，上华城景观优美，街道热闹繁华，风土人情与我大正朝相比别有一番不同的滋味。李少安大人一路介绍的十分详尽，鞍前马后地着实辛苦了。"李少安满脸堆笑地说道："李大人客气了，微臣职责所在，怎敢轻忽怠慢？"双方客气一番后，潘定邦换上一副忧虑恭敬地神色说道："前日听闻公主玉体违和，外臣心忧不下，这两日来是茶饭无味寝食难安啊。"李少安坐在潘定邦和李煜下首，在他们看不到的角度里翻了个白眼，心中暗嘲道："寝食难安？这两日也不知是谁耐不住寂寞一心想入城寻欢的？"蓝如歌也正色说道："有劳二位大人牵挂了，公主的身体正在精心调养中，不日即可痊愈召见二位了。""希望如此，外臣会日夜祈祷公主早日康复。其实，外臣此次来朝奉有吾皇陛下亲赐的一种宝物，因为此宝极为珍稀难得，所以外臣需面见公主亲自呈上才可安心。而且此宝的珍贵之处就在于，若由女子随身携带，则有活肌血，美容颜，疗疾病，延寿辰之奇效，想必此际正合公主需要。"潘定邦嘴里说着，眼睛里掩饰不住的得意之色。蓝如歌奇道："哦？世上真有此等珍奇宝物？"潘定邦站起身来，一面从袖中掏出一样物事，一面对蓝如歌说道："王子殿下，请看！"只见他从袖中掏出的乃是一只手掌大小的木盒，盒身镶金嵌玉华贵非凡，光这一个小木盒已是价值不菲。这下连李少安也坐不住了，满腹好奇地走上来想见识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稀奇的宝物。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1）

潘定邦小心翼翼地轻按了一下木盒的锁扣，“啪”一声轻响后盒盖打开，现出一颗手指头般大小的暗红色珠子来，泛着幽幽的光。他用拇指与食指无比谨慎地将珠子从盒中拈出来，高举着说道：“此宝名叫赤霞珠。”赤霞珠在大殿内的灯火映照下红光流转，像一簇燃烧跳动的火焰一般，霎时照得潘定邦红光满面。蓝如歌也暗暗称奇，这赤霞珠果然不似凡品，随即动容说道：“这可真是难得一见的宝物了，本王今天也算开了眼界。”潘定邦得意说道：“这颗赤霞珠在我们大正朝也是仅此一颗而已，数十年前由东海番国进献吾皇陛下，陛下将之转呈皇太后。太后她老人家这么多年来一直随身携带爱不释手，如今为迎娶贵国公主，太后这才忍痛割爱，令本官特地带来贵国转赠于公主殿下。”蓝如歌点头答道：“多谢贵国皇帝与太后对舍妹如此厚爱，请二位大人这就随我去景华宫面见公主吧！”潘定邦面上一喜，将赤霞珠重新放回盒内纳于袖中，揖手说道：“殿下果然快人快语，请！”蓝如歌带着潘定邦与李煜一路朝景华宫走去，李少安目送王子一行三人在暮色中远去的背影，缓缓吁了一口气。不一时，三人来到景华宫前，正巧遇见初桃从里面出来，蓝如歌上前说道：“初桃，公主今天情况如何？”初桃似乎有些紧张，福了一礼答道：“启禀殿下，公主今天还有些气虚体弱，奴婢刚刚服侍她吃了半碗粥，现在正躺着休息。”蓝如歌点点头道：“你去禀报公主，说大正朝迎亲正副使潘定邦大人与李煜大人前来拜见。”初桃低头答应着：“是，请殿下与二位大人稍坐片刻，奴婢这就进去禀报公主。”初桃眼角的余光偷瞟了潘李二人一眼，然后转身往后殿走去。稍顷出来回复道：“公主身子乏力，不方便亲自出迎，可否请二位大人屈尊前往内室相见？”蓝如歌瞧了潘定邦一眼，潘定邦急忙说道：“当然可以，公主伤病未愈，正该卧榻好好调养，请姑娘前面带路。”初桃点点头，领着蓝如歌与潘李二人往后殿走去，片刻间，四人已经来到公主寝室。只见天顶下一张象牙雕花锦绣大床前紫

色纱帐低垂，纱帐后隐约可见一个曼妙的身形侧着身子半躺在床上。蓝如歌关切地说道：“如雪，潘大人和李大人听说你身体不适，十分担忧，所以专程前来探望。”潘定邦自从进了屋子后，就一直眯着眼睛盯着床上的人影，无奈那一帘纱帐如烟似雾般挡在前面，让他怎么也看不真切。李煜也一直目不转睛地瞅着，十分好奇帐后之人究竟拥有何等美妙的姿容。此时蓝如歌开了口，他和李煜急忙朝帐后之人躬身行礼道：“外臣潘定邦（李煜）参见冰月公主殿下。”只听得帐内传来一个清柔微哑的女声低低说道：“潘大人与李大人不必多礼，二位大人亲来探望，本宫不胜感激，还请二位大人恕本宫不能亲迎之罪。”潘定邦与李煜连忙答道：“不敢，不敢，公主严重了。”“如此本宫就安心了，”帐内的女子轻轻说道，声音说不出的娇柔无力，“初桃，还不快与殿下和二位大人看座上茶？”一直有点呆愣的初桃这才醒过神来，忙请蓝如歌和潘李二人落座，然后自去偏厢沏茶，片刻后用漆盘端上三盏茶来依次奉上。潘定邦一边喝着茶一边暗想，齐之远这个老狐狸说公主昨夜被人掳走，谅他如今也不敢欺骗本官，而且十有八九就是他自己干的好事！真的公主既然已经失踪，那床上这个肯定是假的了，但是总得见到她的真容后才好发难。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2）

想定之后，他站起来说道：“公主殿下，外臣今日来访除为探望公主病情，另有宝物要代吾皇陛下与太后殿下转赠与公主。”说着将袖中的木盒掏了出来，然后将之前在煜德殿对蓝如歌和李少安的一番说辞再次娓娓道来。“是吗？世间竟有此等神奇宝贝，本宫今日倒是头一回听说。”帐内女子说话间带上了几分意外与好奇的味道。“是的，公主得此赤霞珠，玉体定能不日康复，而且玉颜永驻，永葆青春。公主可愿亲眼看看这颗赤霞珠？”潘定邦刻意逢迎道。“如此说来本宫就不客气了，多谢大人一番美意，”帐内女子轻笑道，“初桃，将这赤霞珠取来本宫瞧瞧。”初桃应了声“是”，走到潘定邦身前双手接过木盒，似乎捧着沉重的石块一般缓缓来到帐前，犹豫着说道：“公主，请看。”潘定邦与李煜立时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帘纱帐，唯恐一不留神漏过什么细节。蓝如歌也顿时紧张起来，屏住呼吸看着眼前这一幕。只见纱帐内伸出一只皓白如玉的纤纤素手来，就如世间最高明的艺人精心雕刻的一件绝佳的艺术品。然后这只玉手像轻抚琴弦一般缓缓掀起纱帐一角，露出一张摄人心魄的绝世容颜——光洁饱满的额头下，两道春山般的修眉斜飞入鬓，一双明眸好似夏夜天空中两点最为璀璨的星光般熠熠生辉。帐中丽人伸手接过初桃递上的木盒略看了一眼，旋即眸光投向已经看得目瞪口呆的潘定邦和李煜，轻点螓首微微一笑，这一笑间唇边梨涡隐现，就如微泛涟漪的湖水一般让人沉醉。丽人一眼瞧见二位迎亲使中间居然还有一位十分年轻的英俊公子，此时正痴痴地凝望着她，霎时面上添了一抹粉色，微羞着垂下头来，然后收回玉手，重新隐入垂落的紫色纱帐之后。片刻后里面传出话来：“这赤霞珠本宫很喜欢，多谢二位大人不远千里专程送来赠与本宫。”潘定邦猛地回过神来，急忙道答：“公主不，不必客气，此乃我大正朝迎，迎娶公主的一番诚意。”一句话竟然打了两个结。他心中暗道，这不明明就是冰月公主吗？如此绝代佳人有谁能冒充得了？旋即将齐之远狠狠地骂了两

句，好你个老东西，居然敢欺骗本官，看本官以后怎么收拾你！旁边的李煜痴痴半晌还没回过味来，似乎还沉浸在之前惊鸿一现的天人之姿中。其实潘定邦与李煜并不真的认识冰月公主，二人只是在大正朝见过公主的肖像而已，只是这幅画像十分传神，将公主极具个人特色的额头与眉眼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他们一见到帐中丽人的模样就认定了她是冰月公主本人无疑。一边密切注意潘李二人神情的蓝如歌轻出一口气，心中暗觉好笑。之前听到的女声确然来自林月湖，她着意将声音放柔放低，显得病后未愈娇弱无力一般。但刚才掀起帘子露出脸来的却是江雪晴，单从容貌上来说，她算是与蓝如雪最为接近之人了，相似度有七成，然后经过一番刻意装扮，此时在昏暗的灯光下看来竟然至少有九分相似了。帘子掀起的一刹那，连蓝如歌都紧张地捏了一把汗，待一看到江雪晴的模样后，他就彻底地放下心来。别说是没见过蓝如雪真人的潘定邦和李煜，就是蓝如歌自己，乍一见下也有些恍惚以为是蓝如雪本人了。原来林月湖还是从蓝如雪那里得到的灵感，想出这么一个李代桃僵的计策。但她自忖自己容貌与蓝如雪相比颇有不足，所以为保险起见，把江雪晴拉来扮作蓝如雪，自己负责给她“配音”与潘定邦周旋，二人在床上一前一后演了一出双簧。江雪晴在床上侧躺的时候，她一直躲在她身后，借着江雪晴的身影和被褥的遮掩，外人隔着纱帐根本发现不了床上居然还有第二人存在。潘定邦本报着搅局的心态而来，如今居然见到冰月公主的真容，一时间有些灰心丧气。既然宝也献了，人也见了，他和李煜身为外臣不便在公主香闺内久留，于是辞别了公主，在蓝如歌的陪同下离开景华宫。等初桃回来禀报说潘李二人已经走远，林月湖终于笑出了声满床打滚。江雪晴嗔道：“郡主，亏你还笑得出来，先前我可紧张得要命，心都快跳出来了。”初桃也跺脚说道：“可不是嘛，之前我捧着那个小盒子手直抖，差点就掉到地上了。”林月湖掀开纱帐跳下床来，笑道：“辛苦你们了，演技不错，我给你们俩各颁一个奥斯卡名誉最佳女主角奖！”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3）

什么是奥斯卡名誉最佳女主角奖？江雪晴与初桃面面相觑不明所以，林月湖也懒得跟她们解释，乐呵呵道："反正是表扬你们的好话！唉，忙活了半天，肚子真是饿坏了，回去找点吃的吧！"说着将装着赤霞珠的木盒递给初桃："这个什么珠子看起来还真有点不一般，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他们吹的那么神，你先好好收着，等公主回来交给她吧。"初桃却不敢接过来，有些忐忑地说道："郡主，这颗珠子如此宝贵，奴婢不敢大意，还请郡主替我们公主先收着吧？"林月湖听她如此说，也不再坚持，将木盒纳入袖中，然后拉着卸了妆的江雪晴离开景华宫。其实之前作戏时，林月湖若说不紧张那肯定是假的，只是戏一开场，就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了，万一穿帮她们几个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她只能表现的比江雪晴和初桃更加镇定一些才行。折腾半天天色已经黑透，早过了晚膳时间了。还好林月湖与江雪晴回到凝翠宫后发现蓝玉珠早已吩咐小厨房给她们热着饭菜，不消一刻已有小丫环端了上来，林月湖不由分说拉着江雪晴在小桌边对坐吃起来。她们二人朝夕相处了数月之久，已经不是亲姐妹而胜似亲姐妹了，连蓝玉珠也很快喜欢上了江雪晴这个温柔识礼、善解人意的小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从入宫与林月湖重逢以来，蓝玉珠就觉得女儿的性子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要开朗独立许多，而江雪情的性格反而与原来的丁冬儿更为接近一些，所以蓝玉对她生出好感也在情理之中。再说另一边厢，潘定邦与李煜一路默然无语回到二人在宫外的外臣驿馆内。潘定邦是心情不好，觉得好像无端被齐之远耍弄了一番，害他如此轻易就将赤霞珠这个宝贝给献了出来，憋着一肚子气想要回去找齐之远算账。而李煜却有些魂不守舍，面上始终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潘定邦偶尔瞥他一眼，他似乎也浑没觉得自己有何异状。潘定邦暗觉好笑，这位三皇子果然还是太年轻了。乍一见到一位绝色佳人，而且这位佳人不日即将嫁与自己为妻，自然是心花怒放。不过这事要放在

心性稍差些的年轻人身上只怕更要乐得手舞足蹈起来了。没错，这位年轻的所谓大正朝鸿胪寺少卿兼迎亲副使李煜，就是大正朝皇帝李承天膝下的三皇子、冰月公主蓝如雪的“准夫婿”，真名为李煜瓩。这次潘定邦出使西月国迎亲，他也硬跟着来了。本来李承天是不答应的，但一向比较疼爱他的太后却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点了头，李承天也就只好同意，也是因为李煜瓩一向是位闲散皇子，由于年轻还未在朝中担任实职。这次让他跟着潘定邦一起出使西月国，也算是借此机会跟一位老臣子历练一下。李承天给他开出的条件就是他必须掩饰身份低调行事，一切听从潘定邦的指示吩咐，不得以皇子身份压人，不然要是西月国知道这位未来的姑爷亲自上门迎娶新娘还不得吓坏了。李煜瓩第一次见到冰月公主的画像时就已怦然心动，对于皇帝和太后的指婚也就很爽快地应承下来，昊京城里的名门闺秀他也见过不少了，却还没有一位能像这名画中的少女那样打动他的心，所以他就急不可耐地跟着潘定邦千里迢迢来到西月国拜见真人。刚才在景华宫内，“冰月公主”露面只不过数息时间，但已满足了李煜瓩对未来妻子的全部幻想，甚至比他预想的还要更加美好。这位“公主”是如此娴静雅致、倾城倾国，而且他瞧得清清楚楚，两人对视的一刹那间，“公主”面上漾起了两朵红云，想必也是对他有意了，他果然没有看错人……李煜瓩就这么陶醉于自己的想像与憧憬之中，有意无意间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他是以鸿胪寺少卿兼迎亲副使而非三皇子的身份谒见公主，公主如果随便就对一个陌生男子有意，那问题可就大了。不过，这位“公主”却不是正牌的，而是他人冒充的，这一节他如今做梦也是想不到，潘定邦与齐之远私下达成的交易和暗中进行的勾当自然是瞒着这位皇子进行的。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4）

潘定邦对自己出使西月国时身边跟着位身份更加尊贵的三皇子，心中自然不爽，好在这位皇子少不更事，似乎没有一点心机与谋略，十分随和亲切，所以相处几天后就觉得他十分好对付，渐渐放下心来，不再将他视为绊脚石。潘定邦时常感慨，难怪这位三皇子在明里一派祥和升平、暗里勾心斗角的大正朝皇室内部，可以云淡风清地过自己的安稳日子，原来他就像一碗与人无害波澜不兴的温吞白水一般，自然不会有心思叵测之人将他视为暗中打击的对象了。三更时分，潘定邦正睡得迷糊，就听见屋门被人轻轻敲响——“笃，笃笃，笃笃笃”，立即警觉地翻身坐起，走到门前轻轻将门拉开，借着一点暗淡的星光瞧见屋外是一个身着粗布短装面相愁苦的马夫，立即闪身让他进了屋子，然后随手轻轻把门合上。“你还敢来见我？”潘定邦压低了声音气呼呼地在太师椅上一屁股坐下来。马夫也不客气，似模似样地掸了掸短短的衣摆，坐在了另一张椅上，口中淡淡说道：“潘大人这是何意？对人如此冷淡怎能是待客之道？”这名马夫正是齐之远，堂堂大学士为了躲避朝廷的追捕，同时为了方便与潘定邦接洽，不惜改装易容，在潘定邦的暗中帮助下，混入大正朝的迎亲队，成了一名照管马匹的马夫。齐之远的易容装扮也很简单，不过是在面上抹了一层油灰，在眉梢上用了一点胶使眉毛成八字形往下耷拉着，面相瞬间就老了十余岁，变成一名饱经风霜、愁容满面的普通老者了，又有谁能将他与原来那位意气风发、骄傲自矜的当朝大员联系起来？“你将本官捉弄一番，还想本官扫几奉茶恭迎你？”潘定邦冷笑道。“本官何时捉弄过潘大人？还请潘大人明言相告！”齐之远扬了扬眉毛，微怔一下。只是眉毛被胶粘得紧，眉头扯动之下有些刺痒，忍不住伸手挠了一下。“公主失踪是不是你说的？让我借机向西月国王室发难的是不是你？”潘定邦低吼道。齐之远颇感意外，反问道：“没错，是本官说的，实情不正如此吗？”“你从哪里得来的这个消息？事先就没证实过

吗？”潘定邦不满道，他从齐之远的反应上猜测他并非存心要捏造事实欺骗自己，先前的火气略消了一些，只是仍然十分恼怒，“人家公主现如今还在宫里好好地呆着！还好本官没有听信你的一面之词，亲自进宫核实了一番，亲眼见到了公主的真容，不然你让本官如何收场？”“这怎么可能？！”齐之远呼地一下站了起来低呼道，然后不容置疑地说道：“你见到的那个公主肯定是人冒名顶替的！”潘定邦心中惊愕，面上仍然冷冷地说道：“你怎么知道本官见到的不是真公主？”齐之远哼了一声，目光阴沉下来，“实话告诉你吧，冰月公主正是本官派人劫走的，此时在城中一个秘密地方被人严密看管着，我刚刚才从那边过来，你说你见到的那个是真是假？”齐之远如此言之凿凿，由不得潘定邦不相信，而且最初齐之远告诉他公主失踪这个消息时，他就是这么推测实情的，顿时将双手一摊，无奈说道：“本官又没见过公主真人，你让本官如何判断真假？况且本官在景华宫内见到的那名女子，确实和传入我朝的冰月公主的画像十分相像。”“这倒奇了，”齐之远皱起眉头，一边思忖一边说道，“宫里居然有人想出这么一招来对付你，本官倒没预料到这一点。如果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还真不好把事情扯到明面上来说……”“可不是嘛！”潘定邦摇头道，“就算本官知道现在宫里那个是假的，但如果人家一口咬定是真的，本官又能如何反驳？”“堂堂一位金枝玉叶的公主，能这么随便就让人冒充了蒙混过关吗？”齐之远半晌后缓缓说道。“你有什么办法揭穿她的冒牌身份？”潘定邦狐疑道。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5）

“这个，本官自有计策，”齐之远冷声说道，“真的公主毕竟还在本官掌握之中，谅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接下来你就等着看好了！”潘定邦心中暗道，这个老狐狸，嘴巴倒是紧得很，说话滴水不漏。面上却换上了一副轻松的神态，笑道：“姜果然还是老的辣，齐大人不止文章做得好，玩起阴谋诡计来也是不遑多让啊，潘某佩服佩服！”齐之远的嘴角肌肉不易察觉地抽动一下，强抑心中的怒气答道：“潘大人过奖了，我齐某人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只盼潘大人不要忘了我们之前定下的协议才好！”潘定邦眯眼笑道：“那是自然，齐大人不必多虑，本官还指望着日后与齐大人分一杯羹呢！”“好说，本官就先告退了，有新的消息再来烦扰潘大人。”齐之远拱了拱手，径直来到门边拉开门走了出去。潘定邦笑吟吟地目送齐之远的身影融入夜色之中，先前从宫里出来时不快的心情已经一扫而空。反正出了问题都有齐之远扛着，出计谋的是他，真正的实施者也是他，自己有利益则趋之，有祸患则避之，万不得已时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想清楚了其中关节，潘定邦顿觉无比轻松自在，上床一会儿就沉入梦乡之中。这时，在城西的一片普通民宅区内，每家每户的人们早已酣睡多时，所以这片民宅黑沉沉的没有一丝亮点。一身劲装打扮的齐玉生正紧贴着墙根在密集的民房间穿行着。这片区域没有横平竖直的街道，都是羊肠般弯弯曲曲的小巷子。他明显对这一带并不熟悉，数次从死胡同里折返，绕了几个圈子后，才最后确定一个门前有株歪脖柳树的小院子，左右细瞧无人亦无异常声响后，走到院子跟前以一种特殊的节奏轻轻叩响了木门。片刻后，里面有人将门拉开，低声问道：“齐公子？”齐玉生点点头闪身进了院子，木门悄无声息地在身后合上。院子的正厢房门微开，倾泻出一线灯火，左右墙上的窗户显然被封死了，没有半点光亮透出来。齐玉生跟着开门者进了屋子，顺手把门带上。这座院子瞬间沉入一片黑暗之中，与周围所有的民房一般无二。屋子

里倒是比较明亮，点着几盏油灯。齐玉生看清楚给他开门的是个四十来岁的陌生中年男子，穿一身灰布长袍，身形瘦削，长条脸上黄皮寡瘦，一双似乎总是眯缝着的双眼只在间或一轮时射出两点精光。此人脸长身长手长脚长，说他是一根失去生机的瘦竹竿再也贴切不过。齐玉生顾不得打听竹竿的身份来历，只是焦急地问道："我父亲呢？"竹竿以不带任何语气的声调答道："齐大人之前说出去办点事，应该就快回来了。"齐玉生不甘心地继续问道："公主呢，你们把公主藏在哪里了？"竹竿耸耸肩道："无可奉告，你还是问齐大人吧。"齐玉生没来由地心中对竹竿产生了厌恶之感，父亲怎么会跟这种江湖人士有来往？而且看情形竹竿还是听命于父亲的，这人看似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但像齐玉生这样具有一定武学修为的人却能感觉到他身上无形中透出的乖戾的杀气，这样的人若甘为人下受人驱使，所图的除了名利还能有什么？齐玉生现在知道问他也是白问，索性在屋内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眼观鼻鼻观心，静静等待父亲的到来。竹竿对他的冷眼也不以为意，坐在另一把椅子上，闭着眼睛摇头晃脑，似乎心里哼着什么小曲儿。过了约莫两盏茶的功夫，屋外的院门极细微的"吱"一声响，有人进来了。齐玉生急忙起身走出屋子，来人也走到屋前的光线之下，却是一个身着粗朴短装、满脸颓败气息的老头儿，说是老头儿却也并非真的有多老，迎视着齐玉生的眼睛中透出他熟悉的森冷精明的神色。齐玉生愣怔了一刻，旋即明白眼前的老者正是自己的父亲齐之远，轻轻叫了声"父亲"后，忙将齐之远请进屋子。竹竿见齐之远进了屋，倒不似先前那般大大咧咧，站起身来抱拳说道："齐大人。"齐之远问道："一切正常？"竹竿点点头。齐之远神色略为放松，在上首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齐玉生垂手站在齐之远身边，忍不住问道："爹，您就不跟孩儿解释一下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吗？"齐之远略抬起头瞟了儿子一眼："你这说的什么话？爹做什么事用得着向你解释吗？"齐玉生急道："爹，您就告诉孩儿吧，公主是不是您派人入宫劫走的？""是又怎

样？”齐之远淡淡说道，“你别忘了爹之?跟你说过的，只要能破坏两国联姻，怎么做都行。”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6）

“爹，您怎么能这么做？这样会伤害到公主的啊！公主现在人在哪里？”齐玉生见父亲亲口承认了，脸上瞬间变色。“你这么着急干什么？”齐之远玩味着儿子面上的神色，不动声色地说道，“蓝氏族人已不将你爹视为臣子，你爹何必腆着老脸奉其为君？”“话虽如此，只是，”齐玉生掩饰不住内心的焦急，斟酌着说道，“只是，公主毕竟只是个年纪轻轻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您朝她下手是不是有点，有点残忍？”“放肆！”齐之远终于有些动怒，低声喝道，“爹教导你凡成大事者绝不可有妇人之仁，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说的是什么话？爹让你不惜使出任何手段破坏联姻，你这么多天来做过什么没有？爹是指望不上你才自己亲自动手的，爹没怪你，你倒先责问起爹来！残忍？我们不残忍一点，就只能任由着别人对我们残忍了！”齐玉生低下了头，对父亲这番连珠炮般的责问无从反驳。“抬起头来，爹不想看到你这个垂头丧气的模样！”齐之远命令道。在齐玉生依言抬起头后，目光凛凛地直视着他的眼睛，沉声说道：“玉生，你如此回护公主，难道，你对她动了心？”齐玉生身形一顿，随即放缓语气乞求道：“是的，孩儿喜欢公主，您能不能看在孩儿的分上放过公主？”“那公主喜欢你吗？”齐之远追问道。齐玉生郑重地点点头。“很好，好极了！”出乎意料的，齐之远没有勃然大怒，反而抚掌笑了起来，似乎刚才听到的是一件十分大快人心的事情，自从他被朝廷暗中缉拿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笑得如此开心。良久他才继续说道：“玉生，你总算没让爹失望，攻心术乃是对敌上策啊！你一旦把公主搞上手，联姻之事还不成了一纸空文？妙哉，妙哉！爹想不到你居然会有这一手，你怎么不早点告诉爹知道？”“爹，孩儿对公主乃是一片真心，事情并不像您想像的那样……”齐玉生正色说道，额头微汗。齐之远无所谓地说道：“不管你是真情也好假意也罢，总之我们的目的可以达到了，你不妨再多花点心思，让她对你死心塌地唯命是从就更好了，我们后面做起事来就容

易得多……”“不要再说了！”齐玉生终于忍不住愤然打断父亲的话语，一时间悲伤、酸涩、痛苦齐齐涌上心头，“父亲，请您尊重孩儿的感情，孩儿不想公主沦为您与王室间政治斗争之下的牺牲品！”“这是你的真心话吧，其实你一直都反对爹现在做的事情。但是，玉生，你还是太年轻太幼稚了，”齐之远摇头冷笑，紧紧盯着齐玉生的眼睛不容置疑地说道，“两国联姻，公主本来就是被人利用的工具，就算你如今与公主有了感情，你难道就会愚蠢到认为这只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了？你敢不敢进宫将刚才对爹说的那些话对宫里那些人再说一遍？就算你敢这么说，你觉得你说了之后的下场比爹如今能好到哪里去？”齐之远强抑自己有些急促的心跳，微微气喘着，见齐玉生一脸惨白还想分辨什么，挥了下手接着说道：“你不是想见公主吗？爹现在就成全你！你看公主现在会对你怎么说？你现在已经是与王室为敌了，如果你真的在意你跟她之间的感情，还是先想好怎么对她解释和安抚吧！”齐玉生一时间又喜又惊：“真的？爹肯让我见她一面？”齐之远并不答话，对着角落里一直默不出声似乎早已睡着了的竹竿吩咐道：“竹道人，开门。”原来这个瘦竹竿的名号居然就叫竹道人，还真是形象得很，不过竹道人一身平民装扮，怎么看也不是一名修行的道人。竹道人依言伸手至墙角上悬空的一个供着财神爷的小神龛里按动了一个什么机关，只听哧啦啦一阵响动，旁边墙上突然现出一个仅容一人进出的门洞来，里面竟是一间密室，透出一点烛光，还看得到里面有些家什器具之类的摆设。齐玉生微怔一下，疾步从门洞冲进密室之中，赫然瞧见墙边一张床上正躺着冰月公主蓝如雪，似乎被人点了穴道，一动不动。他急忙两步抢上前激动地喊了一声“如雪”，只见蓝如雪面色苍白，神情憔悴，满脸泪痕，长长的睫毛不停颤抖着，一双红通通的眸子里泪水隐然，枕头上一片洇湿的痕迹。再看下，蓝如雪身上的衣衫也十分零乱，胸口的前襟松散着，隐见一抹晶莹如玉的肤色。齐玉生心中一痛，迅即出手解了蓝如雪被封的哑穴，颤声问道：“如雪，你还好吗？”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7）

蓝如雪紧抿双唇，泪水悄然滴落，却仍然不发一言。齐玉生想解开令蓝如雪不能动弹的穴道，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情急之下回头喊道："爹，您快让他解开公主的穴道！"半晌后，竹道人摇摇摆摆地走近蓝如雪，出手如风在她身上疾点数下。只见蓝如雪突然从床上抬起身来，状似疯狂般伸出双手奋力扑打竹道人，口中凄厉地叫道："你这个恶魔，我要杀了你！"竹道人一个闪身，蓝如雪一下子从床上滚到了地下，虚弱地急促喘着气，半天抬不起头来，嘴里仍然断断续续地说着："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竹道人眼中闪过一抹淫邪之色，脚底抹油般身形一晃后已经出了密室。齐玉生顾不得理他，蹲身扶起蓝如雪急问道："如雪，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蓝如雪却并没看他，目光只是呆呆地看着竹道人刚刚闪身而过的那个门洞。齐玉生忧心如焚，轻轻摇着蓝如雪的肩头唤道："如雪，如雪，是我啊，你不认识我了吗？"蓝如雪缓缓转过头来，与齐玉生焦虑的目光对上，眼睫轻颤一下，片刻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你，你为什么才来？你是不是，是不是不要我了？我好怕，好怕……"终于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将头埋入齐玉生怀中，直哭得肝肠寸断浑身颤抖。密室外听到蓝如雪大放悲声的齐之远皱了下眉头，但终究没有出言阻止，只是目光阴寒地扫了竹道人一眼，竹道人自知理亏，缩了下头，将目光移开。齐玉生将哭得浑身酸软的蓝如雪紧紧地抱在怀中，下巴抵在她头上哽咽道："都怪我，是我不好，是我来晚了……"良久，蓝如雪的哭声终于弱了下来，突然间奋力挣扎着想从齐玉生的怀抱中脱离开来，口中低低抽泣道："你走，你走，我不想见到你！你为什么要把我捉来关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齐玉生心痛得无以复加，将蓝如雪更紧地搂在怀中，怕她突然间会在空气中消失一般，"不是的，如雪，不是我，我怎么可能有害你之心？我下午才得知你失踪的消息！"蓝如雪抬起泪水迷蒙的双眼望着齐玉生，喃喃说

道：“不是你又是谁？我看到了你父亲齐之远，但我无论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难道不是你让他们这么做的？我不相信……”齐玉生被蓝如雪悲凄的怀疑神色深深地刺痛了心，嘶声说道：“如雪，请你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这几天来发生的一切，今天下午王子殿下与芳华郡主亲自来找我，我才知道你落水和失踪的事情……”蓝如雪一听到“落水”两个字，心头霎时涌起无数委屈，眼泪再次夺眶而出。齐玉生觉得自己的眼睛一阵酸热难抑，伸手慌乱地擦拭她脸上的泪水，连声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害你受苦了，我宁愿舍了这条性命，也不愿看到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蓝如雪终于放松了心防，搂着齐玉生坚实有力的臂膀嘤嘤啜泣起来，想到之前齐玉生若是晚来一步，恐怕自己的身子就要被那个该死的竹道人给玷污了，一时间羞愤交加，哽咽不成语：“竹道人，竹道人……”齐玉生这才想起刚进密室时见到的蓝如雪身上零乱的衣衫，和后来竹道人可疑的不自然的神色，霎时间怒火中烧，目眦欲裂：“这个禽兽！他，他对你做过些什么？”“他，他想污辱我，我只恨自己不能动弹，不能立即咬舌自尽！幸好，幸好你来早一步，不然……”蓝如雪泪如雨下，将头埋入齐玉生怀中泣不成声。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8）

“竹道人，竹道人，我发誓我齐玉生一定要亲手杀了你！”齐玉生双目通红，手指关节捏得咯咯作响，心中的狂怒让他立即就要冲出密室杀死那个禽兽，但他终于强忍了下来，告诫自己此时一定要冷静。他与蓝如雪目前身处险地，当务之急是离开这里全身而退，才能另做打算，因为他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凭他现在的身手，无论如何也是打不过竹道人的，而就算竹道人现在听命于父亲，父亲乃一介文弱书生，又怎能动得了他分毫？二人相拥对泣，不知过了多久，激动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下来，均泪眼蒙矇地细细打量数日不见的对方，两个人都瘦了许多，憔悴许多。蓝如雪低声说道：“玉生，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和你父亲都会在这里出现？你父亲之前不是被人劫持失踪多日吗？难道这件事的背后主谋是你父亲？但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她一口气提出四个问题，其实她内心里的疑问还有很多很多。齐玉生朝密室的门洞处看了一眼，剑眉深锁，蓝如雪此时已是这般凄惨情形，他又如何忍心再欺骗她？思索片刻后才艰难地答道：“你猜得不错，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父亲策划的，他的目的，在于阻止你嫁往大正朝，从而破坏两国联姻。”“破坏两国联姻？我不懂，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对谁有好处？”蓝如雪怔怔地说道。“如雪，你相信我吗？”齐玉生放低了声音，对蓝如雪轻轻耳语道。蓝如雪毫不迟疑地点点头。“那你现在先不要多问，我们从这里离开后我再向你解释，好吗？”齐玉生正色说道。蓝如雪眸中闪过一丝喜色，点了点头。“呆会儿出去你不要开口，一切有我来应付，等我们离开这里再作打算。”齐玉生低低嘱咐道。蓝如雪顺从地再点下头，齐玉生将她揽在怀中抱起来，朝密室的门洞走去。密室外，齐之远与竹道人枯坐无语，先前二人凭各自耳力听到密室内齐玉生与蓝如雪断断续续的一些对话，面上神色均是变幻不定。此时见齐玉生将蓝如雪抱着走出来，齐之远咳了一声问道：“你要带公主去哪里？”“爹，您放心，孩儿不会将公主带回王宫，否则孩

儿自己也无法向宫里交代。”齐玉生郑重答道。“你带着她能藏到哪里去？难道你想落得和爹一样的下场，被朝廷到处追捕吗？你把她放下！”齐之远皱眉说道。“爹，孩儿请求您放过公主，这是孩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求您了，请您成全！”齐玉生一字一顿地缓缓说道。“玉生，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呢？”齐之远似乎显得十分沉痛，“你放下公主，马上回家，就当今天没来过这里没见过公主，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爹以后也不会再逼你做什么……”“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我又怎能自欺欺人当它没有发生过？除非我死了！爹，您不要逼我！”齐玉生厉声说道，然后轻轻将蓝如雪放下来，一只手搂着她靠在自己身上，另一只手一翻手腕，瞬间多出一把匕首，然后将匕首举至自己颈下，刀刃在灯光的映照下闪着凛冽的寒光。齐之远呼地一下站起来喝道：“玉生，你这是干什么？你要威胁爹？”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9）

“孩儿不敢！如果今天爹不让孩儿带走公主，孩儿只有血溅五步来报答公主的一片深情了！爹多年来对孩儿的养育教导之恩，容孩儿来世结草衔环再来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吧！”齐玉生目泛泪光，只是仍然倔强地高抬着头，将匕首的锋刃贴紧自己的喉咙，旋即一丝血迹从肌肤上缓缓渗出来。“好，好，我齐某人真是养了个好儿子啊！”齐之远捶胸顿足道，蓦地觉得头疼欲裂，忙伸出手去抓紧椅背，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去，然后伸出手颤抖着指着齐玉生吼道：“你走，你带着她给我走得远远的，以后不要再让我见到你们，就当我从来没生过你这个儿子！”话音刚落，就佝着身子剧烈地咳嗽起来。齐玉生见父亲痛苦的样子霎时间也是心如刀绞，但他硬下心来，流泪说道：“谢谢您的成全，爹，您多保重，孩儿这就去了！”说着，将蓝如雪重新抱入怀中，踹开虚掩的房门冲了出去。屋内角落里的竹道人站起身来，犹豫着要不要追出去，齐之远挥了挥手，艰难说道：“罢了，让他们去吧。冤孽，真是冤孽啊！”突觉喉头一甜，腥气上涌，下意识张开嘴，“噗”地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来，溅在地上宛如点点红梅般触目惊心。齐之远颓然坐倒在椅上，八月的初秋天气里，竟觉得自己手脚冰凉全身冷汗，一时间满腹辛酸满心萧索。自己忍辱负重改头换面甘为马夫，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保住齐家偌大的家业，为了保障齐玉生及齐家后世子孙能够太平享受荣华富贵？齐玉生的娘亲即齐之远的正妻唐氏多年前已经病逝，齐之远一人身兼父母双职将齐玉生扶养成人，对他倾注的心血不可谓不多，而且为了照顾齐玉生的感情，在唐氏去世后也没有将自己任何一房小妾扶正，正妻一位一直虚悬多年。可齐玉生这个自己最为疼爱看重的儿子，却如此毫不留情地给予了他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为的却只是报答他的恋人，满足自己儿女之情的私欲而已，这怎不叫齐之远痛心疾首？ 如今齐玉生算是抛弃了自己这个当父亲的，带着心上人一起远走高飞，那他做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想到此节，

齐之远不禁有些心灰意冷，但片刻后又觉得不甘心，他一向自负才华，自认天命不凡，难道他真的能就此认输从此夹起尾巴做人，混迹民间了此残生吗？与其那样，还不如一刀杀了他更加痛快！齐之远旋即镇定心魂，将一杯茶水倾倒地上，冲淡他吐出来的那摊血迹，然后陷入深思之中。他要好好考虑接下来该如何行事，尤其是在公主这个砝码已经不存在之后。不过目前看来情况还不至于太糟，最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公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嫁往大正朝了，客观上来说，他的目标已经达成了一半……第二天午后，小憩片刻的林月湖正在后园“跳高”，一时蹦上一座假山，一时跳到一棵大树的枝干上，高度都在两三米。这几天来她的轻功所能跃起的高度并没什么长进，因为蓝如歌告诫她入门之时不可操之过急，必须循序渐进，最重要的是将体内的气息控制好，达到收放自如的地步，才能为今后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她也不敢冒进，老老实实地按照蓝如歌给她制定的进度来修习。正练得起劲时，林月湖瞥见蓝如歌一脸凝重地匆匆进了园子，手里似乎还捏着几张纸片，不由迎上前去问道：“又出了什么事吗？”“你先看看这个。”蓝如歌递上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兄长蓝如歌与表妹丁冬儿亲启”，落款是“如雪敬上”。林月湖不由疑惑问道：“这封信是公主写的？信是从哪里来的？”“齐玉生刚才送进来的。”蓝如歌答道。“齐玉生？怎么是他？他不是昨天才知道公主失踪的消息吗？”林月湖疑心更甚，打开信封抽出两张薄薄的信纸来，“这信你看过没有？能确认是公主的亲笔字迹吗？”“我已经看过，确实是如雪写的，你先看了我再跟你说齐玉生的事。”林月湖依言展开信纸，读起这封字迹娟秀端正的信来。“如雪现在平安无恙，请哥哥与表妹不必担心。恕如雪不能亲自入宫向你们解释这一切的详细经过，也请你们不要怪罪玉生，他也是身不由己，有诸多难言之隐。但他绝对不会害我，他对我很好，如雪心甘情愿与他结为夫妻相伴终老。“大婚在即，如雪却不能入宫履行身为公主与他国联姻的职责，请哥哥与表妹不要责怪我的自私无情，我已将心交付玉生，此生无奈亦无憾。相信凭哥

哥与表妹的聪明睿智，一定能想出解救之法，使我西月国不致遭受大正朝的非难。“自此以后，如雪会随玉生隐姓埋名远走他方，永不再踏入王宫一步。如雪今生无颜再见父王与母后，亦无法再尽身为儿臣的一份孝心，这是如雪现在心中最大的痛楚，请哥哥与表妹代我宽慰侍奉双亲，令他们不致过于悲伤。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10）

“冬儿表妹，请允许我在这里先称你一声‘嫂嫂’，多谢你的救命之恩与劝慰之情，我祝你和哥哥早日结成连理白头偕老。哥哥，恭喜你得到一位好伴侣，相信你们一定会幸福的，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如雪顿首敬上。”薄薄两页信纸的内容林月湖扫上两眼就已经读完，但她却怔在当场，半晌说不出话来。事实很明显，蓝如雪要跟着齐玉生私奔了，将宫里的烂摊子推给她和蓝如歌去应付处理，但她还真的怪不起她，生不出多少怨愤之心声。相反，她还想为蓝如雪勇敢追求自己的真爱而叫好，欣赏她这种为爱不顾一切的坚韧劲头。而且，蓝如雪的一声“嫂嫂”，也让她有些脸红心跳，暗道小丫头这一招还真厉害，让自己不自觉地就想为她承担起一分庇护之责……“月湖。”蓝如歌见看完信中内容的林月湖久久不语，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胡思乱想。“啊？”林月湖醒过神来，想起刚才蓝如歌提到的齐玉生，急忙问道：“齐玉生现在还在宫里吗？他刚才怎么说的？”“他没有多说什么，跟我承诺照顾爱惜如雪一辈子，只是提醒我多留意一下潘定邦这个人，然后就赶着出宫了，他今天就要和如雪一起离开上华城。”蓝如歌微叹一口气，旋即问道，“你对他们二人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没看法，”林月湖耸耸肩，“他们二人既然下定决心要远走高飞，就算抓回来也没什么意思，我可不想别人说我棒打鸳鸯拆散一对苦命恋人。”蓝如歌笑了，林月湖嘴上说的无奈，听着不好听，但他早已看明白她一向是刀子嘴豆腐心，是个善解人意、极容易心软的一个人，不然妹妹如雪不会如此快地转变对她的印象，并心甘情愿叫她嫂嫂了。林月湖注意到他手上还有一封信，不禁问道：“这一封又是什么？”蓝如歌有些犯愁地回答：“是如雪写给父王母后的，我很担心他们看过这封信后会有什么激烈的反应。”蓝正阳与秦王后看过信的反应林月湖不用想也觉得头皮有点发麻，在他们看来，如雪的行径无异于大逆不道了，甚至可以说背叛了他们背叛了国家，可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思索片

刻后，林月湖说道：“我想，当务之急还是先想出一个对策如何向大正朝交代，如果能将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的程度，我想舅父母的心情也能稍微缓和一些。”蓝如歌点头答道：“你说得不错，所以我来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如何应对的问题，如雪这封信暂时先搁置一下。”二人看法一致，遂在园中凉椅上坐下细细商讨起来。广宁宫的偏殿中，秦王后面色忧伤，眼中泪光隐然，旁边陪坐的是苏慧如，她从姑姑苏氏那里得知了公主忽然失踪的消息，在苏氏的催促下，今日专程进宫来陪秦王后说话的。此时见秦王后哀伤不已，掏出一方丝帕递上前轻劝道：“姑母，您不要太难过，千万保重自己的身体，公主吉人自有天相，肯定会遇难呈祥的。”秦王后接过丝帕擦拭了下眼角，有些哽咽着说道：“如雪这孩子真是老天爷派来折磨我的，这半年来我和她父王为她操了多少心啊！还是你这孩子知人暖热孝顺懂事，如雪如果有你一半贴心，我也就谢天谢地了！”苏慧如微觉尴尬，不好接话，正在此时，小平子匆匆进来禀报说国王陛下与王子殿下正往广宁宫而来，马上就要到殿前了。苏慧如一听急忙起身低低说道：“姑母您有事情，慧如先告退了，改日再来看您。”秦王后也站起来身来说道：“好吧，以后可要常进宫来陪我啊！”苏慧如答应着从偏殿退出去了。秦王后到妆镜前略整理了下妆容与衣裙，旋即随小平子往前殿去迎接蓝正阳。国王蓝正阳的脸色十分阴郁，眉头紧紧拧成一个川字。秦王后一见他这个神色，一颗心没来由地突地一跳，隐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不由紧张地问道：“正阳，是不是如雪有什么消息了？”“你看看这个，看看我们的好女儿都干了些什么好事！”蓝正阳随手将一封信塞入秦王后手中，然后挥手让殿中侍立的宫人退下，自己背负双手在殿中来回踱步，似乎抑制不住的愤怒与激动。秦王后将信封拿起一看，上面写着“父王与母后亲启”，落款是“如雪顿首敬上”，心中顿时一喜，可是见蓝正阳一脸沉重的表情，当下不敢耽误，急急拆开信封看起来。也不过就三页薄纸而已，一盏茶的功夫就看完了，秦王后如遭雷击般怔在当声，痛叫一声“如雪”后，随即身子摇晃两下，眼看就要晕倒在

地。一直注意着秦王后反映的蓝如歌急步上前扶住她，然后将她放在一把大椅上坐好。秦王后眼中涌出泪来，口中低低痛呼道：“如雪?就这么走了吗？只要她的夫君，不要我这个娘亲了？”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11）

蓝如歌沉声道：“母后，事已至此，还请您节哀保重身体才是。这是如雪自己的选择，相信这样比硬让她嫁往大正朝能更让她感觉幸福些，您难道不希望她能开心自由地过自己想要的日子吗？”“可是，她自小生活在宫里，一直锦衣玉食娇生惯养着，从来没有吃过苦的，以后跟着那个齐玉生流落民间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她受得了那些罪吗？”秦王后低泣道。“受不了也得受！”蓝正阳不待蓝如歌答话，气呼呼地抢先说道，“她自己选的路自己走，自己造的罪自己受！我倒要看看她是不是真的这么有骨气有主见，以后永远不要再回宫来乞求我们的宽恕和怜悯才好！”“可是，可是，她就这么出去叫我如何能放心？”秦王后喃喃说道，“大正朝那边我们又如何交代？”蓝正阳叹息一声，他对如雪这个女儿的疼爱与不舍不比秦王后差分毫，可事到如今他们的首要工作不是去追究如雪的罪责和讨论她在外面究竟能过什么日子的问题，关键在于秦王后后半句话：如何向大正朝交代。于是他接着说道：“如歌，把你的想法讲给母后听。”蓝如歌依言将下午他与林月湖商量许久得出的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缓缓道来。秦王后起先有些惊骇，自己苦思一阵后也觉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了，一时心中酸痛满溢无法自持，只是默然无语地听着蓝正阳与蓝如歌商议细节。良久，父子二人终于确定下来，蓝正阳回御书房拟旨，秦王后着小平子带一干太监去各宫放出风声，同时传召王春来等一干太医入宫觐见令其接受一套说辞，而蓝如歌出去亲见李少安将旨意先透露给他，让他立即凭国王亲笔印信去库房领取重金后亲赠潘定邦与李煜，好让他们提前有个心理准备，不至于在第二天朝会上听到正式的旨意时突然发难大闹朝堂……日暮时分，宫外外臣驿馆内，李少安目中噙泪一脸悲痛地叫手下抬进来两个沉甸甸的大木箱，当着潘定邦与李煜瓩的面前亲自将两个箱盖打开，登时黄亮亮耀眼的光线从箱中迸射出来，赫然是两箱足成的金锭，每箱五千两。潘定邦顿时眼珠子有些转不动了，

他一年的俸禄也不过几百两银子，就算为官二十年来不断钻营与搜刮，积累下来的家产一共也不过才四五万两银子，而五千两黄金在当时大约折合白银近八万两，他这一辈子也不知道能不能挣这么多呢！李煜瓩身为皇子，对这些黄白之物当然是瞧不上眼的，所以他只是略皱起眉头疑惑地问道："李大人，你这是何意？这似乎于礼不合吧？"李少安此时终于大放悲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起来："潘大人，李大人，我西月国不幸啊，天大的不幸啊！冰月公主昨夜病情突然加急，宫里的太医们连夜汇诊至今天下午，却终究还是无力回天……公主，公主已经薨逝了！""什么？公主薨逝了？"李煜瓩大惊，脸色刷地一下就白了，连潘定邦都因乍闻这个突发的重大消息而不得不将心神从金锭上拉了回来，二人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起死死地瞪着哭泣不止的李少安。"这怎么可能？昨天下午见到公主时她不是还好好的吗？你在骗人！"李煜瓩厉声喝道，从来温文尔雅一团和气的他第一次面现狰狞之色，浑忘了此时自己少卿的外臣身份。李少安见到李煜瓩一副吃人的模样顿时浑身一个激灵，没来由得感到惶恐与害怕，腿脚一软就跌坐在地上，涕泪交流地呜咽道："下官怎敢欺骗二位大人啊，呜呜……这个消息是方才王子殿下亲口告诉下官的，国王陛下明日早朝就要将公主薨逝之事昭告天下了啊！"原来，蓝如歌与林月湖之前商议良久也并未得出很好的结果，蓝如歌的提议是立即向大正朝退了这门婚事，将西月国今年向其进献的贡俸增加一倍，同时贿赂与拉笼潘定邦和李煜，让他们替西月国说些好话安抚大正朝的不满情绪。林月湖则觉得此举不甚妥当，眼看离八月十五日仅剩十来天，此时想要退婚大正朝还不得恼羞成怒，如果他们只是一味要人，只怕再增加数倍的贡俸也无济于事。两人最后一合计，只得祭出最绝的一招了，那就是对外宣称公主所染疾病突然加重不治身亡，之前西月国在这门婚事前一直表现得十分欣然顺从，如今不是公主不嫁，而是公主病逝无法再嫁，想来大正朝在西月国承受丧痛的时候，也不好强人所难过于相逼，只能彻底断了联姻这个念头。不过蓝如歌提议的拉笼迎

亲使的手段还是要一并进行，务求争取更多对西月国有利的言论，做到让大正朝挑不出过多毛病……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12）

李煜瓩口里喃喃说道：“这不可能，不可能，我不相信……”随即蹲下身来揪住李少安的衣领喝问道：“之前不是说公主只是偶感风寒吗？还说再休养三五日就可痊愈了，怎么会突然之间病情加重乃至不治？还有献给公主的那颗赤霞珠呢，它有治病的奇效啊！”赤霞珠是什么东西？李少安心里疑惑，蓝如歌并没把潘李二人入宫献宝之事告诉他，所以他只能老实无辜地答道：“这个，下官真的不清楚啊！”李煜瓩愤然丢开李少安，在屋内急躁地走来走去。潘定邦心里的问题比李煜瓩更多，昨天半夜齐之远登门明明告诉他公主在他手上，宫里那个不过是他人假冒的，怎么才过了一个白天宫里就说公主病逝了呢？这实在于情于理不合，首先齐之远必定不敢妄动公主，有公主在手他就算是拥有了一道最重要的救命符；其次，王宫在尚未找到公主的下落时就贸然宣布公主的死讯，日后公主如果活着回来了，西月国该如何向天下臣民和大正朝交代？而且如此一来更要逼得齐之远铤而走险，王宫难道就不怕他做出对公主不利之事，甚至真的对她痛下杀手吗？除非，除非公主真的死了，王宫不再惧怕来自外部的要挟，所以才敢向天下宣布这一消息，但这就又回到第一个问题上了：公主怎么会死呢？这过去的不到一天的短短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巨变，才导致现在公主的死讯出台？只在一瞬间，潘定邦脑子里就转过了无数个念头，只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其中的关节所在，一时间头都想疼了。无意间，他又瞥到那两箱黄灿灿的金碇，下意识地问道：“李大人，您送这两箱黄金来究竟是为什么？”李少安站起身来黯然答道：“此时王宫上下无比悲痛，本来我西月国公主能与贵国皇子联姻乃是我国的无上荣耀，不料公主薨逝导致我国无法继续履行婚约，国王陛下一念及此更是心伤，料到二位迎亲大使听到这一噩耗也会感同身受，所以特派下官备上这份薄礼前来宣慰，为二位大人压惊，请二位大人节哀保重，他日回国也好向皇帝陛下转述我西月国上下君臣的心

意。”这段话的意思潘定邦倒是听明白了，无非是让他们得了好处后回国帮着讲好话，让大正朝不会因为碰到如此晦气的事情而对西月国恼羞成怒。这个差事倒不难办，不过是动动嘴皮子而已，现在五千两黄金摆在自己面前，如果他要拒绝那才真是对不住自己不远千里前来迎亲的功劳与苦劳了。至于他跟齐之远那边暗中定的协议以及齐之远答应事成之后许给他的好处，现在看来实在是有点虚无缥缈了，听着让人热血沸腾激动不已，但实施起来难度太大。齐之远的打算是将局势搅乱，让西月国王室无法兑现联姻承诺，从而触怒大正朝皇室，让大正朝愤而兵戈相加。以西月国的实力必然与大正朝无法抗衡，一旦蓝氏王朝在战火中被瓦解离析，那么他就可以趁机向大正朝投诚表白忠心，攀上这棵天底下最牢靠粗壮的大树。一旦事成，西月国被纳入大正朝版图，齐之远做为第一功臣，日后的富贵荣华必然不可限量。为了拉拢潘定邦成为同谋，齐之远早已向他许以重诺。但是，就算此事真的如齐之远计划般成功了，谁能保证他一定会兑现诺言而不会翻脸不认人？潘定邦与齐之远结交已久，实在很清楚他阴冷刻薄诡计多端的性格，所以与其自己赔着小心跟他玩阴谋，还不如现在收下这实实在在的一箱黄金来得划算了。 于是潘定邦一脸悲伤地诚恳说道：“贵国陛下实在太客气了，自己新承丧女之痛却首先顾及到我们外臣的感受，这份先人后己的高义大德实在令潘某感佩于心，潘某回国后必定会向吾皇陛下如实禀报。”李少安连连点头，顾不得擦拭自己一脸的鼻涕眼泪，对着潘定邦一揖至地：“如此下官感激不尽，先代我国王陛下与王子殿下谢过潘大人了。”两人你来我往客气一番后，李少安完成了蓝如歌交代的任务，心中稍觉安慰，吸溜着鼻子辞别潘李二人回宫复命去了。李煜瓩红着双眼咬牙说道：“我要这些黄白俗物有何用？我要的只是一个人！不行，明天我一定要入宫，除非亲眼见到公主的遗体，否则说什么我都不相信！”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13）

这位三皇子还真是个多情种子，才见到一个假公主的一面就为之神魂颠倒，这份痴迷劲儿还真是少见，难道真是个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主儿？他嫌这些金子俗，不如都给我好了，那我不是赚大发了吗？潘定邦心中一边暗想一边偷乐，嘴上却沉痛地劝慰道："殿下请节哀，公主薨逝的消息太令人震惊了，微臣也实在不敢相信啊！但是又不得不信，兹事体大，西月国捏造公主的死讯对他们能有什么好处？谅他们也不敢把公主藏起来不嫁给您……"潘定邦絮絮叨叨半晌，李煜瓩却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如何能相信昨天才见到的温婉可人的豆蔻少女，今天竟然就已香消玉殒天人两隔？他出世十八载以来，还从未像今天这样风度礼仪尽失地对一名臣子大声咆哮，即便如此，他心中也未感到丝毫好过，只觉咽喉像被人掐住一般窒息难受。他下意识中告诉自己不要相信这些人的口头说辞，只有自己眼见才为实，所以他没理会仍在苦口婆心劝说的潘定邦，径直回了自己的屋子，只等第二天一早入宫参加朝会后去亲自证实公主的死讯。必要时他甚至可以不惜亮出自己的三皇子身份，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西月国君臣也不应该阻拦于他。李煜瓩离开之后，屋里就只剩下潘定邦一人和黄金两箱了，此时他可以放开了好好欣赏这世间最美妙的物事及其所散发出来的最迷人的色彩。他在两个木箱之间穿插流连，摸摸这个，捏捏那个，幸福得连连叹息不已，也不知道折腾到几时才困倦不已地睡去。第二天天微明时，李煜瓩和潘定邦就起身了，朝会于辰时开始，所以二人匆匆漱洗过后就随着宫里出来迎接他们的小太监进了宫。二人甫一进宫门，就感觉气氛十分肃穆压抑，所有屋宇长廊下均挂起了白色的帐幔和礼花，所有宫女太监均身着素服神情悲凄，在宫内急匆匆地穿梭往来，虽纷乱却静寂无声。一路往升平殿而去，遇到三三两两上朝的西月国臣子，他们似乎还摸不着头脑宫里到底是在为谁举哀，均是满脸诧异惶然地一边走着一边互相低声询问着，但在此时紧张的似乎快要

凝冻的气氛里，却又不敢随便抓一个宫人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有人仅靠只言片语地交流甚至仅仅是眼神表情的交换中达成一个共识，肯定是宫里哪位重要人物离世了，而今天的朝会内容肯定会围绕此事展开……当升平殿外的大铜钟敲响辰时的钟点时，升平殿内所有的内臣与外臣依班次躬身肃立阶下，只听殿首的执事太监拉长音调尖声唱道："国王陛下驾到——"所有臣子忽拉拉跪了一地山呼道："国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前几排的大臣们用眼角余光瞥见国王蓝正阳缓缓步入大殿后在居中的宝座上坐下来，神情憔悴沉痛，似乎一日不见就已苍老了十岁，心中惧是惊疑不已。蓝正阳坐好后，并没像往日那样说一句"众卿平身"，而是咳嗽了两声，随即沉声说道："来人，宣旨。"首领太监魏公公依言走到大殿正前方，展开一幅白绢圣旨，用尖利凄凉的语调慢慢念道："奉天承制，国王诏曰：冰月公主蓝如雪感染风寒数日，前日夜中病情加重，经太医汇诊无效后于昨日下午申时三刻薨逝，享年一十六岁。寡人英年失女，心痛如绞，令全国素服斋戒举哀三日，八月初十公主出殡，归葬东郊王室陵园。钦此！"魏公公宣旨时大殿内静得落针可闻，群臣骤闻噩耗，均如遭雷击一般愣在当场，怔怔地听着那道短短的诏书宣读完毕，半晌后才有低低的啜泣声抑制不住地传了出来，正是礼宾司司长李少安，片刻间大殿内哭声一片。群臣皆是发自内心地为这个噩耗感到伤心难过，数日前仍是在这升平殿下，诸人还喜气洋洋地品评着大正朝迎娶公主的聘礼之豪奢与西月国的嫁妆之厚重，谁能料到竟然突发剧变，喜事眨眼变成丧事，怎不让人心生凄恻感叹人生无常？蓝正阳看着殿中哭倒一片的大小臣子，想到如今藏于民间不知去向何方的蓝如雪，也是悲从中来黯然神伤，不由扶住额头叹息不止。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14）

队列中的李煜瓩一直面色凝重默然不语，而站他前面的潘定邦暗忖此时自己应该出来说话了，于是出列满面悲色的哽咽着说道：“请陛下节哀保重！冰月公主于豆蔻之年韶华早逝，实乃天妒红颜不予人间完满，吾朝自上而下若闻此噩耗必定也会万分悲痛，外臣谨代吾皇陛下与大正朝臣民向陛下致以沉痛哀悼与无限慰问。”蓝正阳擦拭了一下眼角，沉声说道：“多谢潘卿，小女福薄缘浅，我西月国不能与贵朝结为亲家实乃我国一大憾事。”潘定邦连连点头道：“陛下的痛苦外臣感同身受，外臣也为吾朝失去一位天之娇女而痛心不已。”然后西月国数名臣子也站出来痛悼公主韶华早逝，殿中更增唏嘘悲声。良久，蓝正阳以不胜哀痛为由下令退朝，一应国事待三日后即八月初十公主出殡后再行定夺。不一时殿中诸臣已退了个干净，众人均急着赶回府中向亲眷宣布公主薨逝的噩耗，或催促府中有诰命在身的贵妇们入宫在公主灵堂前哭灵及劝慰承受丧女之痛的秦王后。李煜瓩在散朝后退出升平殿，却并不随着群臣离宫，而是守在升平殿左侧殿门口等着蓝如歌出来带他去公主灵堂。陪在一边的潘定邦心中焦急不已，公主的灵堂固然已经在景华宫里设置起来，但他们身为男性外臣，只能朝灵堂方向遥拜而已，并没有资格进入。出行前皇帝李承天也特别叮嘱让李煜瓩匿名低调行事，如果他贸然间将身份公开，不知会引起怎么样的震动和骚乱。潘定邦感觉万一惹出什么乱子自己不好向皇帝交代，所以仍是不死心地软硬兼施规劝李煜瓩赶紧出宫。李煜瓩表现出极大的执拗与隐忍，只说事变突然就需见机行事变通以对，他身为准新郎有权见到公主最后一面，非如此不能让他接受发生的这一切。潘定邦苦劝无果，毕竟他身为臣下不能对皇子用强，自己又不好单独离开，只得陪着钻入牛角尖的李煜瓩在旁边一同等候。稍顷，只见蓝正阳在一众太监侍卫的拱卫下步出升平殿侧门，蓝如歌尾随于后。蓝正阳经过时，潘定邦与李煜瓩恭敬地低头行礼，等蓝如歌走到近前时，李煜瓩

急忙轻声道：“殿下，本人有一事相求，可否借一步说话？”蓝如歌见到是他们二人，暗道难道他们对贿赂数目不满意，仍然还想闹事不成？面上却不动声色地走上前问道：“潘大人，李大人，不知二位找本王有何事？”李煜瓩正色说道：“殿下，可否带我二人亲往公主灵堂祭奠？”蓝如歌脸色一沉，缓缓说道：“非是本王不愿与二位大人行此方便，此事实在于理不合。二位大人对舍妹的关爱之情本王心领了，相信舍妹在天之灵一定也会对你们心存感念。”潘定邦无奈地看看李煜瓩，又瞧瞧蓝如歌脸上的不愉之色，踌躇半晌仍然说不出话来。李煜瓩毫不退缩地迎着蓝如歌的目光说道：“殿下话虽不错，但我与潘大人身为迎亲正副使，身份与别不同，总要亲自祭奠公主后才能心安回朝复命。”蓝如歌看了一眼李煜瓩，想不到今天出头表现强硬的竟是这位向来温文有礼谨言慎行的李少卿，反观往日有些骄横自大的潘定邦却有些瑟缩哑口无言。一边心中暗自称奇一边强抑着恼怒答道：“不知李少卿如此坚持是否还有他意？是否本国对二位大人的招待有任何不周之处？难道本王之前的解释还不够清楚吗？”“殿下言重了，我绝无此意！”李煜瓩见劝说不动蓝如歌，再说下去只怕要撕破脸面，他本意并不愿与这位王子产生冲突，无奈之下只得使出最后一招了。他从腰间摸出一方手指粗细的赤金小印来递给蓝如歌，“殿下一看便知，我对令妹的诚意天地可鉴，如果不能见她最后一面，叫我如何能够死心回朝？”蓝如歌听他这不伦不类的一句话，心中不由一动，接过赤金小印一看，印底刻着四个小字：昱景主人，口中低低念道：“昱景主人？”

5.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有痴人福（15）

沉吟片刻后脑中突然想到一件事，忽地抬头急促说道：“昱景是否指代煜瓩？你是大正朝三皇子李煜瓩殿下？”“殿下说得不错，小弟正是李煜瓩。”李煜瓩点头答道，接回自己的随身小印后旋即面现悲凄之色。“自从我于年前见到令妹画像后，就对她一见倾心自此魂牵梦萦，所以不仅答应了这门婚事，更求父皇允我亲自前来西月国迎亲。数日前我终于得见令妹真容，更是惊为天人，本想着能与令妹结为伉俪，此生别无他求，满心欢喜地等待十五日启程将令妹娶回大正朝，谁料……”说到最后已是哽咽不成语。李煜瓩一番情真意切地剖白令蓝如歌也闻之动容，这位三皇子倒真是个情痴，仅凭见过一画一面就能对如雪倾心至此，且观他连日以来的言行举止也实在是个性情中人，如果如雪不是钟情齐玉生于前，继而与他私奔于后，如果真能嫁了此人，想必也会成就一段美满姻缘。可是，世间没有这么多如果，此时景华宫内的灵柩里自然也是空的，蓝如歌即使感动于他的痴情，又怎能让他去见这“最后一面”？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

蓝如歌面现难色，斟酌片刻后说道：“殿下的悲痛心情我能理解，只是伊人已逝，为求如雪的灵魂能够早日安息，我们不便过多打扰。我可以带你去如雪的灵堂上香祭奠，但你必须答应我不去触碰她的灵柩，否则我担心母后伤心欲绝之下会发生什么不测。”“真的只能这样吗？真的不能让我再见一面？”李煜瓩怔怔地说道，只见蓝如歌面色凝重而坚决地摇摇头，心中忽然溢起满腔酸涩，挣扎半晌后终于妥协，低声说道，“既然如此，就请殿下前面带路吧。”蓝如歌微叹一声，带着李煜瓩和潘定邦朝景华宫慢慢行去。李煜瓩此时心中终于接受了冰月公主已经香消玉殒的事实，不由黯然神伤以至流出泪来，一路默然无语失魂落魄地跟着蓝如歌向前走着。潘定邦在旁边瞧得真切，只得低声劝他节哀保重，他很怕这位三皇子到了灵堂上面会突发失心疯闹将起来，从而丢了大正朝的威仪与颜面。来到景华宫外时，已经听到里面传出的阵阵哭泣之声。李煜瓩只觉自己双腿如绑缚了两块大石般举步维艰，终于沉重而缓慢地迈上台阶。只见景华宫整个正殿已经成为一片白色的海洋，说不出的凄凉哀伤。白色的帐幔在秋风中缓缓拂动，白色的冥纸随风飞舞，满殿或跪或立之人皆全身缟素，大殿正前方从屋顶至地面悬挂着一整幅白布，上面写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奠”字，前面设着一张白布裹就的香案，案上一圈燃烧的白蜡围绕着一鼎轻烟袅袅的香炉，大殿正中无数白色绢花簇拥着一副用整块白玉雕刻而成的灵柩，泛着素洁而润泽的清辉。秦王后跌坐在一方蒲团上低泣不止，她一想到女儿不知身在何方遭受何种苦难，又不知今生是否还能再见时，就忍不住伤心难过，旁边陪坐的蓝玉珠和苏氏等妾侍均满面凄楚地不停劝慰着她。另一边厢，初桃与江雪晴等几名大丫环伏地跪着，林月湖作为与蓝如雪平辈的身份席地而坐，将纸钱与金银锡箔不停投入火盆中化掉。李煜瓩一步步走入殿中，怔怔地看着面前的白玉棺，强忍着自己想要飞身上前扑在棺上的冲动。殿内诸人感

觉到有人入内，纷纷抬起头来，却见王子蓝如歌带进来一名年轻公子，大部分人都未曾见过，虽然此时灵堂上全是一些女眷，乍见一名陌生男子时均感意外，但既然他是王子亲自领来的，众人也就不以为意，低下头来继续沉浸于自己的哀伤之中。林月湖见到来人居然是李煜瓩，一时间惊呆了，直到手中捏着的纸钱烧到手指时才“呀”地轻呼一声将纸钱甩掉，将已经泛红刺痛的手指伸到嘴前吹起气来。蓝如歌将林月湖的举动看在眼内，心急之下两步跨到她身前蹲下来低声问道：“怎么样？痛不痛？”旁边一直老老实实伏地而跪的江雪晴也担心地凑过头来看她的伤势。林月湖细看自己手指，只见食指与拇指指尖渐渐冒出一溜水泡，登时疼得倒吸一口凉气，但她不想在此时闹出什么动静，于是迅即将双手藏入衣裙中，对蓝如歌勉强笑道：“不要紧，我没事。”这一下再次吸引了殿内诸人的视线，秦王后见引起杂音的人是林月湖，再见蓝如歌一脸关切地蹲在她身边，脸色登时难看起来，心中暗道这丫头在灵堂之上居然还能如此矫揉造作，也不知道她使了什么媚术，竟然能将如歌迷得晕头转向……其余人等近来或多或少听说了些王子殿下与这位新晋的芳华郡主之间有些暧昧不清的关系，此时见二人神态亲昵，均暗想传言果然不是空穴来风。但瞧这位郡主似乎相貌并不如何出色，额头太宽，眉眼间距也宽，是了，连她身边的丫环也要比她好看呢，此时两人凑在一起，高下立现！立时就有些人看不过眼了，有为蓝如歌打抱不平的，有嫉妒林月湖的，有心中酸溜溜说不清感觉的，比如苏慧如的姑姑、蓝正阳的妾侍之一苏氏。唯一心中感到欣慰的人可能就只有蓝玉珠了……此时殿中诸人各有各的心思，却无一人开口说话，整个大殿中只有风吹帐幔的哗哗声与火盆中锡纸燃烧的沙沙声。蓦地，一个满含惊异、略带嘶哑的男声响彻大殿，将众人纷乱的思绪迅即拉了回来，众人听的清清楚楚：“她，她不就是冰月公主吗？”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2）

说话的人正是李煜瓩，只见他睁大眼睛瞪着林月湖这边，一只手还微微颤抖着朝这边指着。这可真是大白天的活见鬼了，知道公主假死的人不禁猜测这位年轻公子哥儿是不是发疯了，认定公主真死的人顿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惊恐地顺着李煜瓩手指的方向望去，在那一边，明明只有众人见惯了的四个人：王子蓝如歌、芳华郡主林月湖及其丫环江雪晴，和公主蓝如雪生前的贴身婢女初桃。但这四人看见李煜瓩的神色时却真有些见了鬼的慌乱模样，林月湖心中咯噔一下：不会吧，他上次见到江雪晴的容貌才不过一二十秒钟，今天江雪晴全身素服，不着珠钗不施粉黛，难道还能让他起了疑心？江雪晴也早已瞧见前面直勾勾盯着她的人，正是那晚她假扮公主时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位年轻的迎亲副使，不由得又羞又急，躲入林月湖和初桃身后，浑身禁不住的颤抖起来，再也不敢探出头来看一眼。蓝如歌上前拉住李煜瓩低声说道："三皇子，你看错人了，她不是冰月公主！""不，你不要骗我，她明明就是公主，我看得清清楚楚，她就是的……"李煜瓩语无伦次，一边朝江雪晴的藏身之处迈步，一边极力想要挣脱蓝如歌铁钳一般的大手。这时一直候在景华宫外的潘定邦也听到了殿内的一阵嘈杂之声，立即警觉地跨上台阶冲了进来。却见李煜瓩直了眼睛似乎着了魔障一般在和蓝如歌拉扯不止，这正是他之前最担心的事，没想到竟真的发生了，不由惶急地抱住他连声说道："殿下，殿下，你醒醒，你这是怎么了？这可是在公主的灵堂之上，不能乱来啊！" "你们不要拦着我，"李煜瓩大叫起来，"让我去见公主，让我见……"声音蓦地戛然而止，李煜瓩双眼一翻，软弱无力地瘫倒在惊呼出声的潘定邦怀中。蓝如歌抱歉地说道："对不起，潘大人，得罪了，三皇子情绪过于激动，我不得已点了他的昏睡穴，过一个时辰醒了就没事了。"潘定邦顿时放下心来，有些讪讪地答道："有劳王子殿下了，我们三皇子若有失礼之处，还请殿下不要介意。"蓝如歌摇头道："没事，先把三皇子

送到我的寝宫去休息吧。”说着召来殿外两名太监抬来一张长榻，将李煜瓩抬到榻上，又有两名小太监上前一同抬起锦榻出了景华宫向煜德殿而去。殿中诸人面面相觑，事发突然，大家似乎还没醒过神来，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左一个“三皇子”右一个“三皇子”的，大家却听得分明，天哪，那个之前发疯一般满口不停喊着“公主”的年轻人，不会就是大正朝的三皇子殿下吧？蓝如歌来不及跟秦王后多作解释，只说了句“母后，儿臣先带三皇子下去休息，个中情由容后禀报”，就随着抬着李煜瓩的一众太监离开了。林月湖、初桃与江雪晴待众人走远了，才稍觉放心，想到之前李煜瓩状似颠狂地样子，人人心有余悸。江雪晴仍然惶急地低声问道：“郡主，我该怎么办？”初桃轻拍胸口不止，她刚才也吓坏了。林月湖拍拍她的手勉力安慰道：“不要怕，我们就一口咬定他看错人了，不会有事的！”秦王后狐疑地看着三女与众不同、格外激烈的反应，直觉她们有什么事情隐瞒着自己，加上之前突然冒出来的什么三皇子，她觉得自己有必要马上弄清楚这一切，所以她站起身来，指着林月湖三个人命令道：“你们三个到后殿来一下，本宫有话问你们。”蓝玉珠也站了起来，有些担忧地看着林月湖。林月湖暗道不妙，但王后有令她又怎敢不从，于是只得带着战战兢兢的江雪晴和初桃跟着秦王后往灵堂后面走去。后殿内空无一人，只有层层白色纱帐随风飘动，带来丝丝秋天的凉意。秦王后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见林月湖倒还算镇静，而江雪晴和初桃两个丫环却瑟缩着十分紧张，不由放缓了语气，淡淡说道：“不用这么害怕，本宫只是随便问问，你们据实回答就行。不过如果让本宫知道你们说话有任何不实之处，本宫免不了会有点不高兴了。”“不高兴”三个字一出，江雪晴和初桃打了个激灵，不安地看了林月湖一眼。事已至此，林月湖也不能再和她们商量“串供”，况且她认为她们之前演戏给潘定邦和李煜瓩看，实在是出于一番救场的好意，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连蓝如歌都是参与者之一，所以她朝她们俩点点头，让她们不必有所顾忌。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3）

“冬儿，之前那个不是大正朝迎亲副使、鸿胪寺少卿吗？怎么突然成了什么三皇子了？”秦王后开口问道。“舅母，这件事情，我真的毫不知情，刚才听到表哥那么称呼他，我也感到非常意外。”林月湖一脸诚实地答道。秦王后见她神色不似说谎，自语道：“看来他之前是刻意跟我们隐瞒身份了。他堂堂一位皇子，怎么亲自跑来迎亲了？实在有点荒唐。”“是啊！”林月湖顺着秦王后的意思小心接着说道，“他这么做确实有失身份。”秦王后皱眉道：“奇怪的是，他又没见过如雪，这副痴痴迷迷的神情从何说起？难道如雪失踪前曾经和他私下见过面？不对啊，他刚才口里喊着‘公主’，却明明往你们那边看去的。”秦王后说着抬起头看看林月湖，又瞧一眼旁边的江雪晴和初桃。该来的还是会来，躲也躲不开的。林月湖暗吸一口气，将蓝如雪失踪第二天潘定邦如何闯入宫来闹着要见公主，自己如何与蓝如歌商议对策，之后在蓝如雪寝宫内潘定邦如何进献赤霞珠，及后她们几人如何在他和李煜瓩面前演戏，一五一十详细叙述了一遍。秦王后越听越是心惊，不知不觉中站起身来，待林月湖终于将事情讲述完毕，她愣怔片刻后喃喃说道：“这，这不是胡闹吗？”江雪晴和初桃在林月湖讲述之初就已跪在了地上，此时更是伏在地上头也不敢抬，大气不敢出。林月湖急忙答道：“请舅母恕罪，实在是因为当天潘定邦咄咄逼人存心想要闹事，我们无奈之下临时想了这么个办法对付一下，本想着公主回来后就没事了，谁知……”言下之意很清楚，后来蓝如雪不仅没回来，还以假死的面目面对天下人，才让这件事在今天浮出水面。不过最终还是因为李煜瓩仅见过假公主一面就如此痴情，乃至乍见江雪晴时过于激动情绪失控，才将她们几个暴露了出来，这一点连林月湖和蓝如歌事先也是没想到的。秦王后前后仔细想了一遍，发现事实确实如林月湖所言，当时为了堵住潘定邦的嘴还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了，只是世事难料半点不由人掌握，随后又发生了这么一连串的事情，却并非是

大家愿意看到的。谁能料道蓝如雪会铁了心跟人私奔一去不复返？谁能想到婚期迫在眉睫时，他们不得不以蓝如雪暴病身亡来对大正朝和天下万民进行交代？秦王后叹口气，重新坐下来，对跪在地上的江雪晴和初桃说道："罢了，你们起来吧，这件事过去就算了，本宫不再追究。"林月湖松了一口气，江雪晴和初桃谢恩之后站了起来，脸上也是如释重负地恢复了一些正常神色。"但是，如今这位三皇子口口声声将江雪晴认做公主，我们要如何应付？"秦王后沉声问道。林月湖思索片刻后答道："宫里人都知道，江雪晴虽然与公主确实有几分相似之处，但却明明是两个不同的人，所以我们不妨一口咬定他认错人了。一位是公主，一位是丫环，怎能混为一谈呢？"嘴里这么说着，心中却对江雪晴暗道抱歉，并非她有意强调她与蓝如雪二人身份天差地别，而是不如此宽慰秦王后，谁知道她一怒之下会如何治江雪晴的冒名顶替之罪？秦王后点头道："好吧，也只能如此了。你们行事实在有些胆大妄为，以后可得仔细着约束一下，再闹出什么乱子可怎么收拾？"林月湖连忙诺诺连声着答应了。一边的江雪晴低着头，紧紧咬着自己的下唇，心中没来由的一阵黯然，是啊，她不过是个身份低微的丫环罢了，就算与公主容貌相似，又有什么用？终究改变不了她低人一等的事实。一想到之前那位年轻英俊的三皇子投注在她面上的痴痴目光，她心中竟隐隐生出刺痛之感，旋即强迫自己不要再胡思乱想，她这算什么？她身为丫环怎可心怀非份之想？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4）

直至此时，江雪晴也不清楚当初自己被王嬷嬷征入宫来是为了什么，林月湖不想她为一件无疾而终的事情受到困扰，所以并未将蓝如雪最初的计划告诉她，如果她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始末，不知还会生出什么感慨了。为免李煜瓩醒来后，重回灵堂见到江雪晴会再次受到刺激，秦王后让她不用在灵堂上继续守灵，而是回到凝翠宫闭门思过，在李煜瓩离开西月国之前不得迈出宫门一步。这相当于一道禁足令了，江雪晴领命后独自一人黯然退出景华宫。煜德殿的厢房内，李煜瓩仍躺在榻上昏睡，只是睡得并不安稳，面色时喜时忧，一会儿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一会儿又眉头深锁一脸悲愤，似乎梦中还在挣扎不已。蓝如歌与潘定邦已经对坐半晌无语，终于还是蓝如歌先开口打破沉默，低声说道："公主病逝想必给三皇子打击不小，他醒来后还请潘大人多加劝解。"潘定邦连忙躬身答道："这是一定的，请殿下放心。"蓝如歌正色说道："之前三皇子在灵堂之上错将芳华郡主的婢女认做公主，潘大人你也看到了吧？"潘定邦点头道："不错，外臣瞧得清楚，那不过是个丫环而已，又怎么会是高贵不凡的冰月公主呢？"他这话倒说得不假，他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其实他早已确定江雪晴必然就是那晚他和李煜瓩见到的假公主了，虽说今天她不施粉黛仍不失为一名绝色佳人，但丫环就是丫环，与真正的公主怎可同日而语？他下意识中同样不希望三皇子倾心错爱一个身份低贱的女子，不然他回去如何向皇帝和太后交差？正在此时，忽听房内的李煜瓩大叫一声"公主"，蓝如歌与潘定邦急忙推门进去，却见李煜瓩正好翻身坐起，额头上布满一层细密的汗珠，口中喘气不止。潘定邦关切地问道："三皇子，你是不是做什么噩梦了？"李煜瓩心有余悸地点头说道："是的，我梦见冰月公主站在悬崖边上对着我惨然一笑，我想把她拉回来，但她却转身自己跳了下去……"潘定邦咽了一口唾沫，小心说道："殿下，你可能神经过于紧张了，公主已经薨逝……""不对，我刚才在景

华宫见到的不就是公主吗？”李煜瓩突然打断了他的说辞，十分肯定地说道。“三皇子，你确实看错了，你见到的那个只是一个丫环，不过长得与公主有几份相似罢了。”蓝如歌郑重说道。“丫环？只是一个丫环？我看得确实很清楚啊，虽然今天她的装扮十分清淡朴素，但面目轮廓明明就是那晚见到的公主，天下会有如此相似之人吗？”李煜瓩喃喃说道，眼睛失神地往窗外望去，不由自主地再次回忆起与“公主”初见时的情景。“三皇子，我怎么会骗你呢？她叫江雪晴，是芳华郡主的贴身丫环，整座王宫之人全都知道她与公主容貌相似，不信的话你可以随便问一个人，就会知道我说的不假了。”蓝如歌缓缓说道。“江雪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应该是这样啊！”李煜瓩呼地一下从榻上跳下来，拔脚就往外走。潘定邦急忙拉住他问道：“三皇子，你要去哪儿？”“我想再去灵堂看看！”李煜瓩梗着脖子头也不回地答道。潘定邦哭笑不得：“我的好殿下啊，你刚才从那边回来的，这会再去做什么呢？那边都是些女眷，不好再去打扰她们了！”李煜瓩深呼吸几口气，努力平复一下心情，回头缓缓说道：“请你们相信我，我这次去不会再像刚才那样有失体统了，我只是去给公主上香，真的。我也知道刚才我的举动很不合规矩，我一时情不自禁才失了分寸，我向你们道歉。”说着，真的对着潘定邦和蓝如歌深深鞠了一躬。其实他的真实意图是再去见见那位据说与公主有着相同容貌的“丫环”，只是他现在非常清楚，他身为堂堂皇子，如果三番两次跟一名丫环纠缠不休，就算他可以不顾惜自己的颜面，也必须为对方一名年轻少女的名节着想。潘定邦连忙闪开一边口中急道：“殿下，你这样不是折煞下官了吗？”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5）

这位三皇子年纪轻轻，怎么脾气会如此固执油盐不进呢？蓝如歌无奈地伸出双手将李煜瓩扶起来，正色说道："三皇子，不要怪我说话难听，但我真是为你着想，刚才让你去灵堂已经是格外破例了，如今你的皇子身份已经公开，进退均需有度，否则我担心传回大正朝你也不好向你父皇交代。"这番刻意施压的话果然有效，李煜瓩愣怔一下，想到出行前父皇对他的严肃交代，不由有些泄气，眸光也有些暗淡下来，默默地点了下头。蓝如歌不忍见他这副低落模样，宽慰道："后日舍妹出殡归葬东郊王室陵园，三皇子如果愿意可以随同送灵。""我愿意，我愿意！"李煜瓩想也不想连声答道。蓝如歌点头道："三皇子先在这间厢房内歇息片刻，你如今身份尊贵，不必再去宫外驿馆居住，我即刻着人收拾一间偏殿给你暂住，再安排人去驿馆将你的行李衣物送进宫来。"等李煜瓩同意并致谢后，蓝如歌径直出去安排，留下他和潘定邦二人在房内呆着。如今李煜瓩的身份自然比之前的少卿一职高出太多，只是正值公主"薨逝"的非常时期，不宜大张旗鼓地对外表明他的皇子身份，所以双方心照不宣地选择了低调行事。李煜瓩默然半晌后对潘定邦说道："潘大人，今天难为你陪了我这么久，我也有些过意不去，你现在回驿馆休息去吧。"潘定邦在宫里呆了一上午确实觉得十分气闷，巴不得早点出去轻松一下，如今李煜瓩要住在宫里，他在外面就可以无所顾忌地随意活动了，只是担心这位近来行事十分鲁莽的皇子会再次惹是生非，于是面现踌躇之色。李煜瓩明白他的意思，嘴角扯出一点笑意说道："你放心吧，我会有分寸的，就算有什么事也与你无干，回去后我自己会向父皇请罪。"潘定邦心中一宽，嘴里说着"殿下多虑、殿下保重"后便退了出去。屋内只剩李煜瓩一人，他在窗边坐下来，开始冷静地细细梳理这几日来发生的一切。他听闻公主病逝的消息以来，确实反应失态，有失一位皇子的仪态风度。虽然这样有悖于往日他持礼谦和的作风，但他并不在意，因为这一向不是他

所关心的重点。他虽痴却并不傻，很清楚自己想要得到些什么，又可以放弃些什么。仔细地回忆了那晚初见公主时她的一颦一笑，与方才在灵堂上那位名叫江雪晴的“丫环”骤见他时她心慌无措的反应，李煜瓩终于确定“她们俩”必定是同一个人。前者已经是世间少见的绝色美女，怎么会那么巧再来一个与她一模一样的丫环呢？即使有这种巧合存在，但她们俩的眼眸与神色却也是完全相同，都如小鹿一般温润羞涩，仿佛随时会受到惊吓一般，这在双生子身上也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不管她是公主假扮丫环，还是丫环冒充公主，身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无论此时景华宫灵堂上的玉棺内躺着的人是谁，只要她是她，他就不能容许自己与她擦肩而过。他发誓不让自己错过她。午膳时分，林月湖与蓝玉珠回到凝翠宫吃饭，将独自闷坐房内的江雪晴也强拉到饭桌上来。“雪晴！雪晴！”江雪晴忽听林月湖叫自己名字，猛地醒过神来答道：“啊？郡主要添饭吗？”林月湖好笑道：“不用了，你想什么这么出神？汤都洒出来了。”江雪晴闻言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端的碗倾斜得厉害，一碗汤已经洒了一半出来在桌上，就快沿着桌面滴到地上了，当下红了脸，讪讪地站起身来说道：“对不起，我去拿桌布！”然后转身急步向后堂走去。“这丫头今天是怎么了，失魂落魄的。”蓝玉珠若有所思地说道。林月湖回来后也早已发现江雪晴的神色异常，回忆了一下之前灵堂上发生的事情，讶然说道：“这小姑娘不会是二八年华春心动吧？”“冬儿，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也不嫌难听！”蓝玉珠嗔怪道。“是是是，我刚才说太快了，我是想说‘这小姑娘不会是二八年华心思动吧’！”林月湖吐舌笑道。她总还当自己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说到江雪晴这个十六岁的小姑娘时免不了有充老之嫌。心中暗想着古代的少女们还真是早熟，才十五六岁的年纪，不是恋爱就是要嫁人了。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6）

要放在平时，蓝玉珠肯定要教育林月湖一番，姑娘家家的怎么能将“春心”这种“淫词秽语”说出口呢？不过这句话也成功地转移了她的注意力，当下疑惑地问道：“心动？她会对谁动心？”正在此时，江雪晴拿了一块桌布走了过来，林月湖咳了一声，若无其事地继续吃饭。蓝玉珠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上下打量了江雪晴几眼。江雪晴本已回复正常的脸色腾地又红了起来，她心思单纯温良，从来藏不住心事，见蓝玉珠一副审视的神色，不由紧张起来，将桌上的汤汁抹干净后又用力擦了半天，然后捏着脏污的桌布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别提多尴尬了。林月湖扑哧一声笑起来，旋即说道：“赶紧去洗了手再来吃饭吧，不然菜要凉了。”江雪晴呐呐说道：“谢谢郡主，我，我不饿，不想吃了。”说着就低了头。这小姑娘脸皮太薄，一点不经逗。林月湖最受不了她一副楚楚可怜的神情，于是不再打趣她，点头说道：“那好吧，你先下去歇着吧。”江雪晴如闻大赦般赶紧对蓝玉珠和林月湖福了一礼，然后匆匆退入后堂。蓝玉珠见江雪晴已经走远，忍不住接着问道：“你倒是说说，这丫头对谁动心了？她整天呆在宫里，没机会见到什么青年男子啊？”林月湖耸耸肩道：“我现在也是猜测，这件事说起来也太戏剧性了一些，恕我现在还不能告诉您，等我晚些时候再好好问问她，不然万一我猜错了，她还不得羞得不敢见人了？”蓝玉珠点头道：“这话说得不错，你就留点意吧，这丫头现在这个样子怪让人心疼的。”林月湖笑着答道：“是，遵命。”吃过午饭后，林月湖仍要到景华宫的灵堂守灵，蓝玉珠辈分较高无需再去，而江雪晴被下达禁足令无法再去，所以她只好单身前往了。这一下午灵堂上倒是波澜不兴极其正常，除了多了一些祭奠哭灵的朝中命妇外，并没发生任何异常状况，本来林月湖担心可能会出现的三皇子“搅局”场面也没出现，搞得她觉得极其无聊，时间十分难以打发。不过她下午见到了苏慧如，她不清楚她是否知道蓝如雪假死的真相，只是瞧她哭得梨花带雨十分悲

切，并不像作伪，林月湖自己看着也觉得心里不舒服，果然连秦王后后来都要反过来劝解苏慧如，看着她的目光说不出的慈爱温柔。林月湖强迫自己眼观鼻鼻观心，不去瞧她们俩的神情，只是低头不断在火盆里焚化锡纸。整个下午连蓝如歌也未曾露面，如此倒好了，省得大家见面尴尬。夜幕降临时，林月湖终于可以“放学回家”了，她长出一口气，不被任何人注意地离开了景华宫。蓝如雪只是假死而已，灵堂上的白玉棺内自然是空的，要她从早到晚守着一口空棺材佯作悲切状，还真有点强人所难。回到凝翠宫时，蓝玉珠已经吃过晚饭回房休息去了，江雪晴却还在巴巴地等着她，于是跟她一起风卷残云般吃完了饭，然后不由分说把她拉到自己房内要跟她来个秉烛夜谈。两人在房内坐好后，林月湖以手托腮，眼睛在江雪晴的脸上不停逡巡着，不消片刻就将她看得低下头去小声说道：“郡主，你干什么这样看我？”“美，真美！”林月湖一边点头一边由衷地赞道。江雪晴的脸颊瞬间浮起两朵红云，旋即嗔怪地说道：“郡主你又拿我开心了，我只是一个小丫环，有什么美的……”“非也，非也！”林月湖连连摇头，“一个人相貌的美丑跟先天的基因和后天的修饰有关，跟身份不沾边的，你可不要妄自菲薄哦！再说人的命运很奇妙的，今天是麻雀，明天就可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今天是公主，明天说不定就成普通的民女了。”江雪晴秀眉微蹙听了半天，有些词汇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大概意思还是听明白了，而且最后一句“公主”变成“民女”的事情她也清楚，林月湖并没隐瞒她，于是浅浅笑道：“郡主你是在安慰我吧？公主的勇气我也很佩服，只是她的情况太过偶然特殊，一般人想都不敢想。至于麻雀变凤凰，那是神话故事里才有的吧！”“非也，非也！”林月湖觉得这两个字说起来特别爽，“当初我进宫的时候不是和你一样也是宫女吗？谁知道突然天降一个公主老妈给我，才让我摇身一变成为郡主的！”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7）

江雪晴扑哧一声笑出来，随即说道："那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公主之女，成为郡主也是顺理成章，我跟你却不同，实实在在是平民家的女儿，家里人觉得我能进宫也就不错了，只是不知道我会在宫里当宫女到终老，还是会过几年年纪大了被赶出宫去……"说到最后语声低微，口吻已经有些哀怨悲凉了。"别这么悲观，有我在就一定不会让你受这些委屈的。"林月湖正色说道，"如果你不想继续留在宫里，我可以想办法早点让你出宫，找一个你自己中意的好人家嫁了。"江雪晴的脸色顿时红成水蜜桃一般，半晌低声说道："郡主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赶我走，我也不想嫁人，宁愿呆在宫里陪你一辈子！"林月湖很夸张地摇头说道："你可别这么说，当宫女又不是一份什么有前途的好职业，你这么一位美丽的姑娘如果要呆在我身边熬成老姑婆，那也太暴殄天物了，老天爷也不会允许啊！如果你有了意中人却不好意思开口，我乐意当媒人帮你牵线搭桥，你看怎么样？"跟这个害羞的小姑娘讨论男女之情还真够费劲的，绕了大半个圈子才终于说到了正题，林月湖暗松一口气，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江雪晴，密切观察她的神态反应。江雪晴听了这段话后一时间又气又笑又羞又急，脸上一霎红一霎白，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才好了，半晌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眼睛突然一红，马上有泪水涌出来在眼眶里直打转转，眼看着就要掉下来了。这下林月湖可着慌了，一边忙乱地掏出手绢递给她一边急急说道："怎么了，我哪里说得不对吗？如果说得不对你只管骂我好了，可千万不要哭啊！"江雪晴用手绢擦拭了一下眼角，片刻后抬起水雾迷茫的双眼哽咽着说道："郡主，你不要误会，我怎么会怪你呢？整个王宫里就是你对我最好了，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从来不把我当成丫环来使唤，这已经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了。只是，我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能拥有郡主的关爱和情谊就已经很满足了，又怎敢有其他不切实际的奢望和幻想呢？"原来如此，林月湖松了口气，只是看平时柔弱

温顺的江雪晴居然也有如此执拗的一面，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格外谨小慎微似乎不敢越雷池一步，她也不好再说什么，毕竟这位少女一样有着自己坚强的人格和自尊，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坚持的话反倒显得有些强人所难，也罢，就随她去吧，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助她一臂之力好了。拿定主意后，林月湖微笑着说道："好了，这个问题我们不讨论了，我只是希望你明白，人命虽然天注定，但永远存在机遇和转折，有时候还是需要自己去争取把握的。时间也不早了，你下去早点休息吧。"江雪晴低头答道："谢谢郡主，那我先出去了。"说完起身退出了屋子。林月湖今天在灵堂上守了一整天，也早觉十分困乏，于是匆匆洗漱过后也就早早上床去见周公了。第二日灵堂上的情形与第一日下午一样平静无波，王室内外的众多女眷们按照既定的程序一丝不苟地祭奠哭灵，而秦王后据说是过于忧伤体力难支，一整天都呆在广宁宫内并未在灵堂上出现，林月湖感觉身上卸掉了一些无形的压力，这一天守下来倒过得比较快。夜晚再次降临时，林月湖从景华宫出来，按规矩先去广宁宫探望秦王后。秦王后闭着眼睛在榻上半躺着休息，听见林月湖向她问安，睁开眼睛随意打量了她一眼，然后淡淡说道："嗯，有心了。有件事本宫想问一下，如雪跟齐玉生的事情，你之前知道吗？"林月湖微惊一下，原来这位王后一直怀疑她与此事有关联，只怕还以为是她暗中促成他们来往并为他们的私奔出谋划策呢，当下不敢马虎，恭恭敬敬地答道："舅母，这件事我事先真的毫不知情，直到公主失踪之后才听人说起的。"这个告诉她实情的人自然是蓝如歌了，只是她不想明白说出来，免得触了秦王后的逆鳞。但秦王后向来心细如发，又岂是能让人轻易打发的？她自然猜出了林月湖是听谁说的，但她也不想揪着这个问题徒增自己烦恼，于是鼻子里若有似无地轻哼一声，然后缓缓说话："行了，本宫知道了，你退下吧。明日出殡，听说那位大正朝的三皇子也要一同送灵，你仔细应对着，不要出了什么差子。"林月湖急忙答应，行过礼后如释重负地离开广宁宫。回到凝翠宫后，煜德殿伺候蓝如歌的小福子正等着她，见她回来连忙

行了礼，然后说今天一整天王子殿下都在筹备明天的出殡事宜，所以无暇亲自来访，并告诉林月湖明天大正朝三皇子李煜瓩也会参加送灵。林月湖已有心理准备，于是让小福子转告蓝如歌她会小心行事，而且强调了明天她会单身前往，并不带任何丫环婢女，小福子听清楚?离开凝翠宫回去复命。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8）

第二天是八月初十，天微明时林月湖已经起身，仍着一身素服，头戴一朵白色绢花，略用过些早点后只身一人来到景华宫，作为蓝如雪的平辈姐妹，与苏慧如分立玉棺两边护灵。不一时宫外甬道上聚集了长长两队送灵的宫人队伍，由西月国掌管祭祀的一众官员领着，或举着白色灵幡，或扛着纸人纸车纸马，或抬着各色随葬物品。辰时一到，宫门口的乐师奏响哀乐，八名太监入了灵堂，在玉棺前跪地磕了三个头后，合力将玉棺抬出来，放至宫门外一架四匹白马并辔拉着的巨大灵车上。随后步出景华宫的林月湖与苏慧如发现灵车的正副驾驶位上竟然坐着蓝如歌与李煜瓩，二人神情皆是肃穆凝重。蓝如歌是代父母送女，李煜瓩则是自己强烈要求以半个西月国驸马身份陪同护灵，他坐在灵车之上有些心神不宁地四处观望了一阵，直到林苏二女最后出来。之前他已经听蓝如歌大致介绍过她们的身份，所以见到她们时微微点头算是行礼，林苏二女也默然无语地向他和蓝如歌福身回礼，然后分别上了灵车后面二人一抬的素色小轿。随着大祭祀一声洪亮悠长的“公主出殡了”，浩荡的送殡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哭声，接着缓缓开动起来，护送着队伍中间的灵车沿着一条宽大的专用宫道向东门而去。灵车副手位上的李煜瓩惆怅不已，他已经将送殡队伍里的每一个人都仔细看过，却并没见到他心中牵挂的那张面容。本想着第一日既然江雪晴在灵堂上守灵，今天也必定会参加出殡，不料芳华郡主来了，她却并未出现，难道她在躲避他吗？霎时间李煜瓩就有些受伤失落，但转念一想，江雪晴既然现在只是个“丫环”身份，行动自然会身不由己全听人吩咐，可能有人刻意阻拦她与自己见面也说不定，而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芳华郡主本人了。这位芳华郡主他只打过短短几个照面，但已认定这是一个极聪明有主见的少女，与一般的王室女子和名门闺秀不同，柔和纤弱如江雪晴当然不能违拗她的意思。前一天灵堂上他对江雪晴喊着“公主”的时候，明明白白见到她惊慌地躲在林

月湖身后不敢出来，想来是一向慑于她郡主的淫威才会如此。李煜瓩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猜测不错，心里对林月湖的印象顿时大打折扣，一路对她怨愤不已。此时端坐灵车后面小轿中的林月湖如果听到了的心声，一定会大叫“冤枉”，然后跳将起来揪住他衣领找他讨回公道了。送殡队伍出了王宫东门，一路哀乐一路哭声一路纸钱满天飞，顺着官道缓缓来到二十里外的王室陵园，西月国历代国王与王后及嫡出子女亡故后皆归葬于此。蓝如雪身为公主，出世时陵园内就有了她的一块位置，经过数日的筹备与打点，此时陵园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只等公主灵柩到位下葬了。而如今玉棺内有的只是一套簇新的公主服饰及蓝如雪离宫前经常把玩的一些小物件，现在要立的自然是她的衣冠冢，至于蓝如雪今生是否能真正归葬于此，却是谁也不知道了。等灵柩下葬完毕送殡队伍回到王宫后，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众人皆如放下心中大石一般四散开来，或回宫中吃饭休息，或回衙司做最后收尾工作。蓝如歌与李煜瓩一同回到煜德殿，不一刻，小福子带着几名小太监将热饭热菜上了一桌，二人对坐下来开始进膳。今天李煜瓩的表现不可谓不佳，他恢复了一名皇子应有的仪态风范，彬彬有礼进退有度，让人挑不出丝毫毛病。蓝如歌以为他终于想通了，心中也觉安定，于是膳后喝茶时对李煜瓩郑重表达了谢意，并说明如今公主已经下葬就算尘埃落定，他可以随时带着迎亲队伍离开西月国回大正朝了，而西月国为表歉意，会提前将今年的岁贡增加两成进献大正朝。蓝如歌说完这番话后，意外地看到李煜瓩摇头说道：“多谢王子殿下近日来对我多加照顾，但我现在并不急于回去，还想在贵国多叨扰一阵，不知殿下能否应允？”“哦？三皇子在我西月国内还有什么未尽之事吗？”蓝如歌一边问着一边探究李煜瓩的神情。李煜瓩从陵园回来一路上都在思考如何与江雪晴见面接触的事情，他身为异国皇子，自然不能在西月国王宫内随便乱闯，如果没有人从旁相助，也不知猴年马月他才能有机会再见江雪晴一面，而想遍整个西月国他曾接触过的上下人等，唯一有能力有可能帮助他的人就是蓝如歌了，所以他决定如

实相告，以便争取他的支持。于是他一脸严肃地说道：“是的，我希望殿下能为我引见江雪晴。”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9）

这句话实在是蓝如歌始料不及的，今天李煜瓩明明十分镇定地眼睁睁看着如雪的玉棺下葬王室陵园，怎么现在会突然把目标转向江雪晴？难道他在失去一位公主后，竟然会退而求其次，对一名丫环动起什么歪念吗？当下沉了脸淡淡说道："三皇子，你此言何意？江雪晴只是一名宫里的普通丫环，似乎没资格令你青眼相加。""殿下息怒，我是诚心实意地向你郑重提出这个请求的，"李煜瓩一字一顿地说道，"我自问不是一个负心薄幸之人，对冰月公主也并无任何冒犯和辜负之处，只是我这两日来想得非常清楚了，我与公主今生无缘，而江姑娘才真正是我一直寻觅等待的心仪之人。"蓝如歌闻言讶然，直视着李煜瓩的眼睛想看清他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李煜瓩毫不避让地迎着他的审视，终于将心事倾吐出来，他只觉得一片轻松坦然。两人对视半晌，蓝如歌终于还是开口说道："我希望你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你能为这番话负责吗？我又怎么能相信你不是贪图江雪晴与公主相似的容貌而将她当作替代品玩弄一番？"李煜瓩激动地说道："我以大正朝皇室尊严保证我刚才所说皆是出自真心，如果我对公主心怀不敬或对江姑娘有轻慢亵玩之心，叫老天降罪于我有如此杯！"说着站起身来，将面前桌上的一只玉杯掷在地上，"啪"地一声脆响，玉杯摔了个粉碎。这番言行举动让蓝如歌见了也有些动容，李煜瓩确实从未见过蓝如雪，他前后所见之人其实都是江雪晴，这就不算见异思迁了。而且如雪早已心有他属，客观来说是她对不起他，而他却不必对她有所交代，当下相信他所言非虚，等他情绪平复下来重新坐下后，缓缓说道："我可以相信你，但我现在不能替你引见，必须先征求过江雪晴本人的意见才行。"李煜瓩松了一口气，对蓝如歌抱拳说道："好，如此先谢过殿下了。"旋即面露隐忧，犹豫片刻后说道："江姑娘的身份会不会对她造成一些困扰？我担心会有人从中阻挠……""你是不是在怀疑什么？说来听听。"蓝如歌奇怪地看他一眼。"那位芳华郡主，似乎

是个比较厉害的人，会不会对江姑娘施加压力……”李煜瓩硬着头皮说出了自己今天一直萦绕心头的猜测。蓝如歌闻言一怔，片刻后失笑起来，似乎是听到一个十分荒唐的笑话一般。李煜瓩看他如此反应，有些不知所措地挠挠头，暗道难道自己猜错了？蓝如歌旋即正色说道：“刚才那话你可千万不要当着芳华郡主的面说，以她的脾气一定不会饶过你的。她确实厉害，但要说到她对江雪晴的感情，我想整个王宫里不会有第二个人像她那样对她那么好了，不是主仆关系，而是姐妹情深。”接着向李煜瓩讲述当初林月湖与江雪晴相隔数日进宫后同吃同住两个月，从而结下深厚感情，即便林月湖后来因为蓝玉珠重返王宫而得以获封郡主头衔，江雪晴也成了她的贴身婢女，但并不妨碍两个人私下里的姐妹之情。蓝如歌与林月湖关系亲密，对她们两个的事自然非常清楚如数家珍。至于林月湖与江雪晴为何会被蓝如雪征入宫来，他自然略过不提了。李煜瓩听了蓝如歌的叙述这才明白自己先前的猜测不仅错了，简直是错得离谱了。难怪蓝如歌刚才会笑得那么奇怪，而且他从蓝如歌娓娓道来时眸光里满含的温柔之意，也发觉他与林月湖的关系必定非同一般，当下脸色就有些尴尬，还好他没有莽撞地直接跟林月湖对质要人，不然得罪了她，他如何能从蓝如歌那里获得支持？只怕连江雪晴也要对他心生不满了。于是讪讪地说道：“对不起，是我胡思乱想冤枉了芳华郡主，还请殿下替我隐瞒一二，小弟感激不尽。”蓝如歌笑道：“好说，我代她接受你的道歉。今天天时已晚，我明天去凝翠宫试着替你说说吧。”李煜瓩闻言连连向蓝如歌道谢，然后满怀欣喜地回了自己暂住的偏殿。他相信蓝如歌言出如山必定说到做到，而且林月湖既然与江雪晴关系亲厚自然也会为她着想打算，如此一来他就拥有了两道最为强大的助力，这简直是连日来他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一想到不日即可与江雪晴再次见面，怎能不让他欢欣鼓舞？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0）

第二天上午，蓝如歌履行昨天对李煜瓩的承诺来到凝翠宫，守门小太监说郡主与江雪晴在后园玩耍，于是径直去了后园。因为蓝如雪的事情总算是告一段落了，林月湖心情十分轻松，正拉着江雪晴一起下五子棋。而江雪晴却似乎不再像往日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言行举止间多了一份与年龄不符的成熟端庄。林月湖虽然用心下着棋，余光却时不时在注意江雪晴的神态，见她总是一副兴致不高不苟言笑的样子，终于禁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江雪晴正在考虑怎么落子挽回颓势，听她这么一笑，有些摸不着头脑地说道："郡主，有什么好笑的？我这局不一定输给你啊！"林月湖摇头晃脑地说道："非也，非也！听我念首词给你听：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江雪晴在心中将这首词回味了一遍，半晌怔怔地说道："郡主，你这是在说我吗？"林月湖歪头一笑："你说呢？"江雪晴嗫嚅半晌正欲分辩，忽听有人鼓掌笑道："好一个'却道天凉好个秋'！"林月湖与江雪晴同时抬起头，就见蓝如歌微笑着走过来。林月湖嗔道："怎么悄没声息地就来了？偷听多久了？""也没多久，刚好听到一首好词。"蓝如歌说着走到桌前一撩衣摆径直坐了下来。"这首好词可不是我做的，只是觉得比较适合某人，所以随口念出来了。"林月湖秀眉微扬，瞟了一眼面现局促之色的江雪晴。江雪晴顿时有些羞赧，急忙站起身来对蓝如歌福了一礼，口中说道："殿下，您来了，您和郡主聊吧，我先下去了。"蓝如歌摇头道："不急，你们这局棋不是还没下完吗？"林月湖把江雪晴重新拉回座上，笑说道："可不是吗？你刚才还说不一定会输，这会儿就要认输投降了吗？"两位主子都发了话，江雪晴也不好再坚持，只得正襟危坐继续下棋，可这时候她脑子里已是乱糟糟一片，落起子来自然是漏洞百出，不消片刻就败下阵来。当下神情楚楚地说道："郡主，我输了，你就饶了我吧，我昨天的一条帕子才绣了一半，

你让我回去接着绣完，好不好？”“好，放你一马，去吧！”林月湖十分潇洒地将手一挥。江雪晴面色顿时一宽，对她和蓝如歌各行一礼后飞快地离开园子朝后殿走去。“这小姑娘有心事？”待江雪晴的身影消失不见后，蓝如歌试探着问道。“你也看出来了？没错！”林月湖点头答道，“可是她脸皮又薄，口风又紧，我没问出来什么，又不好把她逼得太急。”“我今天可是专程为了她的事来的，如果你都问不出来，我又怎么好开口？”蓝如歌皱眉说道。“哦？真的吗？”林月湖顿时来了兴趣，眼睛瞥见桌上两盏剩茶，心中当下有了个计较，“不如我们一人写一个字来，看看我们想的是否是同一件事？”蓝如歌当即同意，于是二人各用食指蘸了茶水在石桌上写下一个字，写完后互相瞧一眼，不由心领神会地看着对方笑起来。他们二人写的字一模一样，都是一个“李”字。蓝如歌握住林月湖的双手，眸光里注满温柔：“今生能有你这么一位冰雪聪明善解人意的女子为伴，我蓝如歌何其幸哉！”林月湖面上微红，却毫不退缩地迎着他的目光卖起瓜来：“是啊，我这样的奇女子可是百年难遇呢！你啊，是天上掉馅儿饼，接了个正着！”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1）

蓝如歌不由苦笑起来，刚培养出来的一点温馨旖旎氛围就让林月湖大言不惭地给破坏掉了。林月湖吐舌做了个鬼脸，旋即笑道："说真的，这位三皇子与雪晴也真有缘分呢，如今一个是郎有情，一个是妹有意，就差捅破这层窗户纸了。如果他们俩能成就这段姻缘，那就真的皆大欢喜功德圆满啦！话说回来，李煜瓩的意思你是如何得知的？"蓝如歌当下将头一天李煜瓩如何请他引见，如何起誓赌咒的情形详细叙述一遍，林月湖听得发了呆，良久才一脸向往地叹道："真是有缘人，真是好浪漫，这位三皇子一表人材风度翩翩，居然是个如此有眼力有品味之人，而且还是个用情至深的多情种子啊……"眼里余光突然瞥见蓝如歌脸色不妙渐渐阴沉下来，急忙打住了后面的花痴呓语，假装咳嗽一声换上一副严肃神情："呃，我是说，三皇子与雪晴两个人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蓝如歌沉声说道："既如此，你可有办法为他们促成美事？""这个得好好想一下了，李煜瓩倒是够大胆勇敢，只是雪晴实在是太容易害羞受惊了，而且她似乎对她自己的身份十分耿耿于怀，不打开她这个心结，只怕难以成事。"林月湖正色说道。蓝如歌点点头，神色渐渐回复正常，沉吟片刻后说道："不错，两人身份如果太过悬殊，无论对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好交代，我们还得考虑大正朝方面对雪晴的接受问题。除非……"林月湖眼睛忽然一亮，兴奋地说道："对啊，除非给雪晴换一个身份，那就这样吧！"接着将她突然冒出来的想法讲了个大概，蓝如歌已经明白这个办法确实可行，只是他想到其中一个小问题，有些犹豫地说道："月湖，这样一来雪晴的身份就会在你之上了，你……"林月湖不等他说完，笑着摇头道："你放心，我既然提出来了，又怎么会想不通这个问题呢？雪晴如果能觅得一个如意郎君，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而李煜瓩能最终不负使命娶回一位公主，我想无论对于西月国还是大正朝来说都是乐见其成的，所以于公于私我都会举双手赞成！"原来林月湖与蓝如歌的想法不

谋而合，就是让国王与王后收江雪晴为义女并赐其一个公主封号，如此一来就与李煜瓩的皇子身份互相匹配。在天下人看来，国王与王后新承丧女之痛，再收一名义女宽慰其心也是无可厚非之事，这位新公主的成色虽然与冰月公主蓝如雪比较起来略差一分，但总比让李煜瓩带着蓝如雪的死讯垂头丧气地孤身回国更能让大正朝接受了。蓝如歌也笑了，用力握住林月湖的双手，为二人的心有灵犀感到无比欣慰。林月湖是个急性子，为这个两全齐美的办法激动不已，催促他马上去广宁宫见秦王后实施这一计划，蓝如歌只得依了她离开凝翠宫去拜见母后。蓝如歌一早已经来广宁宫向秦王后例行问过安，此时听闻他再次入宫求见，不觉微感意外，但蓝如雪既然不在身边，儿子能多来体贴孝顺她，她也觉得心中宽慰，于是叫小平子请他直接进内殿相见。蓝如歌进了内殿向秦王后行过礼后，像往常那样绕到她身后给她捏肩按摩。他精熟人身百穴，力道火候也分毫不差，片刻后秦王后只觉通体舒泰，精神好了很多。不由睁开眼睛笑道："坐下说话吧，你才从我这离开没多久，怎么又过来了？不会是有事相求于母后吧？"蓝如歌依言在秦王后下首位坐下，然后笑道："儿臣有事自然瞒不过母后您的慧眼，只是儿臣这会儿前来不是为自己的事，而是为大正朝三皇子李煜瓩的亲事来征求您的意见。""这话从何说起？如今事情已经完结，他也应该尽快回国了，这门亲事还有什么好商议的？"秦王后刻意回避了死亡、出殡等不吉利的字眼，不无疑惑地问道。"母后，如雪虽然不在宫里无法履行婚约，但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选可以弥补此事，对于大正朝而言，这比我们多进献两成贡俸更容易让他们接受。"蓝如歌郑重答道。秦王后果然来了兴趣，坐直身体道："哦？说来听听！""这个人选就是凝翠宫里的大丫环江雪晴，"蓝如歌缓缓说道，"她本身容貌不凡，与如雪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而且知书识礼秀外慧中，更关键的是，李煜瓩已经钟情于她，专程找到儿臣让儿臣成全他们。"秦王后深吸一口气，回想起第一日停灵时李煜瓩的失常举止，及后来她心生怀疑问询林月湖、江雪晴和初桃后得知的一些情况，前后一联系顿时

有点了然，但仍然有些不放心地说道：“这倒是件好事，只是这个李煜瓩知道江雪晴只是一个普通的丫环吗？难道他不介意？”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2）

蓝如歌答道："知道，他并不在乎这个，但是我们却不能在此时就替他宣扬此事，不然恐怕大正朝方面会觉得我们有敷衍不敬之嫌，所以儿臣特地请母后做主，先赐给江雪晴一个公主名份并且昭告天下，然后再撮合此事，才算名正言顺。"秦王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半晌后叹息一声说道："我看李煜瓩这孩子人品不错，只可惜如雪没这个福分，现在不知道她人在哪里，究竟过得好不好……"说着说着就伤心起来，声音也有些哽咽。蓝如歌站起身来给她续了一杯热茶，恭敬地送到她手上，然后轻声劝解道："母后，您就把心放宽些，儿臣相信有齐玉生照顾她，她一定比在宫里更快乐。"秦王后抬起头勉强笑道："好，不提她了。只是无端端地，如何才能给一名丫环赐一个公主名分而不让外人觉得太过突然难以接受呢？"蓝如歌思索片刻后答道："既然江雪晴与如雪容貌相似，不如就利用这一点做文章吧，就说您见到她就像见到如雪一样亲切，这是上天不忍见您盛年失女，所以特地派了江雪晴到您身边，代替如雪来侍奉您。至于封号，您看曦月公主如何？"这番话秦王后听着也觉得十分舒服，不由笑道："行，就依你的意思，晚上我和你父王商量一下，尽快把这个事情落实下来。"蓝如歌闻言心安，陪着秦王后又说了一会话，不知不觉间就到了午膳时间，于是就留下来陪她一起用了午膳，待饭后秦王后困乏思睡时才离开广宁宫。然后先去凝翠宫向林月湖告知秦王后已经同意他们的计划，随后回煜德殿答复李煜瓩。林月湖自然十分高兴，转身到江雪晴屋子里将还在绣着帕子的她不由分说地拉了起来，笑吟吟地拖着她的手上下打量。江雪晴显然被林月湖的异常举动搞的有些莫名其妙，待林月湖激动半晌终于安静下来后，疑惑地问道："郡主，有什么事情值得你如此高兴？""我是为你高兴啊！"林月湖对她眨眼说道，"接下来你就会喜事不断了，事成之后你可要好好谢谢我这个红娘啊！""红娘？红娘是什么人？郡主，你又来打趣我了，我能有什么喜

事！”江雪晴嗔怪道。林月湖笑嘻嘻地说道：“这个红娘嘛有一个典故，简单点说，就是有一位佳公子与一位美娇娘一见钟情，但美娇娘的家里不同意他们二人来往所以百般阻挠，于是美娇娘的丫环红娘为他们打抱不平，主动为他们二人穿针引线传书递简，最后佳公子与美娇娘终成眷属，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江雪晴一听红娘是这么一个来历，顿时脸上霞飞满面，又羞又恼地跺脚说道：“郡主你就会寻我开心，你这个比方太不通情理，你明明是一位身份尊贵的郡主，什么时候成了丫环红娘？我也不是什么美娇娘，平白无故地又哪来什么佳公子？”林月湖佯做无奈地双手一摊道：“如此鸡蛋里挑骨头就没意思了，红娘其实就是媒人的代称，你可不要揪着什么身份不放。反正我办事，你放心，有我这个红娘在，包管你满意就是！”江雪晴说不过她，气呼呼地别转了脸不再理她。林月湖眼睛骨碌一转，看到之前江雪晴放在针线篮里仍用竹绷撑着的那方绢帕，不禁起了好奇心，走过去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副基本完工的绿鸭戏水图，一轮圆月，数枝垂柳，一只绿头鸭孤零零地栖于水面，意境十分清冷寂寥。当下摇头说道：“怎么只有一只鸭子，那多孤单无聊啊，为什么不绣两只凑成一对呢？”江雪晴连忙上前想将帕子夺回去，嘴里急道：“我就喜欢一只，自由自在有什么不好？！”林月湖捉住她双手换上一副正经神色：“你可不要赌气瞎说，如果这话让那位三皇子听到就该难过了。”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3）

江雪晴咋听“三皇子”三个字，就如触到火石一般打了个激灵，神色旋即黯然，一双明眸里渐渐泛起一层水雾。然后她急忙低下头，不愿意让林月湖瞧见她此时的神色。林月湖将她拉到椅子边按坐下来，然后自己跟她对坐着语重心长地说道：“你的心事瞒不了我，也骗不了你自己，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姐姐，你就跟我说一句实话，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位三皇子了？”江雪晴仍然低着头僵直着身子，半晌后终于轻轻点了下头，旋即两滴晶莹的泪珠顺着脸庞缓缓滑落，滴在她此时紧紧绞在一起的白皙如玉的手背上。林月湖顿时松了一口气，拍手笑道：“如此就好了，就等你点这个头了！你知道吗，李煜瓩，也就是那位三皇子，已经为你相思成疾了，正眼巴巴等着你的答复呢！”江雪晴抬起迷蒙的泪眼看着林月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郡主，你不要骗我，这怎么可能，他喜欢的是公主，又怎么会看上我这个丫环呢？”林月湖正色说道：“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这种事情我又怎么会骗你呢？他根本没有见过蓝如雪，从头到尾见到的人都是你，不喜欢你喜欢谁？他还特地求了王子殿下作为引见你的中间人呢！”江雪晴浑身一震，李煜瓩痴迷深情的目光霎时浮现在眼前，一时间心里苦辣酸甜百味杂陈，泪水终于连珠般串串滴落。江雪晴连日来压抑郁结的心情终于得到释放，尽情地哭了起来，半晌才哽咽着说道：“郡主，那，那我该怎么办？我只是一个小小丫环，如何能配得上他？”林月湖笑道：“好办，你什么都不用管，就等着听好消息吧！这块帕子你现在马上绣好，我有用处。”江雪晴颤抖着双手接过那方帕子，然后从竹绷上取下别着的绣花针，只是手抖得厉害，怎么也下不了针去。蓦地，针尖不小心扎到了左手食指，刺痛下不由轻呼一声，就见一滴血珠瞬间从食指溢出滴落在绣好的圆月之上，和着她的泪水洇晕成红艳艳的一片，一轮明月霎时变成如血残阳。林月湖心疼地捉起她的左手，见针扎伤的地方还在不断渗出血珠，急忙从针线篮里找出一块布条缠裹住伤

口，这才埋怨着说道：“怎么这么不小心啊？算了，也不差这几针了，就这样就行了。”说着将丝线打了个结然后剪断，仔细看看确实看不出任何破绽。江雪晴的绣工自然精妙无比，整个画面栩栩如生，那只绿头鸭仿佛随时都会振翅起飞一般，不禁连声赞道：“好极了好极了，有情有意，有血有泪，三皇子见到只怕要开心得晕过去了！”江雪晴窘得脸色灿若桃花，但此时心乱如麻，只是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林月湖一边将绢帕小心收在袖中一边说道：“你先歇着吧，我去去就回。”然后转身轻快地出了屋子，留下江雪晴独坐屋中怔忡不已。这个传递信物的差事林月湖不放心随便遣一个太监丫头去做，自然得她亲自出马了。来到煜德殿时，蓝如歌与李煜瓩正对坐几前说话，李煜瓩明显一脸激动紧张跃跃欲试的表情，一眼瞥见正迈入殿门的林月湖，立马十分夸张地从座位上跑下来迎接她，然后一个长揖至地，连说话都不那么利索了：“郡主，谢谢，谢谢你和王子殿下的成人之美，小弟，呃，我感激不尽！”蓝如歌比他年长两三岁，所以他时常在他面前以小弟自居，结果突然见到“十六岁”的林月湖时，差点没转过弯来。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4）

林月湖牵动嘴角笑纳了他的感激，以她二十多岁的真实心理年龄来说，有李煜瓩这位阳光美少年当小弟自然十分受用。幸好蓝如歌行事为人成熟沉稳超出实际年龄，还不至于让她生出姐弟恋的酸涩想法。李煜瓩代蓝如歌尽地主之谊请林月湖上座之后，满含热切期盼的神色说道："郡主，江姑娘是否有话带给我？"这位三皇子还真是个心急之人。林月湖好整以暇地抿了两口清茶，悠悠开口道："三皇子，我帮了你这么一个大忙，着实费了不少心力呢，你只是说两句感谢就完了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表示的？我与雪晴亲如姐妹，有点不放心让她千里迢迢嫁到你们大正朝去，万一有人欺负她怎么办？"她倒不是财迷心窍，只是存心想为难一下李煜瓩，好叫他知道他与江雪晴之间的姻缘来之不易，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得到老天爷如此眷顾的。蓝如歌也不阻拦，只是微笑着静观事态发展。李煜瓩闻言倒有些呆愣，旋即低下头认真思考起来。过了足有一盏茶的功夫，终于抬起头举起右手诚挚地说道："我以大正朝三皇子身份起誓：我李煜瓩只要在世一日，就必定竭尽所能维护两国友好往来，大正朝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对西月国挑起战端，除非从我的尸身上踏过去！我会将雪晴视作自己的生命一般重要，爱惜她一生一世，永不辜负。郡主既然视雪晴为妹，从此以后我对郡主也自当以姐姐之礼相待。"这番誓言深似海重如山，林月湖没想到他竟然会发出如此毒誓，心中不由感动非常，换上一副严肃神色郑重说道："如此一来，我就放心了。三皇子以赤子之心胸怀天下万民，我代西月国百姓谢谢你的恩情。"然后从袖中掏出那方绣帕递了过去，"这是雪晴送给你的。"李煜瓩激动不已地接过绣帕，只觉触手微湿，轻轻展开一看，只见一片殷红的日光下，一只绿头鸭浮游水面曲颈向天，似乎在追索探寻同伴的身影一般。一时间捧着绣帕看得痴了，仿佛江雪晴一双灿如星辰的眼眸也正透过绣帕如泣如诉地望着他……林月湖霎时只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些酸热，急忙将头别转开来，

却正遇上蓝如歌如海深沉的眸光，不由对他展颜一笑，随即站起来拉住他的手就往外走，蓝如歌顺从地随她一同出了煜德殿。此时李煜瓩正沉浸在自己的美好世界中，他们还是不要打扰的好。二人信步来到翠湖的凉亭上，此时四周寂静无声，清风徐来令人神清气爽。林月湖依偎着蓝如歌，将头轻轻靠在他的颈下，蓝如歌握着她双手，与她静静欣赏眼前荷塘中一片赏心悦目的翠叶白花。林月湖想到自己重生进宫以来，有幸目睹甚至促成了两对璧人结合，无论是目前不知身在何方的蓝如雪和齐玉生，还是近在眼前的江雪晴和李煜瓩，都能让她生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感慨来，似乎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亲切美好了。至于她和蓝如歌，不久以后也一样能天遂人愿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吧，就像每个结局完美的童话那样。一想到这里，她就禁不住满足地叹息一声，上天毕竟待她不薄啊！蓝如歌似乎听到了林月湖的心声一般，揽过她的肩膀让她与自己对视，缓缓说道："待李煜瓩与雪晴事成回国之后，我就向你母亲正式提亲，娶你为妻。"林月湖不知道自己是激动还是高兴还是感动，望着蓝如歌突然眼中有要流泪的冲动，可能是眼前见到的和耳中听到的都实在太过美好了吧，她急忙垂下眼睑，将头埋入蓝如歌坚实宽厚的胸前，倾听他沉稳有力的心跳，从而将自己一颗纷乱的心渐渐抚平下来。翠湖边一条花木掩映的甬道上，扶着秦王后正欲往翠湖散步而来的苏慧如一眼瞧见湖中凉亭上相依相畏的两个身影，霎时如施了定身法术一般身体一僵，随即努力调整自己的呼吸若无其事地对秦王后说道："姑母，我们还是去别处转转吧，翠湖里的荷花都快开过了，也没什么好看的。"秦王后笑道："你这孩子，刚才不是你说这里风景好，要陪我过来散心吗？这还没到地方呢你怎么就知道不好看了？"嘴里说着脚下却不停留，三两步就出了甬道，顿时眼前开阔起来，将一片荷塘、湖中凉亭及凉亭上的两个人尽收眼底，霎时间脸色就沉了下来，转头看了苏慧如一眼，苏慧如却不敢迎视她的目光，只得低了头咬着下唇一言不发。秦王后顿了一下脚，淡淡说道："确实没什么好看的，还是回宫歇着吧。"说完转身朝来时的

甬道走去，苏慧如愣怔片刻，旋即疾步追上前扶住她一同而去。第二天中午到了午膳时间林月湖还没回来，江雪晴不由得来到宫门前向外张望。不一时就见林月湖在一大帮子丫环太监和老妈子的簇拥下喜气洋洋地朝凝翠宫而来，待这群人走近时，江雪晴?林月湖说道：“郡主，午膳已经准备好了……”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5）

话音未落，江雪晴就被这帮人呼啦一下围在中间，个个脸堆笑容殷勤十分地叽哩呱啦地对她说开了：“姑娘，大喜啊！”“雪晴姐姐，你可真是有福之人！”“江姑娘，您如今身份尊贵不凡，可千万别忘了小的哦！”“江姑娘，大家素日与你交好，所以一得消息就赶着来向你道喜呢！”“你们，你们这是干什么？”江雪晴听得一阵头晕，抹了把脸上的唾沫星子，脚下连连后退，完全搞不清楚这群人往日里与自己并无交情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今日怎么个个像嘴上抹了蜜一般对她“群起而攻之”，是不是搞错对象了？不由得往林月湖身边挪了几步，同时向她投去疑惑和求助的目光。林月湖此时正抱臂在人群外围看热闹，脸上笑盈盈地似乎心情极好，完全没注意或根本就忽视了江雪晴递给她的眼色。眼见众人推推搡搡挨近自己身边个个双眼放光似乎要将自己当作猎物一般吞下肚时，江雪晴终于惨叫出声：“郡主，救命！你又在跟雪晴开什么玩笑吗？”林月湖见戏看得差不多了，此时江雪晴的情况又着实显得可怜，不由拍拍手大声说道：“好了，大家静一静，你们这一窝蜂地冲上来道喜算怎么回事？把姑娘都吓坏了！正事都还没说清楚呢！”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敢情江雪晴还不知道自己喜从何来呢！浣洗房的刘嬷嬷先对江雪晴福了一礼，然后眉开眼笑地说道：“江姑娘，您今天可是大喜啊！刚才广宁宫里已经传了消息出来，您就要被王后娘娘收为义女，并封为曦月公主呢，一会儿王后娘娘的懿旨就会送过来了！您如今可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大伙儿一听别提多高兴了，所以巴巴地赶来向您道喜呢！”“是啊！”“是啊！”其余人七嘴八舌地附和道，脸上的笑容无比真挚热烈。义女？曦月公主？凤凰？江雪晴听得一个头两个大，这是在说自己吗？怎么可能呢？晕了，晕了……刘嬷嬷见江雪晴只是皱着眉头不敢相信的样子，不由讨好地补充道：“江姑娘，您可千万别不相信，如果大家伙儿不是得了确切的消息，怎么敢放这种大话呢？”然后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因为眼下还

在冰月公主的丧期之内，所以这事儿宫里不能大肆宣扬和操办，但肯定是板上钉钉错不了的了！——您瞧，魏总管来了，肯定是来向您宣旨的！”江雪晴抬头望去，果然见到魏公公手捧黄绢向凝翠宫疾步而来。魏公公扫一眼凝翠宫门前大异往日的热闹景象，心中不由微感厌烦，暗道这帮见风使舵的家伙巴结起人来还真是不遗余力。面上却不动声色地将手中黄绢高举过顶，唱喏道：“凝翠宫江雪晴接王后娘娘懿旨！”此言一出，所有丫环太监和老妈子们连忙翻身跪倒，林月湖也扯了一脸茫然的江雪晴跪在地上静听魏公公宣读旨意。不消片刻，魏公公就宣完了懿旨，然后两步上前亲自将江雪晴扶了起来，一边向她躬身行礼一边笑道：“老奴恭喜曦月公主！”其余人等在地上向江雪晴规规矩矩地磕了个头，齐声说道：“奴婢（奴才）恭喜曦月公主！”林月湖也蹲身向江雪晴福了一礼：“冬儿参见曦月公主！”江雪晴见所有人都向自己行起大礼，不禁有些手足无措，刚才的懿旨她倒是听清楚了，大意是说王后娘娘前日于梦中得到仙人指点，称江雪晴貌美贤淑，是已经仙逝的冰月公主的化身，会助西月国否极泰来国运昌盛。所以王后娘娘顺应天意将她纳为义女，封为曦月公主，赐予“蓝”姓，并从即日起赐其入住广宁宫以陪伴王后娘娘，而她远在家乡的父兄也被破格晋身为当地官员得享朝廷俸禄。难道这就是林月湖之前一直跟她说到的喜事吗？不错，小小丫环摇身一变成为金枝玉叶的公主，由江雪晴变为蓝雪晴，自然是麻雀变凤凰的天大喜事了，还连带着家人也一并飞黄腾达，这份殊荣可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如今却意外落到了她的头上，她一时半刻当然有点回不过神来。此时见众人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等着自己的答复，江雪晴十分不自在地说道：“诸位，快快请起！”众人纷纷站起身来，却并不散开去，仍然站在那里一眨不眨地瞅着江雪晴。江雪晴有些慌乱，这种场面她毕竟还是第一次见到，并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所以仍然向林月湖投去了求助的目光。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6）

林月湖会意，笑着说道：“诸位，我代曦月公主谢谢大家，这点小小意思就请大家拿下去分了吧。”说着从袖中掏出一张银票塞到刘嬷嬷手中，竟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众人一见这张银票足足有二百两，在场诸人平分下来每人也可得十几两，这可相当于他们好几个月的月钱了，不禁个个喜出望外，看来今天赶着向江雪晴提前道喜还真是来对了。于是向江雪晴再次说了一堆恭喜感谢之辞后，才欢欢喜喜地四散离去。打发完一众丫环太监老妈子后，林月湖这才转向魏公公，再从自己袖中掏出一只白玉镯递给他，口里说道：“魏公公，辛苦你了，这是我们雪晴的一点心意，还望笑纳。”这只白玉镯乃是用上等美玉制成，还是林月湖获封郡主时宫里赏赐下来的，价值自然不菲。魏公公客气一番后，笑眯眯地接过来纳入袖中，然后声称回去复旨不敢耽搁，气定神闲地向广宁宫而去。林月湖拉起一脸愕然之色的江雪晴就往凝翠宫里走去，嘴里说道：“哎呀，真是饿坏了，走，吃饭去！”刚才宫外发生的一切自然有下人禀报了蓝玉珠，此时她正端坐在桌边等两个姑娘过来用膳。江雪晴习惯性地束手站在桌边，嘴时迟疑道：“公主，我……”蓝玉珠拉着她的手将她按坐下来，然后笑说道：“别客气，如今你也是贵为公主的人了，以后你就叫我姨娘好了。”林月湖替她盛了一碗汤放在她面前，也说道：“是啊，这下子咱们就真成了一家人了，你不叫我一声姐姐也不行了！”江雪晴眼中泛起一层水雾，心中溢满感动与欢喜，良久才低低地喊了两声：“姨娘，姐姐。”其实她刚才获封公主被人众星捧月般奉承道喜时只是感到不可思议和慌乱无措，真正让她感到安心和喜悦的还是蓝玉珠和林月湖毫不做作一如既往地待她亲如家人。“好了，快吃饭吧，以后你来咱们凝翠宫吃饭的机会可不多呢！”林月湖打趣道，然后将一双玉箸递到江雪晴手中。江雪晴似喜似嗔地看着林月湖和蓝玉珠，自今晚起她就要搬到广宁宫与王后同住了，一想到要离开自己住了几个月的凝翠宫和眼前朝夕相处无

比熟悉的母女二人，她心中就感到十分不舍。饭后，林月湖从袖中掏出一个小木盒，郑重地交到江雪晴手上：“雪晴，如雪已经杳不知其所踪，这颗赤霞珠是联姻信物，如今就由你来做它的主人吧。”江雪晴看着这个镶金嵌玉的小木盒，回想之前发生的种种，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她知道它代表的不凡意义，但一时间却有些踌躇。林月湖将小木盒塞入她怀中，笑道：“别犹豫了！如果某人知道我霸占着这颗赤霞珠不给你，一定会跟我急。”江雪晴羞涩一笑，只得接了过来。忽忽数日之后，事情在几位有心人的刻意安排下进展地十分顺利。温柔贤淑、善良有德的曦月公主蓝雪晴遵从上天的指引，甘愿代替已逝的姐姐蓝如雪嫁往大正朝，实现西月国的联姻承诺及与大正朝世代交好的美好愿望。而大正朝三皇子李煜瓩虽然伤痛蓝如雪的仙逝，却被蓝雪晴的一片赤诚所感动，于是将满腔柔情转寄于后者身上，愿与其结成伉俪百年好合。详细经过他已经似了一个章程，派属下快马回昊京城呈报皇帝陛下。如此一来皆大欢喜。原本担心毁婚惹怒大正朝而导致无妄之灾、提心吊胆惶惶度日的西月国官员与百姓，终于放下心头大石，由心伤冰月公主蓝如雪的骤然辞世，投入到对曦月公主蓝雪晴的膜拜赞礼以及对她与大正朝三皇子的美好祝福中。白事刚过，即将迎来盛大的喜事，西月国上至国王蓝正阳与秦王后，下至上华城的每一位平头百姓，都显得十分忙碌。当然，最忙碌辛苦的人还是蓝如歌与林月湖。林月湖连日来在各个宫中来回奔波穿针引线，忙得不亦乐乎，人清减了一分，下巴也尖了，只是一双眼睛显得更有神采、灵动飞扬。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7）

蓝如歌看在眼里怜在心中，时常温言提醒她注意身体不要太过操劳，却知道她凡事都会亲力亲为，务必为好姐妹蓝雪晴出嫁前将一切打点妥贴，所以并不多加劝阻，只是默默地支持她。得到两箱金灿灿黄金的潘定邦打消了初来西月国时心中暗藏的小九九，加上意气风发的李煜瓩称他此行劳苦功高不辱使命，回国后一定请父皇重重赏赐他，于是更加喜得见眉不见眼，整日里憧憬着回国后的加官进爵。至于什么阴谋诡计，什么大学士齐之远，早被他抛到脑后了，并且刻意与他拉远了距离。潘定邦“前恭后佢”的变化当然一一落在齐之远眼中，但他只能在心中痛骂他是个反复无常、重利轻义的小人，但却无法在明面上追究他的不义之责。眼前的形势急转直下，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让这位躲在大正朝迎亲队中扮作老马夫、“众叛亲离”的大学士愁肠百结、抑郁不已。齐之远现在虽然沦为西月国朝廷暗中通缉的大案要犯，但表面上的声誉并没受到多少损害，只是日子久了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再为人所关注罢了。不过他多年以来匿名存在上华城某处地下钱庄的巨额贿赂赃款仍然不差毫厘，只要他亮出秘密联络信物，就可以随意支取。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仍然有不甘平凡的江湖人士——例如竹道人，为他所驱使。此时的齐之远也不再奢望挑动两国之间的战端了，对西月国王室的怒火与怨恨已经达到沸腾的顶峰，蓝氏人越高兴，他就越痛苦。痛定思痛之后，他决定再出一招，务求让蓝氏人跟他一样不快活才行。八月二十七日，曦月公主出嫁的前一天，宫中诸事齐备，只等第二天清早送她与三皇子李煜瓩踏上回转大正朝成亲的旅程。傍晚，蓝如歌送林月湖回了凝翠宫，因为明天要很早起身，所以嘱咐她早些歇息后就回了自己的煜德殿。林月湖倒不觉得有多疲劳，心情还很激动亢奋，既为蓝雪晴，也为她自己。因为之前蓝如歌告诉她已经私下将他们俩的事情禀报了蓝正阳，得到了他的认可，只等明天蓝雪晴出嫁后，他就会向她母亲蓝玉珠正式提亲

了。成亲的日子蓝如歌也已经想好，就在九月初九好了，取个天长地久的吉祥之意。反正西月国王室早在蓝如雪之前就在为他酬备大婚之事，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显得如何仓促。晚膳后，林月湖沐浴焚香，然后开始在床上打座调息。这段时间她白天虽然十分忙碌，但夜晚入睡前都会不辍修习，体内的气息已经渐渐运行自如，现在让她跃上四五米高的树枝已经不在话下。而且体力也充沛许多，如果不是这样，以她原来娇弱的身子肯定扛不住这段日子的忙碌。突然，房门被轻轻叩响，小丫环画眉的声音在门外低低响起："郡主，您睡着了吗？"林月湖淡淡答道："画眉，有什么事？""启禀郡主，煜德殿的小福子公公来了，在前面候着您。"小福子是蓝如歌身边最得力的小太监，他既然来了，代表的肯定就是他主子蓝如歌了。

6.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18）

林月湖骨碌一下翻身坐起：“好的，我马上就来。”一边说着一边整理衣妆，片刻后出了房门。凝翠宫前殿，提着一盏宫灯的小福子正低头缩脑静静等候，见她出来，急忙躬身行礼：“小，小福子，参见芳华郡主。奴才打扰郡主清梦，还请郡主见谅。”“没关系，免礼。”林月湖感觉小福子有些紧张，但并不以为意，只是随口问道：“王子殿下为何事现在找我？”小福子仍然低头答道：“回郡主，奴才不清楚。殿下说郡主去了煜德殿就知道了。”“那好，这就过去吧。”林月湖说着向宫外走去。小福子急忙跟上。夜色浓重，煜德殿内寂无人声，漆黑一片。小福子提着宫灯前头带路，压低声音说道：“郡主，您前面请。殿下在他寝室内等候您。”林月湖脸上泛起一抹红晕，心中暗自嗔怪：不是吧，这么晚叫我去他寝室，难道他“别有用心”？自她一个月前与蓝如歌初次欢好以来，一直未再有那般亲密接触。而蓝如歌与她独处时虽然时有心猿意马，但始终克已自持，浅尝辄止。难道因为明天就要挑明二人之事，所以他才按捺不住想要一亲芳泽？林月湖一边胡思乱想，一边不由自己地跟着小福子一路前行。长廊的尽头就是蓝如歌的寝室，远远地瞧见里面光影闪动。小福子停了下来，轻声说道：“郡主，您自己过去吧，恕奴才不便上前。”这话里的意思十分暧昧，林月湖听得脸上又是一阵火烧，却不好说什么，只得独自继续往前走。小福子急忙闪身退下，然后在阴影中微不可闻地轻叹一声。寝室之门虚掩着，林月湖正要叩门，却听见里面传出一个娇柔宛转的女声：“蓝哥哥，我……”蓝哥哥？林月湖大吃一惊，这个声音无疑来自苏慧如，只是，这么晚了，她在蓝如歌的寝室里做什么？满腹狐疑的林月湖顾不得考虑其他，猛地伸手推门而入。